四書恆解
上孟上

孟子恆解序

愚讀孟子之書而歎其過爲至窮其心爲至苦也蓋自三代以前修己治人之道皆在君相至孔子而始創師儒之局然其時

光緒十年

文武周公之制猶存故孔子得以其法訓誨及門而漸幾於性與天道降爲戰國不特禮樂蕩然卽禮樂之籍諸侯亦惡其害己而去之游談之士朝布衣而

暮卿相惟以舌辯爲能耳復有
縱横楊墨談天雕龍之流横議
交作則上既無以持其綱下亦
無以明其學孟子卽欲如孔子
之無言亦安能之且夫道者人

之所以爲人而其實則仁義而已矣仁卽性性卽道義者所以行仁無內外精粗之別而有隨時處中之權不得其義將生今而反古或隨俗而毀行雖欲存

往聖之遺不可得也孟子以時
聖表孔子而以仁義正歧趨至
於性善養氣立命事天之學則
反復以詳明蓋當時承學之士
既鮮有規矩可循而異端之徒

又方以邪說相煽予豈好辯哉
予不得已也孟子固嘗自言其
心矣第其文多恣肆隨所問答
委曲誘人精微之言出以淺近
是以疑者頗多然其心固猶是

孔子之心其道則堯舜以來相承之道特所處之世不同故隨時救弊之法亦異而并有毫髮不合於中庸也自漢以來遞有傳註至朱子而孟子之旨大明

第其微言奥義不免於世俗之
混淆者猶有也沅幸生
聖世從容涵泳者有年乃取衆說而
折衷之稍有未詳即贅爲附解
惟恐孟子之意不彰並後世希

聖之賢所以因時制宜者亦不得其通變非敢問世也而門人竊鈔輯成書謂爲可採　大雅君子匡其不逮誨而廣之是亦愚闇之私願也夫

雙流後學劉沅謹識

凡例

一孟子書戰國時列於諸子故經秦火得不焚棄漢代最先出漢文帝時與論語孝經同置博士無訾議者至宋元祐中從王安石議以論語孟子試士司馬溫公以安石故作疑孟晁說之作詆孟然因門戶之見並毀先賢殊非公論後世又有踵之者亦徒見其蚍蜉之撼而已

一趙岐孟子註其題辭能知孟子而註多不合孫奭之疏則人以爲僞託朱子亦嘗譏之其於闡旨固罕所發明也歷代如蘇潁濱張九成張南軒余允

文蔡模等皆有著作均罕究孟子之奥者若近世孫鍾元黄宗羲等則以私見强經就己而不顧本文語義尤不足論也

一孟子與孔子所處時勢不同愚序說已略言之孔子時雖衰亂禮教猶存一王之法故孔子身體而得以教門人卿大夫士賢者猶衆論語一書半師弟講學之詞七十子之徒禮樂詩書日習其事孔子特提挈其倦肆故孔子之言渾約者多孟子之時上以立談取士下以議論相高班爵之籍除則典物無徵矣井田之法壞則士多無田矣爭戰者

以桓文爲法故黜之事君者以苟合爲榮故矯之與俗人言不得不委曲推衍其義故孟子之詞多繁使孟子與顏閔同時必不如是之好辨前人乃於此判孔孟低昂抑何不達也

一惟知孟子之時則其言仁而兼義言心與性之不同及養氣不動心諸說皆知其本於孔子無毫髮之差謬愚於本文各章已詳言之茲不贅

一先儒言孟子有英氣害道亦非也春溫秋肅雨露雷霆各有功用惟其宜而已是非理欲之辨世道人心所關一味含糊巽吶以爲渾含不露是使模

棱鄉愿藉口也孔子斥王孫賈舞佾歎諸夏失天
厭何嘗無峻厲之詞以此求聖賢之分難免差謬
一孔子修春秋意主尊王而孟子勉時君以致王人
亦疑之不知當時諸侯果能行王政則方將仁育
義正返身修德之不遑又何敢覬覦神器且果用
一孟子修德行仁救民於塗炭天下皆已景從如周
之天命未改修方伯連帥之職恪守侯封如文王
之服事可也若其天命已去謳歌訟獄不期而集
應天順人俾周之子孫修其禮物作賓王家如杞
宋世守長保祀事可也不幸託諸空言未見實用

而生民既展轉於鋒刃周亦竟滅於强秦是孟子之所慟也

一趙岐謂孟子長於詩書尹焞謂孟子通易皆滯解也言以明道而已道得則天地萬物之理皆吾身之理約而守之亦可恢而廣之言可爲經行可爲法亦何經之不通而何事之僅合於經乎

一有德者必有言韓昌黎曰氣盛則言之短長聲之高下皆宜文章之道不越乎此二者孟子書文章最妙祇緣道理爛熟於心信手拈來自然精妙又充實之光輝見於文字者浩浩落落如此眉山蘇

氏得孟文妙處亦其天資高明胸少塵滓故得其
大凡然與孟子之道德文章渾而爲一則未逮耳
一孟子七篇前人謂孟子自訂非也書中於門弟子
稱子諸侯王多以謚稱其爲門人所輯無疑秦火
以後孔孟之徒多無考據想孟子門人如樂正子
輩必有一二人得其道者然後彙爲此書若竟無
人何以與論語同存前人不知聖賢無心身後之
名徒見後世學者競誇著述以求遺蹟於是以孟
子自爲此書以貽世也亦淺甚矣
一文章與風會相因說者謂聖賢亦不能不隨世運

如周易一書孔子之言較羲文明暢不知世俗之文則爲風會所囿耳道德之言不然孔子繫易惟恐人不識前聖之意隨文敷暢其詞固多易曉然雜卦傳一章簡奥豈遜羲文可見孔子非不能爲簡約之文特爲門弟子言不得不求其易知耳孟子之言亦易解然盡心章該天人性命許多義理其奥豈復有過而其文亦不傷煩若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簡矣而其義累千百言未易明也學者不求諸本源而第以文詞求聖賢愈難而愈遠矣

雙江劉　沅識

四書恆解孟子卷一　晚年定本

梁惠王上　凡七章　雙江劉沅

孟子見梁惠王晉大夫魏斯簒晉爲諸侯其孫名罃僭稱王徙都大梁惠謚也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子至梁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趙氏曰叟長老之稱顧氏曰古者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自鄒至梁五六百里而曰千里概言之也利便於己也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仁慈愛之心理行而宜之之謂義利與相反王倡言則下效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

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乘去
聲饜於豔反○申言求利之害朱子曰征取也乘車
數也天子畿內地方千里出車萬乘天子之公卿采
地方百里出車千乘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
諸侯之大夫也弒下殺上也饜足也言臣之於君每
十分而取其一分亦已多矣若以義爲後而以利
爲先則不弒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爲足也未
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申言仁義之美
朱子曰遺猶棄也後不急也上以仁義
化民民自愛敬其君親不求利而利矣王亦曰仁義
而已矣何必曰利重言之以止王求利之心
附解孟子鄒人趙氏謂魯邑之鄒非鄒國之鄒本邾
地魯滅之而爲鄒然此書言鄒與魯鬨又孟子葬
於魯是孟子魯人其曰鄒人蓋鄹也詳見鄒與魯

闕及葬於魯反於齊章孟子生年卒月無可考閻百詩始約略計之而曹之升更輯年譜一書考證雖勤然實鑿空矣古人年歲多不可稽孔子平生略見於史記而以論語考之亦不盡合況孟子之茫無足據者乎曹氏謂孟子先客鄒繼客齊皆臆說此書爲孟子正經記者特於篇首揭孟子見梁惠王明惠王卑禮厚幣招賢而孟子始至繼惠王卒襄王立即去梁齊宣王求賢致稷下之士三千人孟子亦往其他國未嘗輕見故曰不見諸侯也滕文爲世子時即尊禮孟子而孟子後始至滕魯

父母之邦因樂正子言於平公將見不果孟子亦未與見其平生抱道自重而曹氏不知乃妄爲之說其他何論孟子曷嘗偏遊列國哉惟其本抱道自重不見諸侯故老而始見梁惠王王稱之曰叟也且孟子一生惟仁義二字記者特記此章於篇首見其可以括全書之概以史記考之孟子年實百四十餘歲而後人謂止八十四不知長年古人恆事子夏年百四十歲孟子何以不能百餘歲聖賢年歲多不可考而孟子之年則有可據詳見君子之澤章千乘之家卽千乘之國對天子言則稱

家畿外諸侯對其臣言則稱國天子畿內地方千里提封百萬井除山川溝洫城池邑居園囿衢道之屬三分去一定出賦之地六十四萬井兵車萬乘天子之公卿采地在畿內不過百里出賦之地六萬四千井兵車千乘畿外諸侯同畿內諸侯第其山川閒地較多其大夫采地得諸侯十之一出賦六千四百井可出車百乘此周初之制孟子時已不然特借言上下交征之害多益求多耳惠王以前皆稱侯惠王始僭稱王而孟子亦王之且襄王始追尊父惠王爲王孟子何以卽稱之曰王考

諸史記七國僭王齊魏爲先故獨於齊魏稱威王惠王蓋自爲僭王未與諸侯約而卒迨惠王子襄王立與諸侯會于徐州始相要結各稱王故史記云相王言相約皆稱王也史又云追尊父惠王爲王蓋會諸侯而歸以此告廟定王號非惠王未王而孟子稱之以王也張氏椿曰春秋吳楚僭王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也遙稱且然況面語哉愚謂孟子使用於齊得行其道自必告王以僭王之非若面見自無遽斥以非之理仁止是天理念念天理施於事而合宜卽爲義孔子時周室雖衰文武

周公禮法猶存故孔子第教人學禮於門人勉以仁孟子時禮樂蕩然人不知仁孟子乃合仁義言之以明仁非虛言存心必徵諸事義非逐物以求必根於心此因時救弊立言非苟而已也梁本梁伯地魏初都安邑今山西平陽府惠王徙都梁今河南開封府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樂音洛篇內同。沼池也在囿中鴻鴈之大者麋陰獸鹿陽獸同類而殊山澤賢者謂孟子王恐孟子以此爲非孟子則借其言以導之於賢君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

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亟音棘麀音憂鶴詩作翯戶角反於音烏牣音刃○朱子曰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營謀爲也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文王戒以勿亟子來如子來趨父事靈囿靈沼臺下有囿囿中有沼也麀牝鹿伏安其所不驚動也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牣滿也言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旣加以美名而又樂其所有蓋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得以享其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害音

曷喪去聲女音汝。朱子曰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湯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亡則我寧與之偕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明君獨樂而不卹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附解賢者舊說謂賢君然梁王因在沼上見孟子來覺有愧色故曰賢者亦樂此乎王意若謂孟子而孟子則借其言以明賢君也古者天子諸侯原有觀臺以觀星日察雲物爲民備禦水旱災祥之事非徒遊觀計也自文王爲臺民樂之而稱以靈臺後周公制禮遂以爲天子之號諸侯則曰觀臺靈臺之側爲學宮其下有囿有沼蓋文王觀天時宏樂

育與人同遊觀之樂卽一詩而可見焉孟子節取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故不暇旁及他義也論梁王之囿僅備遊觀與文王迥殊孟子引之同樂於民亦不苛究矣麋澤獸鹿山獸雖同類而性各不同月令麋角解先儒謂陰獸故感陽生而角解

純廟改正爲麈謂乃羣鹿之主足破千載之誤鹿性易驚麀鹿攸伏也卽禽魚之馴伏以見文王德化翔洽麟趾騶虞之意也左傳秦伯以晉侯歸寘諸靈臺蓋卽周之故臺迨後衞侯爲靈臺則僭擬之

又公羊傳謂天子有三臺靈臺以觀天文時臺以觀四時布化囿臺以觀鳥獸魚鼈然卽詩言考之則其說妄矣按西周策周君反見梁囿而樂之則惠王之囿繁盛可知孟子不折其非而引以同民王乃不能進究何以同民則亦徒自樂其樂而已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寡人謙言寡德之人也金氏曰魏都大梁在大河東而以故安邑之地爲河內

河東今山西安邑等縣河內今河南懷慶府等縣凶饑歲移丁壯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塡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好去聲塡音田○趙氏曰塡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朱子曰直猶但也言此以警鄰國不卹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爲盡心焉則末矣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

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勝音升數音促罟音古洿音烏○農時耕耘收穫之時不違民不失其候而上亦不以他務妨之也數密也罟網也洿池因窊下之地以爲池古之網罟其目四寸魚滿尺而後食時草木零落之時不可勝食用言多也天地有自然之利而民之養生喪死賴焉在上者或專其利或任其暴殄而無制則匱爲之禁令以裕民民心慰而政教乃可施故曰王道之始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衣去聲畜勅六反數去聲王去聲○趙氏曰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邑村落也田中之宅則

以公田二十畝爲之孟子曰樹牆下以桑古衰毛在表故以帛襯之而益煖五十始衰七十衰之甚矣畜養也時孕字之時百畝之田人各授田百畝奪甚於違有侵虐之意庠序皆學名謹規制善道孝悌學之本故常申之頒與班同髮半白也負背任物戴頭任物黎衆也此言制產立教之概而以王政動之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莩平表反刺七亦反○趙氏曰檢斂也餓死者曰莩發發倉廩以賑救之死即莩者也歲凶殺之也素無養民之政而後歲凶殺人猶刺人而殺之誘罪於兵兵不任咎也歲豈可罪哉

附解盡心二字常人多藉口以自諉聖人治天下則不敢云然一夫不獲時予之辜所以養教之者一

毫末至即於心有憾而猥云盡心乎祇此二字梁王之底蘊已見其平日未嘗制民之產又兵役疲民民心鬱而上干天和凶歲應之乃不自返己以移民移粟爲盡心謂民不多於鄰國孟子就其求勝之意折之乃陳撙節愛民之意先公利於民而爲之節制再制民恆產敎以庠序然祇言其大概其規爲之詳梁王不問孟子亦未言也河內河東古今稱號不同當切梁時言之移民移粟亦救荒之一法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大荒大札令邦國移民通財即移粟也第止臨時不得

已之一法平日愛民如子養之敎之必有其道不遺其憾或災歉則以十二荒政輔之此豈梁王所可藉口哉不違農時與勿奪其時微別春耕夏耘秋收常也而五穀各有所宜天時地利亦不一致拂其性失其宜即爲違時此半由民自酌半由上立制不違兼二義言至奪其時則民本知時而上奪之王道之始朱子謂爲政之初法制未備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節愛養之亦是第孟子之意緊承養生喪死無憾而言蓋人無智愚莫不以養生喪死爲亟務先令無憾則民心快慰使之遵吾禮

樂乃易信從故曰始也下節所言未嘗不在此節內未可以鍥舟求劍也五畝之宅節重在衣帛食肉不饑不寒其云樹之以桑無失其時勿奪其時皆責成在上養民之意曰謹曰申亦然意則趨重可以衣帛食肉無饑不負戴也承之曰衣帛食肉不饑不寒未有不王皆是歆動梁王意亦非謂此爲王道之成古者士農工商皆民爲之不似後世判然各途故古之不違農時也難今之不違農時也易五畝之宅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先儒多疑之不知古中原皆今北五省地村落皆爲城郭

郎邑也非國邑之邑　金仁山曰古者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田廣八尺其長六百尺是爲一畝若以今大步計之則古百畝當今四十一畝古二畝半當今一畝十步衣帛食肉古人原有限制五十七十者則常用之今之棉布來自外國古布皆以麻爲之其裘毛向外而加褻衣用布則厚用帛則煖謹庠序之教明人倫正學術許多規制在其中梁王無意實行故不能進究也檢字訓從趙註黎民訓從鄭箋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王聞孟子致王之言而有動焉故願安意以受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趙氏曰梃杖也以殺人二字動其不忍之心而先詰之以梃刃與政之別王不能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惡之之惡去聲惡在之惡平聲○王忘民之恤而養肥馬斥爲率獸食人又再言父母以動其不忍之心惡猶何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俑音勇爲去聲古者束草爲人以殉葬名曰芻靈後人易之以木設關而能俑跳故曰俑孔子惡其太象人形斥以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似人者猶不欲其死也況實使民饑而死乎

附解梁王功利俗見因孟子以致王之道告之又存
奢望故云願安承教其實未嘗動念於民生自悟
其不仁也故孟子先發其不忍之心夫人君非至
愚未有以殺人爲樂者不知爲民父母素無愛恤
之政致使流離困頓卽是殺人肥肉肥馬非必不
可有之物但賢君登民於仁壽然後安於玉食騄
牝三千用徵富民之效不恤民而專務之則爲率
獸食人矣先言殺人次言民父母終之以如之何
其使民饑而死無非欲聳其聽使發露天良然後
可與言王政而王不然也此可以見其願安承教

猶是功利之俗見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長上聲喪去聲

比必二反洒與洗同。魏本分晉地以爲國故猶稱晉國史記惠王三十年齊救趙擊魏殺龐涓而虜太子申衞鞅伏甲而虜公子卬惠王恐割西河之地以獻秦台十七年秦取少梁計之蓋七百里戰國策魏克邯鄲楚救趙取魏睢濊之間比猶爲也洒恥雪恥也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去聲。言喪地不足恥百里亦可致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

堅甲利兵矣省所梗反斂易皆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罪重者刑輕者罰什一爲稅收稅之時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爲斂省薄仁於民也深耕則土疏耨善則生暢易治之精也盡心爲忠誠實爲信養教周而民心愛戴是以能爲君効命也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養去聲夫音扶○朱子曰彼謂敵國也陷陷於阱溺溺於水暴虐之意征正也申言撻秦楚之意如此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朱子曰仁者無敵蓋古語也恐王疑其迂闊故勉使勿疑

附解當時以戰勝爲强惠王欲雪恥者圖勝敵耳孟子導之以王則不但雪恥而已制梃以撻秦楚誰與王敵皆歆動之辭第其要在仁政仁政之要在

於養民民生遂而後教以孝悌忠信彼其愛敬君上之心積於平日必將以君之恥爲恥直是說得簡易之至而猶曰王請勿疑者王狃於時尚必不能無疑也熊氏曰後來秦亡不過起於揭竿斬木之匹夫乃知孟子之言不我誣也南辱於楚朱子誤引襄王事不必曲從

孟子見梁襄王（襄王惠王子名赫）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語去聲卒七沒反惡平聲○人蓋孟子之門人也蓋孟子一見襄王後即去梁故告其門人若此朱子曰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畏無威儀也卒然急遽之貌王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

子對以必合於一然後定也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再問而孟子再對也嗜甘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夫音扶浡音勃由當作猶古字借用後多放此○朱子曰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油然雲盛貌沛然雨盛貌浡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牧民之君也領頸也孟子述己對王之言以慨天下雖遽定也非暴王之短

附解前人據竹書紀年史記諸書謂孟子去梁適齊

必求其年以實之不知史載年月每多錯誤卽春秋傳尙然何論其他孟子應惠王之聘至梁不久而王卒子襄王立一見卽行自無可疑若去梁卽適齊則未見其然也夫孟子不見諸侯豈無故而至齊哉孔孟周遊前人沿襲而言不知孔子亦無輕見諸侯之事愚於論語解已詳之孟子一生惟齊梁以禮聘而始一往耳曷嘗僕僕求見當時哉此章將去梁時語蓋私語其門人而記者記之以見襄王不用孟子孟子去梁之由耳若非門人而孟子必彰王之惡豈聖賢之用心哉蓋梁王雖未

用孟子猶有敬禮之意故孟子留梁亦孔子公養見行可之意庶幾可以救民於水火今其子尙不如其父則身不可留矣或謂晉用夏正孟子言周正因末臣梁故云然蓋謬說也三代聖王民事皆從夏令惟年節則子丑寅之不同六經所言皆周正王制也時或夏正如今日稱古制以名官稱古地以表地也晉何嘗用夏正孟子即臣梁豈即用夏正哉至不嗜殺人惟三代聖王可以當之漢唐宋祖得其彷彿即興矣而況實以聖人之心爲心哉漢唐不能正家宋祖不免篡奪豈足語於不嗜

殺人哉東坡之言僅得其半耳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朱子曰齊宣王田氏名辟彊諸侯僭稱王也道言也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當時諸侯互相雄長故以齊桓晉文爲能而而民生罷矣故孟子力折之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朱子曰保愛護也保民而民愛戴之則王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

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齕音核觳音斛觫音速與平聲○胡齕齊臣釁以血塗之之名新鑄鐘以牲塗其隙觳觫恐懼貌王疑致王之難孟子卽王不忍之一念而言可以王百姓或以王爲吝財臣固知王乃不忍其死耳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惡平聲○孟子指王不忍之心欲其因此而及民王不知之惟自明實非愛牛則徒自是而已

故孟子設難以折之異怪隱痛也牛羊同堪憐而獨不忍牛王無以自解也但言我實非愛財而迹似之宜乎百姓云然也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遠去聲○王不忍之心偶然發見而不自知百姓亦不知之孟子特揭之以期王擴充無傷猶言不害也仁術天理中之智巧也聲將死之聲王見牛將死而不忍乃人心之常君子於禽獸豈能皆全其生亦惟愼於見聞而已庖廚不可廢而見聞之則不忍故君子以禮節之然後仁義兼全也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說音悅忖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詩小雅巧言之篇王不忍之心久而忽忘得孟子之言而迴思

伺覺惻然因問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與平聲爲不之爲去聲○趙氏曰復白也許信也百鈞三千斤也朱子曰羽鳥羽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末銳小而難見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今恩以下又孟子之言也王既惻然於心孟子乃因其明以曉之不忍於一牛而忍於百姓無此情也故王之不王非不能也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

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語去聲爲長之爲去聲折枝舌反○朱子曰形狀也挾以掖持物也超超躍而過也折折枝趙氏曰爲長者按摩手節少者恥是役故不爲耳太山北海皆近齊故以爲喻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聲○老以其老而敬之幼以其幼而慈之吾老吾幼吾之父兄子弟也運運於掌形其易也詩大雅思齊篇朱子曰刑法也寡寡妻寡德之妻謙辭

也御治也此乃實告之以推恩之道古人由親親而仁民愛物今王愛物而不仁民詰之使自思也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度之之度度待洛反○朱子曰權稱錘也度丈尺也度之稱量之也物之輕重長短必權度而後知心於事理尤不可不度之王不忍於一牛而忍於百姓輕重長短紊矣故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與平聲○抑轉語辭構結也王以興兵構怨之故不恤士臣是以功不至於百姓豈其以是爲快與詰之使動其不忍之心也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王非快心於是則非獨忍於百姓也而曰求大欲則蔽於所見矣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

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所爲之爲平聲爲肥抑爲豈爲不爲之爲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闢同朝音潮○朱子曰便嬖近習嬖倖之人已語助辭闢開廣也朝致其來朝莅臨也若如此也王以大欲而失其本心孟子斥其無益杜其欲而後可引之於正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

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甚與聞與與之與與平聲○又以興兵構怨之災惕之約計海內九千里而齊僅有其一則大欲必不可成惟反其本可耳本仁政也朱子曰殆蓋皆發語辭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朝音潮賈音古愬與訴同○朱子曰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事非一端孟子且先以天下皆欲來齊歆動王之以明己之大欲不足恃而人皆欲附爲可恃也

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惛與昏同○王感孟子之言而求教欲試行之

曰無恆產

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恆胡登反辟與僻同焉於虔反○恆產常生之業恆心常有之善心言民因無恆產而後爲惡不制產而徒刑其惡如張網以欺民仁人何忍爲此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畜許六反治平聲○朱子曰輕猶易也贍足也申言恆產之有必由上制而因反正言之以著其效王欲行之

則盍反其本矣行行仁政本謂制產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音見前篇○朱子曰此言制民產之法也趙氏曰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王政不外於養民民生足而禮義興此不忍之實保民而王之道大欲可不求而獲矣

附解不忍之心天理之良人皆有之第能擴充者少耳孟子借不忍觳觫之一念推言可以保民而保民莫要於仁政必反復詰難不遽言者以王功利

錮心天良不現終難與言耳及王自覺前日之心復萌然後告以推恩又恐王大欲之念不除不能俯就又探其欲而折之極言有災復誘之以天下之人皆欲立朝赴愬王於是欣然願請教矣乃以仁人在位不忍罔民發其天良後定制產之要義約而文煩以對俗人言不得不如此耳至孔子取管仲之仁春秋亦節取桓文而孟子深鄙之者春秋時周室衰微諸侯背畔非桓文創霸約束諸侯則秦楚吞周不待異日故孔子取其匡扶之功戰國生民塗炭諸侯力爭各欲雄長大抵皆祖桓文

故孟子極折之以息其餘聖賢維世救民之志固無二也春秋時周室雖衰文武周公禮法猶存故孔子以禮教人欲爲東周重振周公之舊戰國禮樂蕩然並禮樂之籍諸侯皆惡而去之故孟子勉齊梁以王欲復先王之教苟齊梁果用孟子發政施仁養教備具翼戴周室比美共和可也儻天命已去復文武之政等周於賓王亦可也而豈導齊梁以叛逆哉觀於告齊王惓惓以不忍之心爲重豈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忍爲之乎不幸不果用世後半許多經濟俱成想像致後人妄生疑竇

孟子之心隱矣識者其辨之

梁惠王下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語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樂音洛下同○趙氏曰莊暴齊臣也好樂好樂心之事朱子曰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子當作暴○朱子曰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今古之人情一也故其樂亦無殊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

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

聞與之與與平聲○凡樂事獨不若人少不若衆此世俗恆情而孟子借其明以引之 臣請爲王

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

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爲去聲鼓樂之樂如字蹙子六反頞音遏夫音扶病與之與平聲○王之所樂者鼓樂田獵類耳故孟子即以此言之出音曰鼓鄭氏曰管長尺圍寸並漆之有底如篪六孔籥如笛三孔鐘鼓其聲單出故云聲管籥其音雜比故云音疾首頭痛頞鼻莖也蹙其鼻頞而愁極窮困旄注牛尾於旗竿之首也詳言獨樂同樂之異如此則樂無分今古與民同爲貴矣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與民同樂而民歸之則王此齊庶幾之故也

附解戰國時禮崩樂壞先王之遺法殆盡矣安得有可好之樂而使人好之陳善閻百詩解好樂爲歡

樂之樂其說似異而實可通蓋樂以養人心之和
平琴瑟鐘鼓其音即非其器則猶古法王若好樂
不必聞孟子之言而變色也且樂以陶情可以同
樂亦可以獨樂不必定與人與衆下文以田獵鼓
樂對舉則以王之樂爲快意適心之事理當然也
孟子導以與民同樂與見雪宮告梁王同不然樂
由人心而生聖人慎之孔子曰成於樂放鄭聲淫
樂與慝禮同譏世俗之樂豈得與先王之樂同觀
孟子即借事納牖不應違道迎合如此朱子覺其
難安故曰總不在樂上論只在好上論然果係世

俗之樂則淫哇靡縵王好之而亦使民共好之將邪蕩無所不至而曰好之甚則庶幾不亦謬乎凡聖賢之言千變萬化不離乎正豈有苟隨妄語者乎故陳閻二氏之言可採或疑古之樂三字刪未見閻氏曰左傳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非歟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囿音又傳直戀反。域養禽獸曰囿文王之時南山鄠杜間多曠地因山林以養鳥獸且便民後世因以爲文囿而附會之孟子欲因事納忠不深辨也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

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孔氏曰芻飼馬牛之草蕘供然火之草文王之民既被化而有德又樵獵有時故同囿之利而不競也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阱才性反○禮入竟而問禁郊關郊門也朱子曰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附解靈臺之詩並及靈囿則文王之囿必無七十里特以四時講武田獵則必就山林曠莽之地漢地理志文王作酆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爲

九州膏腴以爲文王七十里之囿在是其說半是半非蓋文王當日鄠杜南山之間草木蕃茂居民鮮少文王時或遊獵於此平時則樵蘇不禁故遂相傳以爲文囿其實靈囿不在此也故孟子亦以爲於傳有之也後世人民繁多種牧異地則囿之所在自不能縱民樵牧此古今異宜未可一概而論也宣王於發政施仁不法文王而獨於囿欲援爲口實故孟子借以言文王同民民故嫌小並斥其以囿爲阱可謂痛切矣而王不悟也故不能再究文王之政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獯音熏鬻音育句音鉤○仁人愛人而不與人校故能以大事小知者識時而善自晦藏故能以小事大湯事見滕文公篇昆夷西戎國名詩作混夷獯鬻即狄人事見後章句踐事吳見國語史記王問交鄰問之善者也故孟子以仁知之事告之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樂音洛○天以愛人爲心仁者以愛人爲樂而不計强弱知者恐違天自覺而順時觀變樂天者有包容一世之懷畏天者有善於保境之道詩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單承畏天戒王毋事爭競也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

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好去聲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王言好勇不能事大鄰小而孟子折其關強之氣疾視怒視小勇逞血氣之強大勇審義理之正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朱子曰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衆也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莒密人侵阮徂共之衆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天下仰望之心也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衡與橫同○書周書泰誓之篇今泰誓非古此蓋古泰誓也言

天爲民作之君師原欲其助上帝而寵四方寵恩寵也武王自信不負天意故以賞善罰罪之權自任曷何也越不順理也一人謂紂也紂違天而衡行以殃民故武王伐之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王能如文武大勇以安民爲心則好勇無傷也

附解齊國非小也而當時秦楚輩尤强王既不能抗而小國亦不服王問交鄰國有道乎蓋計窮勢迫之意及孟子告以仁知之事而自言好勇蓋特好勝耳故先折其剛强不馴之氣而後導以文武之大勇夫文武何嘗以勇著也其平日兢兢修德本無求於鄰國之心而大畏小懷遂階王業王誠欲

法文武之勇則必行文武之政故曰民惟恐王之不好勇抑交鄰有禮講信修睦先王有經而孟子不言者何也戰國時禮經廢闕諸侯惟知爭戰驟以保境息民墍仁講讓之義告之王必以爲迂闊故以事大恤小已然之效導之而王果以爲大哉言也此孟子之善於引君也及言大勇告之以文武夫文武固樂天畏天兼而有之者也王誠學文武則方自治之不遑而遑求勝於鄰國乎惜乎王竟不克行其說也始終祇是言交鄰時交往往弗顧毋矣徂莒孫氏謂莒乃密地然密乃密須氏姞

姓之國在今甯州阮國今陘州共陘之共地春秋莒子盟於密密在今山東萊州府昌邑縣東南當從朱子與詩作旅同義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雪宮齊離宮名在今臨淄縣宣王延見孟子於此有賢者不外乎人情也又言人皆思有此樂不得則非其上王當推以及人也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為下不得干上為上尤宜恤下故推己樂以及民而民歸之憂者皆樂之反天下則盡乎民矣昔者齊景

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朝音潮放上聲○轉附朝儛傍海二山名遵循也放至也琅邪亦山名今在山東諸城縣觀遊也雪宮本遊觀之所故引景公之言以導之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狩舒救反省悉井反○巡循也狩守也循視諸侯所守之事述陳也述己所受之職事省視也斂收穫也耕時省其勤惰不足則施惠散利以勸耕斂時省其豐歉不給則移用救時以酌斂夏諺夏時俗語遊巡遊豫樂也言卽一遊豫而可爲諸侯度則平日可知矣今也不然

師行而糧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睊古縣反。朱子曰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春秋傳曰君行師從糧糗糒之屬睊睊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怨惡也言民不勝其勞而相謗怨也方逆也命王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連荒亡解見下文諸侯概指服從之小國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厭平聲。釋上文四字之義從流逐流也上下無定之意時而此時而彼皆忘反也流往不復連戀不釋好獵嗜酒無有足時荒廢業亡失性也四者皆以從言從欲而不恤民也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上行去聲。言先王不然惟在君力行而已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師曰爲我作君

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音悅爲去聲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韶同畜勅六反○趙氏曰景公悅晏子之言大修戒備於國出舍於郊示憂民困始興惠政發倉廩以賑貧困太師樂師徵招角招其所作樂章名五音角爲民徵爲事因民事而作樂故錯舉二者爲名孟子時猶存也畜止也尤過也言臣子止君之欲其心何過正所以愛君也

附解遊觀本非正事惟有德者自足於己而無待於外偶然娛目騁懷時行物生處處皆天機之洋溢否則逐於物而違於正君子所不許也況人君軫念民依一夫不獲引爲己罪更何心於宮苑遊獵之樂果其民安物阜海宇晏然適情養優亦無不

可然棟宇粗成臺囿略備足以備觀而已無必求壯麗豐美之理齊王雪宮蓋必華美故自以爲樂孟子不斥其非宜而但以爲當與民同樂亦以人情之常不必深禁也晏子以其君顯當時所稱故引以導之晏子非知王道者而是事是言則可以爲法轉附朝儛晏子春秋附作鮒儛作舞金仁山謂傍海山潮至如舞故名然今不可考下文言遵海而南則傍海山之說可信巡守述職解者不一然孟子已釋明不必另說巡述之年言者亦紛紛當以書經爲斷虞書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周官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於方岳其年數不必相符要皆巡所守述所職同也省耕省斂據周禮則旅師遂師之職不必天子躬親或近郊亦偶一爲之故晏子謂無非事者遊豫爲諸侯度活看夏諺言卽一遊豫亦然耳其冀倖於王之遊豫以平日已荷深仁而遊豫亦沾德澤故云然若後世巡幸何嘗不蠲租沛澤而供億煩勞得不償失則亦何益也流連荒亡荒亡有指實而流連無指實凡一切不義之事溺而不反皆是從流言隨波逐流之意以其下而不反曰流久而不舍曰連上

下字不可泥從獸樂酒均以無厭故乃曰荒亡惟君所行承先王說言惟在君行先王之事卽比於先王之觀也非謂二者惟君所行君臣相說則樂矣意亦與章首有此樂應孟子第言晏子畜君爲愛君而已意自明惜宣王不能如景公耳五音旋相爲宮皆可起調張氏曰徵招角招不是專用二音於此起調耳甚善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趙氏曰泰山下明堂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蓋齊侵魯得而有之今泰安府有遺蹟王問當毀乎止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

夫音扶。○王者之堂王者出政之所借明堂以誘王於王政非欲其代周也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以富人哀此煢獨

與平聲孥音奴鰥姑頑反哿工可反煢音瓊。○岐今陝西岐山縣太王遷居之九一畫田九百畝爲井字八家各百畝而中爲公田以二十畝爲廬舍止得八十畝較之八家爲十取其一第以各百畝言則爲九得其一世祿賢臣之後無材亦以祿養之朱子曰關道路之關市都邑之市譏察也征稅也察異言異服之人而不征商賈之稅澤謂水梁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孥妻子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王政於民老幼皆有所養鰥寡孤獨遇之窮於天者

尤必先爲之所詩小雅正月之篇哿可也煢今本作惸憂困貌蓋齊政虐而民多失所故引文王治岐以導之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槖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餱音侯槖音拓戢詩作輯音集○王自言好貨財恐妨民而難行王政公劉后稷裔孫詩大雅公劉之篇朱子曰積露積餱乾糧也無底曰槖有底曰囊皆所以盛餱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人民以光大其國家戚斧也揚鉞也爰於也啟行往遷於豳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

色爰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大音泰○趙氏曰詩大雅緜之篇亶父大王名也號稱古公來朝走馬避狄難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岐下岐山之下也姜女大王妃也朱子曰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男女居室人情所共借及姜女以見大王不必廢色而能使民各安其室家則爲王政矣

附解宣王問毀明堂可否本無深意孟子借以引之於王政曰王者之堂則非諸侯可居毀之宜矣第王苟行王政則存明堂以誌先王之遺亦餼羊之意也下告以文王治岐之政文王諸侯耳未嘗居

明堂也迨王言好貨色而又告以公劉大王此三人者皆未嘗君天下則孟子之意惟欲王布德宣仁以救其民於王何有特歆動之詞非遂欲王招八州而朝同列也使王果行王政必用孟子誠使道行化洽人心翕應如文王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可也或周室無道如紂不得已而應天順人封周之後作賓王家亦可也不幸孟子未見諸施行而其言遂來後人之疑竇則未思孟子所言文王公劉大王之事皆非坐明堂而朝諸侯之人也至明堂說者不一然實無難解而儒者附會之太甚

耳天子朝諸侯布政之所曰明堂取嚮明而治之
意以名黃帝曰合宮堯曰衢室舜曰總章夏曰世
室殷曰重屋周曰明堂朱子明堂說謂當有九室
如井田之制月令居明堂云云但隨時之方位以
闢耳此於月令所言明堂是矣而非朝諸侯之明
堂也蓋月令言天子居青陽云云謂平日無事所
居順時令以答天氣耳因夏多居南名之明堂非
謂四時朝見羣臣迄無定處夫北面而朝乃其常
儀豈有周環作朝見之宮室者乎故月令之明堂
不得爲正明堂也天子蒞朝布政自有明堂所謂

當依當亡之所其制則考工記所云東西九筵南
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者是周公制禮
旣尊后稷以配天矣而又以文王造周德亦配天
特尊無二上故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其地
在南郊制如天子故亦曰明堂及巡狩四岳朝見
諸侯皆各有明堂而泰山下之明堂乃其一耳至
其制度違不可稽諸儒各爲附會要不足據也文
王之政非止此數端孟子卽齊政之相反者言或
據周禮關市川澤皆有限制疑周公制禮異於文
王不知商紂暴虐民多失所文王以寬政安集招

徠之天下大定久易奢靡周公爲節制以裁抑之其意同其立法因時異也齊王本不用孟子之言好貨好色皆藉作推諉語孟子委曲引之於王政善夫朱子之言曰因時君之問而剖析於幾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其法似疏而實密其事似易而實難若誠好貨好色亦安能淸心致治推以及民哉公劉舊註云后稷曾孫然核之夏商年數自后稷至文王不止十五世楊升菴謂嘗見呂梁碑后稷生台璽台璽生叔均叔均而下數世始至不窋不窋下至季歷猶有十七世其說近是

或又謂十五王而文始平之以賢而有聞望者言亦通要之公劉必非后稷曾孫也若以武王有道曾孫之例通之亦可然只是裔孫耳史記不窋失官奔戎狄之間則已非有邰之舊矣子孫輾轉戎狄之間漸能自立闢荼拓土戎狄利其土地而迫之公劉大王賢聖甯讓土地而不與校是爲忠厚開基也積但積聚而無倉餱乾食糧米食橐囊之說不一以朱子爲正書傳囊橐通用不可執以疑此也率西水滸鄭箋云漆沮水側指在岐周者言疏曰豳在周西北發西南行循西方漆沮之側東

行而至岐山漆水出岐山沮不知所出然由豳至岐所歷蓋不一水故渾而言之爲是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比必二反○朱子曰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孟子屢導王而不能自返故特謂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士師獄官之長鄉士遂士之屬詳見周禮秋官已朱子曰罷去也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治去聲○王環顧左右而言他事蓋明知己失而不自責以求教也

附解人不難於自知而難於自責明於治人暗於治己此德所以不修而政所以日紊也如齊王可以

鑒矣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趙氏曰故舊也喬高也世臣勳舊之臣親臣親信之臣有親臣而後有世臣齊王並無親臣安得世臣昔者今日言其時之甚近方進用而忽亡去不知則慢臣甚矣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舍上聲○王以為此亡去者皆非眞才故去不足惜因問辨別賢才之道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與平聲○朱子曰如不得已言慎之至也選拔賢才必去其不才者而使代之卑與疏新進也尊與戚舊臣也破齊王舍之之說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

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去上聲○惟賢而後知賢齊王非其人也故告以如不得已之道左右親近而易惑諸大夫黨同而易欺國人附和而失實博採而精察之庶得方者而用之矣齊王輕於舍而孟子欲其愼於用）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刑賞馭世之大柄也王輕於用人必輕於用刑故連類而及之亦欲其如不得已也）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必愼於用舍然後可以爲民父母難之之辭也）

附解齊王之先以篡得國彼其所謂世臣亦豈有德隆望重之士孟子欲其培植人才以爲國本故以

矜不發端而斥其輕於棄才乃王不自知其慢士
之失也反謂亡者皆不才之人欲知其不才而舍
之夫欲知不才必先知其才王既無知人之明又
無愼重之道安能得士故以如不得已告之蓋因
齊王昏庸之質而言若堯舜文武德修於身用賢
如甘旨之適口不才如氷炭之相違奚俟如不得
已之兢兢也其言左右諸大夫國人皆曰可不可
必察之亦是第二層義若聖王選建公明盈廷莫
非吉士師錫者皆聖賢吐握者亦髦士豈有在廷
諸臣均不足信而專恃一己之明者乎此孟子引

導時君之苦衷不可不知也然後世人主誠正修齊之學未裕而能愼重用人如此此章所言亦可以得士矣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傳直戀反○朱子曰放置也書云成湯放桀於南巢湯武皆無利天下之心因桀紂暴虐而民叛之湯武安集天下何嘗有弑君之事齊王因傳聞而疑之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朱子曰賊害也殘傷也仁者天之理而人之性義本仁而施之得宜也桀紂違天虐民傷害仁義天下叛之一人獨立而無爲故書曰獨夫也湯武實未弑君孟子不詳辨而但以一夫警齊王也

附解孔子繫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語
子游曰禮時爲大順次之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
此定論也而後世猶有疑之者由未知當日情事
耳蓋古中原之地僅今北五省其他荒遠不隸版
圖即聖人在上亦止聲教訖於四海而已非如後
世盡歸統馭爲臣僕也殷本紀自契受封至湯凡
八遷蓋數傳之後漸以式微自擇地而避悉不由
天子之命若在夏朝統轄之國豈容自爲遷徙其
伐夏也曰夏國曰有夏未嘗以君后戴之也夫萬
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此聖

人之心也豈躬爲不義而安之乎東面而征西夷
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想其時夏桀無道天下紛紛
怨叛桀不能制故湯討平之至桀縱虐無厭顧與
之偕亡則其時叛之者衆必不相容可知覩奚爲
後我之言則民之簞食壺漿以迎决矣民怨桀而
必欲去之戴湯而必欲后之此人心也卽天心也
湯不順而戢之亂曷極哉至武王之事尤易明也
周自不窋失官竄於戎狄之閒其不能立國可知
幸後有子孫賢聖處戎狄之閒布德行仁爲夷狄
所歸於是公劉乃始疆理立國狄又侵之大王去

之居岐其轉徙流離商天子不聞撫恤之也其避狄居岐亦非商天子之命也至季歷威德益著商乃因而命爲西伯以鎭撫戎狄如後世官馭荒遠之法與內地北面爲臣者不同商紂無道天下諸侯羣起而叛之如山東豪傑羣起而亡秦非武王要結之也天下之人以周素有世德羣相推戴使武王不從民望則諸侯亦必滅紂勢將覆商宗祀分爭角逐生民塗炭故武王因而撫集之牧誓一篇所以約束諸侯之師也泰誓三篇今本係僞託不足信紂聞天下諸侯叛己倉卒無主衣寶玉自

焚豈武王迫之哉世皆知湯武應天順人而不得其實則幾蔑視如莽操矣夫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夷惠尙然況於湯武若北面爲臣受其恩養乃乘變覬覦託於應天順人之說豈聖人所爲孔子亦何能取之哉此係君臣大節名敎攸關不可不辨者若後世不識馬肝未爲不知味不言湯武未爲不讀書直以爲事實可疑其益爲亂臣賊子所藉口矣烏乎可孟子不與齊王深辨而但以殘賊仁義爲言警告人君而人但以爲權辭則失之矣明太祖疑此言已甚陶安對曰此武王

誓師之辭也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太祖爲之壽顏亦不知湯武非臣弑君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勝平聲夫音扶舍上聲女音汝下同○趙氏曰巨室大宮也爾雅曰宮謂之室工師主工匠之吏匠人衆工人姑且也斲大木則不能勝任舍所學則不能治國誥王明於任木而暗於任人也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鎰音溢○朱子曰璞玉之在石中者

鎰二十四兩也玉人玉工也玉人工於治玉賢人優於治國強之從己猶敎玉人彫琢必害玉矣

附解孟子以王道告齊王而王以爲迂闊欲其就己富强之謀故言此上節言其治本明用人𦟝下節言其愛國不如愛玉均就曰舍所學而從我言凡聖賢臣不肯貶道以徇人又況非聖賢必不能治世也然而世主方且樂附己之人又安知抱道自重者其愛君而欲致之於堯舜惓惓無已哉不然孟子自不枉道則已耳又奚必爲王陳之鎰當爲二十四兩趙註誤雖字輕重兩讀然重讀乃與必

使字貫

齊人伐燕勝之朱子曰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而國大亂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乘去聲下同○王以倖勝爲天意欲取燕而姑託言以試孟子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文武皆無利天下之心也孟子特借以形民心而欲王決之於民無希倖於天張子曰分明說齊未得燕民之悅未可取耳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簞音丹食音嗣○圓曰簞方曰笥飯器也壺受一斛

豫誠堂鐫

口徑一尺足高一寸徑尺朱子曰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爲暴虐則民將轉而望救於他人矣此言民心非果悅齊也

附觧伐燕事史記荀子以爲湣王此言宣王朱子謂湣王後來做得不好門人爲孟子諱故改爲宣王司馬溫公通鑑從孟子然下減湣之十年上益威之十年移下宣王之十年以合孟子朱子所以疑之竊謂古史紀年紀事莫信於春秋然三傳尚有不合況去聖久遠其秉筆者大都傳聞附會史記固然他書尤不足論史記齊伐燕事有二宣王因燕喪伐之但取燕十城與此書不合故前人皆以

伐燕爲子之之亂無可疑矣惟以屬湣王與戰國策異善夫金仁山之言曰宣王伐燕孟子所見也謂爲湣王荀卿所聞也史遷又所傳聞者也安得以後世傳聞之辭而反疑孟子所見之辭乎且溫公固疑孟子者通鑑尚取孟子爲正文公尊孟子者反取荀子及史記而疑孟子爲差雖曰疑以傳疑而後人將以爲實矣故伐燕之事微戰國策亦當以孟子爲是況又有國策可據乎宣王乘亂勝燕遂以爲天與其問孟子乃誇張之意非不決而求教也孟子言天意決於民心如武王取殷是順

民心非貪紂之國文王不取亦是因民心未去商
卽天心未厭商引文武只是指明民心以破天與
之說非文武果有欲取商之意而因民心不悅止
也最當善看末節承以萬乘伐萬乘言亦是破齊
王之說言勢均力敵齊本不能勝燕特民苦燕之
虐不悅於彼而非有悅於此王罕皆云方始勝之
日孟子已窺見齊王將有殺父兄累子弟之意故
言此以惕之知言哉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
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

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諸侯不義齊而將伐之王懼而問討孟子斥其畏人謂不能如湯之政也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霓五稽反徯胡禮反○兩引書皆仲虺之誥文其辭小異古人引述之常也朱子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奚爲後我言何不先來征伐我國變動也徯待也后君也蘇復生也虹霓一也紅盛者爲雄曰虹闇者爲雌曰霓雄者竟天而明則截雨雌者長丈反能致雨雲霓皆致雨之物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

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累力追反○朱子曰拯救也係累縶縛也重器寳器也畏忌也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也愚按若猶乃也齊王平日無湯之政而臨時又不施仁是以千里而畏人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旄與耄同倪五稽反○朱子曰反還也旄老人倪小兒謂所虜掠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

附解前章言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夫民心之悅固由平日善政及民非臨時可強也王既不用孟子之言又安知紬繹其義及諸侯將伐之乃懼而問討孟子譏其千里畏人謂其平日既無仁政今日

又不施仁奚落之非激厲之也天下信之動天下之兵緊相照應或疑若字作乃字解則殺父兄與下反旄倪有礙然齊王縱兵暴殘有殺者亦有虜略者自不相妨也王速出令已爲下策王尙不能用燕所以叛也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鬨胡弄反勝平聲長上聲○鄒小邾也卽魯陬邑後爲小邾居之鬨鬭聲不成戰而相混鬭也朱子曰不可勝誅人衆不能盡誅長上有司也疾視忿疾坐視孟

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

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幾上聲夫音扶○年歲一也人之行曰年天之行曰歲凶甚於饑朱子曰轉饑餓轆轉而死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仁政養教之也長有司也恩洽於民民故親之而樂爲之死備也上君也

附解鄒與陬通本小邾附庸於魯春秋莊公五年郳犂來來朝未有爵故稱名後屢從諸侯立功王錫以爵別於邾國故稱小邾襄公二年會于戚邾人小邾並稱蓋邾有二國也左傳魯賦六百乘邾賦

亦六百乘是邾之大不亞於魯大小邾皆曹姓顓頊之後皆附庸於魯其後并兼一大而一小考之諸書皆云邾改爲鄒然春秋之末猶載邾子無鄒之名小邾子不恆見是大邾至哀公時尙强故哀公二十一年與齊魯盟于顧而小邾微弱哀十四年小邾射以句繹來奔魯使子路與盟子路不可曰魯有事於小邾不敢問故是其時大邾小邾久未服役于魯至孟子時二國滅亡先後不可考此與魯鬨者旣名爲鄒則明係小邾因久居於鄒故改號曰鄒也地志謂邾婁合音爲鄒竟以大邾亦

改號鄒則大誤矣夫邾國大小邾微大邾未都於鄒斷無改號鄒之理此章爲小邾無疑因魯與鄒此時皆微弱密邇常相搆釁不能爲大敵故曰鬬而不曰戰劉向新序載穆公之賢與此章反豈穆公因孟子之言轉爲賢君耶不可考矣張氏甄陶謂世無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不死之理仍是有司莫以告也甚爲卓見有司死者三十三人非一時死蓋統計言之有司冒功邀賞勝則擅美敗則諉咎此欺罔之通弊穆公據有司之言謂民莫之死孟子不與辨其眞僞只言有司素不恤民是

直截語而終以行仁政勸採原救弊莫善於此矣

鄒後爲魯所滅此時尚未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間去聲○滕姬姓之國文王子叔繡之後今兗州府滕縣金氏曰時楚之地東得彭城而齊自濟鄆以南至薛則滕西南迫於楚東北迫於齊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一謂一策也事人不如自強與民守之則平日仁政及民有以固結而不解致死而弗去則齊楚亦未必得志也

附解孟子言知者能以小事大而此云然何也事大不過無失禮然兩大相逼蕞爾之滕豈厭其求惟

施仁政於民民心固則國勢張古之人一成一旅爲中興卽用此道非迂也依人總不如自强之爲得且國家興亡雖曰人事亦有天命果能仁恩浹洽民心所趨卽天命所佑安在强大之必得志哉古今成敗之蹟若此者不一而足孟子固非計出無聊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薛本夏奚仲之國後并於齊而以封靖郭君田嬰築薛備楚也而偪近滕故文公恐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邠與豳同○公劉遷於邠而狄人利其土地侵之不已大王乃遷於岐非擇善

地而居也邠今陝西邠州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夫音扶彊上聲○承上言大王困於強大因爲善而子孫遂昌爲可繼爲善也天道禍善雖辱於人而不失於天蓋此時徐越之地猶有隙土可以立國故云然朱子曰創造也統緒也

附解此章與前章只是一意蓋立國以民心爲本民心固守可也即遷亦可也滕東界齊南界楚徐粵之地不無隙地滕誠有可遷者而孟子乃云然非空言也至爲善即可繼之事天之所與者善也誠能如大王之仁即不必其後定有天下而避狄圖存亦可操券三代以下由匹夫而興者多矣況撫

有土地人民苟能爲善奚不可取必於天哉然孟子第言爲可繼也成功則天蓋聖賢言理不言效如此而已矣者外此無自强之術非無可奈何之說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於

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屬音燭○朱子曰皮虎豹麋鹿之皮幣帛也屬會集也土地已墾治之地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養人者害人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鄭氏曰梁山在馮翊夏陽岐山在梁山西南書曰治梁及岐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世守先君受之先王子孫當世守也朱子曰此國君死社稷之常法

君請擇於斯二者朱子曰能如太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審己而擇處之可也

附解此章仍上二章之義蓋是時大國陵虐滕既不與之抗則惟修德行仁以俟天命效死勿去不愧世守正也有可遷之地別爲立國以延宗祀權而不失其正也若徒求悅大國不思自强則無以固

結民心國不可保而死亦有愧於先人蓋聖賢顛沛流離不違仁義覩者或以爲迂其實德厚而天必眷之危者未必亡盛者未必久厥後秦并六國而漢高以布衣代秦曷嘗見勢力可恃哉文公賢君然未即能如大王故孟子以二者請其自擇若使委國而聽孟子必有道以處之也惜乎不然所以文公之世倖免無事而其後宋卒滅之然齊楚究未亡滕則孟子之言固非徒作無可如何之論至周家忠厚開基八第以文王服事爲言不知公劉大王崎嶇立國闢土開荒費許多經營而狄人

貪其土地橫相侵幷以大王明聖豈不能以兵卻之乃言不以養人者害人棄墾治之沃壤遷於荒地此其忠厚爲何如顧亭林謂邠古作豳唐開元以字類豳改作邠張石村云漢書匡衡疏大王躬仁邠國趙岐字邠卿本京兆長陵人邠名嘉字臺卿後避難改名字亦不忘本又說文豳大王國本作邠則漢時先爲邠而後作豳矣其說辯矣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

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

公曰諾子乘去聲○朱子曰乘輿君車也駕駕馬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言其薄父厚母也諾應辭也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椁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入見之見音現與與平聲○樂正子名克孟子弟子仕於魯士三鼎正鼎特豚中鼎魚下鼎腊大夫五鼎謂之少牢羊豕魚腊膚凡祭物皆先烹於鑊在廟門外熟乃升之於鼎鼎列階前又由鼎以匕升之於俎俎在尸前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

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為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反○朱子曰沮尼皆止之之意也聖賢行道濟時自盡其人事耳而其或行或止有不能自主者天實為之蓋孟子曉樂正子以天意而慨世亂尙未已也

附解孟子樂正子於魯皆父母之邦而樂正子仕魯孟子不然蓋知不知異也非孟子高尙而樂正子苟進也平公本不知孟子之賢因樂正子之言欲見孟子臧倉又沮之在樂正子不能無憾而孟子以己不遇為天意此與孔子天生德於予同一心口蓋聖賢雖道德同天不敢自矜惟患難之時偶

吴郡豫誠堂鐫

一云然當時齊梁既不能用孟子而魯乃父母之國稍有事機又復不就則救世之心更難他望故以天曉樂正子厥後六國分爭混一於秦又繼以楚漢生民之禍久而始息天心有定聖賢固不能强也然天阨孔孟之身而不沒孔孟之心師表萬世亦以其此心之惓惓而已棺椁衣衾之美喪大記大夫柏椁士雜木椁大夫裏椁用元綠士不綠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漆二衽二束飾棺大夫畫布爲雲氣士布帷不畫棺椁之間大夫容壺士容甒衣衾孝經疏從初死至大斂凡三度加

衣一是襲衣沐尸所著之衣也大夫五稱襲皆有袍袍之上又有衣一通二是小斂之衣天子至士皆十九稱不復袍衣皆有絮三是大斂之衣也大夫五十稱士三十稱衣皆單袷衾有三大夫縞衾士緇衾始死時遷尸於牀用衾覆尸小斂大斂皆然喪大記又云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大斂布絞縮者三橫者一其美惡則因貧富而異也又按後喪踰前喪臧倉媒蘖語非實事也孟子少孤即喪父甚薄亦非其罪乎公憒憒不察樂正子亦不詳辨者以其事即實亦不爲罪乎公特以之藉口

辨亦無益耳不然孟母教子之賢流傳千載豈有妄哉

四書恆解孟子卷一終

公孫丑章句上 晩年定本
凡九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復扶又反○朱子曰公孫丑孟子弟子齊人也當路居要地也許猶期也管仲晏子皆齊臣趙氏曰誠實也

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蹵子六反艴音拂又音勃曾並音增○曾西曾子之子也名申趙氏曰蹵然猶蹵踖也先子曾子也艴然慍怒色何曾猶何乃也不輔齊桓公行王道而行霸道故言卑也管仲相桓公四十三年

曰管仲

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子爲之爲去聲朱子曰孟子言也顧望也言管仲則晏子可知矣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曰以齊王由反手也與平聲王去聲由猶通○朱子曰顯顯名反手言易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易去聲下同與平聲○文王年九十七槩稱之曰百年洽周洽大行化隆俗美言王道非一時可成疑孟子反手之易非謂文得天下之難也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

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朝音潮鬲音隔又音歷輔相之相去聲猶如字○何可當猶言何可及也商自成湯至於武丁聖賢之君可指者若太甲太戊祖乙盤庚皆是自武丁至紂凡九世故家遺俗以在下言流風善政以在上言微仲名衍微子之弟是以難也言商家德澤之厚如此而文王猶以百里侯封興起爲善是以爲難及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鎡音茲○鎡基大鉏也時耕耘之時勢事機之會引齊人之言以明時易於文王非己德優於文王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

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辟與闢同○言齊地廣民衆其時本易於行仁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聖王久不作而民困於虐政其歸仁如饑渴之於飲食此時勢之實也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郵音尤○置驛館也郵馹也引孔子言德本易於化民

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乘去聲○趙氏曰倒懸喻困苦也民困之時以齊行仁政所以易如反手事半功倍盡古語惟此時為然時易即勢易也

附解聖賢救世救民以安天下乃其素志不計較於

强弱大小之分也因公孫丑狃於俗見豔稱管晏
故孟子就齊言齊以齊王由反手對管仲晏子之
功可復許乎一問非孟子自詡也戰國民生塗炭
皆因諸侯踵桓文故智欲相雄長並不知安民布
德故以王道救之丑仍不解其意而以文王尚未
致王疑孟子言之過不知從古聖人爲君止仁並
非有圖利天下之心文王當日仁政治岐民自聞
風向義悅而歸之至武王而遂有天下然文武初
心不計及此也丑因反手二字疑其太易孟子言
文王何可當以殷家世德之厚而文王以百里小

侯能行仁布德是以文王之德爲難及也正與何可當句呼應講家誤解是以難也爲難以致王其誣文王並誣孟子實甚聖賢之君六七作據書所稱不滿其數書缺有間難以悉考朱子大概言之極得而講家必鑿求其人彌滋訟矣若祖甲太甲本兩人而必合爲一其他可知齊人有言曰下正解以齊王由反手意第所謂勢者事機之會即恆言所謂時勢非權勢之勢也齊人口中勢時平舉孟子緊承之以今時則易然則勢即該於時之中矣夏后殷周節正是鋪排當路於齊四字言齊地

闢民聚正好行仁政而何管晏之足云下節用且字接下非進一層意乃正意也惟王者不作民困已甚故設或當路於齊致王易如反手結之曰民之悅之猶解倒懸所惓惓者民也非必以齊王而自矜抱負也此際公私理欲間不容髮若誤會其旨則孟子亦策士之流文王懷莽操之志不可不辨且以齊富强爲勢易設孟子用於他國便無可施展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地方百里而可以王其平日自言者何事而乃必藉强大之勢乎況篇中今時則易䟽於此時甚於此時當今之時惟

此時爲然頻頻提醒時字何嘗謂勢力乎曾西卽曾申朱子偶誤不必諱置郵二字許白雲曰馬遞曰置步遞曰郵楊升菴非之而言置緩郵速置卽驛也驛主於騎言馬也馹主於傳言車也然車不捷於馬朱子曰置驛也郵馹也近之矣而語未甚明按左傳祁奚乘驛而見范宣子楚子以馹至於羅汭子木使馹謁諸王皆云行速之意則驛馹二字無大分別矣史記曹參傳取狐父祈善置索隱曰善置置名漢爲驛置館則置爲驛館甚明置郵而傳命言其速不言其遲則孟子之意特統擧言

刘 豫誠堂鐫

之志經外此並無置鄒字太史公時孟子書尚未
大行可其言若此當從之爲是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
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
心相去聲。不異不足怪異動心謂煩劇而已若是
心心或勞擾也不動心處之暇逸如常度也
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賁音
奔。孟賁勇士告子名不害丑以心爲難持言孟子
治心之勇過於孟賁孟子言不問其何以不動心而
但曰不動心則告子也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不動心
亦能先我不動心也理純天
定渾然瑩然也丑未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
能如故渾應之曰有
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

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黝伊糾反撓奴效反朝音潮乘去聲○心之不動由於養難以言盡故即養勇者以喻之盡因丑以貢喻即以類貢者言也朱子曰北宮姓黝名膚撓肌膚被刺而撓屈目逃目被刺而轉睛逃避挫猶辱也褐毛布寬博寬大之衣賤者之服不受不受其挫也刺殺也嚴畏憚言無可畏憚之諸侯也黝之養勇以必勝爲主而不動心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舍去聲下同孟姓施舍名專言舍者二名而單舉一字古人之常也朱子曰會合戰也舍以無懼爲主而不動心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夫音扶○養氣之功至約而實至精豈養勇者可比特藉以引出守

約二字曾子子夏亦養氣者而得力不同子夏惟恐物欲相侵曾子自然守一不渝勦舍略相似焉以舍爲較優爲其求諸己耳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不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好去聲惴之瑞反○引曾子之言大勇以明養勇者之不動心非正也守氣不如守理舍然而孟賁可知矣朱子曰子襄曾子弟子夫子孔子也縮直也惴惴恐懼也往往而敵之不惴豈不惴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

持其志無暴其氣聞與之與與平聲夫志之夫夫音扶○朱子曰此一節公孫丑問孟子誦告子之言又斷以己意而告之也勿求於心恐思慮而動心勿求於氣恐調氣而動心蓋其宜然寂守惟恃毅然强制也孟子言其勿求於氣尚可勿求於心不可蓋不任氣而任心猶有淸其源之意理不明而心不思則是非無以分明此由未知心與氣相關之故也夫志以帥氣氣以充體兩相須也志至而氣即次焉故古人言志當持守而勿放氣當和平而勿暴旣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夫音扶○公孫丑言氣既爲次則專持其志可矣何以必無暴其氣孟子以易見者形容之壹專一也志專於此則氣因從之氣專於此則志亦向之如人顚躓急趨皆氣也而反動其心故不動心者氣毋暴也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惡平聲○丑問孟子之不

動心異於告子者何所長而孟子自言其實知言卽知人也謙曰知言人之邪正得失見於其言窮理盡性全乎天地正大之氣而究極乎萬事萬物之宜故能然善養內有以極其純粹而外有以絕乎憧擾也

朱子曰浩然盛大流行之貌其實見下方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

丑問浩然之情狀而孟子難言之以其身心所獨喩而不可以迹象言語求也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乾元坤元仍止一元之氣人得之以爲人是氣卽理所謂浩然也範圍不過之故至大不能加損故至剛直內外動靜皆中正也稍不中正卽爲害人全此氣卽可塞于天地以其本天地之氣也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餒奴罪反○此下二節申言直養之義配合一而不可離也道理之總名義理之散著本一也而分言之者蘊於心曰道見於行曰義靜致中而直內動致和而直外天理充而天氣亦充反是則不能養如飢之必餒也先言義者外著者易見卽外可以知內故曰與也

是集義所

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
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慊口簟口劫二反。集由少而多以至於
備也襲朱子曰掩取也如齊侯襲莒之襲申言配義
與道之義內外一原道不可見而義可見天理有一
毫之歉正氣卽有不充之時故必事事行慊於心而
後不餒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蓋以義爲外而忽
之故不能集義以生氣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
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
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
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
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
而又害之長上聲揠烏八反舍上聲。此乃正言養氣之功必有事焉有養之之實事也正朱

子曰預期也持志無暴氣涵養充積無求速效亦不可一息忽忘若求效而欲速成強生其氣是爲助長卽宋人以狀助長之害朱子曰閔憂也揠拔也芒芒無知之貌其人家人也病疲倦也以養氣爲無益者如不耘苗者也求益而遂助長亦害其氣蓋養浩然者必循序以幾非可躐等而求也

何謂知言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詖彼寄反復扶又反○朱子曰此公孫丑復問而孟子答之也詖偏陂也淫放蕩也邪邪僻遁逃避也蔽遮隔陷沈溺也離叛去窮困屈也言爲心聲其言不免於四者之弊則其心與理違苟不知而誤用之則發見於政必害於事而徒恃己不動心亦無以任天下事矣聖人復起必從吾言自信其學也

宰我子貢善爲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

然則夫子既聖矣乎行去聲○此公孫丑又問也善爲說辭理達而辭暢善言德行已有是德而著於行言之親切也孔子兼言語德行而猶言不能辭命孟子自謂知言養氣則已造於聖人矣丑故驚喜而問之夫子孟子也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平聲夫聖之夫音扶○朱子曰惡驚歎辭也昔者以下孟子不敢當丑之言而引孔子子貢問答之辭以告之夫子指孔子學不厭者深知而篤好教不倦者惻怛而曲成孟子知言養氣實已至於聖人而不敢自任故再言何言以曉之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敢問所安此亦公孫丑問也趙氏曰體四

肢一體者得一肢也微小也朱子曰安處也丑問孟子既不敢比孔子則於數子欲何所處曰姑舍是謂數賢皆學聖人我未能及而平昔之所向往則不在是也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治去聲○道謂志趣也既曰皆古聖人而又曰不同道者謂其志願不在此也伯夷伊尹事詳見此篇之末及萬章下篇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趙氏曰班齊等之貌丑又問而孟子答也生民未有義見下文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

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與平聲朝音潮○朱子曰有言有同也以百里而王天下德之盛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心之正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全在於此於此不同則亦不足爲聖人矣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汙音蛙好去聲○朱子曰汙下也將引三子之言而先言其智足知聖郎使汙下亦不至私其所好而譽之非三子果汙下也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堯舜孔子皆聖之至也第堯舜之道非孔子不彰且不六故以夫子爲賢於堯舜蓋當時堯舜之功業已著而夫子未著故宰我借以推崇之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前王

雖往而禮樂尚留見之聞之可由後以知其政德子貢自言其明而歎夫子非百王所及蓋親炙久而知其立道綏動政德尤異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邱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垤大結反潦音老○朱子曰麒麟毛蟲之長鳳凰羽蟲之長垤蟻封也行潦道上無源之水也出高出拔特起萃聚也言自古聖人皆異於衆人然未有如孔子之尤盛者也愚按類人羣萃羣聖也

附解此章孟子發明聖功之要爲後世立千仞之藩惜前人不甚了了蓋人之所以承天而不朽者心也其實則性也心與性辨在毫釐自宋儒以心爲

性後之論者謂心外別無性不知性非心比也先天心卽性後天心夾陰識不盡爲性人秉父母之精氣而育實稟天地之理氣而生天之理氣渾然粹然者太極也人得之以爲性孟子曰人性皆善者此也顧其得天地之理氣者無不全而其得父母之精氣者不能一故有此氣而後有此質質之淸濁厚薄殊而性之純雜亦判矣譬如燈籠性火也質籠也籠之明晦不同其中之有火同也第籠以水晶琉璃則光顯籠以紗與紙則亦著若木與石則全晦矣然不得謂其內之無光而謂性本不

善也故聖人教人克己復禮化其氣質而歸於中
和則去其蒙晦者而已孔子之時周室雖衰文武
周公之禮樂猶存特人厭苦而不爲僞者或徒僞
觀美孔子身體以教其徒七十子之徒來學禮於
孔子第使循循於規矩之中卽可以寡過其上智
則告以性與天道於時未聞言養氣也而實未嘗
不養氣蓋求仁之功卽是養氣之功誾誾侃侃諸
人其一斑也特其要難筆於書故兩論罕著其文
至孟子之時禮樂蕩然學聖者莫由問津孟子因
公孫丑動心一問發出知言養氣之旨夫心本動

也何以不動且心與氣何以相關此非實致其功者不能知也道心人心祇此一心人心從何而來道心從何而來氣之本乎先天後天者有別而心之分乎理欲者異也克己復禮卽克去陰質之私而復乎乾元之性先儒亦言復性矣而但知克治其私擴充其善夫克治擴充亦存心之要也而不足盡復性之事孟子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於心言存於性言養其義始周而此章養氣則以清乎心之源而復乎性之初也告子之學卽後世禪家所祖其不動心也靜存其空明妙有之質

而於心之動也則強制其憧擾之端自宋以來儒者多是此學特儒者靜心而亦以物理爲要故重格物而補傳其實踐倫常不欺暗室亦有合乎聖人矣而理氣之原不明故其所謂不動心者亦非夫理不虛附氣載以行氣非空渺理爲之宰靜而養其未發之中得乾元之本體則太極渾然一氣也動而得乎中節之和著時行之妙用則一氣散爲萬物也孟子之不動心內外交修動靜交養其功非可淺求其理難以形狀故先曰難言而後想像形容之切實指陳之集義者擴充其天理以爲

氣之原必有事焉者涵養其正氣以與理相比非
但集義而別無養氣之功也三代下三教分門僧
流靜心有似告子羽流養氣則似黝舍其所守者
後天虛靈之心非純一不已之性其所養者後天
血氣之質非乾元太和之氣而儒者亦以心爲性
其所謂不動心者亦強制頑空而已孟子若有見
於後世之失而預爲之防先言黝舍之養勇是後
世養後天之氣者類也次言告子之不動心是後
世養後天之心者類也然後言己之不動心由於
養氣而原其剛大之本體申以必配道義蓋內養

其虛明之本外謹其言動之宜有體有用盡人合天末篇所謂美大聖神之詣皆在其中以漸而幾積久而誠非可以文字曉也知言即是知人孟子自謙言之耳詖淫邪遁就一人說相因而及可就數人說各有其弊亦可不必專指異端也即尋常議論知其一不知其一是爲詖辭蔽於所見故以偏見爲特見放言高論自以爲奇而不知倚於一偏陷溺其中而不出即是淫辭語言不合乎正知其心與理違者已久是爲邪辭初勝口說經駁問而支離遷就是爲遁辭此四者由心而發若誤聽

而誤用之使之在位發於其政勢必是非顚倒流害無窮孟子因加齊卿相之問而言及此能制其蔽則能知人而異說詭行之士無由倖進堯舜官人以此而已故曰聖人復起必從吾言也所以能知言者即由養氣至不動心自然至虛至明耳此節正意已完下因丑以孟子爲聖孟子力辭又因丑問明其願學孔子孔子之聖所以異於羣聖者中庸上律天時章已詳伯夷伊尹不可貶斥得百里之地而君之朝諸侯有天下是何等經綸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是何等操守孟子

特以己所願不在此故曰不同道與上文姑舍是一般辭意並非菲薄顏冉夷尹以孔子集羣聖之大成耳賢於堯舜宰我因人祗知堯舜之賢而不知孔子故作此抑揚語以推崇之其曰以予觀於孔子對人之觀孔子者言也實則堯舜不讓於孔子孔子稱堯則天舜無爲祖述其道豈能有加焉特孔子生衰亂之季堯舜之道已將廢墜而孔子修明之體以教人載以貽後不特堯舜之道待子而傳凡類於堯舜者皆得以不朽而悖於堯舜者不能以妄參則以爲賢於堯舜焉耳子貢有若之

言皆如此看不得誤認孔子未嘗作禮樂其服習者文武周公之禮樂耳設使得志豈能有加子貢欲明孔子之道如聖王故云然拔乎其萃亦如孟子言夷尹柳下之意非羣聖皆不如孔子春秋之時孔子一介儒生耳即孟子時孔子之道亦未顯然前聖之道皆在孔子孟子爲門人言欲其學孔子以承羣聖之道故推尊之如此亦闡明大道誘啟後來之苦心不善讀之則似堯舜文武俱不如子而子思又何以云祖述憲章耶今孔子配天人皆知之矣而天非孔子一人之天道本人人得天

之理不善學之又將謂孔子以後更無聖人而以孔子爲不可及則遂自外於聖自絶於天而不全其所以爲人之理豈非孔子所痛哉而孔子何以言困勉成功一孟子何以言皆可爲堯舜也故讀聖賢書當知聖賢之心言各有當乃不負聖人教世之苦衷耳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當時諸侯矜許力而黷霸功故誘之以行仁政假仁仁本無仁心而假託其事仁指事功而言）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

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趙氏曰贍足也中言以力以德之效而譬之於賢人服聖欲其以德行仁也詩大雅有聲之篇自自鎬京也

附解戰國時小國無幾七國最強恃其強大爭城爭地塗炭生民不過欲霸耳孟子憫之爲指出心悅誠服之故由於以德行仁始曰王不待大繼曰如七十子服孔子孔子無寸土而人悅服之況有土地政權何難以德化人引無思不服明以德行仁更無違弗屆歆動諸侯之意惓惓非徒較論王霸優劣也通章重心字力不足以服心卽假仁亦不

足以服心服之誠者其仁誠也七十子約舉其成數或以爲七十二或以爲七十七七十九世遠難稽不如仍以孟子之言爲斷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

惡去聲下同閒音閑○爲君本當行仁豈因惡辱而然因人情好榮惡辱故即此以誘之德天理也士能全之故尊之賢者純乎德能者優於才戰國分爭閒暇之時甚少故勉以及時明其政刑實則行仁任賢不拘其時也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能

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徹直列反土音杜綢音稠繆武彪反○詩豳風鴟鴞之篇周公因管叔之畔而託爲鳥言也趙氏曰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也朱子曰綢繆纏綿補葺牖戶巢之通氣出入處也予鳥自謂也鳥自言備患如此則下人或不敢侮予而孔子歎其知道以爲治國家者能如鳥之思患預防則亦無敢侮而辱之矣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般音盤樂音洛敖音傲○般樂溺於逸樂怠懈傲倨也不修政刑而及閒暇以爲樂求禍之道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太甲曰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孼不可活此之謂也孼魚列反○申言求禍求福皆由自己而引書以惕之欲其避辱求榮也朱子曰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也言猶念也配合也命天命太甲商書篇名孼禍也違避也活生也書作逭張氏曰上孼妖孼下孼皐孼也

附解爲人君止於仁盡體天地生成之心以生成民物分也非爲求榮惡辱而然也第常人無所勸則不興無所懲則不改故孟子就當時人君好榮惡辱之念而引以行仁末又述詩書以求禍惕之此聖賢不得已之心而其理亦非誣也後世儒者諱言禍福謂爲所當爲不必存求福之見是也而善乃天理得於身曰德人所共由如大路曰道順天理而行自與天合天祇是一團善氣善與善相感而天自親之故必有福栽者培之培者固由其能栽非天有私其理氣自相合也福不必富貴功名

俗云平安即是福人雖不求福未有不避禍者無禍即福福由德致孔子曰大德必壽云云孟子言禍福無不自己求易言吉凶悔吝洪範福極凡聖賢皆言此而世儒必斥之以天道高遠明神爲誣謂爲善未必得福爲惡未必得禍致愚民悍然爲非其禍世深矣豈知人道即天道天人同此理即同此徵應夫子曰天且不違而況於人況於鬼神直以一理卜天之不違亦曰理之至者即天之心天固不能外理而別有所與此即孟子求福之說也人君不體天心而般樂怠敖是以天爲戲其禍

辱有必然者自作孽不可活所謂憫其愚而大聲疾呼之豈曰不言理而言禍福哉通章喫緊尤在及是時三字當時天下事勢危若朝露而不爲仁者方恬然不覺孟子憫之故告以及時挽救厥後六國爲秦所噬秦又爲楚漢所噬求禍之言其有爽乎篇首言辱而篇末言禍辱淺而禍深夫子所謂何校滅耳凶者也孟子此言不幾垂涕而道哉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朝音潮○賢有德者能有才者俊傑統二者而言皆在位而尊與使禮貌有差趙氏曰俊美才出衆者才過萬人者稱傑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

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趙氏曰廛市宅也爲宅以居之而不稅其貨以市宮之法禁其侵擾而不稅其地租蓋周禮廛人掌斂布緫布列肆之稅戰國時因之病民而孟子酌其宜如此也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解見前篇旅行客也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朱子曰但使出力以助耕公田而不稅其私田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矣趙氏曰廛里居也周禮閭師凡無職者出夫布載師宅不毛者有里布里所居之宅布幣也夫里之布皆以警游惰戰國時凡里居者悉征之則民困氓民也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

者未之有也天吏天之吏體天心以愛民無愧代天之職也當時虐民以逞正告以子民之道而誘之以無敵

附解戰國諸侯虐民求霸民不堪命矣孟子酌當時所急而告以五者張惕菴曰意在止殺非慫恿使圖王誠篤論也五者是孟子自出意見酌時立法不必拘牽周禮以求其合古都邑之市前朝後市市四面有門每日市門開則商賈百物皆入焉而一國之中地方遼闊蓋不止一市此市蓋統言之也三廛字各別首廛字市宅次廛字指廛人三廛字里居也先王之制廛人本有征稅戰國時藉法

以行奸征稅太重商賈裹足故孟子斟酌時宜欲並地租貨稅而皆免之非如張子之說逐末者多則廛以抑之少則不必廛也法即市官之法周禮備載商旅有合言有分言此分言則商商賈旅行客也夫里之布朱子沿趙註而誤日知錄之言爲善故從之布有二錢曰泉布此則布帛之布也夫布一夫所職之布里有三一二十五家之里一三百步之里一里居之里此乃里居之里因其無職而賦其夫布使不能不勤職業因其宅不毛而賦其里布使不能不樹桑此先王防民之制而戰國

時凡里居者恐稅以里布或非無職者亦稅以夫布故孟子云然也氓卽民也楊升菴曰氓從亡從民流亡之民亦有義但不可據以解凡氓字耳卒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煞是說得曉暢後世講求戰伐之說益多而無父母斯民一段功夫無惑乎亂亡接踵也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不忍人人不忍於人人性中自然之天理也人皆得天地之理以爲性故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常人以私欲害其天理惟聖人全其固有得志乘時本天理而施於政無非此不忍

人之心人能全此不忍之心則政行所以謂人皆有而天下不難治矣運掌運物於掌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怵音黜內讀爲納要平聲惡去聲下同○朱子曰乍猶忽也怵惕驚動貌惻傷之切隱痛之深也內結要求聲名也卽乍見孺子入井以驗人不忍之心其出於至誠而無所希冀乃天理之良而不自知者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惡去聲下同○朱子曰羞恥己不善惡憎人不善也辭不受讓不爭是以善爲是非以惡爲非是三者與惻隱之心同賦於天而所以爲人者也故因上文而推類言之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

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仁義禮智皆性也因其用而異名端兆也性涵於中不可得而見郎四者之發而見其兆可以知性無不善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四體四肢也無四肢則無此身無四端則不爲人自賊自害其所以爲人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擴音廓○朱子曰擴推廣之意充滿也人皆有四端誠知而皆擴充之則天性之良必有不能自已者火然泉達喩其機之自然而充盛第充與不充必自決耳

附解此章爲當時諸侯指出不忍之心令其自家體

察此心擴充以保民乃救時之意也而其理通於凡爲人矣蓋不忍之心即天心也萬物皆天所生惟人得此天理以爲心此先天之心即所謂性也迨後天氣拘物蔽則性梏而情擾然此不忍人之良必不能盡斷故無論智愚感觸皆有此心第或明或暗不常不眞孟子教人察其端而擴充之然非實能返躬內叩念念克己豈能爲之爲時君言且先告以擴充果能擴充則行之久久勉强歸於自然若學者希聖希天則靜存動察有許多功夫在此章因當時人君兵爭忍於害民而發非爲學

者言性理勿混視也仁義禮智不言信者承上惻隱羞惡四者之心而指明之言此心卽某此心卽某非專論性故不備言也前人拘於五性謂信在五者之中亦是而孟子立言之時意實不如此通篇皆指點諸侯之辭火然泉達形容其易以歆動之耳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愼也函音含○術謂業也人非不仁第習焉而忍爲殘刻故先卽術藝以顯喩之朱子曰函甲也巫巫者爲人祈祝利人之生匠者作爲棺槨利人之死

孔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

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焉於虔反夫音扶○承上言欲免不仁必當善擇引孔子之言而極言仁之美不擇仁而處則爲不智也仁卽天理貴無以尚故曰尊爵盡性樂天故曰安宅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由與猶同○知仁爲智行仁爲禮經權合宜爲義不仁則智禮義均無矣乃恥爲人所役是猶擇術既非而欲求安不可得也如恥之莫如爲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中去聲○時君恥人役而不知處仁故正告之正己者念念自責必依於仁如射

附解張氏甄陶謂此章專爲人役而恥爲役者言極得書旨但云擇術擇里引起爲仁殊失語意蓋當

時諸侯欲免人役而不知爲仁非必天良全沒特
欲僥倖苟且外此或有富强之術不知舍卻爲仁
更無良策故孟子以弓人矢人仁不仁之分由於
擇術以明其平日志事之非次節乃引孔子言擇
仁爲智而極言仁之至貴至安安對危亡而言下
文直揭諸侯恥爲人役之心言其不仁不智則必
禮義亦無有必爲人役之理智禮義皆生於仁由
不仁故皆失之既不擇仁而欲不爲人役與弓人
矢人操術非而求免恥何能也末節仍歸到爲仁
爲仁先須悔己前非正己而不求於人以射爲喩

言發而不中亦不怨勝己者恐其方爲仁卽欲求功望報便爲仁不久矣蓋旣導以爲仁又慮其不能恆久救世婆心委曲周詳如此舊解失之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時以改過爲心故聞人告過而喜心與善理相洽故一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舍上聲樂音洛○大大謂善量之大善與人同己善則推諸人人善樂取爲助自匹夫而爲天子皆未嘗恃己而遺人之善也史記舜耕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取諸人以爲善是與人爲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承上而言取諸人以爲善是使人益勸勉於善而己之善亦彌廣故好善之量必至此而後盡以勗

人也

附解此章借子路與禹舜指明爲善功夫次第非較論聖賢優劣也自來講家多誤蓋欲爲善者必先寡過若惡聞己過則隱慝日滋爲善種子便已斷絶此不可與言聖賢事矣故初學必當以子路爲法至改過日久漸漸無過可改則天理純熟便覺一言一行之善乍見乍聞自與此心相契其於善有不覺喜之甚而服之眞者如是涵養省察無時稍懈樂善之趣日增義禮之途日廣自能隨處集益不遺芻蕘不分人我樂取於人以爲善乃天性

中之投合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此身一息尚存此理總覺難盡日取諸人而猶恐其不足也大不大何暇計哉特孟子爲俗人言則以莫大乎此歆動之耳自古聖賢祇此改過不吝之心孔子假年學易乃無大過寡過未能深契伯玉聖不自聖所以至於神明不測若自謂無過即非聖人矣子路聞過則喜其功匪淺所以曾子畏之而世俗顧猶短之啞其死於孔悝不知其死之故大寃枉也晉人佯爲送蒯聵入衞實欲吞衞衞人知之立輒拒晉非輒背父也但晉師已退輒當迎父乃竟自立蒯

聵乃私入衛孔悝輔輒故刼悝登臺子路悝家臣往視見蒯聵刼悝登臺云將燔臺聵懼令人下臺以戈擊子路非欲殺之也誤中致命遂結纓而死也奈何誤認耶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該括舜一生而言重無非取人句蓋世界許多事業便有許多義理閱歷一事盡一事之理聖人所以不棄芻蕘然非此心至虛至明視人善如己善安能如斯常人不然封己自是人才都歸湮沒所以功業不廣孟子故特揭言之以戒自以爲是者至所以取人爲善之實則夫子好問好察數句盡之歷山傳

記不一當以山西蒲州府爲是其地與雷首山近雷澤亦在首陽山下河濱相傳在今山東定陶縣去蒲州殊遠古蹟流傳附會傳註多非之不可誤信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朝音潮惡惡上去聲下如字浼莫罪反○非其君友皆謂其人惡也事則尊之友則親之立朝與言較事友之爲偶矣而亦不

然朱子曰塗泥也鄉人鄉里之常人望望去而不顧之貌浼汙也屑潔也不屑就不以就之爲潔已語助辭善其辭命而不受亦爲其惡惡也極形惡惡之嚴如此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佚音逸阨音厄憫音敏袒音但裼音錫裸魯果反裎音程焉於虔反○柳下惠魯公族姓展名獲一名禽字季謚惠趙氏曰柳下號也不隱賢不隱己之長欲行其道也朱子曰遺佚放棄也阨困也憫憂也爾爲爾至焉能浼我哉惠之言也袒裼露臂也裸裎露身也由由自得之貌偕並處也不自失不失其正也援而止之而止欲去而可留也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朱子曰隘狹窄

也不恭簡慢也戰國時去聖益遠傲世嫉俗者託於伯夷輕世肆志者託於柳下惠故孟子擬二子之志行而斷以隘與不恭爲當時戒君子時中之聖也

附解孟子嘗稱夷惠聖人謂其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矣又嘗曰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矣此章乃以爲隘與不恭何耶聖賢立言各有所指無非救世之心戰國時縱橫捭闔者卑汙爲我兼愛者簧惑固不足道也有立身高潔者如段干木田子方之流貧賤驕人平日睥睨一切必離塵絕俗爲高此學伯夷而誤者也有等

混俗和光之士如莊周列禦寇之輩蹀狂玩世至於天䜿衾枕不必定履潔懷淸此學柳下而誤者也孟子爲此二種人鍼砭難於顯斥其人而𨚫伯夷柳下以擬其狀斷之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欲其損過就中以適於道非伯夷果置身無所柳下果同流合汙也二程子及尹和靖皆覺此言之過曰此非瑕疵夷惠之語言其弊必至於此而失子則以爲不必說到流弊伯夷旣淸必有隘處柳下旣和必有不恭處道理自是如此夫聖人者德造其極之名夷惠旣聖人矣其微與孔子不同處

孟子集大成章已言之而非謂其淸和乃實隘與不恭也夫果隘與不恭何得為聖人乎哉孔子曰不念舊惡夷非隘也孟子曰不以三公易其介惠非不恭也不會通孔孟之言而誣夷惠惡乎可

公孫丑下 凡十四章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天時加丙之辰越得歲之屬趙氏曰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人和得民心之和樂也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夫音扶○朱子曰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環圍也言四面攻圍曠日持久必有得天時之善者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

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朱子曰革甲也粟穀也委棄也言不得民心民不爲守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朱子曰域界限也封疆三者非可廢也而必以得人心爲本得道者又得人心之本也極言得道失道之相懸如此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承上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而當時之失道者可返矣

附解天生民而立之君使養教之惟恐其不安也農桑禮樂法制周詳而又設兵以禁暴禦亂然必先

有以教化懷柔之不服而後威之也戰國時專務爭戰自圖富強並非外侮頻臨不得已而用兵然平日無得民心之道往往求勝反敗速其死亡故孟子言此於時權謀術數之士甚多凡兵家書託言黃帝太公者皆戰國策士之所爲也天時之說古人爲精如左傳所載南風不競之類後世多就陰陽五行按方位日時合之主將年命論孤虛旺相以決吉凶已爲逐末又如風角鳥占奇門遁甲分八門閉六戊太乙天罡等術雖亦可以應變然非有仁民之君賢智之將德惠孚於平時兵將無

不効命而又紀律明賞罰當則占驗諸法亦屬無益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兵家審山川之要隘爲戰守之機宜尤爲至重地利安可不知然民心不固主將不賢亦望風而潰奈當時憒憒忘本逐末徒向二事索解故孟子特指明之不如二字非謂廢二者而不用特必以人和爲本耳此乃鍼砭當時之言千古不易之論第專恃人和置二者於無用亦非全策儒者談理而不知兵誤人家國者亦復不少不可不察也文武盛德感人無思不服而勘黎伐密步伐止齊未嘗不約束兵將易曰弧

矢之利以威天下詩曰尙父鷹揚黃帝太公非不知兵之人特其得道靖民必有其本後世如陰符一奇遁等書皆託於聖賢而不思聖賢之所以大異小懷實由盛德故史載兵家者流及馭將馭兵出奇制勝之法儒者亦切須講求而平日父母斯民之政爲先兼而有之斯爲體用兼全之學三代而還以逆犯順僥倖成功者莫如曹操及明燕王以孔明之才不能挽既去之人心而練黃之誤國僅完節於後來則人和固必豫之於早兵事亦不可不知也讀者幸毋不違孟子立言之意而執此廢

彼焉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章內朝並音潮惟朝將之朝如字造七到反下同○孟子在齊居賓師之位自見王可也王以禮見亦可也使人召之不可也故孟子雖本將朝王而使來則亦以疾辭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朱子曰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疑辭辭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孺悲取瑟而歌同意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

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要平聲○趙氏曰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采薪之憂言因采薪而致疾謙辭也朱子曰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孟子令勿歸而造朝以實己言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惡平聲○不得已者不可召之意不能自達也景丑氏齊大夫也景丑責其不敬而孟子言以堯舜望王為至敬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

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夫音扶下同○曲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景丑以此例孟子謂其非禮否不然其言非此之謂非陳言之謂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與平聲慊口簟反長上聲○豈謂是與言禮之所云豈謂己今日之事歟因述曾子之言而明齒德與爵並尊不得以一慢其二而慨欲趨走之也朱子曰慊恨也少也達通也是或一道因景子言謙而亦謙言也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

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樂音洛○大有為欲大有作為濟世安民者也所不召之臣道隆德備佐其大有為者也有謀則就尊德樂道之一節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朱子曰先從受學師之也後以為臣任之也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好去聲○朱子曰醜類也其所教己所教令所受教己所師法言當時皆無不可召之臣故不能大有為也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況不為管仲者乎若大有為之君則不敢召道德之臣管仲非尹比也而且不可召況孟子乎

附解此章書旨易明而三代下能行之者惟先主之

於孔明而已符堅於王猛神宗於安石亦有委任之誠而其臣非不可召之臣故其君不能成大有爲之烈然則所謂大有爲者必其君先有知人之哲乃能得賢而用之故誠正修齊之學所以裕知人之哲者不可一日而不講否則君自以爲堯舜臣自以爲伊呂幸相遇合終至誤國誤民孟子所懷非特齊之君臣不能知而公孫丑孟仲子輩亦不能解宜乎負大有爲之具而卒無所遇也悲夫

采薪之憂趙氏爲優故從之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

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趙氏曰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孟子曰皆是也承臻是非二字而言非自謝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爲不受贐徐刃反○趙氏曰贐送行者贈賄之禮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爲兵之爲去聲○戒戒備不虞之心也孟子在薛遇兵難戒備之而薛贈以金辭曰爲戒兵故也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焉於虔反○趙氏曰在齊無事於義未有所處也朱子曰取羅致之意

附解孟子居齊爲客卿王有所餽宜乎當受若在宋在薛特偶然客寄宜乎不受人餽而孟子不然故陳臻疑而問之也然孟子應齊之聘而來原爲行道計非爲利祿且王待以客卿館祿俱豐無事餽金原可不受在宋爲餽贐在薛爲聞戒非無處而餽之張氏謂辭受無常惟義之歸本不難曉愚按古今名流辭受取與合義者殊寥寥非析理甚精操守極定不易言也伊尹非道非義天下不顧一介不苟乃能在野而樂堯舜之道佐商而成救世之功易而言之毋乃未知聖賢精義之學乎薛本

奚仲之後是時已爲齊有而封田嬰張氏椿謂孟嘗好士孟子鄒過而餽以金自是常事不爲無見作孟子年譜者謂孟子去齊返魯之宋由宋之薛而張氏椿亦謂由齊而宋而薛與本文形迹相合不知本文當在宋也薛也皆追憶之辭孟子未至齊之前曾過宋薛而後返齊皆不可知戰國之時遊說之士最重諸侯恐其往來人國挑弄干戈故各國皆有客館養士而孟嘗平原春申信陵其最著者也孟子雖不比遊士而所至諸侯亦以遊士客之則所贈固所常有作年譜者不知當日時勢

以為孟子所至即與其君相見而又不知孟子不見諸侯之義乃影響摸索牽合七篇宛轉附會其義欲尊孟子而實誣孟子愚故不敢從也予有戒心或當時薛地有兵孟子過而遇之或在圍城之中不必定是有人欲害孟子自趙氏謂惡人害孟子而朱子從之且曰設兵以戒備之羈旅人國素無權勢何從設兵弊由泥視兵字不知兵非孟子之兵乃鄰國之兵也當時兵戈擾擾所在多有魯仲連在圍城新垣平且奚落之矣無處處舊註謂處置之處亦不如古註之分明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去上聲○閻百詩曰平陸齊之邊邑持戟之士為大夫守衛者伍班次也去之罷去也孟子即所見以為喻朱子曰大夫邑宰也戟有枝兵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幾上聲○失伍言其失職亦如士之失伍也趙氏曰轉轉尸於溝壑距心大夫名非我所得為隱諉過於王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為去聲死與之與平聲○朱子曰牧之養之也牧養之之地芻草也孟子言若不得自專何不致其事而去他日見

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見音現爲王之爲去聲○孔距心姓也穀梁傳民之所聚曰都誦述言也爲王誦其語以警王改過

附解聖賢耳目所及無非救世濟民之志孔子於衞歎其庶孟子於平陸斥其失伍蓋皆仁心不能自已非無故而出位以謀求人之過也夫天災流行國所常有而苟素有仁政備荒有具救荒有策小民何至失所奈齊之君臣昏然弗知及孟子發之而亦但引罪而已豈非父母斯民之念實未嘗誠切乎趙氏曰邑有先君宗廟曰都集註從之然乎

陸不當有先君宗廟穀梁傳僖公十六年民之所聚曰都張氏椿引以證本文爲確

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蚳音遲鼃烏花反爲去聲與平聲○趙氏曰蚳鼃齊大夫靈丘齊下邑士師獄官朱子曰似近似有理可以言士師近王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

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朱子曰致猶還也齊人曰所以爲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譏孟子道不行而不去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朱子曰官守以官爲守者

言責以言爲責者綽綽寬貌裕寬意也孟子居賓師之位與爲臣不同或進或退審乎其義而已

附解君父倫之大者也然君臣以義合與父母微有不同況列國諸侯與後世一統天子咸戴尊親者又別孟子平日不見諸侯其至齊也必非無故而至齊王致稷下之士三千人想當時亦如梁惠王卑禮厚幣而後孟子至齊觀其與齊君臣問答以不可召自命以進退綽綽自明可見乃後人作年譜不明此旨以孟子爲泛游列國至齊而已其誣聖賢特甚舊註謂孟子居賓師之位未嘗受祿然當世客卿亦有祿但與北面爲臣之祿不同豈惟

在齊從者數百傳食諸侯當時列國重士風氣如此孟子亦以其無害於義而就之但與他人苟且就祿爲臣僕者不同此意不明則孔孟境遇不同之故無由道着齊王既不用孟子則可以去而不去者孟子篇末自言之矣

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蓋古盍反見音現○蓋齊邑在今沂水縣西北孟子爲齊客卿王不能使也蓋藉其賢以重於鄰國而涗之行非義所屈故應之王驩爲副使往還而不與之商及使事非不與交言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

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夫音扶○朱子曰王驩蓋攝卿以行故曰齊卿夫既或治之謂賵賻儀物之屬若弔禮則孟子專之矣此孟子磨不磷涅不淄之道非但待小人不惡而嚴也

附解天下豈能無小人亦豈有必不與小人晉接之理特自位者高則小人如浮雲之不能蔽太虛而溫良恭儉讓又足以化之則小人且樂爲君子所容而我之道自若也孔子欲往公山中牟孟子與王驩同出弔正是一副本領想王驩日在孟子化日之中亦不自覺公孫丑善學覷破機關見其未嘗與之言行事孟子止言夫既或治之不待於言

初未嘗謂王驩不足與言也是何等廣大含蓄前人謂孟子英氣太露如此等處何讓孔子或曰如使有司不治孟子或與言行事乎曰然否也弔事孟子一人專之無慮不當於禮原不待與他人籌議其有司備具賵禭奠祭之儀物卽或弗給亦可自命有司不必與王驩共籌也而有司旣治之尤無俟與言若王驩自相質問卽與言何害要之言行事與否不甚相關係第他人處此則必先有一齊卿在其意中凡事有多少將就處而孟子不然直道而行故丑問之末嘗與之言行事只是未嘗

委曲周旋之意耳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孟子爲齊客卿家貧因奉母居齊母喪歸葬於魯復歸終喪於齊止宿於嬴朱子曰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敦匠事董治作棺之事嚴急也木棺木也以已通以美太美蓋工緻也

曰古者棺椁無度中古棺七寸椁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稱去聲○朱子曰度厚薄尺寸也椁稱之與棺相稱愚按中古唐虞以降非徒美好可觀不欲速朽其親之心必如是而後盡也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爲獨不然悅承親之歡也言人子事親禮不得爲者不能

逾分以悦親得爲而無財亦不能悦親若得之矣而又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以自盡其心吾何獨不然乎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比毗義反恔音效○比親近也化者死者恔較慰也此乃言木不嫌美之故棺槨與死者相親近厚爲之無使土親其膚人心不可稍慰乎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又推言之凡禮可得爲而財又能爲者皆奉於親雖竭天下之物不爲奢不薄其親故也

附解劉向列女傳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而問之則孟子在齊爲客卿因家貧即挈家客於齊也母沒歸葬仍返於齊止宿於嬴充虞問之閻百詩謂三年之喪言而不議疑孟子非禮以爲終三年喪而返齊顧炎武謂經自齊葬於魯而不

言喪此改葬也然既曰改葬又何以不可與充虞言則將母喪歸葬自合情理且下文棺椁等語方有着落孟子客齊則葬畢返齊亦自然之勢考禮三年之喪不言而事行者言而後事行者其禮不同孟子固言而後事行者非不言之例也鄒即鄹邑魯地鄒鄹字本可通用故葬於魯魯附庸之國其都在鄒春秋時號小邾曹姓不知何時改名鄒或以其居鄒而名之歟今兗州府鄒縣孟母冢在鄒縣北二十里閻百詩謂孟子非生於鄹意以為孔子鄹人孟子不應與孔子同生一地然孔子生

於鄹邑昌平鄉蓋叔梁紇爲鄹邑大夫時孔子生
三歲而孤聖母卽家於鄹後徙居魯都不知何時
前人以孟子爲孟孫後殊非孟孫世爲魯公族卽
支屬亦不當居鄒爲齊民孟子蓋別氏孟者也閻
氏因孟子爲孟孫後故謂孟子不應生於鄒然孟
母墓在鄒縣則其爲鄒人無疑孟子鄒人信而有
徵者也爲孟孫後無確據者也孟子言孟獻子百
乘之家也若爲其後則不應如此云云故斷以別
氏孟鄒人爲的孟子因家於齊故葬畢返齊終喪
並非北面爲齊臣而當時客卿之祿亦不以遭喪

輟故孟子儘可反齊終喪也師弟問答如家人父子相告語若三年喪內不可與弟子言論則孔孟講學爲業必遣去生徒緘默三年乃爲盡孝於理既爲不通於禮又無足據此皆前人拘窒之見也或曰客卿之祿不以遭喪輟何以知之曰戰國時諸侯畏策士往來入國挑動干戈各國皆養士馮煖彈鋏興歌而孟嘗卽爲之家可知養士必安其身家也孟子挈家於齊客館有常祿何不可以終喪乎若廬墓非禮顧炎武已能辨之此不足以難孟子不得不可以爲悅數句泛言人子事親之心

不黏葬事說下無使土親膚節乃正言棺椁之事
爲悅爲親悅也若人子於親沒哀痛無窮即得之
有財豈堪悅哉獨無恔乎恔字作快字解亦欠安
終天之恨何窮形骸之化莫保即無使土親膚遂
快然於心乎不以天下儉其親言雖竭天下之養
可也極言人子無窮之心如此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
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
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
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伐與之與平聲下伐與與殺與與同夫音

扶○趙氏曰沈同齊臣以私問非王命也子噲燕王子之燕相也子謂沈同也朱子曰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受者皆有罪也仕爲官也士卽從仕之人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朱子曰天吏解見上篇齊無道與燕同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蓋傳聞此說之誤

附解語云伐國不問仁人齊伐燕孟子何以言其可伐蓋當時周室之令已不行苟有弔民伐罪之心

者起而尊周禁亂亦聖賢所許齊王若商之孟子必將令其上告天子奉辭伐燕正其君臣安集民人此方伯之事也乃王不問而沈同以其私問祇是局外閒論故孟子但以可伐告之而同不以聞於王王竟伐燕取之乃告於孟子孟子逆知其不能安民匡亂也故曰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及諸侯將謀救燕王又質之孟子孟子乃告以旄倪等語此皆事後補救之辭非萬全之計若使舉事之初即以孟子爲依歸必不至此此章乃門人事後追記以見孟子至公至明之心章首提

明以其私問大旨已明惟天吏則可以伐之當時
周天子尚存德非天吏位則天吏也齊王若奉周
之命以救民爲心亦爲天吏而顧不然則以燕伐
燕而已朱子謂聖賢之心如明鑑止水物來則照
之然不能揀其背而照之說統謂孟子未嘗輕貸
燕亦未嘗輕予齊要識得聖賢大公之心皆得之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史記齊破燕後二年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王自慙於孟子則孟子未勸齊伐燕益明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
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監
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

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况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惡監皆平聲○朱子曰陳賈齊大夫也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諸侯之國國三人武王克商仍使武庚君於舊都司其土地人民而武庚不肖故以管叔三人監之猶舜之於象使吏治其國而輔翼之也曷爲意管叔不體武王之意反誘武庚爲亂周公乃奉成王命而誅之賈以此病周公而欲爲王解慙也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與平聲○賈以周公不知管叔之畔解齊王不知燕之畔不知周公與管叔兄弟也至親以至誠待之不逆料其將畔其不知也正其大公至誠之心也故曰過亦宜也

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

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更平聲○朱子曰順猶遂也更改也辭辯也更之則無損於明故民仰之順而爲之辭則其過愈深矣責賈不能勉其君以遷善改過而教之以遂非文過也

附解聖賢行事計義理未嘗不求萬全而意外之變或有不能逆料者人心轉移在乎頃刻雖賢智亦不免中變而常流無論矣管叔與武王周公爲同母弟兄文王太姒之聖德所以教導之者與武王周公宜無不同而武王周公使監殷時亦豈第以其親而使之哉乃管叔爲武庚所煽惑固周公所

不及料者未可以爲過也而陳賈以之爲過孟子亦即姑以爲過而曰弟也兄也明乎骨肉之間不預料其不肯非果過也語類謂周公當日作此事也大段疎脫則是竟以爲眞過殊未得孟子之意且云周公不過是怕武庚畔故遣三叔監他爲其至親可恃不知他反與武庚同作一黨則尤大誣聖人之心不可不辨也夫紂爲無道天下諸侯同心畔之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豈武王要結之哉蓋如山東豪傑羣起而亡秦武王勢不能禁止之則不得已因而約束之牧誓一篇是也使武王不

從諸侯推戴之意束身歸周諸侯亦必滅紂而斬
商之祀廢湯之政互相爭立民遭塗炭其害有不
可勝言者故武王不得已而應天順人紂聞天下
畔已倉猝自焚非武王迫之也今泰誓三篇僞造
非泰誓古本而汲冢書尤謬遂致先儒紛紛疑竇
若使武王周公有一毫利天下之心而孔子繫易
稱其應天順人與子游言禮謂其順時爲至大不
亦誤乎惟武庚不可輔而天下諸侯亦無可作君
師者故武王遂自爲之而由是反商政政由舊自
堯舜遞傳以至於湯之治法道法賴以長存而且

仍封武庚於故都土地猶是人民猶是俾其修禮物以作賓王家其大公無我之心何如因武庚非賢智之才是以使管叔等爲三監仍古制也非恐其畔亂也若使其憂畔亂則何不別遷之於他國而必仍使在舊都乎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伊尹非道非義一介弗取天下弗顧孟子之稱尹也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曾武王周公獨不然乎聖人之心如靑天白日皦蹝天下凡聖皆然觀巢許嚴陵淸高之士且然何況湯武故陳賈以爲周公過者其失猶淺而以湯武征誅爲紊

君臣之大防者其失甚此名教所關聖人大節愚
故不得不反復而辨論之至林氏謂齊王知慙猶
有羞惡之心其臣不能因是心而將順之其說甚
美游定夫謂管叔與象不同亦得大義然猶有未
盡者象之害兄父母命之也舜方求順父母而不
得則但使象不能害己足矣豈能忘父母而念弟
之惡管叔不知武王周公至公無私之意而與武
庚爲亂既陷武庚於非道幾墜成湯之祀則不得
爲紂之功臣且不知武王周公繼述文王之意尤
不得爲文王之肖子周公奉王命誅之非周公私

罪之也其情事不侔矣

孟子致爲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朝音潮○客卿受祿亦臣也第與委贄者不同齊王久而不用孟子故致祿而去而王復虛詞促駕孟子亦虛辭應之而已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爲去聲○朱子曰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穀祿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矜取也式法也盍何不也王欲以虛禮博尊賢之名實不能委國受命也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

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夫音扶惡平聲○朱子曰陳子卽陳臻也孟子既以道不行而去則其義不可以復留而時子不知則又有難顯言者故但言設使我欲富則前日爲卿嘗辭十萬之祿今乃受此萬鍾之饋我雖欲富亦不爲此也季孫曰異哉子叔疑使己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龍音壟○朱子曰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龍斷岡壟之斷而高者子叔疑嘗不用而使其子弟爲卿季孫譏其既不得於此而又欲求得於彼如下文賤丈夫所爲孟子引此以明道既不行復受其祿則無以異此矣古之爲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

夫始矣朱子曰孟子釋龍斷之說如此治之謂治其爭訟左右望者欲得此而又取彼也罔謂罔羅取之也從而征之謂人惡其專利就征其稅後世緣此遂征商人也

附解戰國諸侯各有客館養士然泛泛者多孟子至齊自是齊王聞其賢而禮敬之故待爲客卿禮貌較他人不同故孟子安之而且挈家於齊乃啟導多端久而不用孟子則不可以虛文羈矣齊王就見即挽留亦未必肯住而況不以現在不可去爲辭以繼此或得見爲請是無意留孟子矣時子不直告孟子而因陳子以告想亦知孟子未必肯留但以爲齊王之意不可負耳孟子不便明言己道

不行祇就辭祿之意極言欲富之賤使知既非欲富則是必欲行道此對面着筆之意惜乎王既不知而時子亦不悟也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晝當作畫音獲下同爲去聲下同隱於靳反○趙氏曰晝齊西南近邑孟子去齊歸鄒宿此朱子曰隱憑也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齊側皆反復扶又反語去聲○朱子曰齊宿齊戒越宿也繆公尊禮子思常使人道達誠意於其側泄柳魯人申詳子張之子也常有賢者在君之左右白其賢盡

孟子非不可留而齊廷無人故孟子道不能行也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絶長者乎長者絶子乎長上聲○朱子曰長者孟子自稱也客不言孟子之賢使王用之而以私意來留行是益促長者之駕爲絶長者也

附解當時士風卑靡見孟子在齊尊以客卿祿以十萬已是非常禮遇故客留行以爲孟子可不必去也不知聖賢之心惟欲救世安民必可以行吾道而後就之若有一毫疎慢之心卽是輕道雖天下弗顧也然此意不可與俗人言第言子思三人當年所以久留人國之故以明齊廷無人坐視其君昏亂而不救非欲客薦達己於王也按繆公時公

儀子爲相子思亦未嘗國故魯亦不振第繆公猶
知尊禮子思耳此章只重繆公之側有人不必及
此泄柳申詳品固不如子思然孟子言安其身則
亦非可苟留者舊註維持調護安二子有語病不
可從晝作畫蓋以澅而得名在臨淄城十八里水
南山西有王蠋墓史記田單傳樂毅聞畫邑王蠋
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漢耿弇討張步
進軍畫中遂攻臨淄皆是地也俗以澅水爲宿因
孟子在齊宿於此而易名乃或謂齊有晝邑又有
畫邑廣韻晝姓畫邑大夫之後鑿空之語不可信

隱几古人席地而坐優之則有几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語去聲○趙氏曰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祿也濡滯淹久也千里道遠之恆辭也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夫音扶下同惡平聲○朱子曰見王欲以行道也今道不行故不得已而去非本欲如此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當時王必有得罪孟子者故孟子決於引去張氏甄陶曰再言改之必有所指齊王此過有所便於己忍而不能改是以

欲留孟子。而不敢明言時子陳子與留行之客皆有所受而來亦得其情矣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

由猶通。浩然如水流不可止也楊氏曰齊王天資朴實如好勇好貨好色世俗之樂皆以直告而不隱於孟子故足以爲善愚按孟子之憂者天下之民不安也王猶足用爲善故欲輔齊以安民非爲己也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

悻形頂反見音現。朱子曰悻悻怒意也窮盡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

尹士聞義而服亦君子也

附解聖賢救世情殷然枉己卽不能正人故不輕於

託足齊王禮聘孟子孟子必不容逆料其不可而
弗至既至而見齊王非誠能用賢之主便有去志
特以其禮貌尙優王猶足用爲善或有翻然易轍
之一日故不卽去繼而齊王不知何事得罪孟子
義不可以久留故去然是時生民塗炭大有爲之
君既不世出而齊王天資朴實猶堪啟發故遲遲
其行以冀悔心而竟不然則天未欲平治天下也
蘇老泉評此章謂纏緜幽深離騷似之蓋其惓惓
救民之心形於詞意有令人反復而流連者學者
誠由是而得聖賢之用心則有以祛夫私妄之念

矣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趙氏曰路道也於路中問也朱子曰豫悅也尤過也此二句孔子之言蓋孟子嘗稱之以敎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朱子曰彼前日此今日隱居求志義惟自修行道濟世心宜惻憫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朱子曰自堯舜至湯自湯至文王皆五百餘年而聖人出名世謂其人德業聞望可名於一世若皐陶稷契伊尹萊朱太公望散宜生之類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朱子曰周謂文武之間數謂五百年之期時謂亂極思治之時按史自武王至孟子時已八百餘年而云七百有餘歲者約略言之猶堯舜至湯湯至文武皆過五百年而俱約言五百年也夫天未欲平治

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夫音扶舍上聲○因天心未欲平治故憂世深而形爲不豫也如天欲平治天下則己道必行可以救民而釋然何爲不豫哉蓋言所以不豫之故非怨天尤人比也

附解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蓋聖賢克己自修念念求其無愧不一毫願外也然私妄日除天理日熟性分之清明廣大既與天同此心之慈祥愷惻自與天合由是一事之善欲推及於人一物之危即引咎於己由親親而仁民由仁民而愛物天下一家也中國一人也即不遇於時而恫瘝斯民之心未嘗一日去諸懷抱况孟子既遇齊

王有可以爲善之資而又不果行安能免於不豫充虞錯認不豫爲有怨於人故孟子明己濟世之意以見天心未轉不能不戚戚於懷舍我其誰非自夸張乃言舍我更無二人故一己不遇卽生民塗炭不休而歎息於天心天未悔禍幾乎聲淚俱下矣孔子天下有道某不與易果哉末之難皆是此心

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休地名閻氏曰今兗州滕縣北十五里丑以客卿爲仕齊疑孟子之不受祿也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非也非仕而又不受

祿也崇地名孟子初見王即知其非大有爲遂有去志旣未可以行道則不可仕故不可受祿變其初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師命賓師之命

王繼而以賓師待之猶知禮貌可不即去故姑留以覲其後而竟不然故久於齊非其初志也

附解孟子一生不見諸侯其見王於崇必王禮聘之也一見齊王即知其非大有爲之君故退而即萌去志繼而王以賓師處之則感其禮貌自可以稍留儻齊充其尊禮之意委國而聽斯道大行矣無如僅以虛文久而不用是以決去客卿亦有祿但非任事任官之祿比孫氏奭以師命爲賓師之命甚合若言師旅之命考諸史策旣無其事且欲去

而因師旅久羈並前數章情事亦不合也賓師
命或疑爲鑿空不知當時遊士鴟張列國懼其爲
患故爲賓館養士有厚薄之分尊之者曰客卿或
處以賓師之禮繆公於子思未嘗任之亦未嘗臣
之孟子應聘至齊王平日亦知其賢以其齒尊待
以客卿即賓師之位也故王稱爲夫子而孟子亦
言爲長者慮不及子思將朝王聞王命遂不果焉
孟子初至知齊王不足有爲即欲去旣而王以賓
師處之言將行其言也禮貌未衰則就之正此之
謂孔子見行可之仕際可之仕公養之仕皆然非

孟子創爲之也

四書恆解孟子卷二終

四書恆解
上孟下

四書恆解孟子卷三　晚年定本

滕文公上　凡六章　雙江劉沅輯注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諸侯太子曰世子滕南與楚鄰世子特迂道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道言也性者人受中天地之至理善純粹之意堯舜亦祗全其所性而以之善世耳故孟子爲世子言性善而舉堯舜以實之門人約記其旨如此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復扶又反夫音扶○世子未得性善之故而疑堯舜爲難及故孟子直揭其隱而言一善也即性也道者率性之謂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

我哉覸古莧反○成覸齊景公之勇臣彼謂聖賢是舜也公明儀魯南武城人文王我師也周公之言公明儀信公之言以文王爲可師引此二言昜世子篤信力行也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瞑莫甸反眩音縣○朱子曰絕猶截也書商書說命篇瞑眩煩悶自修與爲國皆當革故鼎新如疾之瘳必由良藥瞑眩而得

附解性之一言始見於成湯而夫子繫易稱繼善成性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性之理略備於此矣性相近之一言乃就氣質不同中而原其始曰相近非謂最初生理如是也老子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漢儒採入禮記中其言至粹孟子値戰國橫

議之曰言仁言義多就性中固有自然之理而指
其發用處言之此章記者撮記孟子告世子大旨
而曰道性善性卽天理天理無不善率天理而行
無不盡善卽堯舜也聖人盡性祇是念念事事皆
天理天理只是一善字人人所有人人所共由故
曰道一字卽是善字下文言可以爲善國與道性
善相應故一字本無難解而解者朦朧其詞令千
古迷離甚且以言善爲諱可謂謬妄矣是時世子
尚未爲君而與之言猶可以爲善國蓋勉之以將
來之事但治人本於自治滕又弱小當有一番振

作然後可以維新故曰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也
至性與心之辨愚於四書屢言之茲不再贅此書
滕文公或疑春秋有滕文公不應祖孫同謚不知
謚與名異周文王謚文而周公亦謚文晉文侯之
後又有晉文公滕固不嫌兩文公也絶長補短張
氏椿曰古開方之法不必實方皆由絶長補短而
成墨子非命篇湯封於亳絶長繼短方地百里文
王封於岐周絶長繼短方地百里戰國策韓非說
秦王曰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莊辛對楚王
今楚雖小絶長續短猶數千里楚世家周赧王使

謂秦曰今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則四字

當時恆言耳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趙氏曰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大故謂大喪世子感於性善之言居喪而感特問喪禮於孟子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齊音咨疏所居反飦諸延反○善其不隨俗而欲行古禮又言喪禮

自盡其心非爲觀美未學謂儀文節目之細服食喪禮之要者人子哀痛之誠於此致焉非可苟而已是時禮制衰廢孟子舉其大本而節文度數可次第而求非果未學也齊疏齊衰粗服舉齊以該斬也粥稠者曰饘稀曰飦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張氏曰定爲三年之喪以子爲主而皆統焉父兄百官皆不欲非特不欲世子行之即彼等亦然周同姓封國周公爲長故稱魯爲宗國先君謂文公以上廢禮諸君人君即位未踰年稱子志邦國記事之書喪祭從先祖本謂從其禮而此誤引之也父兄百官狃於卑俗故其言如此而且妄解志之所云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

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是在世子好爲皆去聲復扶又反歠川悅反○不我足不以其其人果足行禮世子自責而恐無以厭衆心其意美矣故孟子然之而引孔子之言使之自盡君薨五句自盡之道也朱子曰冢宰六卿之長歠飲也墨黑色卽就也尙加也偃伏也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世子自盡其喪禮而人皆感動記者終言之以見性善之實朱子曰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居喪不言故未有命戒也

可謂曰知皆謂世子知禮也

附解毛西河言夏商皆以三十六月爲三年喪周始減爲二十五月張甄陶辨之至悉是矣然後代不從禮書而從鄭康成王肅增定爲二十七月於義終有未安蓋三年之喪以爲賢者立法而尤慮不肖者之不及故酌再期之久多餘一月若以補節候之缺先王之意實以再期爲至久也儀禮曰期而小祥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禫中月足二十五月又半月乃禫不遽從吉祭也喪期滿則已變服特不遽吉祭耳鄭康成以爲自始死至禫凡二十七

月不合禮意今若以古禮爲必不可違耶則二十五月可也若以人子於親雖三十六月猶有歉然則不必僅增二月以爲悠也愚謂禮制因時準乎天理人情之安有可從古禮者有不必從古禮者至儒生箋註尤多未協允宜精義出之大抵閏月不計而以二十五月則合古禮若三九二十七之說以九月爲一年則嫌於迫不及待短時以就三年矣曰然則二十五月何以名三年曰再期二十四月餘一月爲又一年之始既以補乎再期之缺日如小月之類而又留此不盡之意以明乎孝子

無窮之思禮雖終而哀未終也此聖人之微旨也文公求喪禮孟子特舉其大意告以服食之間必加謹焉面深墨所以明其至哀不屑屑縷舉繁文第勉以仁孝之至誠而世子果即行之足見孟子立言之要非果猶有未學也若瑣陳儀節不發其哀戚之良與後儒之說禮何以異哉林氏謂三年之喪惻隱痛切之意皆出於人心之固有世子行禮而人無不悅服以人心之所同然不期然而然性善豈不信哉其說善矣

滕文公問爲國文公禮聘孟子至滕而問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

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綯音陶亟紀力反○民事民身家之事下文所謂養與教也引詩言民之綢繆牖戶急於播穀且不自緩其事如此朱子曰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亟治屋者爲將播穀也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音義並見上篇申言不可緩之故恆心必出於恆產故仁人必不以爲緩圖緩民事即罔民矣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民有急其事而往往無恆產者君不恭儉則民失所惟賢君知之也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承上言禮下有制所以仁民賢君故重民事而不重富也意與陽虎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

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徹敕列反藉子夜反○歷擧三代之制以見聖王取民之仁夏氏人各受田五十畝而以其五畝之入貢殷制人各七十畝而公田七十畝八家共助耕之周制人各百畝公田百畝二十畝為廬舍僅得八十畝八家同耕公田而公計九百畝之出以均分皆於十分取一徹通力合計之名藉借民之力實各收其所入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樂音洛盻五禮反養去聲惡平聲○龍子名穆春秋時人當時諸侯託於古制取民太苛龍子言此正之夏先

王耕斂補助並無取盈之法五十而貢蓋亦因年之豐歉而約計五畝之入以取之戰國之時如龍子所云孟子引此以戒文公也朱子曰狼戾猶狼籍言多也糞擁也盈滿也盻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也貸借也益之以足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夫音扶○助法世祿皆先王之法專行世祿則必取民無制孟子就滕之已行者而勉其所未行承上起下之詞也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雨于付反○三代取民皆善政而行之歷久無弊則惟助法爲然引詩以明雖周亦助見助之至善也朱子曰詩小雅大田篇雨降雨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設爲庠序學校以敎之庠者養也校者敎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養立而敎可行皆民事之重者

也庠序校之義皆鄉學名繹其義而舉三代以實之爲明倫爲教民之要民心所同欲故親也庠以養老爲義盡父兄宗族所周遊之地校以教爲義爲賢士大夫聚集之所序之言射序賓以賢序賓以不侮鄉黨觀德之地也學國學也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

上文言養教之事舉三代而折其衷乃孟子因時制宜之大略恐文公安於小成故以爲王者師歆動之而欲其行己言也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引文王以勗滕文言力行可以新國又不但爲人取法而已

附解以上自爲一章下畢戰問井地自爲一章於書旨較易看向來連爲一章致講章牽連割裂今從張甄陶之說文公問爲國自是問大經大法孟子告以民事即下文養教之事不單指農事也第先

養然後可教故承以恆產恆心之說引詩之言乘
屋言民自愛惜其身家不緩如是第上無善政民
遂失所恆產旣無安望恆心此仁人所不出也是
故賢君知民事卽如己事而謀其身家使有恆產
必自不妄取民始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省己以
裕民也蓋是時井地已壞滕地弱小困於悉索取
民之制不能不重民之失所蓋多孟子敎文公恭
儉禮下約取是薄嗜欲正君心之大原而下文乃
備舉三代取民之法明其爲仁民就中可以久而
不倣者尤莫如助爲滕計欲取民有制必行助法

引龍子之言正當時諸侯取民之弊不行助法雖
行世祿亦徒以病民果行助法則恆產興而恆心
有然後可以言教教民之法三代亦各有義今兼
行之總期於明倫化俗則滕之治卽聖王之治可
以繼三代而立極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明己之折
衷前代至當不可易也且養教並舉風移俗易卽
如文王之新命亦不難所以望滕文者基切時解
割裂不清又連下章爲一章僅以民事爲農事不
知記者因滕事而連記不料後人混而爲一也今
分爲二章則各節承遞語氣自明引陽虎之語承

上節而言意重爲仁不可求富以堅文公取民有制之意夏后氏五十而貢節前人多不得其解當時諸侯毀棄良法以私意行之取民無度則託之於先王以爲貢法如此想滕亦相沿行之故孟子引龍子所言以明其弊非夏禹之貢法乃若是其謬也上文明言皆什一也而何以又言貢法之不善夏禹貢法五十而貢蓋人各受田五十畝而約計以五畝之入貢且君視年之豐歉爲斷如豐年每畝二石則以十石貢凶年每畝五斗則以二石五斗貢而又有省耕省斂春秋補助之法未嘗取

盈也七十而助人各受田七十畝而八家同力助耕公田至所納多少只取給於公田不及民田百畝而徹則通計八家與公田爲九家同力合作計其所入之多寡照畝均攤至五十七十百畝多寡之不同前人紛紛疑議惟顧炎武日知錄以丈尺不同爲詞稍爲近理其實三代聖王因時制宜各就其時地而斟酌盡善可以永行並非後世拘文析字可能臆想卽如孟子此章備舉三代以己意斷之亦就滕文當日時勢可爲者言之豈如王安石蘇威等拘泥成法不求其本乎引龍子重在發

滕文不忍之心言世祿以見不行助法而徒世祿之害引大田之詩以見周家亦行助法而滕果行助亦非外於先王先公至言王者必來取法所以明己言盡善堅文公之信新子之國歆動之也講章多不合難以枚舉姑撮其大要學者熟讀白文細玩通篇語氣自知得失矣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夫音扶○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問井地蓋孟子已

夫滕矣經界經畫其各受田之界非必盡以溝洫限之無界則無稽核而侵奪者衆下反正以明其理古者祿皆取於田慢怠緩而陰壞之也

夫滕壤地褊小將爲君子焉將爲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夫音扶養去聲○壤可井之地地凡爲地地也褊小治之尤難爲治將使君子小人各得其理必有其道而因言君子小人相需之理以起下文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此下孟子酌滕之可行者而以己意告之因時制宜之法也不可以王制周官混言侯國十里以外爲野十里以內爲國中野外閒曠畫井而居人使助以給祿國中狹隘計口而受地使自貢其什一皆使民安爲之而非有所强也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圭潔意卿以下不盡有采地必有圭田以濟之使奉祭祀蓋無世祿者也

餘夫二十五畝餘夫鰥獨之人亦受田以安之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

持則百姓親睦朱子曰死葬也徙移居同井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此乃授田之後而爲之制使型仁講讓以厚其俗鄉猶言一方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養去聲別彼列反○詳言井田之制方里而井積步至里可爲井也先公後私所以別野人於君子明上下之分也蓋均地授田恐文公疑於貴賤之無別故言此以見井地之至善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夫音扶○大略猶大概潤澤變通合宜之法

附解孟子至滕未久而歸故文公又使畢戰來問仁政必自經界始蓋當時界紊久矣經畫其疆界俾各甯守則强暴不得侵并而田均祿平時解援引

周官經涂溝洫之說似各人所受皆有溝澮川洫限之則非夫滕壤地褊小言以蕞爾之滕將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尤不容或苟均田而不便於君子則君子難安不使於小人則小人失所審乎二者而使君子小人各得其所此不可以常法拘也請野九一而助以下乃自出己意權其宜而告之時解乃拘牽周禮以求孟子之言謬矣野與國中惟張甄陶之言爲確蓋滕至褊小而以周禮王畿之制概之不亦舛乎九一而助即下文方里而井節事什一使自賦以國中地非平曠故人授百畝

使自酌量十分之一以貢於君而初未嘗有所追之如龍子所云也圭田五十畝乃卿以下祿薄位微有所不給者而以此給之前人謂世祿常制之外又有此田不特短長五十里之滕無以堪之且未知古人世祿祇卿大夫以上也此圭田五十畝因當時官制已壞卿以下多無采地以此助之爲體恤之仁若其人失官則此田仍歸君上王制曰圭田無徵爲其非子孫世守之業也餘夫舊說十六以上不知一夫授田百畝而又與少壯以田此田合家耕之乎抑餘夫一人耕之乎共耕則似百

畝之外又有田獨耕則似父兄之外別爲業此亦
程子之誤矣餘夫只是鰥孤獨三項人彼無室家
妻子之依有如餘人故曰餘夫以田給之終其身
乃無棄民後世錯解經義不知聖人隨時處中之
義遂使學者有田少人多之慮而孟子井地之說
亦爲虛談矣此其大略亦孟子自言其意非爲典
籍已亡已特記其大略潤澤者審於風土人情之
宜而盡其周詳誤解似孟子毫無眞實作用僅記
先王大略而欲滕文君臣潤澤之眞可笑人也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

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衣去聲捆音閫○朱子曰許姓行名踵門足至門也氓野人之稱褐毛衣賤者之服捆扣椓之以爲食以易食也神農興稼穡以利民本無不合許行詭託其說蓋矯當時繁征之弊而過者廛民宅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趙氏曰陳良儒者耒手耕曲木耜耒端金也廣五寸敘陳相與許行本不相謀以見下文受惑之深也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

賢饔音雍飧音孫惡平聲○許行必更有惑人之異術而並耕特其一事之不通者故相盡棄其學而學焉趙氏曰饔飧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朱子曰言當自炊爨以爲食而兼治民事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孟子分別君子野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衣去聲與平聲○詰許子種粟自食外不能兼以爲下文攻辨之地褐以毳織之有足曰錡無足曰釜甑實二鬴無底甑實二鬴有底而孔穿所以蒸物

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

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舍去聲○朱子曰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器釜甑之屬陶爲甑者冶爲釜鐵者趙氏曰舍止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與平聲食音嗣○朱子曰此下皆孟子言也一人之身備用百工所爲如必皆自爲之是率天下而困於道路勞心四句古語也食人奉養人食於人受人奉養天下通義非滕君一人然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

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瀹音藥濟子禮反漯他合反○承上言勞心之事而舉堯舜以例神農明其斷無並耕之事橫流不由水道五穀稻粱稷麥黍登成熟也益舜臣名烈熾也疏分殺也禹於河之下流疏為九河以殺水勢而後河得同為逆河以入海故道久湮不必強為之說瀹開瀹也濟漯二水當時附河以為災故瀹之而使各行其所以注海禹前蓋無汝漢之名至禹始決而通之淮泗本有而相混為災故排之使不相干其注江注海與書不同者蓋江淮河濟名為四瀆天下之水南條皆謂之江北條皆謂之河江河衆水所統宗也孟子即當時

之水附四瀆爲災者姑舉其概言或疏或瀹或決
或排或注之江或注之海非區區計水道也且書言
懷山襄陵懷襄之勢豈能以後世水道泥哉
至九河名見爾雅八年於外指治水之年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放並上聲勞來並去聲
○又言教稼明倫之詳且切而不暇耕可見
堯前已有稼穡但法未備后稷官名棄爲之司徒官
名契爲之樹種藝耨也有道有恆性無教則縱欲戕
性而失其所以爲人五倫皆天性自然之理也勞賞
勞來招徠匡正其邪直伸其枉輔佐成之翼維持之

振德拔舉其有德者朱子曰放勳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爲堯號也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夫音扶易去聲○易治也明刑弼教亦勞心之大務故以臯陶與禹同稱也承上三憂字而結言聖人勞心之大不若小人之勞力結上之辭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爲易並去聲○惠恩惠忠愛人之誠二者皆善行而所及有限不若爲天下得人仁覆天下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與去聲○朱子曰則法也蕩蕩廣大貌君哉無愧君道不與不以天

下動其心引孔子之言以見堯舜之大不用心於耕而神農可知矣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夏中夏朱子曰此以下責陳相背師而學許行也倍與背同先過也夏之異於夷者以有禮義也陳良生楚而以夏變夷陳相倍師而變於夷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任平聲彊上聲暴蒲

未反嗃音杲。孔氏之門人不倍師而曾子尤見其大逑以愧陳相也任擔也江漢水廣而清秋陽燥而清剛皆言性體也盡聖人形神精氣無一不與天相似而門人以有若似之於外曾子言難以似其中也二句喻其純粹剛健嗃嗃趙氏曰白甚也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鴃古役反。鴃惡聲之鳥楚人語似之非先王之道謂其鄙仁義也言其囿於夷而爲異端以惑世異於曾子婉詞以悟之吾聞出於幽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譬其由高趨下不若禽鳥則醜之矣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朱子曰膺擊也荊楚本號舒國地近楚者懲艾也魯頌本美僖公之詞而孟子斷章以爲周公蓋膺懲之法周公之舊而詩人以祝僖公耳言許行以夷狄之教惑人法所不宥相何自變於夷也從許子之道則市價

不貳國中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賈音價下同○朱子曰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爲市故又託而述其說五尺之童幼而無知長短丈尺輕重權衡多寡斗斛蓋言布之長者與長者同則賈同短與短同亦賈同非謂布帛同以長短論賈也他放此麻枲也縷則麻之續而細者絲蠶所吐絮繅出之絲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夫音扶蓰音師又山綺反惡平聲○不齊美惡精粗大小之異致倍一倍蓰五倍什十倍也比竝也巨屨小屨同價言大與大同小與小同而不論精粗也不爲不爲其

精者許子欲無僞而實爲僞以其亂物理也

附解上古聖人除物患以利民其道同其心同而因時制宜之事不同神農始爲耒耜以教民民受其利原非與民並耕許行託爲此說不過欲矯世俗以爲高如白圭二十之說不知其褻天地之常亂斯民之正大有罪於聖人也孟子反復辨之正謂其似是而非易使人信從之故此正如後世僧尼道士之流因人溺於嗜慾而遂去人倫絕嗜味以爲道不自知其非也引堯舜之憂民以例神農非謂堯舜優於神農王者皆誤 九河故蹟諸儒考據

甚勤汝漢淮入江之說多以爲孟子誤然細玩文義孟子乃約舉禹治水大概言之當時洪水滔天懷山襄陵衆水氾濫莫辨源委禹導水各歸其所禹貢言之甚詳孟子約舉大勢以四瀆爲綱謂凡南條水之近江者皆注之江而入海北條水之近河者皆瀹之而使注海汝水不見禹貢想當時横流氾濫與他水混澋泗之混於淮亦然孟子言或決之或排之或疏之或瀹之其注之江云者江水直趨東南地勢卑下凡近江之水皆注之江而自入海注之海云者河淮濟皆北條之水各挾奔騰

之勢非他水可比禹排之使不相干瀹之使不淤滯三瀆入海而衆水皆易治矣至河之爲水爲天地脊氣其性直瀉尤非他水可比禹貢又北播爲九河其義甚明諸家忽之蓋河流入中國不直趨東南而迤邐於西北之間西北地高水勢易徙禹導之至於大陸矣而河勢又轉北禹知北方高而河性駛必傾瀉轉徙爲數郡患故分播爲九河以殺其勢至將入海始合爲一同爲逆河而入於海孟子言疏卽播之義當時因利乘便至後世輾轉遷徙失其故處而河且合爲一是以歷代河患不

平至濟漯二水禹時河相附爲災而其力最勁淪
者汰其瘀而浚之使深則各行一道不至與河合
爲害矣汝水出汝州天息山而文王在岐山汝墳
之詩云父母孔邇其與漢固不甚相遠詩篇與江
漢緊相連序則汝水昔時或有支流近漢而溢水
道遷徙不常以今數十年之間而所見有迴不侔
者況數千年之久而可執後世以求之哉後世吳
城邗溝通江於淮隋時開山陽瀆引淮達江而當
洪水氾濫之時謂淮泗不必與江通未免過迂故
愚以爲孟子之言定當不錯而後世書籍所載水

道變遷不足以證孟子也即以吾鄉水道考之江沱潛漢皆在蜀境江水支分派別何止數十餘處而禹貢則止以岷山導江東別爲沱了卻蜀境矣書傳僅載大略而水道古今異觀孟子學幾聖人豈肯妄言致誤如漯水今亦無考矣而堯之時則與濟河合而爲災濟水出王屋山而泲水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後人或以泲濟通用亦且混而無辨矣書言浮於濟漯則禹時二水本相通至唐時已不然故唐高宗問許敬宗以爲斷不相屬至河之屢徙又不待言即濟漯河三水以例而汝漢淮

泗可知故不容執書籍以疑孟子也宋傳寅字同叔云孟子所言乃古溝洫之法亦足備一解由治水而敎稼明倫詳言聖人憂民之事而終之以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仁民豈厲民哉五穀趙註謂稻黍稷麥菽朱子因之然菽豆也雖亦穀類不能如稻粱麥黍稷之中和可以常食愚故核實而另註之放勳之解惟朱子爲是或因此並重華文命皆以爲舜禹號則非神農與堯舜本一輩人堯舜之大不用心於耕神農獨並耕哉篇中無貶神農之言神農本不可貶而講章云删書斷自唐虞神

農不足稱豈非謷論哉夷夏之分只在聞道不聞道之辨陳良夷也而用夏變夷則爲豪傑陳相夏也而從不合道之許子則爲夷南蠻鴃舌楚之士音非可惡也惡其非先王之道耳鴃鴂鵙本三字而前人誤合之鵙伯勞非惡聲之鳥孟子何以斥而此之但古今物類隨時異名不能確指爲何鳥耳爾雅鵙鶪鷽鴂以鴂共鵙鶪言想非善音而疏以爲鵙鴂鴃字相類或一鳥而誤分之然斷非鵙也孔子沒門人皆喪三年而子貢六年人以爲子貢獨依依耳不知子貢晚年得聞性與天道此廬

墓三年之中當非塊然獨居闡夫子之敎魯人及弟子從而往者百家因名孔里而又預卜秦火之變藏經瘞石若漢代壁中絲竹之音張白懷壁之記事雖近誕或者子貢所經營也前知非聖賢所貴而秦火之後典籍淪夷謂聖賢無以預覺之而使後世大道不明則聖賢亦與庸衆人同耳豈衞道之心哉後世如諸葛孔明邵康節等每有以前知目之而孔門乃無其人於是聖賢之外別有神仙無識者遂以聖賢爲無奇甘心求仙而不悔豈知至誠如神卽是神仙但不屑以前知見耳而維

持大道則不得不然若無故而矜前知必不可也
江漢秋陽二句譬喩太奇王宰皆以爲兼內外言
不專指心體謬矣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言語氣
象似聖而欲事之曾子因言夫子心體如是其義
安可不知人爲天地之心其性之渾然粹然者即
上天於穆之理而氣質梏之嗜欲誘之則不能無
瑕疵聖人欲淨理純清明在躬其志之神化無方
者與天通而其氣之浩然流行者亦與天合江漢
濯喩其清秋陽暴喩其明曾子深造之後有以驗
於形神精氣之微而乃爲此極力形容之語四瀆

皆水之大者而河淮常濁江漢獨淸且水之流行一化機自然之發育也江漢以濯之則性體瑩澈形骸精氣無不晶明豈猶夫人之身一陽始於子而老於西北秋氣最淸秋日最明金氣旺也金爲天一之母乾陽之氣渾成故人性卽乾金易曰剛健中正純粹以精此之謂也凡人則不能無垢濁賢人亦不免有微疵惟聖人德造其極剛健精明與天合德湛然凜然纖翳不知消歸何有故曰秋陽以暴之秋謂夏令非周之五六月六月之炎熱乃陰火耳非乾元之眞氣故暑熱常傷元氣謂其

能趠秋金夫子繫易曰乾爲金爲玉濯與暴之皜皜甯非乾元之喻乎僧道之見道者亦喻性爲金丹金剛身其徒不解而謬說儒者概斥爲異端不知理本無二天地與人皆然弗得其眞則此章取譬亦爲支離矣荆舒是懲當日周公曾有是事而僖公從齊伐楚詩人以此美之故孟子亦以爲周公之事荆楚皆棘刺之木楚地荒遠多有之故因以爲名周武王封建井田屛之外域至春秋猶以夷視之故孟子斥之如此非故作刻薄語也巨屨小屨卽許子所爲以詰之絮卽今繭絲之餘古無

棉布今世棉布名曰吉貝來自外國者也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辟音璧又音闢○徐辟孟子弟子墨者學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夷之習於墨氏而來求見是其心有不安也孟子欲堅其意故以疾辭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不見之見音現○朱子曰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直盡言以相正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是墨之治喪以薄爲道也易天下移易天下之風俗墨氏薄葬而夷子獨否孟子卽此以反詰之使思其本心之良徐

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夫音扶下同匍音蒲匐蒲北反○夷子未悟其不忍之心而强爲墨氏解引書言以爲儒者亦有兼愛之說而後言己厚葬其親非反墨氏之教不過施愛由親始是其心本視親如外人孟子以親兄子不若鄰子破其愛親如愛人之見而後言書云保民如赤特喻其仁心非果無差等若父母者乃生身之本人各有親則人各一本而乃齒於外人是二本矣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

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蚋音汭嘬楚怪反泚七禮反睨音詣為去聲虆力追反梩力知反○上文攻其兼愛之說此乃代白其不忍薄葬之故引上世哀親之情以言人子葬親不得不厚非有為而然豈得謂愛無差等朱子曰委棄也壑山水所趨蚋蚊屬姑語助聲嘬攢共食之顙額也泚泚然汗出之貌睨邪視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正視反覆也虆土籠梩土轝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間曰命之矣憮音武間如字○夷子不忍薄葬出於一時之天良久且自忘其故聞孟子言乃感動本心悵然自失哀痛復萌故為間乃言以為不必面見受教已深也

朱子曰為間有頃之間

附解仁者天之理而人得之以為性故愛為立德之

本但聖人卽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祇是推吾愛親之心以愛物而欲其皆得所乃宏吾錫類之仁非齊其親疏之致也墨氏者興乃謬執一人一家之論而無所不愛甚至等父母於塗人彼但知他人在所當愛而不知愛親特爲根本夷子之厚葬正是天良發動處乃自行之而自昧之反執其師之說以爲愛無差等經孟子一番警醒乃恍然悟己本心之良有不可得而掩者此如齊王不忍一牛無以保民自昧其心而待孟子之反覆警告也常慨聖人之道祇一理耳而人心自私遂使學術紛

然不齊今世所傳天主教罔同清眞教彼皆謬託於老子虛無之說以爲凡事皆從後起獨尊一天而至有天主之名儒者知斥其非而未能解其與老佛異也今詳辯之老子曰有物渾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強名之曰道天地卽道之體也而何以又有存乎天地之先者哉蓋天地未分太極在天地之始其一氣氤氳渾於無形者所謂先天地生也迨天地既分太極卽在天地之中其動而無動一氣流行者所謂維天之命也世儒但知太極在天地之始而不知天地雖分太極仍在天地之

中老子從其原而言故曰不知其名其言道生一
一生二二生三卽太極而兩儀之義天數一地數
二一合之得三萬物之所從出人秉父母而生實秉
天地而生故天地大父母而父母小天地聖人事
親如事天是以孝爲百行之原事天如事親是以
有物與民胞之念天主教不明其理而曰人乃借
母懷胎則誤認聖人乾父坤母之義而失之者也
人皆秉天理而生故盡性者可以與天不朽而彼
但知道爲萬物之母遂並一切明神棄之又誤認
老子先天地生之義而失之凡物名皆緣後起道

無聲臭又何以名故曰强名墨氏誤解民胞物與之義無所不愛而不知差等遂至齒父母於路人孟子闢之以其易惑人也而後世儒生又以兼愛爲戒有以濟人利物爲志者斥之曰此墨氏也不知修道以仁有痌瘝斯民之意而後天良不昧希聖有基然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若父母尚不能誠愛誠敬又何能愛人此墨氏之教既無其本則所謂兼愛者亦徒襲其跡而已向來言墨氏近佛楊氏近老不知佛說慈悲清淨只是仁慈寡欲之別號其言眞空不空妙有不有即中庸微之顯費而

隱之義何嘗教人割肉棄家文佛尙有妻子他不待言今世達賴喇嘛自幼出家乃後世流傳之謬亦以彼地民俗獷愚貪嗔癡愛尤甚過高之徒遂割愛絕慾以自苦而久久寖成風俗非中國之恆法也中華寺觀藉以位鰥寡孤獨之人而昧者從而效之又神奇視之則惑矣至老子與孔子問答純乎義理世傳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煉虛合道之說祇是存心養氣本末之功用而特異其名耳本二五之精生先天之元氣積浩然之氣養先天之道心道心純熟無意必固我之私有隨

時處中之妙此卽氣化神神還虛之大概而始終皆以神爲主心者卽人之神明神卽火也以神養氣如以火煉藥故曰煉丹持其志無暴其氣養氣之始功也靜而一理渾然動而隨時處中化神之究竟也而豈敎人淸淨自全妄想長生哉今世學道者棄家息氣不近婦人不安牀席求卻老長年變化飛昇皆託於老子老子何嘗有是若夫厚葬之說近世尤誤不可不辯也聖人事親如事天敬愛本於至誠生則盡其養死則盡其禮附身附棺一切必致其精詳而後世君子痛念遺骸必朽乃

審山川之氣勢造物之靈光卜宅而葬俾吾親魄爽不至速腐此亦仁孝之用心而昧者又以爲禍福計前人良法美意後人往往別出歧途若此者何限孔子曰卜其宅兆而安之事親之終焉世俗不察所以必安其親之由而求風水者惟知富貴矯之者又或不愼其終隨地藁葬其薄於父母又可乎哉故無仁孝誠敬之心者吉壤必不能得而棄親於朽腐者其忍心爲尤甚所謂不以天下儉其親者不過僧道齋醮鼓樂喧嗔弔賓盈門屠殺物命而已其實自衣衾棺槨之外無一事實裨於

親而親之安其魂體者惟此一坏土此此之不愼使泥水風煞戕賊吾親雖使黃金爲槨鐵石爲城而水泥陰風且得浸削其親古之聖人所以與天地合德而致親於不朽者何哉夫子曰卜其宅兆魂體得安焉魂安體安於人子之心得無恔乎孟子曰無使土親膚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之或富或貧皆有以自盡於親而無憾此其道亦何可不講故非禮而豐侈不可也苟且而忘親又何以爲人若夫不擇地不用棺或水或火葬此夷俗不足辨而儒生未知天地人一氣相通之理棄親於腐

粉飾繁文亦曷有當

滕文公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王去聲○陳代亦知孟子救世心切而欲其往見以行道朱子曰八尺曰尋枉尺直尋所屈者小所伸者大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喪去聲○朱子曰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招大夫以旌招虞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雖死無棺槨而不顧勇士輕身雖喪元首而亦甘孔子借以歎美虞人虞人非其招不往君子豈可不待其招而自往見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

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夫音扶與平聲○以利言利其直尋也二句釋志之所云言不足爲法下乃言如使行道者亦以利則何所不至邪枉尋直尺亦將爲之耶蓋陳代固略知孟子者故如此反詰之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乘去聲彊上聲女音汝爲去聲舍上聲○王良今傳作郵無䘏蓋古有善御者曰王良時人以名無䘏趙簡子晉大夫名鞅嬖奚幸臣名奚御有法度取禽之巧在乎射

者御不能功嬖奚拙於射王良舍其常法以與禽遇而後獲也下文乃申斷之朱子曰與與之乘爲之御也復之再乘也彊嬖奚不可彊之而後可一朝自晨至食時掌專主範法度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詩小雅車攻篇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邱陵貫習也

弗爲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比必二反○朱子曰比阿黨也若邱陵言多也言御者且不枉尺直尋而己何能枉道且子過矣以下又言枉則斷不能直

附解聖賢憂世之心雖切而不枉己徇人非自高也以濟世枉己則失道更何以正人且輕進人亦不尊信又安能行其所學果有安天下之志者自不惜屈己下賢能用賢者必先知賢非有窮理盡性

之功則所謂賢者非賢而賢者反隱劉先主之於孔明宋神宗之於王安石其任同而其效不同本原異也夫聖賢不計一身之榮辱而憂斯世之安危求士於奔走承順安所得天下之豪傑哉噫鄭無郵鄭無正鄭艮一人也王艮古之善御者因以名之至孫陽伯樂另是二人或比而同之則非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景春人姓名公孫衍魏人號爲犀首張儀亦魏人二人皆辨士景春小人以其能爲禍福遂謂爲大丈夫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

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焉於虔反冠去聲女家之女音汝○朱子曰加冠於首曰冠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故以嫁爲歸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爲正蓋小人得志未有不從屈辱中來者孟子但就女子之異於丈夫者微示之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廣居存心之宏正位立身之正大道經綸之裕合言之皆道也用行舍藏物莫能撼惟孟子能之

附解公孫衍張儀與孟子同時景春極稱其能安知不是一流人物孟子若痛斥其非則非含宏孫言之道故但以焉得爲大丈夫一句輕放隨即以末

學禮乎問問敘去言妾婦之所以異於丈夫爲其以順爲正而丈夫之不以順爲正可知次言大丈夫之實如此此儀衍未必能之何得遽以推許至衍儀之如何順人孟子卻未明言俾景春小人聽之祇覺是分解丈夫不丈夫而識者聞之則知是明斥儀衍方是立言之道妾婦之道也祇言禮之所云如此此此妾婦之事接口說居天下廣居云如此乃大丈夫之事作文勿極口詆斥衍儀同於灌夫罵座全無含蓄孟子必不如此淺露至廣居正位大道朱子分仁禮義亦佳但孟子口中無仁禮義

字眼只按切本文形容爲是蓋心之所存統天地民物於在宥曰居廣居身之所處嚴禮義範圍而不偏曰立正位行事所適皆天理人情之極致曰行大道合言之皆道也得志則與民由之不苟且以徇人不得志則獨行之不隨俗而俯仰富貴不淫舜禹是也貧賤不移孔顏是也威武不屈比干是也即此數語孟子之學確是到聖人地位而後世猶以爲英氣害道者何哉當是語言口吻間不善體貼之故也如此章敘大丈夫處只閒閒擬論勿作激昻語則是聖人口氣一作血性語便去聖

人遠矣讀書可不愼哉按國策衞悼公時有犀首公孫衍偶同其號或以爲人名或以爲官名皆非也故從趙註女子之嫁據儀禮父母皆命以母爲主耳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傳直戀反質與贄同下同○趙氏曰周霄魏人質臣所執以見君三月無君謂已仕而復失位蓋孔子居魯遲遲吾行憂道之不行故若皇皇然出疆必載質古禮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霄意諷孟子難仕而先言古人之急仕以反詰之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

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盛音成繅素刀反皿眉永反○朱子曰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所以覆器者失位已仕而失者蓋古有世官世祿之典士而失位際先疇而缺祀事等於諸侯之失國故君子仁孝哀切之心可以弔慰非謂本寒素而無祿者也耕助親耕藉田庶人助以終畝蠶繅親養蠶而繅絲不敢以宴不敢自樂也

出疆必載質何也出疆必載質急仕知霄故復爲反詰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爲去聲○士仕而後有田以祭農耕而後有食以養載質亦如載耒耜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

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爲去聲妁音酌

隙去逆反惡去聲○朱子曰仕國士君子遊宦之國霄以孟子不見諸侯爲難仕孟子喻以男女之情而言非道必不可仕則皇皇載質亦非舍道而驁也媒妁說文媒引合也妁酌也酌量二氏以成配合

附解先王治國必使賢者在位而人無失所故計口授田人皆有以養其廉恥而敦其品誼自周之衰世官世祿之禮微士往往失其先業齊民有德者又無由驟致春秋戰國士所以多貧也孔子爲宋

公室而播越在鄒後稍貴不久依然貧賤故委吏乘田爲貧而仕其他可知此章惟士無田則亦不祭就當時實事言之若三代盛時士有德者皆與而無德者亦不至赤貧也周霄本以孟子難仕而姑先問急仕之故迫孟子據理而答霄乃以矛陷盾孟子以不由其道曉之則皇皇載質忠主救民之心與抱道自重之志原是並行不悖然必道成於己而有憂世憂民之心又值家貧親老則皇皇欲仕乃爲忠孝不然則槃澗咏歌固其分也世俗或矯以鳴高或徇以屈己蓋兩失之而末俗託於

爲貧鑽穴踰牆無所不至國家亦安賴有是人哉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更平聲乘從皆去聲傳直戀反簞音丹食音嗣○戰國策士能爲禍福故列邦皆有客館禮士而孟子講學從遊者衆傳食諸侯乃當時待士之常故孟子亦不妨就之彭更不解故問更孟子弟子泰侈也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彭更未知所以可食之故而言舜非泰也士無事而徒食爲泰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

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羡延面反朱子曰通功通人之工而交易其事羡餘也有餘不貿易而積於無用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輿人車工也言士之事至重而傳食非泰孝悌道之實而仁義所從生戰國不講久矣守以待後天理民彝賴以不墜優於百工遠矣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與平聲可食而食食食志食功之食皆音嗣下同○更言士即有事亦非求食蓋重視食而輕視功孟子言有功則可食耳因問以食志與否而彼且遁詞曰食志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墁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破其食志之說而食功之義益明其以食爲泰直不知士

之功甚大耳
墁鏝通杇也

附解戰國策士朝秦暮楚口舌生非諸侯畏其爲禍
競設賓館以養士孟子雖非策士之比而諸侯例
有賓館所以後車從者得傳食於諸侯非孟子干
求之乃當時待士之常也聖賢不幸生於亂世憂
世憂民之心切既不可以不應聘而所至之國雖
不能行其道猶頗知敬其人傳食諸侯比於公養
本無害義者也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乃講學
從遊之士非尋常侍從之徒孟子勢不能卻以此
周遊列邦所至談仁講義梁惠齊宣之流即不甚

見用而亦尊禮其言至後生小子聞風親炙沐浴於大中至正之道者更復不少雖日受鼎鍾豈爲非分哉但世俗淺人惟知勢利可樂而拘方之士又疑其泰孟子不得已而自言其功彭更猶不之解至以求食相譏及孟子言毀瓦畫墁而彼乃塞口是孟子所遇之窮而不得不好辨者也若孔子在春秋周遊旅費皆出於其徒且當時亦無遊士傳食之風遭逢之殊豈道德之異哉先王之道人之所以爲人故維持者爲大功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

如之何惡去聲○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即位之初有自强圖霸之心萬章葢因傳聞而以爲將行王政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遺唯季反盛音成往爲之爲去聲饋食酒食之食音嗣要平聲餉式亮反○朱子曰葛國名伯爵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祀先祖亳衆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也書商書仲虺之誥仇怨也亳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宋王偃恃勢以服人而不務德故孟子詳述湯待葛之仁以見王者之用心如此葛

（伯仇餉蓋不可禮化之至者）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讐也（爲去聲○湯爲天下之無辜而興師戡亂非利天下而徒以威服人正與宋相反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朱子曰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皆黨惡害民者也餘見前篇）（承上伐葛而推言之以見湯之弔民伐罪爲民心所倚望如此）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

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食音嗣○又述武王取殘救民之心以見行王政者皆非有富天下之心而天下無不諒其心孟子約舉武成之言與書不合古人引經多如此不爲臣助紂爲虐而不爲周臣者攸所也東征由岐周而東也匪與篚同元黄幣也紹我周王二句商人之辭紹繼也休美也大邑尊之之辭言繼周王平日仁民之意必見其美今惟臣附爲是也君子小人其辭如是而奉迎恐後以武王救民於水火取其殘民者也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引書以證上文取殘之說言武王揚威以侵不爲臣者之疆非利其土地則取殘民之人因是而始有殺伐較於湯之伐桀尤有光也伐功也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宋果有湯武仁民之心何憂齊楚孟子于盡即其理而斷其事也後王偃果以暴虐爲齊楚滅

附解聖人一介不苟況於天下其不得已而弔伐蓋
仁憫斯民之心至深且厚而天下灼見其心自然
歸往由是民心所赴天命屬焉而爲獨夫者方且
荼毒其民人以爲淵叢驅物聖人卽欲漠視斯民
之困固辭天命之屬而有所不能是故湯武之伐
桀紂自懷慙德引罪無艮由其眞誠惻惕之心動
於天下之不容已而天下皆如見其心正如天道
好生而罰惡誅淫不得已之降殃不得病天之薄
也後世聖人之道罕傳則以奮發有爲卽王者之
量以宋王偃之無道而萬章謂其將行王政蓋當

時即位之初慨然振作亦欲明政刑厲兵甲而庸
淺之流遂以爲蔣行王政萬章與孟子均未在宋
國萬章風聞其將行王政而問孟子舉湯武之仁
民以見王者用心如此而宋未必能然故曰不行
王政云爾蓋以事理斷之皆未嘗親見宋之行事
也繼而王偃無道爲齊所滅孟子竟若燭照而龜
卜武王伐紂因八百諸侯同心叛紂推戴武王不
得已而應天順人未嘗與紂交戰書稱前徒倒戈
蓋紂卒如林之旅以禦諸侯而兵自瓦解孟子言
東征不爲臣侵于之疆即指此輩非謂紂疆也愚

於詩書及四子書屢爲辨斥此事茲不多贅夫以湯武之事世莫不震其武功而孟子獨表其心術之仁不以勘亂爲武也聖賢之言所以扶天綱而植人紀者豈有他哉後世若漢高祖唐太宗朱太祖皆能混一海宇即其迹而觀之似亦與湯武無二然其心豈誠有哀痛斯民之志如慈母之於赤子也哉故其功業止於如此而易世以後父子兄弟之間即爲讎仇由其誠正修齊之功未講而本原不淸故也亳有三穀熟縣西南爲南亳湯都也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爲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

爲名河南偃師爲西亳湯有天下後徙都與葛爲鄰者南亳今梁甯陵有葛鄉孟子引太誓文與今書不合蓋今所傳太誓僞書非古本也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與平聲咻音休戴不勝宋臣之稍知義理者欲致王於善而孟子曉之如此朱子曰齊語齊人語傅教也咻讙也齊齊語莊嶽齊街里名楚楚語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

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長上聲○居州宋賢臣名正告之以薦賢去不肖之功欲其盡致君之術也

附解人主之不肖非必自爲之也諭教之法不明生長深宮嗜好居遊無事不如其意固已有凌轢天下之心而諂臣媚子又迎合壅蔽及其在位視善如仇視惡如黨而賢人君子不罹禍者寡矣況欲進身哉宋王之爲人非大惡之流蓋暴慢性成故雖欲發奮有爲而剛躁之過流爲狂虐戴不勝知進賢矣而僅一薛居州孟子故告之如此習與衆

善人居不能不善與衆小人居不能不惡此理前

人論之詳矣抑愚猶有進者人非幼卽從事聖學

漸企於存誠復性則內無以正其性命之原卽禮

法防閑正人相處而嗜欲攻取來前鮮不潰而難

制者況人主之尊百寮承命無不頤指氣使而又

有讒佞誘之雖百君子何益哉又況君子每自重

而不肯苟容人主非虛己誠求彼安能輕就後世

若先主符堅之於孔明王猛可謂知人專任矣然

先主不聽孔明而伐吳遺恨符堅不信王猛而伐

晉殞軀蓋性學不純偏私有時竊發其他庸庸之

主不待言矣神宗誤認王安石世宗信任嚴嵩彼何嘗不以二人爲社稷臣哉漢末黨錮唐末淸流明末東林不止一薛居州矣然曷嘗有益故愚嘗讀歷代名臣奏議竊歎孔孟之學人臣不敢責難於其君而君亦迂而不用則用人行政之乖謬終不得而除也故大學之禮詔於天子無北面聖帝明王無不有聖師聖學本原其可忽諸楚臣皆僭稱公而孟子稱楚大夫從其實也左傳陳桓子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又慶封反陳於嶽蓋二地均人多處耳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不爲臣未仕於其國不見道在則然也戰國亡之故遂成古禮〕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辟去聲內與納同○段干木魏文侯時人段干魏邑蓋因邑以爲姓泄柳魯繆公時人繆公誠於求見而必不一見故曰已甚朱子曰已甚太甚迫求見之切也〕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矙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矙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欲見之見音現惡去聲矙音勘○引孔子以爲不見中正之則蓋段干泄柳夫子皆不爲臣而可見不可見尤必準之以禮陽貨家臣也亦稱家大夫孔子未仕則士也陽貨以未先見爲無禮故矙亡饋豚孔子若不往拜則非禮矣〕曾子曰脅肩

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脅虛業反赧奴簡反○引二子之言以見枉見者之可恥脅肩孫氏曰竦縮其身諂笑強笑朱子曰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彊與之言赧赧慙而面赤之貌一言笑而必愼可知所養矣

附解聖賢道成於己而欲成人憂世憂民之心不能一日而息也然若非有重道求賢之君則道無可行雖卿相何貴孟子不見諸侯以諸侯無知己者也然卻曰古者不爲臣不見何等渾含且夫不見之者正爲其無禮也若雖未嘗爲臣而以禮求見

則何妨一見段干木泄柳之已甚未免徒潔己而無志斯民矣若孔子之於陽貨可以不見又不願見而貨以禮來則必往拜卽遇塗一見貨自貨孔子自孔子亦何能相浼哉惜孤高之士旣失之太過而阿諛苟容之人又失之太汙如曾子子路所言脅肩諂笑未同而言之徒蓋曾不知人間羞恥事也尚可責以行道哉孟子深得時中之妙故其言如此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去上聲○孫氏曰盈之卽戴不勝也已止也什一而稅關市無征孟

子蓋嘗以語盈之而盈之姑爲飾言如此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攘如羊反○朱子曰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取民無制情同攘竊也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知非義而速改則君子矣

附解孟子稱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而論語記其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此萬世爲善之法也君子之去不善如去荼毒況橫征厚斂兆民受殃早寬一刻民早舒一日何乃輕之以待來年雲谷禪師語袁了凡云天下不少聰明子弟祇爲悠悠忽忽擔擱一生善哉言乎悠忽者緩於爲善非欲其

急求名利也天下之不爲攘雞者幾何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好治並去聲○辯與人爭辯是非也不得已維世救民也天下之生猶言自有生民以來治亂生於人事而氣化應焉惟聖賢救其衰而通其變詳在下文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洚音降又胡貢胡工二反○卽其可考者言之自堯而始盡帝摯之世人事廢而天命改洪水爲災引書而釋之見非常災可比此一亂也水逆行壅滯而逆流旁溢也下下地上高原營窟窟因營而成故名之書虞書大禹謨洚大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

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菹側魚反○掘地鑿川渠也澤生草曰菹險阻懷襄也地中所掘之地中江淮河漢舉南流北流之大者以該其餘此一治也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壞音怪去聲下同沛蒲內反○此節由唐虞以括夏商而特舉紂亂以起下文暴君所該者廣壞民居衣食以縱其欲邪說暴行皆非一事指爲上者而言園囿汙池二句則紂之實事草棘曰沛澤水所鍾也舉其甚者以例其餘又一亂也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

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相去聲奄平聲○奄東夷國名飛廉本生於西戎善走以力事紂書言會朝清明紂聞變而自焚不啻誅之也伐奄成王時事三年卽東征三年事皆所以終武王之事故承相武王而連言之滅國五十統虐民及車除之國言虎豹犀象盡紂養以爲玩者而沛澤所致亦有之朱子曰書周書君牙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也烈光也佑助也啟開也缺壞也惡黨禽獸皆害民之大者引書言公承文武之謨烈至正而無缺略此一治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有作之有作又古字通用○無聖賢之君則世衰道禮樂刑賞之中道邪說悖於禮暴行害於人兼上下而言弒君弒父舉其甚者又一亂也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天子以禮治天下則刑賞予奪皆得其公正也周衰

不然夫子取魯史而筆削之以存天子之正天子之事天子賞罰之事也知我謂即其事以明其理亦不得已之心罪我謂非天子而賞罰人也明聖人之法以治亂賊又一治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廏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橫爲皆去聲莩皮表反○無聖王則無道放恣悖道妄爲橫議非道妄說楊朱疾當世利祿之徒以爲我爲學墨翟疾暴虐之徒以兼愛爲學然倚於一偏自愛其身而不知輔世救民之義則無君愛無差等而視至親如衆人則無父處士之悖道者多而二

人尤爲人所趨向故孟子特闢之孔子之道仁義而已仁義者人之天性去仁義則爲禽獸不仁不義必至相食極推其流弊如此此此又一亂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爲去聲復扶又反○先聖之道孔子所承於往聖者距其人放其辭正所以閑道也不得作決其效下又言邪說或作之害而見己力爭於微雖聖人亦必爾也事以在下言政以在上言朱子曰閑衛也放驅而遠之作起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甯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朱子曰抑止也兼幷之也總結上文明其皆不得已也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引詩言無父無君之當膺以起下文我亦欲正人心息

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行好皆去聲。人心正則世亂息邪說顯悖於理淫辭漸遠於道詖偏也承三聖而好辯憂人心之陷溺而民彝將亡雖欲已而不能仁之至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當時以立談取士而楊墨鼓舌以害生民故孟子既力辯之而尤望人人共拒之若孔子之時則無此事也

附解率性之謂道仁義者道之實也人心不正則失其性自古聖人維持天地闡明道化皆所以正人心而使還其所固有非以爲己功也春秋之世周室雖衰文武周公禮樂法度猶存七八諸侯大夫多講禮度孔子生於其時與門弟子講明禮樂使

皆身體力行一王之法身體以敎故成材爲特多至孟子時七十二國僅存數國七雄皆以詐力取勝不特禮法蕩然卽典籍皆去之矣一介之士以詞說見長縱橫捭闔之徒朝爲布衣暮爲卿相所恃者三寸舌耳孟子不幸生於其間若不明目張膽與異學爭而何待哉夫一人之口豈足以勝衆人然身體大道友敎英才而又隨事指示必辨論其義理之是非當時爲一家之言後世爲千古之則孔子之道究賴以明而天理民彝自茲弗墜故先儒以爲孟子功不在禹下也楊墨之實詳見下

孟楊子爲我章當時異學甚多而楊墨託於聖人潔己仁愛從者尤多而不知已陷於不忠不孝故孟子不得不力攻之抑後世之患有甚類於楊墨而顯託於孔子者不可不辨士人束髮受書卽志利祿一旦得志肆其奢逸車馬田廬光耀親黨而民生國計罔然弗計身家念重不欺其君者寡矣妻子情濃不欺其親者亦寡矣甚至患得患失苟可以得名利者無不爲遂有讀書萬卷而家庭之間父子兄弟夫婦實懷慙者後生小子尤而效之蠅營狗苟無所不至其人則儼然衣冠中人也其

志則溫飽之外無所謂濟世安民之學也於是愚民靡所效法以爲儒者之學不過如此而僧道異端乃以神奇惑之干犯例禁亦所弗顧孟子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夫經正之道孰有如仁義者乎有不忍人之心存不敢爲之志愛敬篤於君親而誠正修齊清其本原獨善兼善乃無不可此豈非主持教化者之責乎先儒言佛老之害甚於楊墨然佛未嘗廢人倫其在西方因時立法以清淨慈悲爲教所以化貪殘之俗而外裔無人倫乃其舊俗因佛後無佛遂不能革其習染俾

如中夏之教至中華寺觀以養鰥寡孤獨之民其
廢人倫勢所不得已而歷代高僧無棄君親以爲
賢者老子與夫子問答無非至理後世異端託之
豈容以誣老子先儒言僧道爲佛老之罪人俗士
爲孔孟之罪人其事一轍不可以其流而咎其始
也楊氏爲我今之僧道頑空習靜妄想成僊作佛
士人貪名逐利弗顧君親是其類也墨子兼愛今
之僧道棄家佈施士人薄其所厚厚其所薄亦其
倫也故五倫之外無事業敦倫之本在身心窮理
盡性由慎獨而漸至中和世無不可唐虞人無不

可賢聖斯爲孔子之眞傳而一切似是而非者不得淆之矣禹與周公達而在上治一時之天下孔孟窮而在下治萬世之天下然孟子祇是發明孔子之道而已而孔子之道非孟子則亦難存夫孔孟豈必求其言之信哉誠以道備於身有以深契乎天地之心而憫斯世斯民之困溺不得已而周流不得已而好辯辯之而當時不能從後世則不能外蓋其理固萬世人心之公理而其言遂爲代天之言也世變無窮則所以因時制宜維持天理民彝者亦不可執一而施前之聖人其治亂固不

同而同後之聖人其維世立法又安有外仁義而別出者哉春秋天子之事說者不一然史官掌記時事而已其美惡固未必咸當夫子取魯史而筆削之褒貶寓於文字而所褒貶者皆諸侯卿大夫也非天子而何以賞罰諸侯大夫乎故曰罪我者春秋也知我謂知其不得已之心治亂祇是正人心禹與周公除民害孔孟亦然但禹周在事功其治易見孔孟在筆舌人或不知愚嘗言主持風化之權君相師儒不可得而輕重者也

臣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

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於音烏下於陵同螬音曹咽音宴○述仲子居食之病而信其為廉朱子曰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匍匐無力不能行咽吞也按於陵淄之長山螬蠐糞土中大白蟲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擘博厄反惡平聲蚓音引○齊國士多不廉故以仲子為巨擘第其所以廉者太矯則必如蚓而後可也下文詳之朱子曰巨擘大指齊人中有仲子如衆指中有大指也充推而滿之操所守也蚓蚯蚓苟充滿其所守之志必如蚓之無求於世然後可耳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蹠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蹠之所樹

與是未可知也夫音扶與平聲○蚓生於壤泉而飲食即在斯仲子居食必藉築樹而所從來不可知則不能如蚓此申上惡能廉之意也朱子曰槁壤乾土黃泉濁水抑發語辭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辟音壁纑音盧○朱子曰辟績也纑練麻也言其力作以易居食可無傷廉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己頻顣曰惡用是鶂鶂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鶂鶂之肉也出而哇之蓋音合辟音避頻與顰同顣與蹙同子六反惡平聲鶂於一反哇音蛙○世家陳田一族也陳戴食邑於蓋其祿萬鍾己仲子鶂鶂鵝聲頻顣不悅也哇吐也聖人之道中正

而已矣廉者不苟取而世世家之祿非同不義父兄之恩不容輕絕此節詳敘其事以見其廉有所窮以起下文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尙爲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承上文而斷之母與兄論至重也其居室本於世祿非爲不義而仲子必欲去之則無人尙可居食矣故必如蚓而後可充其操

附解廉美德也然君子之廉必準於義輕重大小去取權衡確有道焉非成德者不能知也如孟子論交際可受周之可受免死而已及如其道舜受堯之天下非其道一簞食不可受精察而思可知其概仲子值戰國紛靡之時而欲以廉自持其心未

爲不美但審於義利毋失己違道足矣乃必一槪不取於人而至以先人所遺之世祿爲非義辟兄離母困餓匍匐若人人皆必如仲子所爲而後可則必廢祿養去人倫槁餓而後已其弊不但如許行並耕之說而已理旣不通事尤難行且使天下之人聞之益以廉爲不便而使奢淫者藉口以相爭是仲子直異端之祖而大有妨於聖賢中正之道也故孟子反復辨其不能充類以爲求廉不能徒足惑人心而誣大道耳至於忘親戚君臣上下之非此章尙未明言大意只重斷其不能廉其所

以不能廉爲其太過乎中勢必不行爲廉字辨眞非爲仲子一人是非計也不然卑汙成風有人能志於廉孟子亦何必厚非哉司馬溫公爲仲子辨而朱子范文正公論之亦援下孟不義與之齊國章爲解皆未深明此章本義講家益用惘然矣學者詳之則知聖賢不輕斥人非而斤斤欲維持於大道

四書恆解孟子卷三終

四書恒解

下孟上

四書恆解孟子卷四　晚年定本

離婁上　凡二十八章　雙江劉沅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離婁一名朱黃帝時人明察秋毫公輸子名般魯之巧人規矩也運以爲圓矩今曲尺師曠晉樂師精於音者六律者黃黃帝使伶倫截竹爲筩按十二月以爲十二律呂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爲陽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爲陰十二律而言六律者陽統陰也五音宮商角徵羽喉齶舌齒唇所生也音不均而聖人齊之以律音是以和即治器審音以興仁政之要也

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聞去聲。仁心愛人之心仁聞愛人之名也當時諸侯亦有志於仁

者而以王道爲迂故孟子發其弊故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
以自行徒空也善謂心法謂政徒善之弊亦如徒法擧古語以實之詩云不愆不
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朱子曰詩大雅
假樂之篇愆過率循章典法也引詩以明遵仁政之美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
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
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
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勝平聲○朱子曰準所以爲平繩所
以爲直申言先王不恃心而有法乃正所以善全其心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
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朱子曰丘陵本
高川澤本下爲高下因之則用力少而成功多又言因先王之道甚便而以智易之是以惟仁

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承上言以仁心行仁政乃爲仁者而後可以仁民否則毒民矣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朝音潮○道揆以道酌事而爲之則法守則而循之道以理言度以法言承上言不仁而在高位則無道揆其禍如此犯義犯刑各舉其重言之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辟與闢同喪去聲○當時以富强爲急而不知不仁之害如此禮仁之節學仁之基也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蹶居衛反泄弋制反沓徒合反○蹶顚覆意泄泄怠玩也引詩以慨喪無日而不知以時人語解泄泄蓋沓沓人所共嗤笑也以上皆指君言事君無義進退無禮

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非詆毀也上言君泄泄而不自危此言臣亦同爲沓沓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難仁心仁政兼全難能之事也善則一言一行之仁皆是邪不仁恭尊崇意敬嚴謹意賊傷害之也

附解人各有良孟子在當時與齊梁之君言或曰願安承教或曰明以教我是未嘗無仁心梁王移民移粟齊王不忍一牛是未嘗無仁聞特以富強易取效於目前仁義必待於持久故目爲迂緩不知水深火熱之地一施仁義尤爲神速而時君不知臣下亦無以是告君者故此章反復言先王之政

自喪無日矣上反復曉君下並曉其臣愛之深而望之切矣六律正五音古樂寀傳經生家多爲臆說竊嘗論之人秉陰陽之正氣而生陰陽之氣播爲五行是以有五聲咢喉舌齒唇五音之所從出也凡人皆有五聲特其志氣之清濁不同則聲之純駁不一聖人德諧中和其心即天地之心其氣合陰陽之正故作樂崇德以宣豫而導和天地可通神明可格宮商角徵羽五音易知也而人安能皆正其心和其氣得乎陰陽之正故製爲律呂節五音而和五氣其律管取配於十二月以明陰陽

循環自然生生不窮天地之元氣如斯人聲之中和亦當如斯也五音旋相爲宮宮者中氣卽一元太和耳其初伶倫製管本就天地自然之理數爲之故度量權衡皆自此而推然自是度量準律管而生非律管必以度量爲合也八音之器齊鳴則長短疾徐淸濁高下相應而合若專奏一器則惟絲竹能備五音餘器不能備五音故以人聲爲主人聲無不有五音特隨心而成聲者駁雜必多以六律節之聲婗於器器範乎聲乃得中和之氣此正五音之道也而其本原則以存養心性實踐倫

常爲主致中致和淸明在躬自然發於聲音得乎
陰陽之正而器以傳聲五音翕和否則第求諸器
數何者爲宮何者爲商較量於尺寸之間經營於
管籥之器而心中之疵累不除其音節雖合乎度
數實未嘗協於中和此樂之所以失傳也先儒拘
拘於黃鐘八十一林鐘五十四等之數然古今尺
法長短不同而五音之自然從心發者古今不異
必在上之人躬行又得神瞽爲之師使天下之人
自幼服習久久精微而尤要者在禮無禮不立無
樂不和禮樂相需不容强分平日服習於仁義之

途心無邪慝行無乖戾而自少卽以聲樂爲敎化其邪僻之氣則雖世俗之樂去其不合中正者亦可以有益於性情心術矣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祇謂人聲五音隨心歌咏不能合乎節度以六律節之而長短疾徐淸濁範之以器而服習之久自然協乎中和非謂區區較量尺寸累黍之多寡其三分益一上生三分損一下生蓋陽生陰者下生陰生陽者上生也正五音之實不離乎五聲一變而卽陰陽之各分者言之則陽律從陽陰呂從陰各成一均而不相紊以陰陽唱和合用者言之則

一律一呂折中取聲使陰陽之氣得以相兼備此二者而後旋宮之用始全旋宮正音正律之外又有變律半律倍律之法今之考音者以工凡六五乙上尺七字名聲調不知出自何代然楚詞大招即有四上競氣極聲變只之語則其來舊矣核以今音黃鐘爲低工字大呂爲高工字太蔟爲低凡字夾鐘爲高凡字姑洗爲低六字仲呂爲高六字蕤賓爲低五字林鐘爲高五字夷則爲低乙字南呂爲高乙字無射爲低上字應鐘爲高上字半黃鐘爲低尺字半大呂爲高尺字至半太蔟仍爲低

工字與黃鐘應半夾鐘仍爲高工字與大呂應則
七字與十二律呂亦相配也古人律呂正五音不
離乎琴瑟管磬鐘鼓今則古樂多不傳而所以考
定十二律者管聲又不同於弦聲精數如京房亦
有差戾細密如朱子不能無疑則以合管弦而强
配古法之過也故審定古尺以較今尺則度明考
驗黍實以規尺度則量合分別樂器以辨古今則
聲正是在明者之究心而已仁心仁聞人人所喜
孟子即此以誘之其實仁政之不行由仁心不純
不眞心愛民耳末又以陳善閉邪望其臣是孟子

一片婆心蓋逆知戰國之禍必有塗炭生民不可救藥之弊而爲此諄諄也賊民興喪無日斬木揭竿不如燭照而龜卜哉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至範圍不過之意道備於人倫而責歸於君上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堯舜盡人倫之道故君臣必當以之爲法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君臣之道不外於仁雖法堯舜乃可免於不仁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朱子

曰幽暗厲虐皆惡謚也甚言不仁之禍不特身受其災亦且遺臭無窮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言殷當鑒夏孟子又欲當世法堯舜而鑒幽厲

附解此章乃發明上章未盡之意道不過人倫人倫不正以上無聖人之君臣耳法堯舜則能立人倫之極而君臣各盡其道人倫之事雖多不過一仁字暴其民以下分三層極形不仁之禍以見不可不法堯舜非謂惡謚之禍甚於弑亡也引詩點出一鑒字爲通章結穴蓋當時諸侯日蹈弑亡之禍而不知豈以爲無傷哉如幽厲可鑒也道二二道字

祗作路字解若道理之道則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周書有謚法解一篇言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攻於牧野之中終葬乃制謚法後世因之然周書由來不可考劉向班固所錄並著周書七十篇謂孔子刪削之餘而司馬遷載武王克殷事亦與周書合後儒遂不敢議之愚嘗詳其文義大都紕繆不經史遷向固諸子所稱已爲無識附會而汲冢周書出於晉太康中汲郡魏安釐王冢所稱述多乖聖義斷不可信者也後世好古之士徒以其舊存之不可不辨今謚法必自天子而不拘拘舊

文誠萬世之師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節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當時諸侯欲有得無失而不知重仁孟子特爲曉之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極言不仁之禍如此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惡惡去聲樂音洛強強上聲○結言諸侯所所樂反其所惡之非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反反己自責卽三言以起例明不必求諸人也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此乃就諸侯而言不得皆求諸己則所以正身

之功必嚴天下歸之諒其誠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引詩以證自求諸己不特可以感人亦可以得天命而獲福

附解聖賢千言萬語無非教人反求反求之實由幽獨以推及乎天下無在不然一息尚存無時不思寡過此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也反求諸己祇是欲盡義理之當然問心無愧原非爲獲福計但天止一理理止一善天地人共由之故曰道道猶路也與天同其道自與天合其心安有事事合天理而天不應之者故福亦隨之大易明吉凶洪範詳福極聖人無不言福在自求世儒諱言禍福不過恐

人專求福利然果求福避禍除卻爲善更無他術故當敎人凡事循天理卽是求福之道悖理卽求禍之道不可以私心妄求卽是若不言禍福則人益無忌憚而僥倖一時旋罹凶災福不可保禍乃倍之猶相尋而不悟其誤世多矣易言天且弗違中庸言大德者必受命理正如此此謂天爲高遠而縱心妄爲或不知反求妄希獲福其禍豈有涯哉若夫忠孝節義或至隕身而全受全歸日星並永俎豆千秋福正無量古今忠孝之人其神不朽其子孫亦蒙庥安在天不眷顧之者人其勉之

孟子曰人有恆言皆曰天下國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繹恆言之序欲人反求其身亦上章之意也

附解舜好察邇言武王不泄邇先民詢於芻蕘人各有心心各有良尋常無端之論常有至理聖人聲入心通則隨處見其有益於我常人忽不經意則至言亦覺其寡味即孟子此章可以類推而窮理也予嘗考世俗言議其可裨經傳者甚多今不具書即如天理良心四字天之理即心之良心之良乃爲天之理明此四字則三代下言心言性轇轕不清者皆判然矣其可忽諸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此章有爲而言巨室宗戚世臣在戰國則如信陵之屬不得罪恩禮兼盡當時諸侯信策士而猜忌大臣孟子言德教之施必由巨室欲其正身率下毋自翦羽翼也

附解巨室不過臣僚何故不可得罪身正天下歸之何必巨室所慕乃爲人慕自來講家鶻突張氏甄陶據陸稼書之言謂當時諸侯信策士而輕巨室故孟子言此甚爲有識第其義猶有未盡者周以世官世祿制官歷春秋之衰至於戰國而其制未盡淪亡七國相爭其宗臣子弟何一不踞大郡享

干鐘策士之重也由列國急於功利招致外國之士以求奇策而干進者乘隙以希富貴如范雎去穰侯之類巨室漸多衰微且當時互相盟質往往用宗臣大臣而不知修明政治養教宗戚此章孟子必有為言當時巨室必有賢能之士如信陵一輩人而君不信用使卑踰尊疏踰戚小人黨緣倖進宗戚世臣漸漸衰微不知巨室卽不盡賢然世受國恩宗廟土地遺傳已久必不肯危其國以危其身家誠使正身律己擇其賢者用之不賢者教之則必感恩自奮其宗族既衆權勢亦尊人君德

教既詳畏懷悅服風流令行他國之讒佞不行民人之觀聽有屬故可施德教於四海不此之務而自翦其本根徒欲用疎遠之士其所用者既未必賢卽賢矣而巨室不服彼此猜嫌徒授反間以隙若信陵君之以憂死而魏隨亡公子鞅入秦而秦亦遂大皆自諸侯忽視宗室一念誤之蓋聖賢以仁義教人特欲其修德返求無翦強宗黜國戚之事觀孟子此言亦可知其大公至正之心矣後世若漢祖懲秦孤立戮功臣而建諸侯然功臣與諸侯何分厚薄唐宗蔭功臣而傷同氣功臣與同氣

又何分親疎蓋皆不明九經之義顚倒妄行而子孫受禍國亦傾危何如仁厚之爲效大也張氏謂當時惟楚有巨室引屈原項梁等爲證其義亦未善三晉田齊雖由簒奪至孟子時已百餘年豈無巨室秦自無道微項梁亦當滅亡項梁發難無功於楚不如張良擊秦有功於韓且孟子乃就當時列國之勢渾言不專爲楚言亦非爲巨室吐氣乃言果能正身修德正當從巨室始耳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天眷有德而大德大賢在上天之正理也無道之世天棄不德而强弱任其自禍于天之怒者也知天意者則必順天而修德逆者任心背理也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女去聲○朱子曰令出令以使人受命聽命於人物猶人也女妻其太子波承上言景公畏吳之强不得已以役於强大其恥如此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不能修德承天而效大國之所爲則難免於恥辱甚言情勢力之違天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師文王修德以承天意五年七年皆言其速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

無敵祼音灌夫音扶好去聲○朱子曰詩大雅文王篇麗數也十萬日億侯維也殷士殷之臣膚大也敏達也祼將助周祼地之祭言商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十萬而已上帝既命周以天下則皆臣服于周所以然者天命不常歸於有德是以殷士之德大而敏達者皆執祼獻之禮助祭于周京也孔子讀此詩而言仁者雖億衆不能相抗故國君好仁則必無敵於天下也孟子引以爲以仁順天之則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不以仁則爲人所制尚安能合天心執熱以濯喩承天必以仁也朱子曰詩大雅桑柔篇逝語辭言誰能執持熱物而不以水先濯其手

附解孟子此章爲小國不修德以自强而發因當時矜尚勢力不知修德而徒欲效其所爲日益衰滅將言囘天莫如修德而先言有道無道人事所趨

皆關天意不修德則授命於人自取危亡能修德則可如文王之回天回天即順天也天以理治世有德則天享之而大德大賢各効其能是天福之之理無德則天棄之而大小强弱待其自斃是天禍之之理人知受命之爲順天而不知修德之爲順天如景公是不能修德以承天爲天所棄者也如文王是能修德以承天爲天所福者也有道無道皆以修德爲順天違分恃力爲逆天斯二者天言有道之時重德重賢而天佑之是天理也無道之時逆天妄爲而天棄之亦天意也蓋天祇有此

豫誠堂鐫

理斷無棄理任力之時其有强大偶然得志而弱小衰滅者必其弱小之德更薄於强大如秦滅六國三晉田齊皆以篡奪得國楚以夷狄憑陵肆虐已非一朝燕雖召公之遺空修德政秦自穆公以來代有令辟篡弑寡聞且能重農力本所爲較優天亦姑稍容之惜其詐力太甚橫暴繼作天復震怒則斬木揭竿足以亡秦矣三代以下大類如此舊解謂勢之所趨天無如何夫天理祇一善字降祥降殃視其有德與否而豈人肆陵暴天無如之何哉蓋其始也亦必有德賢之實而天始福之及

其勢旣昌大而威力並作忘其本來則天即棄之後人徒見其勢之方盛以爲天若不聞而不知其先此之功德未艾及其先代與本身積累旣盡亦必旋卽滅亡魏晉隋陳之輩皆是類也烏有棄理而可以爲天外理而別有爲道者乎舊註云理勢之當然勢字甚不妙勢字聖人所不言以其非天理也言勢必本理如王莽曹操朱溫皆以簒弒得國然其先必有謙恭下士忠勤之長而後有勢及其勢盛而棄禮背叛天卽滅之天之任理不任勢可見盜蹠日殺不辜而享遐年莊子憤世之言且

惡知其所殺者之果無辜乎果曰殺人而天顧縱之乎吾鄉明末張獻忠之難其屠戮之慘有曠古所未聞者然以理度之明重科第而蜀中科名最盛於時勢家凌虐鄉里蓋非朝夕而民風狡詐百出乃蓄爲獻賊之禍然獻賊亦不免於誅戮則天仍以常理治之而已學者不明乎天之常經則必惑於流俗之說而使人不知信德烏乎可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菑與災同樂音洛○不仁昧理而縱欲者也危不安菑不利亡何足樂而昧理則不知不可與言言無由入也有孺

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浪音郎○滄浪非一兗州嶧縣北有滄浪淵此當是也纓冠系纓貴而足賤也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清貴濁賤以水喻仁不仁之由己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侮辱毀敗侵伐三者皆由不仁所致此乃正言自取之實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不仁拒諫自作孽也

附解仁祇是天理之良全仁非一時可至但能寡欲養心凡事恐其非禮克治偏私擴充善念久之自然惡念不生志氣清明亦可獲祐於天菑危可免

奈常人既不省心又不友善任其所爲喪心蔑理方且憑權藉勢睥睨一切以爲人莫己若長治久安矣而不知菑危已在耳目之前孟子此篇自首章以下皆言仁字至此乃以自取菑危惕之意蓋爲當世人君言而凡不仁者統此矣開端即歎其不可與言是其作孽不可挽迴之故而右今能味此章者實希歎不可與言而名曰不仁正從本源處勘定學者不先究乎窮理盡性之原而欲聞善則拜見義必從是猶責聾者以聽鞭跛者以走也故大人格君心之非而聖王皆以治心修身爲急

閻氏謂安其危利其菑各有所以字至下句方倒點出省言之體是也滄浪非一地均州武當縣有之沔陽州北亦有之湖南常德府龍陽縣山東嶧縣皆有之大抵屈原所言者在楚孔子所言者在魯水亦何知借孔子語點出自取以起下文耳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惡去聲○民心歸往謂之王觀桀紂所以失天下則得天下者可知所欲所惡養教安全之事因當時七雄皆有得天下之心故言此導之以仁非誘之以得天下也民之歸仁

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爲淵敺魚者獺也爲叢敺爵者鸇也爲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走音奏爲去聲敺與驅同獺音闥爵與雀同鸇諸延反○朱子曰淵深水獺食魚者叢茂林也鸇食雀者也申言民心歸仁自然而然所以得民必得天下非仁者先有得天下之心仍以桀紂湯武證之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好爲王並去聲○此乃斥言欲王者之非能好仁則不期王而可王不仁則匪特不王亦且速亡艾以灸疾陳者良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朱子曰詩大雅桑柔篇淑善也載則也胥相也引詩以悼時君之自速敗亡

附解此章爲當時強侯指點吃緊在今之欲王者句

蓋因其不仁而欲王不知危亡已在指顧特痛切

告之非孟子專以王天下望人也開端卽以桀紂

失天下起明民心之得與否在仁與不仁仁民在

與聚勿施意重仁民不重在得天下故卽接言民

心歸仁自然而然非仁者有心致之桀紂不仁正

如爲湯武敺民一般湯武何嘗欲得天下今之君

果有如湯武好仁者則爲之敺者不少而乃不仁

以求得民豈知其素無仁心民心已離卽今日行

仁已是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況又不然則豈特

不王且必憂辱以至死亡引詩言而太息之其後六國亡於秦秦亡於楚孟子此言誠如神之哲也蓋深惡時君賊民憫民生不安一片悲憫之心不得已而明斥其非如此不善讀之則反以爲孟子望諸侯代周其得失天淵安可不辨哉獺類非一種形類狗頭類馬身如蝙蝠鼻小尾大名獱獺一種四足俱短頭與身尾俱褊水居亦能休於木上謂之木獺鸇一名晨風似鷂黃色燕頷鷙鳩鴿燕雀食之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

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暴害也毀禮義而自害其身棄絶也滅絶天禮自外於聖賢此爲學者言之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仁天性也見於事爲則爲義宅以居路以行仁義相爲體用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哀哉謂其有人之名無人之實也

附解此章道得實是平易明白然自古迄今知仁義之爲美者多矣而踐之者少又所謂不自暴棄者往往用之於謀名謀利而談仁義者反以爲迂是自以爲不暴棄而實自暴棄也悲夫天理祇一箇仁字由仁而行卽是義禮則節文斯仁以成其義

者實無二理也但禮義見於事爲人所易曉仁藏於心人所不知言非禮義則明知而不信故爲自暴以其易見者言則曰禮義就其體用之全言則曰仁義非一理而故歧其說也

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道天理事事功親親仁也長長義也善事其父兄而推之於民物事爲無非仁義故天下可平也

附解道不外於仁義仁義從親親長長始孝子無不友弟友弟者無不孝蓋纏綿悱惻之心見於愛親敬長者篤至則愛其親而仁民而愛物敬其兄而

尊賢而事上無患其不遜順周詳人人如此天下有何刻薄人故曰天下平也當時人君不以此修身亦不以此教人而徒張皇法術殘虐蒸黎故孟子言此喫緊在人人二字安得天下人人孝弟必在上者能親其親長其長以身作則而又詳明禮樂然後天下人翕然從風雖未必皆十分孝弟而愛親敬長之義人人知之則犯上作亂者少矣不然上無其本孝子弟弟未嘗徧滿於人間而天下安得遂平也又所謂親親長長者必先明善誠身苟爲不然將阿意曲從陷親不義朋淫濟惡兄弟

州豫誠堂鐫

羅殃於是有徇父兄而干名犯義者有盡恭讓而反爲悖逆者孔子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不誠其身不能事其親又曰大道之行三代之英不獨親其親長其長孟子言天下平固有實際而人不知則所謂孝弟者非孝弟而天下且相尋於亂如莽操之流皆以起家爲孝其昆弟亦以濟惡爲賢卽尋常百姓平日不知誠善以事君親亦必非禮相徇長亂禍身反爲不忠不孝至於身行俱毀猶曰孝弟之事也可無慨歟孟子此章爲當時不務本而求功業者言原以天理爲主未許昧理而談孝

弟者藉口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此為當時治人不治者發欲其明善誠身而施諸國家也獲上上知其賢而任之信友悅親皆本於誠誠兼內外一以天理為歸故必先明乎善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承上言無事不本於誠以誠為天之實理而不可違也未能皆誠念念思極於誠是人所以承天之道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承上言誠無不動欲治人者反而自思

附解此章張甄陶以爲爲治人不治者言其說甚善從之獲上信友悅親誠身朱子謂皆以有道言之此最是第一義然孟子自是爲不明善者言從獲上信友一一推到誠身果能明善則事事必辨其天理人欲安有非道而求獲信與悅者且旣至誠矣則精於義熟於仁上也友也其君子必吾知其小人亦不能害也中庸言豫字之義此爲當時諸侯不能誠身化民而言故述孔子言而曰至誠無不動惟在上者爲民司命草偃風行故易動若聖賢在下有動有不動如孔子七十子之外不免慍

於羣小文王化及江漢不免囚於羑里矣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濵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濵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辟養並去聲○朱子曰作興皆起也盍何不也西伯文王也太公姜姓呂氏名尚北海今永平府昌黎縣西北東海今呂縣東伯夷太公辟無道而就有道引之以起下文之論也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言二老繫天下之人心一歸而無不歸如此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諸侯不務德而力爭民心日去遺老失賢孟子欲其行仁政以致賢勿爲少年新進所惑

附解聖賢不以一人之得失爲憂喜而以蒼生之安危爲欣戚故有仁民之君則心往之非爲己計也戰國諸侯喜浮薄而惡老成不知民心日去賢士隱於巖阿孟子心目中實有數大老在如孔子作者七人之慨而言此以警當時非爲己一人寫照也奈諸侯不悟厥後黃石啟留侯商山來四皓而漢賴以興況以大道如孟子果知信任伯夷太公何遠哉太公四岳之後姜其本姓呂其封姓太公望文王始加之號師尚父武王繼加之號子牙字也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改於其德匡正之也賦粟倍他日常賦所入以善籌計而日增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况於爲之强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爲去聲○求之賦粟非有剝民之事也特以不能導君行仁徒爲求富聖人已棄之况爭土地而殘民雖死何足蔽辜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辟與闢同○連諸侯使之爭戰辟開墾辟與任以廣戰資也草萊爲民樵牧之所而皆辟使歸上則地盡民貧矣任土地竭地利以肥國而不留餘利以歸民

附解此章爲病民之臣言欲諸侯察而遠之也冉求爲季氏聚斂非剝民以益君祗爲求有足民之才尋常賦斂出入有紀經營有法財自日饒如田千秋劉晏之流但季氏富於周公非不足於財者惟當匡正其德使歸於中正故孔子責之孟子此章已明言其失而後人竟等之於聚斂之臣何不善讀書也愚已於論語附論之辟草萊任土地者作一句讀蓋言辟草萊以盡地利者又次之也舊解殊不分明而其引商鞅李悝亦欠協張甄陶辨之而亦未知二句之當爲一句李悝盡地力固無可

議卽商鞅開阡陌亦時勢不得不然未可以其人而一槪責之先王之世地有餘力民有餘財蓋其時天子所制僅今北五省川原平衍之地官制禮樂所以維繫上下無敢侵漁者至詳且密其仁讓禮俗足以相安其等威制度足以自守而其他山林川澤不堪爲井之地則聽民漁獵採樵遠阻之區則以爲荒服溝涂澮洫畫界分疆補助巡行隨時救弊蓋其君實有父母斯民之心而其道又合乎天時人事之宜故民化其德安其俗當時所以取人者道無貧富相耀勢利相爭之事故久而無

弊及周之衰世胄擅權民田半歸豪族修士困於單寒列國苟且相安民疲於下主困於上而世祿之家擁名城據厚實名爲井田而實不均不和非有聖人在上齊之以禮樂需之以歲時未易盡反先王之舊也又況民多於前地狹於舊雖有聖人不能不變通之孟子告文公以井地而曰潤澤之蓋滕猶可以行井田而孟子所以相時制宜者亦必非盡拘成法也商鞅之失在於刻薄寡恩而不在於開阡陌試問三代以下尙能復井田否如井田後尙可行而鞅廢之誠爲不可赦矣詩書禮樂

不可廢而始皇廢之不久而詩書禮樂仍復封建井田不可行而商鞅李斯廢之至今而封建井田難興蓋因時制宜誠有古今不可强齊者儒者窮經致用要惟達於古今事物之宜而隨時處中未可隨聲附和類於紙上之談兵也楊炎衞鞅之法後世莫能違而周禮足以亂天下豈聖不如狂哉

其所以行法者異也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眸音牟瞭音了眊音耄○朱子曰良善也眸子目瞳子瞭明也眊蒙昧之貌人之神聚於目故瞭與眊一如其心之所藏聽

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焉於虔反廋音搜○廋匿也旣知其言之善惡而又觀眸子則人無道情言此欲人内淸其神明而外謹其言貌也

附解此爲觀人者言蓋爲門人言也聖賢惟以修慝崇德爲事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子貢方人子曰夫我則不暇豈有必求能知人之理但德果崇慝果修則淸明在躬志氣如神亦無患不知人此蓋爲當時無學者言故淺淺指示然觀眸子必己心正而後知其心聽言必先知言亦非易也聖賢德造於精淺語亦復深微多類此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

不順焉惡得爲恭儉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惡平

聲○爲貌恭儉者言欲其先戒侮奪順順己私心也

附解以聲音笑貌爲恭而侮奪於人人不之察王莽

且藉以郎眞矣恭儉必先不侮不奪此必有爲而

言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

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

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與平聲援音爰○朱

子曰淳于姓髡名齊之辨士授與也受取也禮男女授受不親以遠別也援救之也權稱錘也稱物輕重而往來以取中權而得中是乃禮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髡欲孟子屈己以救

民是以權爲委曲之說也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正己乃可以正人屈己則先自失其道何以援之手援天下甚言失其具也

附解權字之義孔明陸宣公已先程朱而言愚於論語未可與權章已詳茲不贅渲于髡欲孟子貶道以行權蓋謂當時干進成風非屈己難以進身並救民之心亦徒然耳不知聖賢立身正大細微必謹惟其在我者中正無愧然後遇合明良以成己者成物而皆當故雖有悲憫深心未會往見諸侯非道無以救民枉己則自失渲于髡不知也喻以

手援而覓無詞想亦心解矣嘗歎世主求士於簣緣苟合之內而純篤者忽之不知孔孟有忠主庇民之心而不求榮利求榮利者感恩而効忠亦或有人然每無濟世安民之大略況又但知祿利不討君國老萊子云可榮以爵祿者可隨以刀鋸人主何樂而任之哉故草莽之臣心懷忠愛者勿以其難進而斥之庶可得命世之材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不教不親教孟子蓋嘗使其子就外傳而丑疑之）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

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夷傷也夫子子謂父也孟子謙言己未必正而欲教子以正則反至於傷恩勢不行謂法與恩難以兩全之處古者易子而教之蓋蒙養不無督責而父兄不盡聖賢古人易子而教以兩全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責善身不正而務以督責為能也離情誼傷也孟子欲人正其身而善其教故為常人示以則也

附解道之重者三綱不正其綱無以令下固已第父子之間責望莫非天性而父雖不賢子不得以不肖視父子雖不肖父猶必大賢望子此天理人情之正孟子此章何以有勢不行之說哉且所謂不行者主於父子互相責望乃世俗之情不可以為

常訓前賢亦常疑之愚謂此乃孟子現身說法爲後世則耳孟子非不能修身之人卽古來聖賢父子授受而成名立德者亦正不乏第天下容有不肖之人而斷無願子弟不肖之父兄然己德未修則啟翼者固無其本矣而又不知訪求明師徒以苛嚴立教是如卻行而求及前人必不可得孟子此言正欲人育德尊賢以全善教勢不行一言自謙以引起下文非謂君子必不可親教其子也聖賢之言爲天下後世計不爲一人之私計如此且卽夫子教我數語亦少年無知子弟偶有如斯而

督責之甚者亦惟童蒙則然非謂十五以後將從事大學而猶姑息長驕避責善之嫌也故愚論之如右且此章責善與下文匡章責善不可同看舊註引責善朋友句於此亦誤責之一字父可施於子子斷不可施於父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言外蓋歎不能正其身而徒責下之難也

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守身誠身也以義理防其身爲聖爲賢而後可以諭親於道全受全歸稱爲肖子孰不爲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爲守守身守

之本也申言所以為大之義本謂理所從出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養去聲復扶又反○曾子固守身事親之人故舉其養志之一節以見謹於事親皆自知本而然也朱子曰曾晳名點曾子父曾元曾子子也請所與問所餘者有與誰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事親若曾子者可也結明事親之道當以曾子為法

附解人為天地之心而親也者身之所自來天地大父母父母小天地也聖人事天如事親事親如事

天天理備於人身德不肖乎天地不可爲人不能守其身而毀性墮行不可爲子故守身爲事親之本守身卽誠身非但不毀傷身體也能守身則能事親已爲聖人思致其親於聖人凡自古聖賢皆同此志父母而賢若武周父母不賢若舜禹幹蠱與象賢竝美非但服勞奉養而已故養親固要而養志尤要引曾子以明養志之大概順親之所欲必其所欲無害於義而後可曾子固誠身者承一貫之傳使其親不朽而養親之際又至誠體親若此卽此而推則平日成親之美以道事親不違親

亦不失道有許多委曲纏綿處故曰若曾子可不然僅酒肉之間娛親而不思守身何如上下文義理不相連屬蓋曾子之孝與其誠身人所知也而誠身事親事非一端卽酒肉間亦養志以明其概則平生守身事親可知養志卽守身事親內事也結以事親若曾子可也神廻氣合有無限低徊或拘泥字句作斡補之筆非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閒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適音謫閒去聲○爲知正君而不知正己者言也君不正而臣但於用人

行政力爲挽救終歸無裨仁義格心之實也君正莫不正承上而言所以致君於仁義者則正己久矣趙氏曰適過也間非也格正也

附解道盡於仁義以此事君君心正而用人行政何待斤斤匡救然必如伊周之遇勳德望重事權獨任身爲師保凝承告君誠正之學陶淑久而君心始正然伊周之興也皆簡自先王湯武之貽謀者固已不常而太甲成王又非昏懦之比是以獲成厥功後世諭教之法不明東宮師友文士已爲首選老成碩德無由致身所以陶養德性者固遜古人及其在位復增之以傲慢即有大人之臣方將

先幾而退人主高拱自是格心之事於何施之故聖王隆師傅以教冑正學術以興賢明禮義以清心廣言路以蒐善而後大人得展其才孟子慨晚近而爲此言非特易臣亦以規君蓋其身固大人之身而其遇無大人之遇言下有無窮浩歎也後世大臣亦間有類於能格心者然誠正心學出處規模未入孔孟門庭格心二字終許之不得而其效亦可覩矣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虞度也本非懿行而竟得譽本欲求全而反致毀蓋世俗之毀譽不足以定人呂氏曰言修己者不可以是攄爲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爲

進退

附解朱子引呂氏之說已是明盡又曰天下事祇是一箇是非吾人只揀箇是的行將去便是若必要迴護得人道好豈有此理尤耐人尋味也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易去聲○爲易言者警惜其無所懲而自損德也

附解人須有畏懲方好無責之者言日益肆而徒自損其德長惡不悛孟子故惜之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好去聲○時有薄植而好爲人師者言此警之

附解師豈易爲言行心術自省之不暇而猥以師爲

好則其自治疎矣孟子非不欲人爲師欲其自治而後治人耳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子敖王驩字蓋以偶爾同行爲無傷也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長上聲○朱子曰昔日前日館客舍也樂正子學未至於聖人度未能磨不磷涅不淄則從於子敖雖偶而不可不戒也故卽其求見之晚以責之而意猶未發也曰克有罪自服其罪猶未知責之之意也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

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餔博乎反啜昌悅反○王驩欲交孟子而不得見為孟子高弟或驩說之同行非必其願從之也然小人不可與為緣故孟子嚴切責之朱子曰徒但也餔食也啜飲也

附解小人欲交君子每先投其所欲樂正子本之齊求見孟子王驩適與之遇因其為孟子弟子獨有一番款洽樂正子以為偶爾偕行亦屬無傷遂與之俱餔啜之事子敖所以結樂正子者也樂正子以為此子敖相待之情不便固卻而孟子即以為失己之漸樂正子已為所愚故也徒餔啜也非樂正子惜行李之小費而因便於小人亦非孟子惡

其竟從小人而故作如是之醜語其曰子學古之道是信樂正子必不爲小人所移而曰徒餔啜則惜其竟爲飲食虛文所欺也自來講家多未得其辭義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爲無之爲去聲○當時有無故而違親自娶藉口於舜者故言此解之以爲猶告告則不得娶且堯以君命治之瞽瞍不敢違舜亦不得以父命辭也趙氏曰於理有不孝者三事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二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也三者之中無後爲大

附解起四句一氣讀下不必分節蓋孟子全是爲藉口舜者發也趙伯循古註言不孝有三輔氏謂必

古傳有之趙氏猶及見故云艮然虞書烝乂克諧不格姦言舜克諧烝乂不能感格頑嚚與象蓋信舜之孝也故帝曰我其試哉書惟修身事親無愧則必有刑于妻子之實試之云云蓋已信其眞而特以閨門纖細惟妻孥始克知之故必試之而始見其精義入神否也若未知其賢遽以二女妻之豈不孟浪至妻舜之時瞽瞍尙未底豫孟子已屢言之無可疑者而後儒誤解一格字遂疑孟子爲權詞豈知權詞有可否輕重之分事關聖人大節而以權詞啟後世之惑可乎曰然則帝堯何以不

能感化父母之人爲天子且書至誠感神者義又何居曰書言不誤人自誤解耳瞽瞍之頑象之傲蓋千古所罕有且夫勢利之見猜嫌之私雖骨肉之間蓋所常有也聖賢爲天下子弟言必以忠孝其實父兄之不可以誠感者甚衆當時舜竭力事親天下人皆知之而父母與象不諒其誠故爲頑嚚與傲且舜生三十年矣其父母不爲之妻而必欲致之於死四岳亦聖流而堯固如神之智者也聞其名察其賢知舜事親之道已盡而瞽瞍小人不足與深求故妻之舉之不必更令舜告之及舜

既爲天子而齋慄有加瞍也既幸其子之榮養而
又感舜之小心敬謹無已時故允若也此正堯之
權而得中以善全人父子舜之妙於用權卒遂其
悅親之心書言帝初于歷山往于田號泣于旻天
言其始之不得于親如此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慄
瞽瞍亦允若言其繼之格親如此蓋綜舜之始終
言之非謂于田之時即已允若而孟子不知書言
憑空揑撰如窮人等詞以圖一時折辨也且所謂
如窮人無所歸正夔夔齋慄之實而瞍以聖子如
舜必待攝政登庸彌復小心乃爲底豫故爲至頑

難化而舜之至誠所以爲不可及也不然父之於子乃天性也若未至迴非人情而子能順之何至遂稱之爲感神且下文曰刻玆有苗是明明言瞽瞍之頑在有苗上也有苗至難感動而瞽瞍過之以此思孟子所言豈鑿空妄語哉抑無後爲大之義須善會人之氣質不同固有終身不能生育者但弟兄有後即親有後不必己出舜與象異母其德不宜無後故孟子云然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節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

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

樂斯樂則之樂音洛惡平聲○此爲外覩仁義者言

而欲其務本也事親從兄愛敬之良於此最爲眞切能事親從兄則愛敬至誠故知禮樂從此而生知其當愛敬而愛敬而凡不當愛敬者自知愛敬所施等威隆殺卽爲禮樂則愛敬洽於父兄天倫之樂性天日暢鍾鼓管弦不過鳴其豫耳惡可已以下形容樂舞之事

附解仁主於愛義主於敬父母我所以生兄弟同所生於此不愛敬天良斷滅矣更何事他言愛敬孟子恆言仁義而人迂闊之蓋以仁義爲身外事耳故特明白鄭重言之愛敬二字事親從兄皆有特就其重者言親尊嚴也恐敬畏甚而反至膽依情

少兒狎習也恐情誼爭而反至禮貌有疏其實事親從兄皆必愛敬兼到非有至誠懇惻之心小心慎懼之實安得為仁與義仁天良也天良所發見於言行合宜曰義必當辨別天理人欲始不至陷親不義從兄為非故智即在其中禮者節其太過文其不及仁義所施親疏厚薄不可一概而例隨時處中有隆殺等威即是禮樂以導和愛敬篤者性情必中和自然與樂洽浹人倫至樂天趣盎然太和洋溢隨處有以自樂故曰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手舞足蹈而不自知樂舞在焉孟子蓋實踐

之故能言之親切如此此愛敬俱必就合天理者言

勿誤認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孟子極形舜順親之心而又申言舜所以草芥天下之意得親得親歡悅順親諭親於道使親爲聖賢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悅親順親兩者易於相妨故盡事親之道至難惟舜克全其道既得親而又順親也底至也豫悅也安其孝而化之蓋非徒徇其歡而已天下感動而各止於孝慈是不匱之孝也故曰大

附解得親順親朱子已是說得分明然講家猶多含

混今爲析之首句憑空而來言人世富貴適心之事無過此也然舜視如草芥豈矯情哉蓋舜以爲不得親之歡心不可爲人不能順親於道尤不可爲子夫爲人爲子豈有大分耶人子不幸而遇難事之親在稍知子道者必以得親之悅爲快然親之所悅或未必合於義將順親耶而已陷親於非道將不順親耶而又拂親之歡心是得親順親常兩相妨也舜之事親也使舜肯阿意曲從則得瞽瞍之歡固自易易惟舜聖德在躬必欲致其親於聖賢而又惟恐失親之歡心瞽瞍之頑方以順從

其欲爲孝而舜又不忍違道以陷親是以夔夔之
念雖誠頑嚚不克遽化必待至誠之久帝命升庸
然後底豫底豫者感動於孝謹之誠而心安其德
性之美蓋瞽瞍已化於善而非但喜悅其順己私
心故曰盡事親之道云云是不得乎親四言非特
泛然慨歎乃揣舜以道事親之隱是所以草芥天
下悅之之故而凡阿意曲從以爲順者不得云得
親矣四句當抑揚讀之言不得乎親之悅不可爲
人而不順親於道又不可爲子欲得親之歡而又
不失乎道使吾親得爲聖賢則事親之道艮非易

也惟舜盡之所以瞽瞍至頑而亦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之人子皆知得親順親人人可爲天下之父子得與順兩情相安故曰化也定也舜之大孝所以爲難也不然徒向得順人子四字字面着解並通篇血脈皆不靈矣按舜本世爲虞國自幕至於瞽瞍皆然因當時君長如今部落酋長各領聚落故有一年成邑三年成都之事瞽瞍愛後妻以及其子蓋欲使象世及故信讒惡舜耳又舜欲諭親於道凡父母言行動靜必多幾諫之事瞍不以爲子之孝而以爲拂逆故怒益甚得孟子此章發

明得親順親兩難之道而舜之孝始彰凡為人子者所以善全子道者有法孟子不匱之孝亦與舜而垂永矣

離婁下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諸馮冀州地負夏衛地鳴條在安邑之西東夷在中原之東鄙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岐周今鳳翔畢在鎬東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符節或以竹或以玉為之篆刻文字彼此各一以為勘合承上而言世地雖懸其得志所行之事則一蓋指功業而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推言凡聖人行事其心同其理同皆如此

也揆揆度義
理之權衡
附解此章非止爲舜文而言蓋天下古今止有一理
而人不能造其極則無以貫萬有而妙時中聖人
亦人耳然其盡性之功已至以一中揆天下之理
而有餘無論窮達常變惟盡其當行之道而事莫
不宜其窮而在下所以經權互用者人或莫測其
微若得志而行道則大經大法之昭垂損益因時
之妙用盡善盡美人耳而目之尊而信之易於指
點孟子故卽舜文言而特就其得志所行斷曰若
合符節不曰道而曰揆者道理有定而因時制宜

者無定惟聖人能揆其至是而悉協于中故曰其揆一也符節二物以竹爲之則分剖之而各藏其半以玉爲之亦然周官小行人達六節於四方其上篆刻不同以分貴賤即旌節也或符或節皆彼此取以勘合符合也節取其有節之義舜文非夷也而曰東夷西夷之人或以夷字爲聖人諱曰猶言東邊西邊不知此正孟子精義入神之言也大之生人同此耳目同此心思華夷之辨以禮義不以疆域三代後中原大國其初半屬邊夷不待言矣即春秋時夷戎白狄等時出入於齊晉魯衛之

邦曷得云中原無夷也哉凡具人形無一非天之
赤子凡在覆載無人不秉天地之性豈有聖人必
生於河洛中夏之地乎舜之生平多在山東山西
河東濮州濟南等處孟子以爲東夷之人謂奄徐
海隩相近之地也至文王之辟在西戎自無可疑
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惟聖人生
處夷狄之地而能承天心立人極故爲宇宙不可
少之人而下文得志行乎中國中國字從夷字而
生言其心理之極有以得乎六合人心之所同然
蔡虛齋乃謂止作天下字解忌諱之見鄰於褊陋

蓋未知孟子立言之義矣戰國之時中國禮敎凌
遲孟子察天心人事而究其理之所歸特就人人
所知之舜文指出生卒之地及得志之行以見聖
人不可以方域論此心理之權度所以扶世道於
無窮者聖無不同誠達覽高明之識或曰春秋何
以黜楚孔子何以憂左衽曰聖人之所以外夷戎
者因中國經如許聖人經制春秋時禮敎衰微而
共主猶在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恐外夷入來毀棄
先王之敎故云然耳若中華禮義全無而外夷有
之又何必是中華而黜外域子欲居九夷又曰不

如諸夏之無問官郯子何嘗謂夷蠻不若中夏故孟子之言與孔子原不相悖不得其義與坐井觀天何異也畢郢後世名畢原有二文王墓在渭水南之畢原渭水北之畢原亦名畢陌秦惠王悼武王墓在焉僅隔一里宋太祖誤認而祭之舜文卒居當以孟子之言為定後世考古者紛紛聚訟俱不足憑如禮記言舜崩于蒼梧非今廣西蒼梧也文人復增湘妃即皇英及灑淚成斑之說大謬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子產當時偶有此事人競傳之孟子因論之溱洧二水名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即濟人一事斷之惠

小惠政綱紀法度之大者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杠音江○即以濟人一事言政亦有其大者逵者杠梁皆橋也徒通徒步輿通車馬十一二月皆周正也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辟與闢同焉於虔反○平其政通德類情以爲民法政平則辟除行人猶可何必濟之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此乃正教人以不必尚小惠言即惠之而亦不能給也

附解此章向來講家皆知不黏定子產而張甄陶之言尤妙其言曰乘輿濟人亦是仁心偶然流露如禹下車泣罪不過偶爾若日日與罪人同泣梁武不如子產若不修橋梁待人病涉非子產矣夫子

脫驂於舊館人於門人未嘗有所脫驂天下無印
板之聖賢云云眞達理之談也子游問夫子亦嘗
論此事皆借子產立教原難黏煞然天下又有不
平其政而亦不濟人者方且訑訑然曰行辟人可
也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又將奈之何哉溱水
經注作潧出鄭縣西北平地東過縣北又東南過
縣東又南入於洧水洧出河南密縣西南馬嶺山
東南過縣南又東南過鄭縣南潧水從西北東注
之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

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君臣以義合者也孔子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戰國之君奴隸其臣正士日遠而小人干進君方以其威福驅之不知臣主之情已攜即國勢危矣故孟子備言以悚齊王蓋不得已之苦心也手足腹心一體無間犬馬輕賤之國人猶路人泛泛相視土芥則踐踏之斬艾之矣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王未知君臣同德之義而以孟子之言爲過故有此問禮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詳舊君禮遇臣下之事委曲詳盡如此則爲服非無因也朱子曰導之出疆防剽掠也先於其所往先爲之容遲收田里猶冀其歸今也爲臣諫則不

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膏澤不下於民則君本無代天子民之心徒以利祿相誘耳而稍不相合又迫處之是君實視如寇讎奚怪臣之不爲禮耶朱子曰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欒盈

附解此章孟子救時之言語雖鋒稜卻有至理儒者多議之不可不辨天之立君以爲民也民事不能一人獨理則承以大夫師長聖王之馭宇也以天位爲兢兢而非一身一家之榮其視天下人皆同氣而惟恐己無以安之故虛己下賢與同天位天祿而賢德之士感其禮遇度其可以行道受爵父

安元元末世以天下國家爲私器頤指氣使爲固然視臣下如草芥寇讎者誠不乏人夫其賢明之士先幾而遁擇木而棲非至誠禮任固必不能羈致之尚安待君以草芥犬馬視之而後藏身也哉若其中下之材以祿位爲欣欣以功名爲美遇則多委曲以就時奔走而効命然易於羈縻卽易於離散忠君愛國之誠未必百折而不改其操也若夫奸欺僉小之流方且以人主之喜怒爲迎合以利祿之豐歉爲榮枯苟有便於其私不暇念及於國卽斥黜之偶及亦銜怨而不平人君以爲此事

我之輩可以惟吾辱也又烏知賢臣側足宵小盈朝緩急無可恃哉孟子因齊王薄待臣下惜其宇下離心非國之福故爲此痛切之言蓋時風所趨不激切無以動聽而其意則主於愛君不可昧立言之本旨而相苛也不然齊王之於孟子不過以虛文相待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而孟子三宿出晝餘意惓惓抑又何耶厥後六國亡秦皆以無禮臣下至於衆叛親離孟子之言獨非救世之艮藥乎聖賢爲天下臣子防亦未嘗不爲天下君父勸孔子値周之衰患在於下凌上替故

多尊君之詞孟子値七雄之暴患在於主驕民疲故多警君之語其實憂世之心一也推接淅而行之心卽孟子膏澤不下之想挨三宿出晝之意卽孔子去魯遲遲之懷潘興嗣蓋未及見明太祖因讀孟子此言欲廢孟子享祀然其起自布衣猜忌功臣殺戮太甚又足法耶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士大夫忠厚存心必求有裨君父徒苟進亡身無取也故孟子特示人以見幾之道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勉爲君端本於仁義與上章微別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惟仁熟而義精乃知明而

處當孟子特表大人之學使人求其故也

附解禮義本無不是然經權常變因革損益不泥古亦不背古不隨俗亦不戾俗隨時處中乃爲盡善若執而不化迂而不通勢必爲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而小則害於風俗大則禍於國家故孟子爲指出大人使從本原用功蓋爲門人示也夫萬事歸於一理仁熟乃可義精豈易責之俗人自堯舜以至周孔其道同而其事不同得其同而異異而同之故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有許多功夫在今亦不能具述也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中中道才才能子弟無不可教爲之父兄者或實無道以成之孟子特指出養之一言使人修其身而善其教朱子曰養涵育薰陶俟其自化也

附解聖人爲世道人心立法自當責子弟以孝弟然子弟之生而賢者幾何哉必也爲父兄者正心修身端其作率而又寬嚴交濟訓化多方則賢者可聖不肖者可賢矣奈世人不知正身立教之原或失則寬或失則嚴坐令子弟無成反侈然以爲己道已盡豈聖人之意哉孟子此章抉出養棄二字

使人各盡其父兄之道而後天下無棄才非爲子弟寬其責也嘗有朋輩以堯舜之子不肖爲辭愚謂此言啟天下父兄以諉責之意而開子弟甘居下愚之端是大不可堯舜之子不能爲堯舜堯舜卽以天下與人使天下咸被聖澤而其子亦免於鼎足之禍厥後子得保身保家虞賓在位三恪留封與三代相終始正所以深愛其子也書曰慢遊是好罔水行舟盡丹朱年少時之惡習而益舉以爲戒乃宜驗於殷之意觀典樂敎胄當時必有善誘之道迨象管鼗鼓燕樂虞賓之時丹朱已非舊

矣不然獸蹌蹌鳳來儀而朱也悍然不化堯舜眞不必更治天下矣世俗之言每附經傳而誤蒼生不可不辨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善惡公私不容並立有不爲則有守矣而後專志於善見之明而行之力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抉人之過以快其私談直小人耳故以後患惕之

附解此爲不攻己惡而專言人過者發朱子曰有爲而言是也若忠臣孝子大節所關利害攸繫不可不明目張膽以爭之或人心風俗所繫是非得失

亦必明辨以維教化不可一概而論也孔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謂季氏臧孫下至乞醯之微亦必指其非蓋聖賢爲世道人心計雖微必辨且私與門弟子論講是非時或以人事證之非攻摘人短也初學未能自修其身且以寛厚含容爲主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已甚太過也順物平施而無一毫加損若含宏光大又不待言矣

附解此表仲尼之所以爲聖人實爲已甚者發也已甚二字所該甚廣聖人凡事責己卽爲君爲父爲師亦必先正己而後正人他無論矣故善善從長

惡惡從短非姑息也法行而留其恩以開自新之路如罪無可寬亦不枉法然如其應得之罪而止必無已甚之行世人於己分內當爲之事尙未盡道卻於求人責人往往已甚不特報怨洩忿多過其施即尋常日用每不免逾分相求此五倫之所以多嫌隙也孟子特舉仲尼以爲法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行去聲○外義而言信果則所謂信果者並不得爲信果矣大人精義入神故無必信必果之私心而後全其信果

附解此章與孔子必信必果硜硜小人之說及前章非禮之禮章互相發明信果自是好字眼但必信

必果則是先有一段私心而不審義理之至當否尚得爲信果哉大人義精仁熟言行必歸中正未嘗預設成心有意信果而實則無不信果孟子正爲信果辨眞非敎人不信果也此處最易看錯學者詳之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之心謂人生而靜之初赤子之心無情欲渚也大人神明不測要祇全其性之所固有而不昧赤子之良一涉於後天形氣之私則心非性矣

附解此章道理至精至粹先儒紛紛議論俱不甚分明大人神明不測赤子蠢然無知如何同論朱子

純一無僞四字固是說得最好但赤子之無僞有不失之而卽爲大人者有不失之而卽爲小人者不可不辨如呱呱必歸父母聲色無所動心此不失而可爲大人者也如饑則不擇食寒則不擇衣順之則喜拂之則怒此不失之而卽爲小人者也然則孟子此言究未爲細密乎非也禮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孟子此言乃指未生以前一點天性乃赤子之所以爲赤子故曰赤子之心人之生也受氣於天稟理爲性此性之具於生初者粹然無欲渾然至善一太極之眞氣所含而人之所以爲

人不同乎物者也赤子之在母腹也母之呼吸通於天地而子之呼吸通於母此所謂氣也而性存乎其間矣性之理至誠無妄乃天之所以爲天而人實得之以成人夫其形骸具而天命存太極分而胞胎破先天渾然之性梏於後天氣質之情而赤子初生清濁智愚已判矣惟夫未生以前具此太極渾然之性者乃爲赤子之心而大人之生安學利困勉不同及其成功皆祇全此最初之性而非言赤子既生以後知覺運動之心涉乎情欲者也惟此渾然太極之性在未生以前而既生以後

梏於氣質故大人有復性之功存養克治之學迄於聖學之成不過全乎赤子之時天與我全體之性故曰不失其赤子之心若以赤子既生之後啼笑皆眞而言試問何人喜怒嗜欲終身不本眞心而發特以其有天理人欲之分故有聖狂之辨也而謂孟子所指赤子之心乃在既生以後之情哉故愚嘗曰先天之心情中之性後天之心性中之情而此章赤子之心則指先天胚胎之心渾然太極之理非謂繼起形氣之私情也自先儒言心而不分先後天是以淪於卽心卽佛之說而越椒羊

吾之生即朱子不能無疑是故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正謂大人善全其固有之性耳不然但以純一無僞爲言赤子之心其眞於嗜欲與眞於愛敬必不能無善惡兩途可知孟子之言不亦多罅隙乎嬰兒赤子微有分赤子赤體色赤未加衣服之名人胷前曰嬰抱之嬰前乳養之故曰嬰兒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養去聲○當時喪禮廢棄忽於送死者多故言此欲人愼終以免遺憾

附解事親爲第一大事原無養生送死之分此特爲不愼終者言若論其常則視無形聽無聲一出言

一舉足不敢忘父母終其身而後已也豈以能慎終爲已了大事哉周家喪葬之禮極繁重無非欲人篤於親而興於仁孟子時無之故以此動其天良而使求其無憾於心也大事二字爲俗人指點而言乃近人居喪於詹楹燈畢自書當大事抑何一謬哉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造七到反○示人以造道之功效欲其毋安小成也

深造循序以造其極以道不違仁也自得之反身而誠居安性定而安資深深含蘊無窮左右逢原隨取諸

至近而莫非天理之流行也故君子句深歎美之使人自得其趣

附解此章是教人盡性之功性理散著者爲道内外交修動靜交養循序深造馴至於仁熟義精自然無所施而不可前人反復言論不甚分明祇緣淺看以道二字一切所言多類禪語轉令本章文義不明孟子言君子爲學必循序漸進以求至乎其極者蓋以萬事皆本於心萬理皆統於性性盡身修自得於己則可以一貫萬也特患不能實自得之若果自得之則心與理一靜而有主居之安矣居之安則萬事萬物之理全備於我資之深矣資

之旣深則日用之間動靜云爲因物付物而無不
協理取之左右其用不窮若百川之分流其源在
此無有弗給其效如此豈有他哉一理而散爲萬
事萬事還歸一理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奈何世
之人不求諸己而求諸人又或求自得而不深造
乃以君子爲難及哉以道二字煞是鄭重世有深
造而不以其道者縱窮極工巧無與於天命之精
亦有以道而不深造者雖略知道體而不足語於
神明之德孟子詳悉言之末又歎美言之蓋其深
造者久矣學者勿草草讀過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示人以求博之要而并判博約爲二途也詳說細硏精義反說約反求其說於身約而守之以踐其事

附解此章爲孔子所言博學於文二句下一註解令後世徒博徒約二種人恍然自悟也蓋天下萬事萬物之理皆具於心心未復性則本原已昏安能燭理然天下古今之理萬有不齊若非多識前言往行研究天下事物之理又何從得其會通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不可偏廢而博學之功則入道第一務也奈專言心性者不知理徵諸事而不能博務於淹洽者不知理函於性而昧所約孟子

特爲指出詳說二字曰詳則必硏窮至於至精而後已曰將以反說約必使所說之理一一反求心而豁然卓然然後可以一貫其博者固將以實踐於身而不詳說則是其所非不可以行矣其約也亦所以淸其本原而不能守則乍合乍離無得於身矣三代以下言博者或偏於淹洽而略事爲言約者偏於守心而不知盡性則孟子所不及料也博約二字豈易索解人哉戰國時聖人之學漸微一二志士亦知道在日用事爲孜孜考究不知日用之理皆本身心必身心有實踐之功然後見見

聞聞莫非吾身之事故特爲開示之將以二字是爲徒博而不返約者言曰反說約固非謂不可博正言所以博之之故說卽所博者也返於身心卽爲反約孔子曰以約孟子曰守約皆此理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王去聲深明王者之用心欲人蓄德以及人也服人以驟養人以誠心量之廣狹不侔矣

附解此章爲諸侯言是也而謂指諸侯效法桓文而言謂桓文尊周攘夷皆以善服人之事則非桓文以力並非以善此章乃爲知爲善而不能積誠久

道者言以善服人亦是知爲善之美而欲人同歸於善但其所以爲善者旣未必純卽純矣而求功於旦夕德意未孚陶淑未久人安能驟革其故心悅其誠堯舜不待言矣卽湯武之興皆由至誠積德實惠及民久而民樂附之世主不知養人之義則雖有仁心仁聞亦且徒然況虐民以逞者乎以善養人者德企於純而無急功近名之心推及士庶凡成己成物者皆當知之也

孟子曰言無實句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言僞爲不祥而蔽賢之言皆虛僞必以不實之虛言受不祥之實禍

附解此章朱子兩存張子范氏之說而不敢定講家多主前說然言無實不祥者於義爲强一言興邦喪邦樞機榮辱攸係豈無實不祥乎自當以范氏之說爲長立誠以愼言爲本言僞則不祥然或無實之言不甚關係猶或未至有不祥之禍惟蔽賢之言以不實之言汙人名節必有不祥之實禍言此以戒蔽賢之流也上下實字義不同而字同行文常調不可泥視也古今譖毀蔽賢者鮮不身受顯戮可勿戒哉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亟去

吏反○朱子曰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詞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舍放皆上聲○朱子曰原泉有源之水混混湧出之貌科坎也愚按水有源則不竭德有本則不匱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澮古外反涸下各反聞去聲○孔子稱水之意不僅爲其有本孟子爲徐子發欲其務實而勿務名溝澮皆田間水道溝大而澮小七八月以周正言

附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及家語所記子貢問答之詞是亟稱於水之故已有成解徐子未知而問孟子亦不多爲之說但就有本罕譬於學朱子謂徐子必有躐等干譽之弊是也聲聞過情君子恥

之則聞人之譽必增愧厲其進德益深矣非汲汲利名以求顯爍之謂聲聞君子非必不居恥其過情耳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人物皆得天地之氣以生卽各有所以生之理但人獨得天理以爲性全性則人失性則物幾希至少也庶民縱情以滅性君子存養以承天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存與否必驗於行事舜繼五帝之統卽舜言則前聖可知非略於堯以上也庶物凡事物人倫則道之要也明有以盡其情察必求極其精仁義禮智信爲五性卽所謂幾希也仁義可以該其餘庶物人倫仁義之著羣聖皆然

附解孟子將明人禽之分使人盡其一性以希聖而

此章但言舜下文諸聖各爲一章孔子與己私淑又各爲一章何也人但知聖人之尊而不知聖人亦與人同不過能全乎人之理人亦知聖賢之大而不知聖人祇此小心乃所以能全其性故先言人禽止爭此幾希去之則物存之則人幾希者何仁義是也必如聖人而後可謂爲人必全仁義而後可爲聖人凡聖人皆全仁義者也不過性反不同至於成功則一先即舜以揭明仁義使人知存幾希止是全仁義而下文所言衆聖事雖不一其全仁義則一可知必至於由仁義行不待勉强乃

爲能存幾希凡君子皆然亦可知矣蓋不全仁義不可爲人苟非由仁義行但以仁義爲美而行之是仁義與我尚爲二物亦不得爲存之之君子孟子不舉舜實事但總括平生而言其意如此惟存之之理此章已借舜言明故下文禹湯文武周孔各舉其一事以見事不同而理同卽衆聖之明察由仁義皆可卽一端以見全體矣而孔子又自爲一章何哉聖人而不爲君相自孔子始布衣之賤欲存天綱而立人紀世以爲難不知人無貴賤心理則一德造於聖卽困若流離所以承天心而立

人極者自在故特專敘孔子春秋一事以見其扶
世敎之苦心卽人類賴以不墜與聖人而爲君相
者同也至孟子私淑自爲一章則於理不得不爾
俗講不知本文語脈或以君子爲不必聖人則舜
文周孔皆不可通或以舜一人爲生安則禹湯文
武周孔豈尚有勉强行仁之迹且堯以上諸聖又
何以不得爲存之之君子耶弊由錯解孟子性之
反之二言謂反之聖人不如性之遂覺禹文湯武
微有參差不知孟子乃言聖人生質不同有此二
種性反之名就其用功言之也至德造於聖則皆

能明庶物察人倫由仁義行故曰及其成功一也夫子論韶武亦是言聖人遭遇之殊樂所以不同而其德固無不同非謂武王不如舜也先儒於此等處多未分明遂令講章妄說安可不辨不然舜一人乃能明察由仁義行諸聖不能試問可通否也浸假謂禹惡旨酒湯武不能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不能可通否也凡讀書須得立言之意況義關發明聖人以維持世敎安可隨聲附和貽誤將來乎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好惡皆去聲○禹之時嗜欲日開而平成功奏

卽二事以見其謹危微大虛公之量湯執中立賢無方堯舜禹執中之學至桀而衰遺賢尤衆特舉湯二事以概其餘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民遭紂之虐而文安之道自伏羲以來而文承之視如傷望未見成己與成人純一不已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泄狎也不泄則敬邇不忘則思周錯舉遠邇以言其精純也武以征伐興或疑有遜於文故特以此該括言之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三王三代之王四事四人之事皆所以承天心而立人紀周公審時勢以宜民思之精而行之勇仁至義盡也

附解聖人之德一也惟因時制宜不同則其跡若異然承天心立人紀致其憂勤惕厲固無不同也此章歷舉羣聖祇時中二字盡之而非有低昂安勉

之分朱子曰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勤惕厲程子曰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湯卻泄邇忘遠是也聖人義精仁熟不思不勉而此言周公仰思待旦如是其勞何也聖人不自以為聖雖理極熟未嘗不加敬愼況爲天下立法宜於人情土俗通乎朝野遠近一時便之尤必後世法之安得不思之至精至密且孟子以存幾希望人歷舉衆聖各就一事言卽各有一義欲人會通而力行之非第閒閒評論而已周公尙然則凡欲存幾希者安可不愼思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王者之迹熄禮樂教化不行於天下詩亡太史陳風去取失實而民情壅於上聞是非之實不著也孔子作春秋以存直道之公而聖王賞善罰惡之意以明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原春秋之始與列國無殊以起下文也乘載也記載其行事也檮杌本惡木因以名惡獸而楚則取記惡垂戒之意春秋錯舉四時以記時事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承上言其事其文不過列國史官之常而孔子即其事以明其義俾是非之公不泯聖王禮樂之意猶在竊取謙言私有所得也

附解此章前人紛紛聚訟祇因未解詩之所以係於

王迹范甯穀梁序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

朱子據之講家不敢異言益以滋惑實則孟子所

言亦人人意中所有特拘於傳註轉致迷謬耳今
正明之聖王在上使天下之人各正其性命是非
善惡之公人多了然而刑賞舉錯一歸於正禮樂
教化約民於中故其時天子有採風之使太史有
陳詩之條列國諸侯不敢外公道以行賞罰閒有
政治不修刑賞不當者民間歌謠達於天子天子
用以知其風俗之盛衰而黜爵讓地隨之是蓋聖
王慮之周而法之密恐禮樂教化有時而衰諸侯
大夫不皆賢智而窮簷蔀屋之怨聲不能上達於
九重故特重輶軒以驗風俗也若其歌咏之和平

陳義之中正者則登於朝廟被諸管弦而賢士大夫之謳吟即其詩以知其人升庸寵錫又不待言矣周衰聖王不作已無以正乾綱而同好惡並此禮樂教化之迹所以維持政法於不敝者人悉視爲虛文此爲王者之迹熄夫聖王不世出而所留遺之法度能奉行勿替亦可以維人心王迹旣熄則諸侯蔑視王章以好惡之私行其賞罰顚倒是非惑亂風俗即有一二傷世憫俗之人著爲歌咏勸懲褒譏諸侯惡其指斥不列輶軒所存者皆阿諛頌禱之詞是非失實是爲詩亡矣於斯時也在

上無聖君以操賞善罰惡之公在下亦無復秉彝直道之良是以諸侯縱恣威福自擅忌諱深而草野之忠言諂諛進而朝廷少公論詩之亡也非果無詩聖王所以重詩而詩之所以爲人心風俗所係者亡也詩亡而美刺失眞民隱不上達一時之美惡失眞猶可言也千秋之公論無存甚可憂也夫子知聖王不可復作而列國之暴戾恣睢勢將益甚故卽春秋而筆削之是則是非則非令美惡之迹昭然僭亂之徒卽能逸譏刺之篇章而不能掩其所行之實事卽能飾頌美之諛詞而不能禁

是非之公論所謂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令天下後世曉然於父子君臣之大義而聖王代天賞罰之權本有一定此詩亡然後春秋作之義也若如黍離降爲國風之說是謂風不如雅不知二南不害其爲風東遷以後非無雅板蕩昊天誹刺顯然駉牡泮林上齊二代雅頌即優於風豳風亦列於變拘鑿之私談莫掩其支離之意見皆自范甯啟之也夫詩被管弦風諷也列國之風謠足以爲諷諭也雅正也讜言正論或規或刺皆足爲一時之正訓也頌頌也詞專主於頌美而非阿好

失實也風雅各有盛衰均有關於王迹特王迹既熄是非美惡之眞不能上操於天子則忠臣義士之謳吟無足動王公之敬聽爲詩亡耳夫子已删詩以見意而猶曰託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故作春秋若以王風爲夫子所降則魯頌必是夫子所升聖人即欲存王迹必不敢倍天常降王爲侯升魯作頌知宗邦而不知共主豈臣子之義乎且季札觀樂已爲之歌王風是王風本舊有不因夫子序詩而降特未經夫子删定則多駁雜詩與春秋既經夫子筆削而解者猶謬讀書不精每令康莊

化爲荊棘愚另有詩及春秋恆解茲不贅晉之乘節連下節看則易明語意急遞而下重末句竊取二字在子則自謙在孟子述之則以明不得已之心義字極重該括許多道理不僅維王迹而已所以辨人禽而懍幾希直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承天牖民之衷在焉趙氏謂乘興於田賦乘馬之事然史豈特記此一事列國皆有史常也其說近鑿不可從國語所言晉楚春秋即魯春秋蓋魯史記事有法列國皆傳誦之耳至墨子謂周燕宋齊皆有春秋則附會語不可爲據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泛言君子小人之澤皆不過五世而斬惟孔子世德尚有子思君子之澤士大夫勳業所遺小人之澤庶人貽謀之善也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孔子之澤非猶凡為君子小人而孟子方在五世之內已得受業於子思與親炙孔子同非偶然也二也字自謙自幸之詞勿誤作自負語

附解此章孟子自敘其得聞聖道而先言君子小人之澤不過五世而斬惟孔子之道傳諸其徒可以百世不敝而己幸生孔子五世之內有子思焉獲承聖緒其所以承先聖而詔將來者庶幾可以存幾希之理語氣須說得謙婉不然則竟侈然自負

失卻廬山面目矣孫奭疏如此解而張氏甄陶從之艮是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出史記隋王劭謂人是衍字趙岐孔叢子皆言孟子親受業於子思孔叢子聖裔趙氏去古未遠其語必有所據不直曰子思而曰人者對孔子而言故遜其詞耳繆公之立上距夫子卒時七十一年孟子距繆公元年百一十二年疑非受業子思不知長年古人常事毛西河就孟子本文論之其說有理梁惠三十年齊虜太子申則孟子遊梁在三十年之後以本文有東敗於齊語也然孟子居梁不及二三年而惠

王已卒以本文有見梁襄王也乃實計其時梁惠王即位之年距魯繆公即位之年止三十零年即惠王卒年距繆公卒年亦止四十零年然而孟子已老本文有王曰叟也則受業子思或未可盡非與輔廣曰子思門人無顯名於世者而孟子直得子思之傳則親受業於子思爲是愚謂此章言已得孔子之傳而以五世立說正因子思孔子之孫非孔子有世德安能承大道之緒世守內已該得子思矣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

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取與生死人之大節係焉孟子示人慎其似是而非乃可以精於義而適中也

附解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惟窮理盡性之極者乃能辨其似是而非戰國風氣輕死生重然諾取與生死不當於義者多矣故孟子言此張氏甄陶謂語有抑揚然本文三事平列不必偏側言子路之死非傷義其言極是子路爲孔氏臣倉卒聞難赴之不知其爲蒯聵也子羔非孔氏家臣可以不死其說皆先得予心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爲愈己於是

殺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

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逢蒲江反惡平聲○逢蒙羿之家衆也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衆也

蒙以私忌殺其師孟子歸罪於羿而寒浞事見春秋襄公四年逢

又引公明儀之言釋其意以起下文鄭人使子濯孺

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

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

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

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

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

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爲不執弓曰

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

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

他徒何反。矣夫夫夫尹之夫並音扶去上聲乘去聲○子濯孺子端人而取友亦端卒賴以免於難節取其事以明取友必愼也世有長於材技而不敦心品亦不以心術人品取人者勢必交傳賈禍故戒其重德行而愼交遊朱子曰僕御也尹公他亦衞人端正也小人庾公自稱金鏃也扣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乘矢四矢也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節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齋側皆反○西子姓施名夷光美婦人也朱子曰蒙猶冒也不潔汙穢之物掩鼻惡其臭也惡人醜貌者罔念作狂克念作聖自恃與自棄皆非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爲本

故猶舊也謂人生受性之初也利宜於行易曰利者義之和當時異學爭言性故言言性者但當原其天命之始而言不當以後起情僞參之卽如性本善矣但所謂故者又必推之於萬事萬理無不宜故曰以利爲本

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惡爲皆去聲○此乃正言其失言性者以私智穿鑿而不知性本自然之天理故推之萬事無不宜言其本來是乃所以爲智也禹之行水水順水就下之性而去其壅智者之言性亦本乎天理之公故利於行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其故天理自然運行之常度也千歲日至後世運數之極致獨言日者天道以日爲綱綱擧以該其餘坐而致其卽目前以定將來萬古無二理也

附解戰國時性學不明如公都子所述無善無不善諸說皆執後起雜糅之性以爲性談天雕龍之輩更不可枚舉故孟子言天下之言性也則就人生本然之始以明其善而已矣但所謂故者必本諸天命之理可推行於日用事爲非談空守寂高言性命而已蓋性乃人生固有之理溯其原於天而必驗其功於日用事物若言之甚奇而推諸倫常日用滯礙不通則非利矣豈知天命之理具於生初者至純無二天下萬理所從出全性者以吾身自然之理推諸於萬事萬物無不宜順其性而出

之豈逆其性而爲之故言性者本有生之初至誠
無妄者以言之則得其正矣但異端言心言性亦
是本於生初而流於空寂偏於氣稟以其所言之
理驗之天地民物施諸日用事爲每多窒礙難通
則非利也夫理具於性而性之理驗諸日用倫常
智者言性或道其原或道其委卽一端以見全體
卽全體以該萬事其說不同皆就人心本然之理
原於天率於性者以覺世而牖民非有一毫穿鑿
附會如禹之行水鑿險探幽無所不至然皆順水
就下之性而道之未嘗任意妄爲彼鑿以言性者

謂無善無不善可善可惡及有善有不善等語皆逆乎天命之故既誣其最初之所得於天者又不能推行於日用倫常故曰若禹之行水則智亦大蓋由其原以達其委信手拈來莫非至理世人不識其故舍卑邇而求高遠夫高遠孰有如天然苟求其本然之故則天有常經日月有常度即天行以測天數即過此以往千歲日至之數可由今致之況性乃人生自具之理本於天者有一定驗於事物者無二理苟求其故何難立決而何事穿鑿哉舊註謂故者已然之迹蓋欲人即發現以識全

體未爲大錯但孟子爲當時不識性體者言正欲其原天命而知性善如舊註則利字只說得自然之勢類於禪家祇這箇是都不用法不若作體驗諸事皆宜於行之爲穩也夫子繫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利字的解如是彼鑿以爲智者推諸性之本來則不合驗諸日用倫常則不通故可惡也天高星辰遠而天與星辰之常度有一定不移隨處可驗者此卽故也若指歷法而言猶爲後起之人工與性之故不類千歲日至以既往言僅歷家推步之一法以將來言乃喩高遠難測之極致且坐而

致三字始有着落蓋千載以後之天運於目前坐致之乃因明於天道之本然而有以推之也若使天無一定之運人安從測若使性無一定之理智者何以鑿此爲即高遠以明其不必鑿耳孫氏義疏亦以故爲人生之初千歲之日至爲千歲之後善讀者其必能辨之矣日至二字如舊註說是歷元如愚則只作日度解耳蓋造歷者因欲窺算天行求箇日月五星會躔日作歷元從那裏算起挨序推到目前其原從堯典羲和始歷代有成法至不難知孟子說高遠難知而實易知故言千載以

後日月星辰之運度亦可先知之爲郎其故以定新來也舉日以該天行故曰日至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行音杭○公行子蓋其先爲公行大夫因氏焉有子之喪居子職之喪羣臣皆奉君命而往弔各有位次周禮小祝有其禮右師王驩也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朱子曰簡略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朝音潮○孟子守禮而不及與右師言非因惡之而託詞以安之也位位立之班次階分行之序列孟子於齊爲賓師右師大夫不同階也歷位越人之位

附解孟子平日固不取右師而亦非有意矯激弔以君命而往無異朝廷守禮而不與言非因其不足言也簡何有焉按喪禮凡弔有當未小斂既小斂而至者此時尙未設賓主位又有當大斂至者位亦未備殯之明日乃成服杖而有朝夕哭奠之禮內外位方齊內位在寢門內殯宮堂下外位在外門內寢門外弔者初入門即外位外位既定辟寢門以次入即內位主哭賓皆哭值朝奠則朝奠值夕奠則夕奠禮畢賓出主人拜送是則初入門即行弔禮安得紛紛與言故孟子非託詞也朱子或

問言孔子不辨知禮而孟子辨簡以爲不及孔子殊非孔子因魯昭公君臣之際故諱言自以爲過孟子與右師則不倖矣右師小人當時知禮者少不盡言以服其心則彼且含怒而徒以賈禍豈爲明哲之道爲言禮本如此非故簡慢禮意明而右師亦心解矣其中和氣象正大心情與孔子異地皆然何可妄爲訾議孔子於或人孰謂知禮亦自明是禮若謂一概模稜不辨是非小之則啟嫌疑大之或誤國事後世君子崖岸過峻致小人積忿成讐貽害君國者甚多試以孟子此事反勘之得

失可知矣有子之喪爲子居父母喪非其子喪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爲高視君子者言而近指君子存心之異以仁以禮皆兼內外而言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君子存心不易詳即其愛人敬人徵之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恆胡登反○又言愛敬之應以見存心不可不以仁禮非君子有預求功效之心也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横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横去聲下同○此下三節歷言君子自反之意以見其存心之嚴密朱子曰横逆强暴不順理也物事也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由與猶同下放此○忠竭誠之謂自反而忠矣其横

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難去聲○朱子曰奚擇何異也難難詰辨也不與之校仍以仁禮自反也蓋愛之敬之者依然無已非遂置之也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爲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夫音扶○憂己之存心不如舜而無自取患難之道萬一有之亦自信其仁禮之素患亦終解也

附解此章爲淺人導以仁禮當時殘虐成風禮教蔑

如不特無以安人亦不能自安故就愛敬一二字先
言可以感人歆動之次言當自反其愛敬不必與
人計較不特免於禍患且可以如舜語似淺近義
實精微古今多少名人祇因仁禮二字未精到一
朝之患誤身誤國者多矣可忽視此章之言哉言
君子存心之異惟知自反不肯責人推之於橫逆
不易其操蓋必如是始爲君子而凡外患之來苟
無以致之則亦不足爲君子累矣張氏曰又何難
不是不屑校言彼亦人也只以存心不好遂致墮
落如此君子方悲憫之不暇思所以變化轉移之

豈肯與之計校眞說得出聖賢心事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平世明良之期所以禹過門不入則因洪水之難也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食音嗣樂音洛○亂世急需聖賢而無如顏子者故以樂道爲賢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出處無成心因乎時而已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朱子曰禹稷身任其職故思之而救之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朱子曰聖賢之心隨感而應各盡其道使禹稷居顏子之地亦能樂顏子之樂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也今有同室之人鬭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鬭者

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喻緩急之勢不同以見聖賢隨時處中之義朱子曰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喻急也

附解此章祇是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意聖賢心乎救民特無人知之則亦惟樂道而已非遂忘世此蓋以誨門人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朱子曰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禮貌敬之也按國策章母啟得罪其父其父殺而埋馬棧之下章因未奉父命不敢改葬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

父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鬭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好養從皆去聲很胡懇反○朱子曰戮羞辱也很忿戾也世俗以匡章爲不孝孟子卽以世俗常言衡之而章子固非其人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夫音扶遇合也正言章子之罪是不孝之稱所自來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賊害也申責善之所以爲罪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爲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屛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卽章子惝恨之情事以見其可矜未至於可絕也不養不受妻子之養也

附解國策齊王使章子將勉之曰夫子之强全軍而

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啟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王曰爲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爲人臣欺生君哉國策書其人其言多不足取而自春秋以後之事蹟賴以有傳不可廢也其載章子此事殆非無因世固有人倫之變如此不幸者章子既不能救其母又不能事其母出妻屏子終身不養亦悔恨無聊之一念也然則爲章子者將奈何當母得罪於父時當幾諫其父母使釋然敦睦不幸不可迴則善全其母以

俟父之怒解而不能然以致母死於非命則不孝於母亦不孝於父九州難鑄此錯矣父在不敢改葬父死則可改葬斡父之蠱方爲大孝况君命改葬哉孟子不絕章子者取章子有悔恨之心憫其不幸之遇故曰是則章子已矣固非以其爲孝也嗟夫人倫之變有不忍言者惟聖人能曲盡其道至誠感孚全其美而救其失下此難言之矣是故大學之道不明家庭骨肉之際必多不得其道而抱憾者多聖人以忠孝望人固不敢謂有不是之君父而爲君爲父者亦豈可侈然自肆樂莫予違

哉孟子謂章子責善是其不知幾諫以致決裂全此而其父之不可詬言亦隱然見於言外矣故人當明善誠身善事其親而凡爲父母者亦不可不正身以爲則也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墻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爲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與去聲○武城南武城在費西南盍何不也左右曾子門人忠敬誠且敬也爲民望使民望而

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曾子嘗舍於沈猶氏値負芻者作亂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節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朱子曰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所處之地不同也

附解臨難大節所係也然非身食其祿則不必捐生世人或輕受人之祿而臨難又苟免孟子即二賢遇寇使人參觀明賢者不輕徇人亦斷無苟免之事亦爲門人言也

儲子曰王使人瞷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

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儲子述王使瞷之意而孟子答以無異舉堯舜以證其說非自況也

附解聖人亦人耳盡人之道而立人之極以其此心此理合於造化而功於人羣五官百體固無異也孔子生周之衰得人爲盛四友之歎固嘗深幸於其徒然陳亢叔孫之流妄爲訾議而桓魋且與爲讐則人之知之者亦寡孟子處橫議之日巖巖道貌非必有心於異人而敬之者少疑之者多齊王之瞰蓋非敬而信之其亦疑而伺之耳孟子言無以異人而舉至奇之堯舜以實之豈自詡哉以爲

以形體求異則將不察聖賢之眞而自棄於堯舜

夫聖人誠不可不尊信矣而視聖人太高以爲我不能及則必任意悖理反自喪其幾希故孔子言及其成功一困而不學民斯爲下孟子言人皆可爲堯舜與此章之言正同此意今聖人之道昌明矣而人鮮希聖非果無美材皆緣高視聖人甘爲流俗之故不可不戒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

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中國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閒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施音迤又音異墦音燔施施如字○朱子曰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墦冢也顧望也訕怨詈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當時齊國適有是事而孟子述之非虛撰也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人知齊人可鄙而不知求富貴利達者亦然孟子歎之欲人發其羞惡之

良愼厥所
以求也

附解若謂孟子鑿空撰出笑罵當世必不其然蓋聖賢卽處己甚高無過爲憤嫉之言也或以一妻一妾非乞食可以養活墦閒非可常乞之地疑孟子設言之愚謂妻妾娶於未乞之前墦閒特其乞食之一節自無不可通不必定作孟子描寫若輩解致有傷厚之嫌也顧炎武謂古無墓祭閻百詩則以爲有愚嘗考之二人之說皆是也曾子問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向墓爲壇以時祭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後祭於家又

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吳季札之於王僚也復命
哭墓顧氏引之以爲禮之變非也古人祭皆於廟
有事則亦祭墓蓋古葬日有制無停柩不窆者或
羈旅士民不及歸葬者旣葬則不改厝則有事告
墓不能不祭禮本有此非變也閻氏引韓詩外傳
曾子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之逮親亦爲仕宦
有故者言孔子葬魯城北魯世世以歲時祀孔子
冢弟於師無主故然非爲子若孫者周禮祭墓爲
尸則祭土神耳蓋子孫家居以廟祭爲正非有他
故不廢廟而之墓若羈旅及奉祀先賢亦祭墓是

以孟子此章祭墓蓋實有其事顧閻二子知据典而不知禮意故相戾也後世士民歳時展墓暮春尤隆其禮子孫不忘其先雖非古禮豈可啞乎至無廟者爲主於家日日奉祀凡時薦及昏禮慶事皆先薦奠權而得中亦不可少安可拘拘古制反使天下人忽忘其親也

四書愜解孟子卷四終

萬章上　凡九章　雙江劉沅輯註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號平聲○瞽瞍逐舜在外居歷山耕田愛親不能自已因于田以呼天而自咎天日旻者取其愍下之意怨慕怨己而慕父母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恝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愛我於我何哉惡去聲夫音扶恝苦八反共平聲○

萬章誤以怨慕爲怨親孟子解之言長息亦會疑之而公明高不深告之因推其意以爲孝子必不怨親惟罪己而思何所得罪父母也竭力耕田共爲子職之小者恝置之也于父母亦書詞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于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于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爲去聲○承上而言舜怨慕之實事事舜于畎畝書所謂觀刑也九男無考二女娥皇女英百官瞽瞍虐舜使于田堯妻舜正其嫡位並畀以庶事使百官分職牛羊倉廩祿餼也士多就之慕其德也胥皆也遷之移以與之言舜之怨慕不獨于田之時爲然因狀其慕親如窮人也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

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承上而推言其心蓋瞽瞍至頑雖聖人之子不能遽化而舜既徵庸猶弗底豫舜所以如窮人而于田之號泣其爲自怨可知矣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少好皆去聲○又言常人之情而歎舜之慕親無已時蓋不但不得於親而後慕也終身慕父母則父母而外無可喜故不順於父母則無可解憂言五十者舜五十攝政極富貴之時足以該終身也朱子曰艾美好也不得失意熱中躁急心熱

附解父母無不愛其子而舜獨處其變書云號泣于旻天于父母非孟子此章幾疑怨親怨慕二字直

括舜一生心迹故詳敘舜之榮遇而以惟順於父
母可以解憂明其心末以常人反形之世不乏如
瞽瞍之父母而其子果能如舜則亦無不可底豫
矣九男路史言堯長子監明早死庶子九監明之
嗣封於劉其後丹房傳鑄唐冀隨鄶櫟函皆云堯
後然不見經傳以備參考可也娥皇作以盲女英
作以瑩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霄明
燭光山海經以舜之二女爲湘神而離騷以娥皇
爲湘君女英爲湘夫人博物志云舜死蒼梧二女
涕淚灑竹成斑皆附會不足信也百官事舜者舜

本嫡子當嗣位左傳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瞽瞍蓋欲廢舜立象至欲殺之時人以其不知聖子故目之曰瞽虞國今山西安邑縣去歷山數十里瞽瞍逐舜在外舜耕於歷山堯知其賢妻之正其嫡位故有百官牛羊倉廩等先成婚後歸見翁姑故書曰嬪于虞溈水出歷山汭水之支流溈汭卽歷山下也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

是以不告也懟直類反○朱子曰詩齊風南山篇信誠也懟讐怨也舜生三十年矣瞽瞍不爲之娶而欲殺之如竟不娶則疑憤懟於父母亂命不可從大倫不可廢故堯妻之舜亦不告父母萬章疑問而孟子告之如此後世誤解尚書反以孟子爲疑愚已詳其義於不孝有三章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妻去聲○章疑堯當使舜盡禮且以帝堯命之瞍當見從不必竟不告也告則不得娶蓋瞽瞍至頑非遽可以禮喻告之而不從舜必不安以堯之意行之則舜從君與父一理而堯獨任其咎於舜爲無罪矣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弨朕二嫂使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

爾忸怩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弤都禮反忸女六反怩音尼與平聲○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揜蓋也史記瞽瞍焚廩舜以兩笠自捍而下去使穿井舜已先出瞍不知而蓋之謨謀也蓋蓋井都君舜本應襲虞封也績功也干盾戈戟弤彫弓也棲牀也治棲欲以為妻也鬱陶思君閉結也忸怩慙色也臣庶堯妻舜蓋已使正位世子故有臣庶也象至無禮而舜喜其來前忘其所為蓋聖人純乎愛弟之誠有不知其然而然者曰然則舜僞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校人周禮掌王馬之政春秋猶然無主池沼之說蓋子產偶以其便使之也朱子曰圉圉困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其方理之所有校人狀魚之生而子產信之象以愛兄道來而舜喜之聖賢以理自處即以理處人人苟一言一行合理則忘其平日所爲而欣喜納之況於弟乎孟子深知聖人如天之心故能言此

附解此章愚已於前不孝有三章天下大悅章附解言其大義聖德如舜何以不能得親孝子必致其親於聖人而瞍頑反以爲違逆又後妻少子媒孼其短益增忿怒書曰母嚚想其巧言播弄不知若何動聽故瞍遂欲廢舜立象其平日虐舜蓋非一

端而于田井廩亦見一　斑當于田之時堯信斯錫
而妻舜使九男二女從事之虞本小國堯又聖明
於時四方風動想瞽瞍必不能與堯相抗瞍欲廢
舜使儕齊民堯妻之而正其位畀以臣庶必別有
臨馭之事瞍既畏堯無如何乃又於家庭間瑣事
如井廩類私虐使之詳見下章史記謂舜穿井匿
空旁出不合情事當是舜知父欲蓋井先出避去
父母以爲尚在井中而蓋之也列女傳載舜女弟
繫一名敤首與舜妻謀脫舜於難理或有之或謂
舜與堯同出於黃帝而妻二女爲瀆倫然舜自是

幕之後並非同出自黃帝左傳及國語可信他書不足信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象情父母之愛而不行仁舜以善化之反成釁隙故欲殺之也封之而以爲放世俗以私妄窺聖人如此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

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庳音鼻○流徙也幽州今密雲縣崇山今湖廣永定衞西三危山名今燉煌東南三十里羽山今贛榆縣西北八十里三苗之君與鯀皆死於徙地故曰殺殛實則始但放流而已按此與書皆言四罪蓋皆不遵舜敎化之人左氏乃有四凶凶與罪相去遠矣不可混視萬章疑在封象耳有庳當在蒲坂畿內而或謂卽零陵有庳疑舜後南巡象或從之至是歟萬章疑舜不當封象虐民孟子言親愛當然也敢問或曰放者何

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庳此之謂也使吏治其國卽後世命卿之制所由仿漢世藩相亦然蓋處之以優而俗疑為放常常見源源來則舜親愛之本心也不及貢二句古有是言而引以證之

附解張甄陶援引左氏史記謂象之殺舜蓋欲爭世傳之位是也而謂瞽瞍目實盲則非上古制度不及後世之詳其君長祇如今部落酋首舜之先世封於虞及瞽瞍襲位蓋多遺行舜以道幾諫反遭斥惡又後母傲象從中播弄遂至瞍恨益深使舜耕田舜即往田賤而勞之也所在人民悅而從之故有一年成邑二年成聚三年成都之事陶漁亦當在此時聖人溫良恭儉讓又能利用前民民故歸之而當時君長部民無甚定居可見象之殺舜蓋亦其父母所命如近世無賴子弟惟知阿順不

知亂命不可從也見舜而忸怩是其本心之良有不可得而湮沒者舜惟知孝親即惟知愛弟即弟果自欲殺己但預防不惟其患足矣何能恨弟況親之所使乎聖人有天地之量又有神明之哲其處變而不失其常委曲而全其道凡事皆然而父子兄弟之間天親大倫不幸遇變尤非易全其美者舜能如此故爲大孝堯早聞其事已灼知其賢及聞岳薦師錫曰我其試哉試者觀其刑家之實事外亦別有所以試故妻以二女後人析堯典爲二增一舜典入遂謂一聞舜賢即妻以女我其

試批何空而無着且覺堯孟浿矣虞今安邑去歷山數十里瞽瞍遂舜欲傳位於象堯以禮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釐降就歷山爲宮成禮故曰于嬀汭嬀水出歷山堯妻舜後乃歸見翁姑故曰嬪于虞瞍無禮堯以天子命治之正舜嫡位賜舜臣庶瞍忿猶不解復以井廩等私賤虐之舜不以堯故稍自侈然益夔夔齊慄敬事無已久而瞍悟其誠又喜尊養之隆遂爾底豫詳考尚書孟子其本末情事宛然如司馬溫公蘇子由史剡近崔述等未達經義反以孟子書所載爲非誤矣張甄陶又謂

舜避象而往陶漁民因化之不知夫子嘗曰瞽瞍欲殺舜不可得欲使之未嘗不在側烏有行千里之外號泣以求格親者乎陶漁與耕田皆一時事在未曾師錫之前迺謂歷山雷澤河濱相去甚遠尤非安邑去歷山纔數十里何不詳考而妄言之乎且孔孟之言析理至精學者可依據以定千載無容以私臆而妄談學者合觀愚言細繹書云參詳自明其他書不足信也共工不一人左傳共工氏以水紀在炎帝前楚詞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指列子所載與顓頊爭者書曰垂共工則冬

官也杜預謂卽窮奇又堯時一共工旣流之而垂乃爲之密雲東北五十里曰共城閻氏謂是流共工處則幽州所屬之地耳山海經顓頊生驩頭博物志謂卽驩兜近之崇山從地理今釋三苗國名其君不善竄之而更立賢者故禹貢言三苗丕敘三危亦不一書凡三見三危旣宅導黑水至于三危竄三苗于三危此三危前人以爲在今陝西嘉峪關外近是俗名卑羽山鯀之罪書曰方命圮族楚詞曰鯀以婞直亡身以禹之聖能平成天地而鯀不任之其剛愎自用可想羽山在登州蓬萊縣

孔傳謂東裔在海中是也禹貢之羽山在祝其縣今海州屬漢志以爲鯀所殛處疑誤四罪書鄭註以左傳四凶當之不可從也以有庳爲道州鼻亭始於漢書然與此章源源而來不合前人已辨之張氏椿據寰宇記謂在趙州之象城近是不及貢

二句古語或以爲逸書未必然也

咸邱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

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爲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朝音潮岌魚及反○朱子曰咸丘蒙孟子弟子語古語蹙顰蹙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堯典虞書篇名古書本一篇無舜典後人始析之也放勳堯號徂落死也死者魂歸於天曰徂魄降於地曰落遏絕密靜也百姓百官有姓者舜之相堯書有明徵故直引以折之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

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咸邱誤解北山詩言卽爲釋詩意以曉之而臣父之說自破文字辭語逆迎也志詩人之志孑獨立貌遺餘也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爲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養去聲○言孝子以尊養爲念舜因天子而益有以將其孝思豈反有臣父之說引下武之詩言當以舜之孝思信之不必效齊東語也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瞍亦允若是爲父不得而子也見音現齊側皆反○祗載敬事也夔夔戰懼貌齊慄莊敬畏懼引書言瞽瞍反爲舜所感化是爲父

不得而子蓋姑就其說言之也

附解君父至尊也而勢利之俗興至有齊東之說咸邱蒙所述在今日人知其非而後世勢利相沿則竟有其事燕王噲於子之晉庶人朝三家及熊蹯雀鷇皆其類也孟子爲之詳辨而後世擁篡之風攝眞之事猶昧綱常以行甚矣天良之淪亡不勝髮指也咸邱魯地或其人居此而因以爲氏齊東海隅僻壤無識者多古書有堯典而無舜典愚另有書註玆不贅堯典百姓黎民分言張說對唐元宗曰古者民無姓百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丹鉛

錄據之立說甚詳誠然夔夔閻氏曰夔獸一足之物凡人常時兩足舒布有所畏則束足如一足者然故曰夔夔也史記使天下重足而立亦此意至爲得之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時篡亂之徒多假堯舜禪受爲詞故萬章問之而孟子答以不然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言天意如此而聖人承之非私與也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諄之淯反○萬章問也朱子曰諄諄詳語之貌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行去聲下同○天無言而其意常與人相麗行德行事功業也示著其端也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

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暴步卜反下同○暴顯白也天子爲天治民薦賢自代本於至公至誠則天必應之堯之薦舜蓋以仁育天下之心格天而因以舜之行與事卜天心之從違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治去聲祭法曰有天下者祭百神天子者神人之主德至則神鑒其誠民服其教非堯之聖亦無由知其故而獨其兆

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爲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簒也非天與也相去聲朝音潮夫音扶○上文言天子不能與人天下已詳此復就舜避位實事以見其初無利天下之心而堯爲天下得人授受皆無毫髮之私是以歸其權於天與也必三年喪後避者三年總己以聽之時南河之南堯都平陽在大河北河之南則豫州地地非帝畿矣舜避於此其志甚決可見中國王內畿也而猶如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自從也引詩以證上文民願即天心也

附解聖人體天心行天道以治民未嘗以天下爲榮亦非以天下爲輕也己子不肖則不忍以一人害天下而必擇賢以授之然不敢私心與也必考諸於天心惟天意眷顧昭然而民情協應則以天下與之猶如天自與之授者受者皆無心也後世履位而不疚者旣大負乎天心而睥睨神器者直大干天罰方且託於禪讓之奇夫惡知天之所以爲天與聖人之所以承天意哉孟子此章發明嚴正直令燕噲子之莽操之流一齊膽落又孟子言舜禹益避位事今皆無傳然尙書尙在授受之事昭然

而孟子又非妄言者後人乃以所不見疑之謬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朝音潮○否人言非也不然禹事不爾下放此聖人奉天行事惟以至公之心盡其道之當然而成敗得失弗論也禹之薦益與堯舜同而民之歸啓與堯舜異正惟薦者受薦者

皆以無心處之而見其至公至明也陽城今河南登封縣北三十八里箕山與陽城相對啓禹之子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之相相之相並去聲○舜之子商均也承上天與之意而申明之言舜禹益德無低昂而所遇不同故民心之歸往有異是其事故所遭即天意存焉而非人力所能爲因言天命不可以人爲強致聖人奉若天道豈有絲毫作意於其間哉渾淪言之謂之天有因言之謂之命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上文言益之事已明此下二節又明創世繼世之大凡以

杜覬覦之妄託四夫而有天下此不可爲常之事德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則天意也不然聖人豈以位爲榮哉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繼世以有天下天道之常必具子孫大悖天心而後廢之益伊尹周公德不讓於舜禹而嗣君皆賢不有天下適得其本心之安豈非臣子之大快哉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於亳相王皆去聲艾音乂○上言伊尹周公所以證益而此下又申言伊尹周公之事敘尹事獨詳以見聖人委曲至誠盡臣子之道大概然也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太甲太丁子也桐近湯墓今河南偃師縣西南五里太甲居仲壬之喪伊尹總己攝政營桐宮

則居之使密邇先王修身蓄德聽伊尹之訓己尹爲置賢師保以教之也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言周公之不有天下亦以天命有屬如益之不有天下而又云猶尹於殷以見忠勤之心事同也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禪授也引孔子言以實之義盡其道而與天合者也

附解最可笑者世俗之見以名位得失爲榮辱短長至於禹而德衰之言祇緣視天下爲重便謂能讓天下者爲至奇不如聖人之心如青天白日或窮或達在己自有承天立極之道未嘗薄富貴而不居正非藉富貴而尊榮舜禹益同處一時聖德無殊其薦之於天也自是因現有如此之人才德倍

於己子可以代天理物即薦之以卜天心而舜禹益何嘗有絲毫得天下之心也三年之喪舜與益皆以冢宰總百官禮也分也喪畢而歸政違去亦禮也分也天下之從舜禹誠不得已而應天順人然亦必商均能遵其父之命甘心讓位而後可觀于虞賓在位虁鼓笙鏞鳳儀獸舞可見聖人讓德之隆君臣父子間一片太和醞釀有非末俗所能測識者矣避之一字孟子爲人言而云其實皆行其理之常而已益之歸政違去而民心奉啟適如其本心此益所暢然滿志者而於禹益復無損韓

昌黎對禹問謂禹傳子憂後世爭亂又以孟子爲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殊誤夫子言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則其德同矣其薦益必見益之賢尤倍於啟啟故不自私其子然而禹固大聖平成功烈在人啟非不肖民安能棄之謳歌訟獄之啟豈但如甘棠之愛則禹豈因憂後世爭亂而然乎孟子據實事以立言明白曉暢何云求其說而不得且恐聖人之心及天與之意人未甚釋然故又申言輔相與子之賢不肖以見人事如此即天心可知非人之所能爲四句鄭重天命正以明聖人寅畏

之由不敢一毫有私豈謂益可傳而天不傳之是人所無如何哉天命渺冥然其迹固昭昭在人事間聖人恪盡人事不敢稍違天理初非有所責望于天天或禍之不敢以爲當然也天或困之不敢以爲不當然也其視天下如浮雲爲臣克盡其職已是快然此外一衣一食之榮亦不介意况天下乎孟子之言至明而後人妄爲之說啟世之疑可乎天命二字就本章言惟陳北溪說得最是其言曰爲以事言爲事是人非人所爲即是天致以吉凶成敗言有因而致是人力非力所致即是命外

丙二年仲壬四年趙岐古註鐵板不可移易而世每以程子之說爲疑至金仁山據商書附和程子王卒皆亦取之不可不辨孟子特筆提明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則君臣一德湯之薦尹于天可知湯崩太丁未立而卒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而卒則湯無子矣伊尹於是立太甲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蓋尹不敢擅立君之權告于湯而立之若曰此先王之命耳喪三年不祭告廟亦以太甲之名特不親行祭禮耳先王卽是成湯及商之先王其曰祀于

先王就尹言之其曰厥祖就太甲言之非有二也仁山謂若隔外丙仲壬之世而太甲承仲壬之後則自成湯以上俱曰祀于先王足矣何獨又曰奉嗣王祇見厥祖書法若是重複不知外丙仲壬之立尹或無誥或有而逸之至太甲初立時尚年幼本不十分秉德尹以義立之謂其旣立當自重德改行而乃不然因其居憂且令居桐宮置賢師傅敎導之故曰密邇先王其訓謂近湯墓而思祖德動其哀思或悔其所爲其訓者戒其師保善訓之也若但使居桐而不訓何以卽能率德改行尹聖

人其所選輔導亦必聖賢故太甲遂處仁遷義耳太甲不以處桐爲辱而反深感尹之匡救者其訓之力也若不知其訓即匡救之實似尹置之桐宮但求湯陰中默佑太甲不大可笑人乎即尹之事能知尹心則周公亦可知故下文不復詳周公事猶益之於夏是引證之故猶尹之於殷是不敍周公實事故程子據邵子皇極經世無外丙仲壬年數而云然邵子之推者數也即其經世一書以卦義强配帝王語多舛謬孟子在先秦以上得聖人之傳邵子在孟子之後僅工術數之學孰得孰失

孰是孰非艾千子有言果其爲二歲四歲而不之
立此乃伊尹意中之事何緣傳至戰國而待孟子
乃言愚謂果如程子說則伊尹以私意立君而不
論禮之當否是直視君如弈棋者耳解經不明則
誣聖人以長亂何可不愼湯墓在桐晉太康地記
在偃師西南閻百詩疑其去亳太遠謂當在虞亭
縣桐亭張氏椿以爲湯本居南亳穀熟後乃遷西
亳偃師援皇甫謐之言謂在偃師爲信近是漢哀
帝時御史案行水災得湯冢於汾陰縣北郭據秦
本紀甯公二年伐湯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

湯張氏謂周桓王時別自有湯亦號亳王乃西戎之君葬於徵陌者而非湯墓其說甚辨可從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要平聲下同○戰國專汙之士爲此言以自蓋其短史記妄傳不可信孟子曰否不然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樂音洛○莘國名今陳留縣東北耕於莘野託業正矣樂堯舜之道以堯舜之道自樂而無外求義道一也分言之者堯舜之道不止在辭受取予爲證割烹事故析言尹揆之於義而不合卽非堯舜之道而不爲卽其辭受取與見其析義至精卽是樂道之實與養氣章言道義者不同一介細微意湯使人以幣聘之囂

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爲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囂五高反又戶驕反○此下四節敘湯聘尹之實事何以湯之幣聘自言無所求而自樂也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趙氏曰幡反也三聘則知尹至眞尹可以及身而行堯舜之道故幡然改非徒感知己也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述尹平日自言明其應湯之聘欲以道濟民非有求於湯知明其理覺通其變非予覺之而誰以湯卜天心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

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推吐回反內音納說音稅

○總上文而斷之明其救民之心與事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行去聲○此乃正言尹正己以正人必不辱己尹之聖人所如也凡聖皆不辱己尹豈辱己而要湯遠遠遠隱近近君去已仕而去不去留仕君也

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承其要湯之語而正之猶言夫子之求之意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天誅奉天討罪造始也攻伐也牧宮郊外之宮桀所居也朕我也載始也引書言湯奉天討罪自己始其事於亳以證正人之事

附解人言誣伊尹不是說尹非聖人是言聖人亦且委曲行道小人自蓋其卑汙苟且之行也萬章之問亦是疑尹如此則非聖人孟子先詳言尹出處本末後言聖人無不潔身以見人言不攻自破朱子言尹是二截人此語最是害事尹當桀之世其志亦曷嘗不憫天下之昏墊哉特世無知己義不枉道故躬耕自樂湯初以幣聘尹固未定其果有重道安民之實否也故猶囂囂然自樂及湯三聘之勤則其樂道尊賢可與有爲曉然可見而天之不欲尹終窮亦可知矣故幡然改而稱天意以自

明其曰予將以斯道覺斯民非予覺之而誰蓋喜湯之誠求必能同心同德濟世安民也用行舍藏只是一理成己成物初無二心豈宜作兩截看乎或曰先主於孔明親三顧之而後起孔明祗言由是感激許以馳驅湯於伊尹但三以幣聘而尹即赴尹自言將以道覺斯民其不同何耶曰湯求尹於他國勢不得親往則三聘已勤先主求孔明於咫尺可以親往必三顧始得其抱道同也孔明上表於君其詞謙伊尹憫世自明其詞戚其濟世亦同也孟子此章敘事議論兼行已說得甚是明白

而張甄陶謂此等事無可考證孟子只以理斷之誤矣知覺字本一此處並言則微有別知明其理覺則靈悟之速也牧宮趙氏曰桀宮桀所居之地以爾雅邑外曰郊郊外曰牧證之蓋猶牧野之說也書詞與今伊訓異古人引書原不拘拘原文又漢代古文尚書別行趙氏偶未之見故以爲逸書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衞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主以之爲主人癰疽嬖人名或以其所能爲氏也侍人瘠環齊景之狎臣也於衞主顏讐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衞

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讐如字又音犨○顏讐由史記作顏濁鄒學於孔子子路妻兄也彌子瑕衛嬖臣子路以告特藉以觀聖人耳天理之主宰曰命非世俗數命之說也進退禮義卽安命之法禮主辭讓故以進言義主斷制故以退言其實一理也故下單承義字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要平聲○又卽處變以見孔子之不苟朱註不悅不樂居是也桓司馬宋司馬桓魋司城宋官名以武公名司空故改爲司城貞諡也陳侯名周湣公也蓋貞子本宋司城氏而臣於陳者陳貞子之賢萬章所知故實之也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

爲孔子上文徵事已詳此復以理斷之朱子曰近臣在朝之臣遠臣遠方來仕者君子小人各從其類故觀其所爲主與其所主者而其人可知

附解按癰疽本作雍雎一名渠今本字誤也衛靈公嬖臣非謂其業瘍醫而賤之等於侍人也周禮瘍醫下士之職古之業醫者皆聖賢不爲賤役其道甚精亦非小道後世緣朱子註小道以醫卜當之遂目爲賤役而令天下志士不屑其事斯民往往誤死甚矣解經不可不愼也愚嘗於論語二章詳言之茲不更贅侍人之賤以其爲刑餘豎僕然昔在文武聰明齊聖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則所以正

身化人者固有其道亦不得謂侍人卽皆小人也
但孔子時則無此等教化此癰疽侍人蓋本卑汙
士君子立身行己稍知自重自不夤緣曲徑況爲
孔子乎顏讐由與彌子子路皆妻黨人之賢不肖
各視乎其自命父子兄弟不相及也況姻親乎然
孟子必註明之者以彌子汙賤子路不應爲彼傳
言耳命字最不易解先儒分義理之命氣數之命
然祇是一命世俗不達則多爲之說益支離矣愚
於論孟凡言命章已詳言之茲不贅桓魋欲害孔
子或疑聖人所過者化何以風馬牛不相及之桓

魋而欲殺之不知孟子言過化承上王者而言也若窮而在下無權行道人安能信之夫子溫良恭儉讓而慍於羣小蓋聖賢之是非往往與庸衆相反所以道大而莫容也且從來君子不與小人爲仇小人必欲與君子爲仇其性情嗜好如冰炭之不相入薰蕕之不同器由來久矣桓魋小人其弟犂從子學夫子告之皆仁義之事想牛平日以善諫兄多觸其怒因而遷怒夫子亦或有之不然則魋自爲石槨三年不成夫子嘗以戒門人曰若是其靡也死不若速朽之愈也魋聞而含怒之乎此

臆測之詞不可爲據聊以佐笑柄耳觀其殺之不得伐檀而還嫉正太甚其天理之淪亡已久抑或牛不謹言不可言而與之言以致斯故夫子告之曰其言訒也此等處不明則將爲淺人藉口處未俗而欲敦上行不可得矣故詳論之據史記孔子不悅於魯因受女樂而行去至衞衞靈公與夫人同車使孔子爲次乘去衞過曹適宋遭桓司馬去適鄭遂至陳皆定公十五年事夫孔子去孟子未遠也鄒魯門人服習孔子之教者亦多人矣而已有爲妄言以誣聖者人心風俗惡直醜正艮可悼

歎然孟子不辨其事直以孔子平日斷其必無世之如孟子者幾人賢人君子汨沒於悠悠之口者可勝道哉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食音嗣好去聲下同○百里奚去虞入秦道困蓋曾爲人飯牛以自給穆公聞其賢而聘之五羊之皮蓋奚所得主家者而穆公償之耳傳譌以奚爲自鬻於秦因緣以干穆公 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屈求勿反乘去聲○垂棘屈皆地名乘四馬也晉以璧馬假道伐虢欲並取虞虞宮之奇諫事見春秋傳述奚去虞之故爲下文知字伏案知虞公之不

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爲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乎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爲而謂賢者爲之乎○相去聲承上言奚智而且賢必不自鬻要君蓋郎其去就可考者知人言之誣也

附解百里奚虞人也孟子一句已斷定左傳晉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朱子謂井伯別是一人甚是各書載奚事多誤奚並無見執於晉及媵秦走宛之

說惟韓詳　　謂禽息薦奚尙可信去虞入秦君

子避地之常非有心干穆公因行而無資爲人飯

牛亦儒者貧困之常非因干穆公而始然人言則

竟將自鬻於秦四字作有心藉此入秦以爲干進

之路而以五羖一事證實之孟子敘其知廢知興

及輔君之賢決其必不要君已無遺意但時解猶

有當辨者自鬻二字不是不好字面英雄失路爲

傭保自給古常有之特自鬻以爲入秦之路則不

可耳自鬻以成其君賢者不爲卽枉己不能正人

之意時解於人言自鬻以下十八字未得其意並

自鬻以成其君一段亦不甚明白至張甄陶直謂
五羖大夫只以五羖合縫一裘殊穿鑿不成道理
五羊之皮蓋奚貧困曾得主家五羖以爲裘服因
爲食牛如今傭保不久穆公即知其在本國以禮
聘之而奚義不苟取穆公因代償此五羊皮國人
美之後遂稱爲五羖大夫蓋誌奚遇合之奇並著
其廉介之實也垂棘見左傳成公五年屈產泉在
石樓縣東南四里馬因之得名閻百詩謂在北屈
縣蓋沿朱註屈地所產而誤虞地今山西平陸縣
虢今河南陝州漢志及水經注有三虢之稱東虢

西虢北虢蓋虢仲虢叔所封之邑其後析爲三非

大義所關不必鑿可也

萬章下 凡九章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治去聲下同橫去聲朝音潮○不法曰橫頑愚廉潔伯夷自處於清亦欲人之皆清不清者不忍與居與遊蓋既無權力以化之則惟違處避之極狀其清爲阿世者戒也待天下之清其仁民之心可見而不念舊惡所由來也

伊尹曰何事

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與音預○何事二句言道在我則事君治民皆可治亦進亂亦進承其意而言其狀又述其言而斷之伊尹得君行道即以天下事爲己任聖之可爲人臣法者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由事上以及居鄉皆與衆偕狀其雅量包容袒裼袒其裼衣露

肉裸裎赤體趙氏曰鄙狹者更寬優薄淺者更深厚柳下惠不失己不失人聖之可爲褊隘箴者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淅先歷反○朱子曰接承也淅漬米水也漬米將炊方承米出水而卽去不及炊也擧去齊去魯以例仕止久處之大槪孔子兼上三聖之長而化其迹四句分合觀之其義乃明

孟子曰伯夷聖之淸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張子曰無所雜者淸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德造其極之謂聖淸任和則其性質之微有不能盡化者也孔子則純乎中正隨時各得其宜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

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朱子曰成樂之一終金鐘屬聲宣也玉磬也振收也始始之終終之也條理猶言脈絡指衆音而言也獨奏一音則一音自爲始終而爲小成智先事而明其理聖既事而著其精大成之樂先擊鎛鐘以宣其聲後擊特磬以收其韻承上言孔子兼三子而時出之如樂之集大成金聲而玉振之釋集大成之太義始條理終條理又釋金聲玉振之本義末四句乃切孔子而言也始條理者挈其端而啟其緒終條理者總其成而會其全智之事謂貫徹于其先聖之事謂總一衆理於其成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承上聖智二字而喻之蓋凡聖皆有智聖而孔子之智尤極於神化如射者力皆至的而巧者妙在背中其鵠蓋智者聖之妙天資人爲有不可強齊者也

附解學至於聖至矣而孟子此章獨尊孔子者爲門

人言之也凡才技造其極曰聖手故曰作者之謂聖而聖人人倫之至則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無不同者孟子何以旣稱三人爲聖又言不如孔子蓋因世變益甚爲後人定學聖之準也三代以前聖人鮮不見用聖人而爲匹夫則人知之者罕如夷尹惠三人惟尹用世人或知之夷惠卽無人稱爲聖矣至孔子亦止門人稱之戰國時何曾有推奉之者孟子承孔子之學而門人等無顏曾諸賢之材其來學者如樂正萬章輩已爲傑出其他孟子雖諄諄教誨奈資學所限一時難望大成故孟

子此章特爲指出學聖門徑如夷之聖可以廉頑立懦如尹之聖可以覺世救民如惠之聖可以敎民寛厚學者得其一即可爲聖即可以有益於世敎矣惟孔子渾然無跡似易學而實不易學因是自己平生所願學不覺服膺之至而形容之咏歎之其本意則但示學者欲學聖人不外此數聖耳非故貶抑三聖以尊孔子也後人不得其解至不足三聖惟尊孔子而淸任和三字竟無有如三聖人者學孔子之無可無不可至於喪名節則不如夷徒尸位則不如尹尚矯激則不如惠而孔子之

栖皇求利達　襲之矣凡孔子之事無不託焉

未知果似孔子否故此章之義不明爲世教害非

小也三子之聖舊說倚於一偏眞是誤解夫聖者

造其極之名安有一偏可以爲聖之理且三人中

如伊尹出處合乎孔子而亦一偏則夫子用行舍

藏都不是了聖人者心中無一毫私欲如夷之清

乃其中無渣滓故見人之惡自覺不安然若其人

改惡從善遂不念舊惡矣是其心何嘗有孤高絕

俗之見集解乃謂不忍居乃不耐意非憐惜意何

其謬哉夫伯夷正爲不忍見惡人之爲民害故惡

之其心仍一仁天下之心也居北海之濱以待天
下之淸日望其淸豈但欲全其己柳下惠之和也
祇因見得我得其爲我他人旣不能浼我亦不足
與較由由與偕卽夫子不磷不淄亦是道也至尹
之樂道畎畝無心榮祿得君而事伐夏救民乃用
行舍藏之正又不待言孟子爲門人言聖人大槪
欲其善學而亦未嘗不願其竟造於孔子大成之
境若非爲門人言無故抑三人以尊孔與後世附
會標榜何異後人因孟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
益不足於二子不知孟子乃借夷惠以砭世也詳

見上孟伯夷隘章茲不贅孟子嘗以夷惠爲聖人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興起反復歎美之矣又嘗言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云云與孔子同矣奈何不察立言之意而輕詆聖人乎三人之德旣無不純而其不及孔子祇是氣稟之所得毫髮未能純化遂各有一番氣象不同處若孔子則生安之資而加以困勉之功直是磨礲圭角盡淨淸任和皆有之而不可以一德名其於聖人尙然況羣賢乎故謂之爲集大成集大成本言樂之名孟子借以爲喩金聲而玉振之以下六句正解集大成之義

末四句方就聖人說金聲何以爲始條理蓋樂之
未作也衆音皆具而未敢發聲是條理已全特有
待而啟以金聲之由是衆樂次第畢舉其中抑揚
疾徐淸濁高下許多條理皆自此啟之故曰始條
理也而在聖人則凡事之來早已洞燭其本末任
將來之委曲繁重無窮端緒皆自此而裕是始條
理者智之事也玉振之終條理者衆樂將終其閒
長短疾徐淸濁高下參差不齊之數勢難頃刻劃
然以玉振之而衆樂方譁讙然而止將從前許多
條理俱在此特磬收之是於樂將畢之際會其全

部而閎之故曰終條理也而在聖人則凡事究竟之時旁人觀之深歎其精微超妙而在聖人會萬於一默成不言攝全體於廣運神化之中是終條理者聖之事也夫子之智聖在始終條理之不同而謂三聖人無智聖則非也故下文又即智聖而譬之智乃神明變化之用聖乃純粹無私之名譬則巧力三子之力皆至於的其巧或不皆中於鵠此由秉受清靈之本體學問造詣之精粗稍有毫髮之間故稍遜孔子如黃金可寶終是堅剛白玉溫潤又遜黃金堅緻然其爲寶一也智之巧者隨

機應變一點神妙之用如射者之巧可意會而不可言傳故又以射喻之後人因朱子各極其一偏之言謂聖人亦有所偏且若三子幾無巧者豈知智聖不全不可爲聖人哉特夫子之智較三子獨有神明不測之妙正如射者之巧潘黨穿札必不若養叔也孟子此喻精妙已爲後儒所不能及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錡魚綺反○趙氏曰北宮錡衞人班列也當時至大之國七惟燕秦楚爲周之舊而其爵伯耳子耳今皆非舊故北宮慨然問之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惡去聲去上聲○害己妨己僭亂之事略大略籍班

爵祿之書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此班爵之制也通天下之君長而計之有五等先王本天理而設君以治民故天子亦在五等之列通一國而計之有六等皆分天子之治以治民班爵之制莫非天紀也君一位以下兼畿內侯國而言

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方千里方整一千里可耕之地閒曠與公卿大夫士所受不與焉附庸有中國夷狄之分附諸侯以達於天子則羣奉天子之命可知此班祿之制通於天下者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此班祿之制施於天子之國者視比也天子之卿六卿以上皆是卿大夫士所受之地蓋

又在天子千里之外而非即以天子千里之地與之然周盛時天子之卿往往以外侯爲之則所受之地自非畀以世世守周衰始有據以傳世者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大國公侯之國朱子曰十十倍之四四倍之倍加一倍也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也以下三節詳命國之祿以見先王無濫無刻而後世之失可知矣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

次國侯伯之國朱子曰三倍之也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

足以代其耕也小國子男之國二卽倍也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

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

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食音

嗣○申明上文代耕之意朱子曰獲得也糞多而力勤者爲上農其所收可供九人言一夫百畝之入可以養其家而下士以下凡庶人在官者皆以是爲差不止府史胥徒然矣

附解生民之初人物混雜一切養教之法俱無天生聖人爲之經營法制民安樂之奉爲君長此貴賤所由來也繼而聖神遞興生養既遂禮樂遂作皆聖賢君長酌其人情物理又因其時勢而爲之法民心自然翕從愛戴而聽命之故自羲軒以來聖

人之爲天子者皆此類非有一毫强人翼戴之心也聖王不世出而强暴嗜欲之徒乃有爭奪之事然民心之誠服者十無一二也春秋至於戰國襲前人之勢力壞棄王制任意妄爲北宮此問自不可少孟子不與深言政治之源而第以班制大略告之蓋北宮非可與知道者而後儒斤斤講求其詳牽引諸書反疑孟子由未知聖人時中之義及孔孟濟世所急並不在儀文節目之間耳今略論之先王奉天出治擇其賢者而與之祿爵以共治天下雖公侯大夫世官世祿然所恃以相維相恤

長久者禮樂教化爲之也其時開國承家者皆聖
賢之才而天子所以治天下莫非誠正修齊之道
故由廟朝以迄於閭門里巷皆然民無不田之夫
士無非聖之學是以道一風同人安其教上下能
久相保數傳以後賢聖漸少禮法漸衰則道敝俗
壞亦勢所必然故封建之不可復行以誠正修齊
之本原不可復作也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
後可行周禮周官使孔孟得志則所以損益而適
中者固必有道焉秦壞封建未爲大失而聽民買
賣民田不均不和由玆而盛又大學之道無復師

傳上何以興教下何以率循故孟子此章略舉之而不欲苛議之耳後世儒者或是封建或非封建俱是就末節爭論而不知國家所以久安長治者不在此至柳子厚竟謂封建非聖人意抑何武斷孟子言大略以見先王奉天立法鄭重周詳之概未嘗言封建之非而近人張甄陶謂切齒封建者孟子亦謬甚孟子所言與王制周禮不同者孟子明言諸侯皆去其籍於時周官一書卽有存者不過民間私藏如秦禁詩書至漢始出之類後人因周禮晚出又或不解其義謂爲僞書云孟子所未

見何足信之然詳繹其文固非聖莫能爲愚別有周官恆解茲不贅至王制漢文時作不可以疑孟子受地一段愚說近之不然六卿卽受地六百畝猶有公孤師保及大夫以下天子無地矣周尺百畝今五十畝庶人在官周官所載極多若今書吏胥給徭役之類卽以其地之人爲之六一公不知其義疑設官太多非也

萬章問曰敢問友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長上聲○挾恃也兄弟喩平日相親狎也戰國勢交成風惟孟子以賓師自處尊疑之而問友孟子言不可有挾蓋破當時之見而

以友德二句釋之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乘去聲下同○此言獻子不挾貴而友無獻子之家忘其貧也若五人尙未忘勢則獻子亦不取之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費妼字般音班○費惠公無考此言費君之不挾貴師友則極其隆事我則非其例矣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疏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

此而已矣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疏食之食音嗣○趙氏曰亥唐晉賢人平公造之唐言入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不敢不飽敬賢也此言平公不挾貴而又歎其未能盡尊賢之禮以起下文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趙氏曰尚上也貳室副宮也爾雅妻之父爲外舅故稱舜曰甥舉堯友舜以爲友德之極則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結明尊賢與貴貴一義見天子友匹夫之非過

附解友也者友其德也一句成萬古鐵案世之取友者其上肝膽其次推解其次則市交庸惡之交如

廣絕交論所云是也孟子在當時嚴嚴氣象落落
寡合豈故峻其丰裁縱横捭闔士風卑靡孟子安
得而有同氣至諸侯等侈肆不以禮來更無俯就
之之理萬章問友意在考證孟子也故孟子先言
不挾三句而以友德申明之下文單承不挾貴說
正破萬章之見而挾長挾兄弟可知矣挾兄弟朱
子未註趙氏以爲兄弟之富貴者然仍是挾貴故
弗從之也歷引孟獻子三段見凡友德者皆不挾
貴而歸到堯舜以爲極則結言貴貴尊賢一義非
囘護之筆蓋非德則賤者何敢與貴者抗惟友德

則自當不挾貴方爲能友有德者亦始與友正結明上文之意耳據雜史樂正裘汝上人家貧不遇老於崧山下孟獻子嘗過其廬而與之言歡不忍別牧仲展氏之樵人也夏不絺葛冬不束帶笑歌於市歌曰牧仲牧仲爾胡憧憧世以江河長安此窮獻子聞而異之遂與交居之於家不復徉狂焉雖經傳所無理亦近之也費有二隱元年費伯之費讀如字今兗州府魚臺縣有費亭呂相謂殄滅我費滑者也季氏之費音祕別一地費滑之費子思時已無而季氏之費子思時繆公賢明魯尙無

恙季氏之後安得僭稱公不如闕疑爲是貳室猶

言別館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孟子抱道自重而未嘗廢諸侯之交際故萬章問之恭相敬之常也曰卻之卻之爲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爲不恭故弗卻也卻之卻之堅卻之也交際甚誠而必逆疑其非義則爲不恭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章問果有不義而託辭以卻亦未爲不恭孟子言道禮交接聖人亦受蓋不追其既往不逆其將來以義自處而已朱子曰以道如餽贐聞戒周其飢餓之類以禮辭命恭敬之節

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爲烈如之何其受之與平聲譈書作憝徒對反○禦人止人而劫奪其貨越顛越譈怨也章極擬一非義之交際而孟子言禦人之人不待教之而誅三代相承著有明法無可解說至今猶然不可受也辭辨說意

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

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比去聲夫音扶較音角○此節萬章疑孟子交際之本衷不知諸侯橫征於民王者必教而後誅非禦人可比也取非其有爲盜充類而至於義之盡然諸侯之取民與取非其有者有間也獵較猶而較其所獲之多寡孔子因而不改以無大害義也諸侯以禮相交則並非此比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曰事道也事道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去也曰爲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與平聲○章疑事道則一毫必以其正不宜任其獵較孟子言孔子有以正其爭特未嘗驟革之耳先以簿書正其祭器而不以四方難繼之物爲正供則所需有節爭奇者將自止章謂俗既難以卽革則宜去之孟子言聖人不肯示人以太難以此爲兆而不行然後孔子去之是以不輕於去亦未嘗不去也淹留也

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衞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衞孝公公養之仕也申言孔子以明其時中是交際之法也桓子因仲由冉求而知夫子舉以自代是大道可之機衞靈公以禮待孔子孔子受之養公出公輒公養受公家之養也

附解萬章因孟子不見諸侯卻又受其禮際先設問明白然後跌出今之諸侯數句亦可謂善問矣不知聖人以道自重固不枉尺直尋而平常交際無取乎已甚之行苟揆諸義而可何必過爲苛求也若謂諸侯不可見並交際亦不受則絕人太甚非所以爲中正之權衡矣取非其有爲盜自是不可

移易之語而諸侯據其土有其民雖厚斂於民有似於盜而究與取非其有者有別充類至義之盡言充盜之類至於其極凡取非其有皆爲盜而諸侯之取民特取之太過非取之非有也時解竟若取非其有非盜則非矣殷受夏四句卽承上不待教而誅言三代以來惟此禦人之罪顯而易見卽欲爲之解說明其非盜不能於今猶懍然也今律強盜傷人不問得贓與否皆斬卽是此意孝公卽出公輒晉趙鞅以送蒯聵爲名欲滅衞輒從國人之計不受晉欺衞人以其保宗廟社稷故謚之爲

孝爲之兆使人知其非不近人情也須善會其義非謂聖人急於行道便苟且隨俗蓋俗尚之事無大害義者原不妨仍之害義則不可從麻冕拜下之分夫子已言之矣聖人不輕與人家國蓋因枉己不能正人至日用周旋和而不流並非盡反時俗以鳴高尙爲之兆也是孟子推獵較之意時人因視聖賢太高憚其方正是以不敢相親豈知聖人不外人情孔子亦獵較而先正祭器實未嘗隨俗使當時魯君臣知其無高世絕俗之行則必終委任之而道可以行矣其後因女樂行曰魯致膰

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足見聖人一片惓惓君國之心故爲之兆非苟且將就之說切宜細認孟子於交際以禮則受而於諸侯枉尺直尋亦不爲正是孔子嫡傳世儒或多昧之反疑孟子過矣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爲養並去聲下同○井田法廢而士多無田苟祿者不擇而仕孟子爲示此章養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言爲貧僅求免自養也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死不當妄冀尊富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惡平聲柝音託○抱關司關也柝行夜所擊木實上文之所云舉抱關擊柝以爲例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

矣委烏僞反會工外反當丁浪反乘去聲茁側刮反長上聲○委吏主委積之吏乘田主苑囿芻牧者會計其多寡出入之數當平也茁肥貌引孔子之爲貧而仕並述其言以爲法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位卑不可言高明卑且貧者本無行道之責立朝而道不行可恥明尊且富者宜免竊祿之譏當時之士多反此故歎之也

附解聖王之世民皆有業而野無遺賢安有爲貧而仕之一法春秋井地漸壞大聖人亦託於微員以自給至戰國時又不待言矣第縱橫捭闔之士干進希榮皆託於爲貧而仕開終南之捷逕不獨一盧藏用矣孟子特爲指破關頭言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始爲爲貧而仕否則貪祿苟祿不得藉口

於此孔子節而已矣三字在夫子口中自當作謙以自處看而其職易稱不爲苟祿意自在其中位卑節仍是申明辭尊居卑二句之意當時遊士干進苟祿正緣不明此義之故二也字言外有許多慨息或謂位卑亦有當言之時然非君相求之安能越職言事又或疑只檢卑貧而仕爲聖賢打乖然聖賢欲救濟民生而君相不用至於俯仰無資亦無遂甘心餓死之理擇其卑貧者而仕盡職盡心非徒竊祿以自肥何爲打乖哉若君相虛心委任大用其道豈復爲此然此乃世衰道微寒畯不

得已之一法　孟子因當時時勢而言使寒士有立
身之道至後世則有道可大用而並求抱關擊柝
不可得者也故朝廷培養士風其道不可不講庶
天下有人才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
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託寄也不
仕而受其祿也古者諸侯出奔寄食於人曰寓公孟
子不輕受祿章故問之而不知孟子所守者禮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曰受之受之何義也曰
君之於氓也固周之周恤也餽粟而受蓋困乏之時始然而以氓自處也曰周
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

何也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爲不恭也周則恤其窮賜則錫以祿孟子爲齊客卿而不受萬鍾義正如此謂無常職而不受謙言也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亟去聲下同標音杓使去聲○朱子曰亟數也鼎肉熟肉標麾也章疑餽不可常而貧乏之無已時將無以自處孟子引子思之事言餽可常受而役賢則不可受悅賢三句謂人君不能用賢而使困乏之尚不善養之則非也臺給臺下厮役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曰以君命將之再

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爲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趙氏曰僕僕煩猥貌此言賢者困於其國人君周之之禮周而有禮卽養也子思不悅亟爲其相視太褻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下女字去聲○言堯之於舜養與舉皆盡其禮是王公之所當法而今不能然則酌於可受與否者非矯也

附解講章謂前三節士之自處後三節君之待士致說者每劃爲兩截非也孟子不爲臣不受萬鍾是不託於諸侯不受賜也而受七十鎰受五十鎰是

餽之則受也萬章疑之而問逐節辨詰煞是細心
不託與或受或不受之義前三節已明矣萬章疑
周之爲義原不過困乏之極一時嘉惠士旣不託
諸侯如受餽不可繼勢將飢餓不能出門戶矣故
又問之孟子引子思之事以明周其窮乏亦當有
禮不然則僕僕亟拜褻越太甚賢者亦不受也此
養字只是周而有禮之謂非尊養之養可比章不
識養字之義又問國君如何始爲養君子孟子卽
以子思之事明之言子思非不受餽特惡其瑣褻
太甚並此困乏周恤之文亦不合禮耳言至此覺

賢者處於亂世遭逢不偶有許多可慨處因慨然
想到堯之於舜也其先養之其後舉之養則極其
隆非若鼎肉亟拜之瑣舉則極其尊非若周蚳之
賤是一重餘波實乃迴抱前文見君子自處之愼
皆因不遇堯舜使然也諸家俱未解得分明至周
字賜字前人謂一有常數一無常數亦未允協蓋
交際惟以義斷殊不在有常數與否如後節廩人
繼粟庖人繼肉云云既云可繼卽與有常數無甚
分別蓋周乃周恤其困賜乃特優其賢孟子曰免
死而已矣者周之道也賜則平時本非貧困本可

無需於君君既不用其道徒以貨取何爲受之子思之於繆公鼎肉也想亦是初見子思子思方處窮困之時既而繆公因子思之言即悟其非臺無後餽不以即尊禮之矣不然非處窮困而徒甘其鼎肉倦於拜跪毋乃可笑人乎此等處最當細心辨之方免毫釐千里之謬故此章託字餽字賜字養字當一一審析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質與贄同○當時士以干進爲固然覺不見諸侯之可怪而不

知君未見知士卽庶人無往見之禮也傳通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章疑庶人則惟君所命而不知循分與守道不同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爲也哉曰爲其多聞也爲其賢也曰爲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爲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爲並去聲○詰以欲見之意而章知之則往見非往役可比也故正告之

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

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亟乘皆去聲召與之與平聲○欲友非不可不能行其道而以虛文友之則不可也繆公亟見子思而欲友之非召之可比尙何爲不可況以往役例之乎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引虞人以爲不可招之例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皮冠田獵之冠通帛曰旃交龍爲旂析羽爲旌詳各有其招之義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承上而言招非所以施於賢人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

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夫音扶底詩作砥之履反○朱子曰詩小雅大東篇砥礪石言其平也視視以爲法也承上不賢人之招意而正言之君子以義禮自守若往見則無以爲君子而又何以示型於小人義禮之正軌禮義之節文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與平聲○以其官召之則非不爲臣可比非然則孔子亦不往見也

附解道者所以正己而正人若枉道便不能正人故不見諸侯非傲也諸侯必以道交賢爲蒼生也欲見賢節已是說得明白人君不知賢者道可以安天下而欲友之尙不可得況召之乎此義孟子屢

言之而當時諸侯不知之故卒不遇也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言己之善甲於一鄉乃能友甲於一鄉之善士一國天下皆然非謂友盡天下以爲大也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尚上同頌與誦同○古之人言行在詩書而必即其所處之世考覈其人之實乃無遁情能友天下之善士則己善足以超今人矣而又尚友古人期於盡得古人之善則己亦古人非今人所可囿矣

附解天下之大安能盡得其善士而友之祇是己善有得於身由淺而深概諸一鄉而我居其上又微

之一國而我復居其上更徵之天下而又居其上
隨其學力所到之時有一分器局便有一方賢士
與之相友譬如有三人於此其一人可以超乎一
鄉一人可以超乎一國一人可以超乎天下即此
鄰而居謂之天下善士能友天下善士而一國一
鄉者不待言矣如謂必交盡天下徧覽九州始爲
天下之善士歷山莘野耕夫何以垂裳戡定故一
鄉一國云云喻其識量之大小非以抱負宏深必
外一身而求諸天下也友之云者同道相樂同氣
相親非但結納之謂其德可以超乎天下則心性

之潛修倫常之實踐己是無慙而又必尚友古人
一者古今多少事變神聖許多經綸而凡德行道藝
一精粗表裏是非得失尤無涯涘尚友者博覽參稽
一非聖不學而賢否不齊一二有以晰之由其有論
世之明也同是聖賢而世不同則事不同知其所
以同又知其所以不同是謂能知人一才一技不
掩其長大義大節必闡其幽千古之人喜其知己
如相把臂故曰友也然此非窮理盡性之極致惡
能以矩方物不爽毫髮哉孟子此章平生抱負見
矣而其意則欲學者擴其識量毋拘隘於聞見㰅

緊在一善字若除卻此字無所爲士亦無所謂友一世俗之見則一分勢利交一分勢利之士云耳故學者不可不卓然自命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周衰命卿之制廢而齊王又無禮臣下故孟子爲舉先王舊制以儆之貴戚之卿命於天子與國同休戚者也王勃然變乎色王疑孟子之言太甚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孟子所言右先王王命卿之常制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異姓之卿命於君而位在羣臣

之上者也道合
則留不合則去

附解孟子此言先儒多疑其太過惟朱子總註言之
至明而張甄陶直以爲古禮其見尤卓惜所以爲
古禮者亦未能詳悉言之也按古者大國三卿皆
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
君小國三卿皆命於其君齊爲大國其始封也原
有命卿後世可考者二姓高國是也蓋先王公天
下以土地付之諸侯爵賞惟其所命惟朝覲會同
命討大典乃歸之天子慮其驕蹇而不制故有命
卿後世君驕臣謟卿制之廢久矣宣王之先以箕

得國傳及其身藐不知卿之爲卿故問於孟子孟子明舉周制以告之而王色變蓋自心有歉不覺赧而怒也不知貴戚之卿乃同姓之卿而又命於天子者其權尊其誼切與國相爲存亡反復之而不聽將使先王祖宗之業遂湮安得不易位易位者奉其罪以告於天王而更立賢君己則置身遠引如伊尹奉嗣王歸亳而不以寵利居成功非後世莽操之假名所得託並非霍光之履滿而不知止所能爲也要之聖人以天下爲公器惟恐嗣君或不賢貽毒於民生而立制以戒之如此又其所

置之卿必有聖賢之德可以爲社稷民生所依頼者而非但取其才略已也後世大學之道不明則所以爲之卿者既非果有大德且無定制如先王之時者則易位一事固斷不可行矣然人主不務修德以爲民先而任用卿尹或徒取奉命之流長惡覆邦雖防閑臣下之心彌切而禍亂未必不起於殿庭則孟子所言逆耳而實大有裨於治安也是又在賢君深思而自得之至異姓之卿不合則去看似容易其實非中有定識脫然於富貴者不能後世絶大經濟之才而往往不克令終皆緣戀

棧一念使之故聖賢不以外來之榮爲吾身之加一損也

四書恆解孟子卷五終

四書恆解

卷十下孟下

晚年定本

四書恆解孟子卷六 晚年定本

告子上 凡二十章

雙江劉沅輯註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桮音杯棬邱圓反○杞柳柜柳柔脆易曲桮棬皆可盛酒水桮圈方而棬深曲性天理也義率性而行之得宜告子以義非性之所有第性可以爲義如杞柳可爲桮棬耳爲强使就範意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爲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爲桮棬也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爲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爲仁義與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戕音牆與平聲夫音扶○性人得於天之理言其慈愛曰仁行而合宜曰義戕賊杞柳以爲桮棬非其性之本然戕賊人以爲仁義則毀人之本體禍仁義使人病仁義而不

行也

附解仁義者性之實也告子以仁義爲性外之物謂人性原不盡善先王設爲仁義以約束之猶杞柳原不是桮棬矯揉而成之不知性者人之所以爲人由其性中之悱惻者言則曰仁性中之裁制者言則曰義人由仁義正是率其性之自然而全其所以爲人之理非性外添設亦非強人以難能也但告子溺於一偏雖以理曉姑就其說折之言杞柳必戕賊而後成桮棬仁義豈必戕賊而後成仁義現在人多不行仁義正惟不知仁義爲性所固

有而子又爲此言使天下人以仁義爲性外之物而不肯爲是一言而禍仁義矣然告子猶不明白故有下章之論杞柳柳名非杞梓及枸杞之杞桮棬皆盂也而形不同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湍他端反○朱子曰湍水波流瀠洄之水告子因孟子折之而申言其說謂性無善惡視乎人之自爲猶湍水之隨所決而東西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信猶誠也性者天理人之所以爲人故無不善猶水之就下也今夫水搏而

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爲不善其性亦猶是也夫音扶搏補各反○朱子曰搏擊也躍跳也顙額也逆其性而水不得就下溺於欲而人乃有不善皆非自然之本體也

附解告子因孟子戕賊人句申辨性本無善惡在人爲之者如何是解其前章爲字之意也蓋告子是僧流宗祖以氣質之心爲性而又以心之虛靈爲無有故有此論孟子第就其說折之不與深言以素無復性之功即言之而亦不知也下章放此水無不下性無不善二語已是斷得明盡末節復明

人有不善之故

告子曰生之謂性人得天地中正之理而生告子則以爲知覺運動之靈人皆以生者卽性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曰然與平聲下同○有所以主宰吾生者卽性也猶白之謂白則生外無性然卽以生言人與物亦不同矣凡白之白皆同則凡爲生者皆同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犬牛之知覺運動與人同卽爲性同豈可通耶孟子第折其言性之非性之所以善者未與言也

附解此章是告子自供平生卽是三代後言性歧途所自出此一字不分明微論百家雜說簧鼓卽理

學之儒紛紛辨論亦不得天人合一之故而孔孟之學難免尙隔一層且令後世以性爲精奧聖人爲難學其害非淺也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中者何天之命而理氣之中涵無可形容則曰太極而已萬物莫非天地所生而人獨得理氣之全理宰乎氣氣載乎理理氣之渾然者未生以前爲先天本無欠缺既生以後爲後天形骸具而理氣雜受中之本體非舊然其所得以生者固在特囿於質惑於情不免逐物而遷耳孟子言性善指先天人生而靜之始孔子言性相近謂後天既生以後不

同而同告子曰生之謂性是以知覺運動之靈卽爲義理之性而不知性乃純乎天理心乃雜於情識情識亦理之所含也而非心純乎性則發不中節中庸所以云致中爲天下之大本夫心在先天卽性也至後天而分爲七情蔽於物欲此非偶然也感受於氣化之不齊及先代父母之培植聖人敎人復性正爲後天不侔先天克己復禮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皆所以返乎太極之本然如告子之言則心卽是性養空空靈靈之心至於屹然不動便爲盡性而勿求於心勿求於氣凡人倫事物之

理置諸不問塊然默然以爲了道佛家所謂頑空先儒亦知非之矣而以格物窮理爲致知似盡性之人尚不能了天下事則未知明明德者靜而致中動而致和內外本末一時交修非先逐物求理然後靜坐收心也夫天下事安可勝窮惟此人倫日用事事實踐必誠必敬爲要耳人倫日用之事本於心而其理則原於性以私心妄心僞心行之其可謂理乎而無如其不能自禁也問其何以不能禁當局亦不知也聖人亦同此心同此人倫日用何以止仁止敬曰盡性也性如何可盡博文約

禮克復致中和也其功效若何孔子十五志學七十而從心不踰孟子有諸己以至聖神是也此豈告子所能知哉前人以仁義禮智言性是也然五性止是一性所涵性在後天必不可語於先天伏羲之畫卦也本於圖書圖書乃天地自然呈露之文章是天地所以開道之原而啟聖人之慧也故圖以對待爲體而五行運化之機寓焉書以流行爲體而乾坤對待之理藏焉伏羲因之畫卦雖分之有八演之爲六十四而實則一陰一陽之用而已六十四卦從八卦而分六子又從乾坤而出乾

純陽也坤純陰也是天地之體也天以陽生而交地地以陰受而交天天地變化六子呈能然實止乾坤盡之矣乾坤以對待爲體以流行爲用五行因陰陽消長而生五性自一元太極而出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人秉乾元一氣而生受坤母含孕而育其始生也得天地之正氣卽是得天地之正理此先天之性所以無不善也其既生也雜於氣質之情卽不盡先天浩然之氣所以聖人有復性之功有窮理之學特其質之厚且清者其爲功也較易若質之薄且濁者

其爲功也較難而溯其受中則同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越椒羊舌虎之生也聞聲而知其不善乃受氣於祖宗父母者不同並受氣於天地者亦雜而在先天固無不善也先儒因禪家卽心卽佛之說而不以氣質爲性是也因羽流煉精煉氣煉神之說而不敢以氣爲性則非何者氣之雜於後天者多濁少清是誠不可言性氣之本於先天者無聲無臭易所謂乾元孟子所謂浩然卽性之質也告子以凡知覺運動之靈爲性卽禪家卽心卽佛之說也而其始如來之說不然儒者謂氣不可以

言性是謂羽流運氣之說也而其初老子之說亦不然蓋精氣神之本於後天者不可爲性精氣神之本於先天者卽性之體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天之所以爲天而人得之以爲人卽性也渾三而一之曰太極故曰太極含三此受中之本體則然由一而三之曰精氣神此旣生之性情則然是故五倫本於五性五性原止一性在天曰太極在人曰性欲全性之本然非存養克制擴充不可而其功又往往爲佛道支流所亂是以難也孟子以四端與愛敬之良知良能言性是就後天中指其可見

者言而後儒執此謂良知良能卽性則不知除卻愛敬良知良能者多不得爲性也至於四端之善固是性之發現而所以能擴充者必由存養有功始能辨其得失去其私妄也告子謂生卽是性是言心卽是性數千年理學家言不越乎此而斤斤闢佛老不知佛言眞空不空妙有不有非偏於空滯於有也老子言守中抱一是存心養性之旨也愚於四子言仁言心性處屢不惜辨論之煩正爲此理數千年塵封不得不盡情剖露耳至本章反詰意李安溪至爲分明其言曰生非性其所得以

生者性然第曰生之謂性則或指其所得以生者未可知也迨問之曰猶白之謂白與而應曰然則即生即性矣生與性不別矣然雖曰即生即性而或別之於其生未可知也迨問之曰白羽之白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而曰然則凡生皆性矣生與生不分矣於是告子論性之旨既曉然自供而孟子牛犬之詰乃應弦而倒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申其生之謂性意以人甘食悅色爲性而又言仁自心內而生義自心外而起非知仁爲性內事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

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長上聲下同○長之以彼為長也仁義本無二理而告子二之故孟子特詰其說其言因人長而後長之是不識義則亦無以知仁故下文特就其說折之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與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與平聲下同○張氏曰異於二字疑衍白其白者白之而已長其長者於人則敬於物則否是長與白已有異也且但曰長卽為義乎其必長之而後為義乎此折其以白喻長之謬而明義必生於心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又言愛出於己長生於人蓋彼直謂長之者非其本心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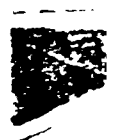
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耆與嗜同夫音扶○炙與長同在外者之長之之心在內如告子之說則甘食之心亦在外是並其仁內之說而亦非矣蓋仁義一原非告子所知姑就其說折之物亦有然言凡物皆在外不獨長也

附解凡異端曲學衹是大本大原不徹所以愈說愈支離而不可以詞喻告子不知性卽天理天無不善故性無不善經孟子隨機折辨詞窮而意不屈此章乃直道其生之謂性之義言甘食悅色乃人生自然而然之事卽是性了至於仁義二字乃性外之物原不可以言性且卽就子所言仁義論之仁字尚較在內至於義字則全不在內了此數語

乃告子駁斥孟子之言孟子知其不可與言姑詰其說如何告子舍仁而言義言因彼長而後長之猶彼白而後白之原不是因我而起故謂之外孟子曰子以白喻長殊不知二者已是不同就白言之馬有白者人亦有白者白馬之白亦如白人之白要不過因其白而稱之爲白耳至於長馬之長與長人之長則敬人必致其誠敬馬不過以老視之而已是子以白喻長已爲不合且子以長言義還是但目爲長卽是義乎必致其長之之禮而後爲義乎蓋必致其敬心明矣敬從心出何爲義外

乃告子猶不明也又自申其說而卽仁以形之言孝弟出於誠心至秦人之弟則不愛仁本由我而生謂之內猶可也至於長人長與長己長無異可見長之之故全在於人並不干己何得以義爲內然若就聖賢正理而論親親仁民愛物無所不愛特親疎有別耳正如長人長與長己長何嘗不同是一長然伯叔兄弟以及外人十年五年固有辨也乃孟子亦不與之正言者以其視仁義爲性外添設之物本原已是不淸其所謂仁乃因食色之意而云並非吾儒之說故其所謂義者愈益支離

錮蔽至此直是無藥可療故聊就其食色之說通之言子以義爲在外不過因長在外耳然卽以子食色是性之說言之耆炙者心也耆之之心不在外而炙固在外之物也何以耆之又在於內如謂長之之心在外則耆炙之心亦在外與耆秦人者吾炙喻其長楚人長吾長意末一節舊解殊不分明今正之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季子蓋亦惑於告子之說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敬本心之理行吾心之所安不從外得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曰敬兄酌則誰先曰先酌鄉人所

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長上聲○朱子曰伯長也酌酌酒此皆季子問公都子答而季子又言敬本在兄因鄉人長兄一歲則酌必先之是敬不自本心而出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爲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惡平聲○此節祇破其伯兄鄉人之說言敬因時殊正義之所以爲義而非不由心出古者祭必設尸以象神在位弟在尸位與鄉人在賓位庸常也斯須暫時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季子言敬因人異不由己操公都子仍即飲食曉之見因時制宜皆本於

心也

附解仁義卽性之理性旣內仁義安得在外孟季子爲告子所惑不知義本天理裁制之心公都子知義自心出而復爲所窘辯才有礙終是瞞理未精經孟子提撕則知因時制宜正吾心天理之妙用而飲湯飲水之說所以能闢季子之口過至義之本性本天孟子未遑與季子深言也按曲禮祭祀不爲尸是尸必無父之子而祭統言父北面而事之者上文言於祭者子行也謂祭者於尸爲諸父然尸禮不可行愚於禮記恆解已言之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此以心之虛靈為性之妙用而不知後天之心非盡先天渾然之性是後世禪宗所本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好去聲○此以性之因人轉移為善惡無定而不知好善者性之常好暴者性之累是後世誤解夫子性相近者所由來也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此以人性為竟有善惡並非習所能移是韓子三品之說而不知由天之人理氣分合之故雖大賢不能無蔽者也微子紂庶兄而弟言兄之子者就比干言而略微子言至親如兄子兄弟善不善不一也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與欲究孟子性善之說以破羣疑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

也言性之原於天而具於命者難以顯言也乃若其情之可驗者無不可以爲善乃以見性本善也乃若非但發語詞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夫音扶○才猶材質言有不善之人非其性之本質然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申明情可爲善之說惻隱羞惡恭敬是非皆情之發也而即仁義禮智所見端仁義禮智性也思而求其本心則即情可以復性其有善惡相去之遠者縱欲戕性而不能求其性之本然非生初即如是也鑠消金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

是懿德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好去聲○引詩及孔子以證之言朱子曰蒸詩作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夷詩作彝常也懿美也性本天理而人得之故天生人有一物即有一理之則可見性爲氣質之宰也民秉此常性故於有懿德者必好之可見人性皆善上文三說皆不知物則之本天民性之有常者也

附解性者天之理而人得之以爲人以其爲天地至極之理曰太極以其至眞言之曰誠以其爲天地生生之意所含如木果之有仁曰仁是性也得之在生我之初所謂無極之眞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也惟人獨稟天地之正理正氣故爲得太極之

豫誠堂鐫

體而靈於萬物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此在受
中之始渾然粹然卽孟子所謂性善者也迨旣生
以後形氣之雜於後天者有厚薄淸濁之不同於
是渾然粹然之在人者遂有智愚賢否之不一然
性如光明寶燭質如燈籠上智之人水晶琉璃爲
燈籠者中智之人紗綃紙帛爲燈籠者下智之人
則木爲燈籠者也究之其內有燭則不異聖人敎
人養氣存心化其氣質之拘是去其燈籠之蔽也
擴充克治去其物欲之蔽是增益光明之燭也告
子不知性乃仁義中正之實理而但以昭昭靈靈

爲性故其不動心也不過强制此心使至於一塵不動遂以爲無爲之性後世僧流坐空守寂皆是如此雖其至靜之中亦具有虛明活潑之趣而後天之陰滓不除卽乾元之性體未復故卽心卽性者流弊至今而未已也談理名家其以存養此心不至外馳爲主而能究心物理不類僧流空寂所以較優然上智之士氣質較清則但存養此心省察克制而天理已覺昭然中下之士質濁而性蔽徒使靜存此心克制擴充不能拔盡根株恐告子之不動心非正卽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亦非仁

也孟子此章是千古言性圭臬然創四端以驗性乃即其可見以明其所不可見而性之何以與天相通人何以有智愚清濁未暇與公都子深言誠難乎其言之也夫仁義禮智信名曰五性實止一性而已性乃天之理而人之所以爲人安有不善其有不善者則質之累而受氣之偏全不同非先天之本體也因性本無名象可求故孟子就後天以明其先天即人所易見者曉之耳韓子性有三品之說大誤而後世尚多沿其說則以其不明理氣分合之源流以後天之心爲先天之性而越椒

古憿豫誠堂鐫

羊舌之生所以不解其故也夫天地爲大父母父母爲小天地非天地尚無父母何有我雖有天地若無父母又何有我是爲四大而天地之性人爲貴其異於物者惟此幾希之天理耳天理無不善人性安有不善以後起之情識爲受中之本然紛紛異說所以彌多孟子姑卽後天情之善者以證先天而又引詩言天理無分貴賤凡蒸民皆有之理宰乎氣氣以成形形氣所在爲物形氣之所由來是性性不可見於其形氣之物言之人身有一物卽有一當然之則如目司視耳司聽天初生人

具此耳目原是聰明者入耳而心通曰聰入目而
理晰曰明不當視聽而視聽則非此物之性矣而
非禮勿視聽者幾人乎故復性之學爲要惟民皆
本此性故皆好懿德德卽善也得於天得於己故
曰德人皆秉此常理皆知好德則性善可知引孔
子說詩之言可謂深切著明矣而後儒猶不盡瞭
如以性之一字人與天一者罕有能深造也本章
性情才三字須的實看明才字解者猶滯今一一
正明之識者當細辨之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

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朱子曰富歲豐年也賴藉也性本善也因物而遷卽富歲凶歲顯喻之而言不可以陷溺者爲性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夫音扶麰音牟耰音憂磽苦交反○朱子曰麰大麥耰覆種日至之時成熟之期磽瘠薄也此乃卽麰麥喻性之皆同而見陷溺者非其常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承上而言同人則同性雖聖人不異也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爲屨我知其不爲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

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蕢音匱耆與嗜同姣古卯反○蕢草器易牙齊臣善調味師曠晉臣善辨音子都鄭公孫閼姣好也以上四節歷舉形體嗜好之同以起下文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承上而斷之人心以理義爲體故其悅之也同否則非心

亦非人矣求理義之端以全理義之正則可以為聖人理謂天理之本體義則從理而適其宜也牛馬曰芻犬豕曰豢此則耤言穀食也口之甘味心之甘理義皆天性之自然悅我心則心全理義矣

附解告子之說孟子已屢辨折之此章因性有善有不善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之二說而特辨明之也凡為人類皆稟天地中正之氣而生得天地生生之理為性安有不同開端即不同者說起明其非生而即然乃陷溺之故正意已明下文以麰麥譬之見同者其常不同者其變同類者四句承上起下一章骨子下文即形體嗜好之同以興心理無不同因為不知性者言故語意止淺淺形容

以嗜好之大概同者言之與理義悅心耳其實嗜好本於氣質閒有不同理義之心本於天命無不同也故性皆善天生一人卽賦以義理之心如人有口便自甘味理義悅心以心原有理義猶芻豢悅口口原甘芻豢也不悅理義者陷溺而失其心之正豈天之降才殊哉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爲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櫱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爲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櫱五

割反○牛山在青州府臨淄縣萌芽也糱斫木餘也濯濯光潔貌山以生物爲性而斧斤與牛羊交伐則失其美美興下文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爲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爲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好惡並去聲有去聲○人謂放良心之人仁義之心卽人性也放其良心縱人心而昧道心日夜所息嗜欲稍遠之時平旦之氣清明之正氣良心所賴以存者與人之人謂善人也旦晝所爲放良心之事也梏亡如械而困之反覆展轉不解也才仁義之本質情實也猶言其情狀也

故苟得

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養上聲。養培護之也凡物皆必有自然之生氣而後能全其質養浩然之氣至於不動心則得其養者也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舍音捨與平聲○心難存而易亡以其陰滓多也常存夜氣操而勿舍馴至於良心渾全則無出入而非天理矣

附解此篇孟子言心性屢矣而此章以夜氣立說歟人戕伐良心尤爲深切著明蓋與養氣章相發明也後人言心性不明多爲不知心與氣交關之故蓋人生得天地之正氣而生此氣非但口鼻呼吸之氣乃上天之載一元無聲臭之氣易所謂統天孟子所謂浩然也雖名曰氣而實乾元眞性所寓

蓋氣也而理卽存焉其在先天渾然粹然不可得而見迨既生以後此氣寄於後天形質之中如金在沙甚微甚危孟子所謂異於禽獸者幾希而道心所主也其人心之生則後天陰濁之氣蔽其心之靈而非乾元本體上聖之資清氣多而濁氣少則道心盛而人心微中智清濁各半下智濁多清少是故氣質之欲日盛則理義之心日消而先天浩然之氣不復存矣存養之功先須養氣而孟子始發明之何也唐虞以來聖王禮樂教化之法詳文武周公小學大學所以束其身心者備焉孔子

生周之衰猶得因周公之遺法以教人四方之士來學禮者但使服習禮儀已足養其身心上智之姿乃與言性與天道至孟子而邪說橫行禮法無有故特爲指破養氣之功不動心章言之已詳此章示人求其良心而特指出平旦清明之氣蓋就易見者以教人夫凡物必先有此氣而後有此質而人則受中以生中者太極渾然之體也太極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而闔闢之機卽爲陰陽所由判陰陽各有消長而變化出焉其在於天五行之分布者各効其靈共成其化而莫不統於太極所以

大悊豫誠堂　纂

合者雖分實未嘗不合其在於人五行之成質者塊然而一氣之彌綸者自在其中所以生而化化而生變化不窮者萬古一轍然其先天之性分太極之理氣者固非形質所能拘存亡所能易特秉此理氣以爲性者有清濁厚薄之不同聖人教人存義理之心養清明之氣久久深造由勉企安下學上達克己之淨而心皆性復禮之至而人亦天矣心非氣不養氣非心不存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氣非口鼻呼吸之氣乃一元太和之氣道家謂爲虛無元氣虛無者上天一元之本體也夫子曰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統天而行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非風雨雷電等已發之氣所可例也人身具天命之性性不離心而心不盡性爲其後天氣雜於欲也平旦之氣緣夜臥久靜先天清明之氣偶見一斑然亦就嗜欲未深者言耳若嗜欲太深則並此平旦之氣亦復無有孟子爲常人指出元氣端倪使長葆此氣宰氣者理也有一分天理乃有一分元氣故引孔子言心之難防以見養心爲要得其養者以義理之心生浩然之氣也因後世言養心則但守後天之心言養性亦但養後

天之氣而心與性之分天與人合一之故不明實
由孔孟之言未得諸身而晰其源流耳苟得其養
四句承上而言養心之法要在保守夜氣爲主夜
氣者虛靜之中一片清靈之氣也末引孔子之言
以明後天之心不可端倪如此惟操存省察勿使
人欲日增則平旦之氣可充而久久人心退聽道
心自全非謂先天之心郎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也
操則存舍則亡謂心動時必操存之而必先知止
至善之法靜定有功斯能操存後人言操存但慎
其已發未深明必有事焉數句養氣之法故不能

至於充實化神之境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豈第曰收心而已哉故此章其詞淺而義深其功近而效大學者不可不察也或疑養氣偏於主敬不知靜者動之體動者靜之用也養氣者靜而涵養動而省察窮理盡性內外本末之功無可偏廢特傳者多謬得明師為難耳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或與惑同明於義理曰智）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易去聲暴步卜反見音現○暴溫之也君子陽明小人陰濁王因孟子而有萌焉小人復損之矣）今夫

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夫音扶繳音灼射食亦反爲爲是之爲去聲若與之與平聲○弈圍棊秋善弈者名繳生絲縷也卽弈以喻王不專心致志乃寒之之本而非盡小人之咎也

附解此章借齊王作指點重在專心致志果專心致志則必親近賢人而所以養其德者自日厚矣然後世大學之道不明人主生長阿保未聞誠意正心之道臨馭以後乃欲其親任賢良不參雜念勢

必不能唐虞三代之治教諭世子之法莫非格致
誠正修齊治平之道其清明之氣固已養於平時
而臨民之念又實有其惻怛是以君之於賢如針
芥相投魚水相得暴不覺而寒何有也昔在文武
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非
正人故其治化獨盛孟子之於齊王好貨好色好
勇好樂納約自牖格君事業已見一斑而無如之
何况後世之士德不及孟子者乎程子言人主接
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
養氣質而薫陶德性范文正言人君之心惟在所

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皆足發明此章之義但本原未淸亦難望其親賢也孟子太息而言顯然見王錮蔽已深由未嘗學問之故而非但恨其見罕人主苟欲長治久安則必力行九經之道諭教世子重選大儒克己虛心委任賢相常使此心敬畏不忘義理日生庶不爲小人所亂宋神宗之於王安石曷嘗不欲效先主之於孔明而其效天淵者知人之明否異也是故窮理盡性之學人主不可一日而不講或曰先主豈窮理盡性者乎曰先主不可謂上哲然其有英明之

質而又從康成陳元芳盧植遊亦頗聞聖賢之概是以虛己任賢如此況使得聖人以爲師而又幸值高光之時其功業亦安可量符堅信任王猛而不聽其垂死之言唐太宗聽納魏徵而終有仆碑之事足見正心無本不能常保其明也況又不及二君者乎子華子曰奕秋通國之善奕者當奕之時思有吹笙過者傾心聽之將屬未屬之際問以奕道則不知也非奕道之深情有暫暗笙滑之也其言與孟子相近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

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舍上聲○熊掌較魚尤美大義較生尤重嗜味之情同嗜義之情何弗同故舍彼而取此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惡辟皆去聲下同○得生也欲生惡死者人情也而偷生免死則隱微必多內慙釋舍生取義之故由所欲所惡有自然之天良不能昧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爲也反言假使欲惡無本然之良則凡可以偷生辟患者無不爲而必不然也何不云者使人自思其嗜義之良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又正

言以決之是謂義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喪去聲○

承上而言人皆有是良心以起下文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嘑大聲叱咤也蹴踐踏也申言人皆有之之實不爲苟得辟患有明徵矣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萬鍾不辨禮義而受蓋有所所指之詞得我倚恃乎我

蓋市恩以爲豪舉所施於窮乏之非合義者也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

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身死重於勢利而良心之有無殊焉可已而不已徒自失其良心爲可哀也

附解此章爲當時貪緣驕寵之輩反復提撕激發其愧恥之良如生公說法頑石亦應點頭而千古以來不爲萬鍾喪良者百無一二亦可慨也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卽本心也孟子卻先從嗜味引喩而起見舍生取義亦如舍魚取熊掌一定之人情次節申明舍生取義之故三節設言人無天良宜乎處處貪生辟患而不然者由其嗜義之心不能自昧故不爲也四節止是承上折轉五節

乃指出心字言人人皆有以起下文緣人人有此
心而不自知是以從淺近處反復提唱使人自思
而自得之非故繁而不殺也所識窮乏者得我當
善會施與窮乏之本盛德之事何爲不可得我者挾
富貴以驕人人爲之奔走且亦挾其勢以妄行淺
夫之流頤指氣使一呼而雷動以爲我能養畜許
多窮乏之人而究之宗族鄉黨義當周恤者或反未
沾其惠故與宮室妻妾之奉同一利欲私情也宮
室妻妾亦非可廢但不專營或因此而貪得耳非
故卻以鳴高古人茅屋可安杵臼可共有人倫之

樂無凍餒之憂何必忘廉喪恥希取富貴以爲豐榮乎若明良遇合天下乂安民登仁壽則祿養之榮受之無愧亦復何傷第君子本心則非爲一家溫飽計也聖賢爲斯世斯民計而不徒爲一家計此意非流俗所知庸庸之徒長驕侈而肥身家患得患失無所不至又安能舍生取義孟子即不受不屑之良心以警人徇欲無恥其言深切著明而學者非有卓然之識亦不易能自立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人得天理以爲人是先天之心即性之實也以其如木果之仁故曰仁義則本仁而行之合宜者人路非是無以行也舍其路而弗由

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舍其路放其心則非人矣豈不可哀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身外之物人知求之仁乃人之所以爲人而不知求則惑矣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學問之道中庸擇善固執之日是也不知求放心則學問亦非此章蓋爲知學而不知學之本者言

附解此章孟子煞是說得精密人之所以虛靈於物者心而心在後天則囿於質蔽於物非先天之本然仁卽天理心之所以異於禽獸也既生以後雖氣質多駁然天良卽在此身之中養其靜虛之體制其私妄之情此復性之學所以有許多功夫求放心者靜存動察念念不離乎正非偏枯寂守之

謂也學問之道多端要無非去私存理以清其源博覽旁參以究其變世人或專守心不使外馳而私妄生於氣質其源不清即終身防閑不得爲仁也或專務博洽以爲窮理而萬理統於一原心性未純則淹貫古今不能精義也仁與義禮智信並言則爲一端專言則仁即性性即誠全有之曰德本仁而著於外萬事萬物處之咸宜即是義曰心曰路分內外而言實非有二也無仁不能行義非義何以爲仁仁既是人心試問無心尚可爲人否義既是人路試思不由人路亦尚可爲人否而人

乃舍之放之則自棄其爲人之理故曰可哀然人孰無良豈甘爲禽獸而不願爲人正以不知仁之爲貴耳故以求雞犬喻之愛物必求其放豈愛己反不如愛雞犬特謂心不必求而學問別有在耳不知聖人敎人學問之道至詳且密不過欲人求其放心所求之放心卽上文仁字而或第以凡爲心當之則非此心是先天渾然之良心書言人心道心一心而何以二名人心人身受氣不齊之心道心天命粹然之心也惟後天與先天不同故人心與道心混雜此理愚屢言之茲不贅收已放

之道心清應變之人心其功始於養氣終於化神究竟放心如何求法孟子所謂必有事者也求放心位置何處詩所謂宥密也非明師授受不能臆揣世儒以心爲性使後天氣質之性與先天太極之性混而不明已流於禪家即心即佛之說刱流以呼吸爲氣使後天凡濁之氣與先天浩然之氣淆而不清何能知孟子養氣不動心之故哉故此章之旨當認定仁人心也二句則知通章言心皆指先天之心渾然之性非謂後天憧擾之心也孟子因異端言心而外仁義儒士言學而昧人心故

特爲指明人以爲心即是性不知性無爲心有覺動而當理由靜而無爲無爲者非無爲也渾然粹然未發之中乃爲天命之全體耳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爲指之不若人也信與伸同爲去聲○指甚微而無名指尤不甚切於用必信之者爲不若人也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心不若人屈於物欲而不能自伸其正氣也心理屈則非人皆於指之當惡朱子曰不知類不知輕重之等

附解此章以屈伸喻心警發人羞惡之心心何以屈不審乎義理之正而屈於物欲凡事苟且從人久

久正氣全無所謂人生之直全無矣然其清夜自思必有抑鬱而不安者特屈於勢屈於境不覺喪其本心之良孟子以屈而不信言其不知惡則必常自警省思人生幾何失卻良心便非人類一念克己推而至於念念不苟務使此心正大光明久之而浩氣充實與日月爭光是爲伸於萬物之上非指之伸者可比矣須切定屈信二字言乃得孟子之意五指一巨指二食指三將指四無名指五小指手以中指爲將指足以大指爲將指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

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

思甚也拱合兩手把一手握之也養身者必養其心心正理純則性定而身亦安矣人無不愛其身故喻以欲生之情而使其思所喻

附解此章語簡而理至要孟子未言所以養遂使後世養心養身分爲兩途而其中又生出許多門徑並下兩章之義亦不明今爲詳言之人無不愛其身者而身安可久惟恃此心此理有不朽於天壤者不必遠求祇在人倫事物上念念循理事事合宜務使內省不疚而閒暇之時則求其放心靜養元氣以穆穆之意葆性命之源久而神明內斂天

理渾然則致中矣一有所動持以敬恕惟恐意之不誠道之不盡此謂致和動者靜之用靜者動之本內外一原存發相貫由養氣而充實光輝大與化神功非一端效惟漸致養性也而養身在其中矣蓋人身所以生者氣血而氣乃血之主神又氣之主也心者人之神明而氣質之欲累之則神不明氣不清形質亦不能安固養浩然之氣所以返受中之本然此氣乃先天虛無之氣即氣即理非後天口鼻知覺之氣可比而實爲後天氣之根本果能有諸己而充實則精明强固血氣亦豐卻病

延年已可決矣況養氣之功全在集義內無毫髮之私僞外無怠肆之偶乘心依於仁動循乎理而凡嗜欲戕賊之事自斷斷不爲仁者壽大德必壽職此其由也後世不知聖人之學養性即可養身而以後天呼吸爲氣後天陰識爲性是以養心而不能延齡養氣而不能治世孟子言知所養此其大略也若夫縱欲悖理全不知人身之貴者孟子固不爲此輩饒舌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所以考其

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身兼愛則當兼養而有善不善焉考察也於己取之己身有不朽之理養之乃善也）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賤而小者形氣之欲貴而大者天性之良養賤小害貴大縱嗜欲而忘義理也）今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舍讀上聲檟音賈樲音貳○場師即場人梧梧桐也檟楸也樲樲棘棘之大者亦名酸棗言不知養物且爲賤也）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一指肩背小體大體之喻狼疾猶狼藉言其謬亂也）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爲去聲○此乃正言養小失大之人是此章立言之故）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口腹非不可養也第爲口腹縱欲害理故

爲心害不然飲食之於人亦
大矣豈必廢之以爲德哉

附解上章言人愛身則當養身而養身者必養心非徒養形體世人亦知愛養此身而不思所以承天心立人紀此身之不朽者如何則必以口腹之害爲心害故孟子欲其養大體而反復言養身之善否使人審乎義理之心得其事天立命之道則必不以嗜欲累其神明而體亦未嘗不養也後世聖人之學窂傳則言養心者枯槁窮餓以爲高而僧道之流所以老死山林而不悔言愛身者肥甘輕煖以爲快而逐俗之士至於蔑棄禮法而亦爲誠

玩索是章之義亦可爽然失矣樲棘言者紛紛本草衍義曰小則爲棘大則爲酸棗棘久生不樵則成幹北方呼爲酸棗更不言棘其實一木也狠疾趙岐註狠藉亂朱子亦云疾藉古字多通用而集註又別解然不若從趙註之直捷

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爲小人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朱子曰鈞同也從隨也大體道心小體形質）曰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

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爲大人而已矣耳目之官所以主耳目之視聽者謂氣質之心也惟其但能視聽而不能當於理故爲小體不思不能決乎理心之官則思先天善性爲心之宰而能研究義理立乎其大心有主而純乎理不動心之實所以不爲情識所役

附解此章剖別大體小體乃令前後數章無不分明人心主宰乎百骸凡知覺運動皆心之靈爲之耳目之官特其一端未有視聽而不本於心者也大學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是耳目之官似即是心況乎觸於所聞見而思因所思而貪於聞見皆心也而孟子何以云心之官則思異於耳

目之官哉蓋此卽人心道心兩分界處但以有覺虛靈之用爲心卽涉於後天形氣之私而耳目之官所以蔽於物惟以先天義理之性爲心則是先天太極之本而心之官所以能思而决於理故小體者形質之氣亦有靈以馭之而爲耳目之官大體者純粹之性浩氣通乎天地而爲心之官聖人德造其極則性盡而形自踐百體莫非義理之精神矣常人欲蔽於心則識擾而氣益昏智慧反爲府過之淵藪洪範五事言思作睿睿作聖卽孟子此章思字所本是大體之道心所以研理而治私

三洲豫誠堂鐫

也非後天思慮之心可比范浚心箴未見全體愚嘗擬之附識於此人爲最靈得天之性渾然粹然生而虛靜氣質梏理乃亡其正靈光浮游欲因以進誠敬存存知止則定集義生氣能不動心克己復禮盡性踐形是萬爲一一實萬分惟心之官宰制羣紛表裏精瑩事天立命縱厥人心人爲斯混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樂音洛○天理畀於人爲性之良物莫貴焉故曰天爵仁義忠信二句以可見者言之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言古人無求人爵之想而天爵之尊自純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

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要音邀○要求也求人爵而後修天爵得人爵而即棄天爵惑之甚喪心蔑禮也將必並人爵而亡之蓋爲假行竊名者而言

附解此章爲僞君子而發與前後章不同戰國之時朝秦暮楚之士如下章所言是矣有一種潔己修身者始亦欲置身賢聖繼而富貴逼人改絃易轍如周彥倫盧藏用之輩喪其所守前後如出兩人孟子惜之而爲是言終亦必亡惜其不能長享無益之榮徒喪平生之業爲堪悲也蓋周家鄉舉里選多重實行雖至末世猶修天爵以邀人爵後世

糊名易書暗中摸索天爵若不必修矣而無棄取得失之間天或司之故士亦猶重德行而恥浮華自蔑視明神不畏天命者出而逞其才華侍弋功名忘乎天親之所培植者厚則天爵直可不修而人爵遂可驕世矣 三復此章能無猛省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勉欲貴者以思使其自貴己貴而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申言人之所貴不若貴於己者可恃良貴本天自然之理趙孟晉卿喻凡有勢力者也 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

不願人之文繡也聞去聲○承言有良貴者自不欲人之貴膏肥肉粱美穀仁義足則世味自淡令聞善名廣譽德博而名久達也五色備曰繡膏粱文繡世之欲貴者爲此耳故以爲言

附解此章爲貪緣奔走者發而首以弗思警之終以不願膏粱文繡導之蓋欲其實全乎仁義之良自然不爲世俗所誘爲俗人言故以膏粱文繡明良貴勝於此等然君子懷仁抱義豈爲與世俗爭榮辱而然哉聖賢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何乃以令聞廣譽爲貴此爲當世淺夫鍼砭也欲貴者苟且希榮既欲遂其嗜欲又欲倖邀令名不知華茂未幾枯槁旋至僥倖一時貽臭千載蕩然斬然有不可

勝言者故以美名歆動之聖賢不求名而實至名歸其生也榮其死也哀首陽之稱甘棠之愛俎豆馨香令聞廣譽安有窮時故子曰疾沒世而名不稱若方爲仁義時卽有求名之念則德必不純或久而無名且改弦易轍矣若有意逃名謂令聞廣譽必不可居亦非中道學者辨之世人不知已之良貴而終身爲趙孟所顚倒試味此章能無汗顏

晉世主夏盟自平公之世權由執政趙武趙鞅相繼爲政至趙襄子滅中行氏而與韓魏滅晉故以趙孟喻執政不言諸侯避尊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勝火今之爲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爲仁不力而以爲難使不仁者得藉口焉孟子深慨其非也與助也亦終必亡而已矣言必並其杯水之仁而亡之旣以誤世亦自誤也

附解仁乃人之所以爲人爲仁祇是全我本來天性不仁乃後起之私外來之物有何難勝奈人知之不眞故行之不力偶有一二事之仁卽以爲是矣而積習難反謂天理難守諉於力之不勝此等人自誣其性令天下皆以仁爲難爲貽毒非淺孟子特地指出而斥其與於不仁決其亦終必亡惜之

亦惡之也後世學者以聖人爲難爲而狃於世俗久且相沿成風並言道善二字亦以爲諱此章可無三復哉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夫音扶○申上章之意言爲仁必期於熟勉人深造自得也荑稗草似穀者人必不以稗易穀則必不以他道易仁既知美種則熟亦非難蓋婉詞以導之

附解上章惜之憎之此章直與指出功夫實落處熟之一言非堅恆勤篤不可曾子曰仁以爲己任死而後已卽是此意未學或未得美種所在熟則更難期矣學術人心何以如古哉或問究竟如何熟

法曰尊德性而道問學內外交修本末交養自有諸己以至於化神循序篤踐無毫髮之不誠則熟矣荑非稗荑稗蓋稗之初生者也

孟子曰羿之敎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彀古候反○射之工拙機在於彀志者研精而適其宜也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大匠工師此章言造道必有其法而授受失實則學亦多歧記者以此終篇蓋深慨之也

附解上二章言中道而廢者與於不仁不如荑稗至所以究其功而循其序者未嘗言也此章特借羿匠言之射之有彀也所以審其機括和其心手引

滿乎正則必中的一切志正體直等法皆爭此些
子耳大匠之規矩亦然聖人之道所以納一世於
中和而與天地合德者非强以所無乃使人復其
性而成乎其爲人耳然上無聖人之君相下無聖
人之師儒則人多囿於世俗喪其本來心性事功
駁而不純雜而多僞孟子此篇歷歷辨論心性而
記者終之以此有無窮屬望焉夫無聖賢之師安
得有聖賢之徒有聖賢之師又或無聖賢之弟故
師友淵源所以存天理於毫芒留前聖之規矩者
與君相同功苟仁道不明於天下未易言俗美化

渻也

告子下 凡十六章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曰禮重 節 色與禮孰重曰禮重 任國名太皞之後風姓任人欲窮禮而先設爲問屋廬子據常答之屋廬子名連晉人孟子弟子也 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 迎去聲○禮所以經緯仁義任人意欲蔑禮蓋亦異端之流其言特事之變者耳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 於如字○任今山東濟甯州東去古鄒城百二三十里蓋屋廬子在任而之鄒何有不難也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 本下末上也不由本以齊末則

食色反重於禮如寸木可高於岑樓朱子曰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鈎金與一輿羽之謂哉鈎帶鈎也言禮本重於食色猶金本重於羽而不當以一鈎論也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翅與啻同古字通施智反○復即其說而極言之論利害而不論義理則食色有時大重於禮禮眞可廢矣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紾音軫摟音婁○朱子曰紾戾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即食色之重者以衡禮之尤重而禮滅不可蔑矣

附解義理權衡細於毫髮非窮理盡性之極不能得

其平也任人以一偏之論蔑禮而孟子反復明其非所謂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學者當反諸吾身而思其析理之原毋徒羨其齒牙之慧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曹交蓋以國爲氏人皆可以爲堯舜蓋古語有諸謂其事之信否也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曹交自言形體亦殊而食粟無能其詞甚卑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勝平聲○是謂形體也匹鶩也烏獲秦力士言不必

則食粟無能爲恥堯舜爲之而鄒滕任說見下文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後去聲長上聲先去聲夫音扶○即尋常之所謂孝弟以證人皆可爲而因言堯舜舍是無道也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之行之之行並去聲○承上而詳具堯舜之事服與言行兼乎動靜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見音現○交願受業於門亦其向道之切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夫音扶○曹交習孟子之言猶未能反求諸心故告之如此有餘師言力行己言無慮非師蓋上文服與言行已明示以實踐之事非絕之也

附解時解太說壞曹交非也人皆可以爲堯舜孟子所常稱述交獨聞而問之已非無知子弟可比其言己虛有形骸如何則可純是謙下求教語特恐堯舜難爲耳故孟子詳悉導之言堯舜不難爲只恐不肯爲因舉徐行後長事以實之徐行後長人人所知人人所能卽是孝弟之事堯舜亦不過盡其孝弟之量有何不可爲第堯舜之道不外孝弟而堯舜之孝弟豈徐行後長可了孟子卽徐行一事以證堯舜可爲卽就孝弟二字引入堯舜之道而已矣者言堯舜無奇功所以破曹交之畏難也

下文乃正告以爲堯舜之事服也言也行也堯是

如何己是如何此中便該許多知行實踐功夫而

聽來祇覺平易近人孟子善誘之婆心立言之精

妙也交於孟子只聽得一半以爲堯舜易爲願假

館受業不知孟子已詳告以爲堯舜之事祇須實

踐便了何用更求教訓故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

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即吾言而求之辨其何爲

堯舜何爲桀一一身體而力行則隨處皆師己之

所言已無遺義不必更留受業非拒其來學而別

使求師也若曹交果歸而力行則孟子之言眞是

一生爲之不盡時解多未得本文語氣又過詆曹交抑思今之自愧食粟者有幾人歟服與言之間皆合堯舜談何容易也曹國哀公八年爲宋所滅交蓋其餘裔以國爲姓故與鄒君亦有舊也帝王世紀文王龍顏虎眉身長十尺有四乳孔叢子言孔子身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容體則交言亦非無據但聖人所以爲聖人不在是耳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弁音盤○周幽王寵褒姒而黜申后太子宜臼被廢爲小弁之詩冀以悟王高子以小弁之於親非可怨也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

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關與彎同射食亦反夫音扶○固執滯爲治也道解說言小弁親愛情深不覺其詞之怨仁謂天性之良曰凱風何以不怨凱風之詩七子自責以全其母之貞故丑云然也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磯音機○凱風之母第有欲嫁之志未嘗果適人也小弁則君父已陷於危亡磯大石激水也不可磯言如石激水而水遽怒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引舜之慕親以明小弁之怨亦有慕親之意不可以其人而議其詩也

附解小弁之詩蓋幽王寵褒姒之時宜臼憂怨而作此詩以悟幽王其憂周道而切瞻依蓋皆人子之至性至情若無此一怨是直視親如路人矣然司馬相如作長門賦猶能成王皇后而小弁不能悟幽王亦大不幸也孟子就詩論詩未嘗一語涉平王平王之不孝在反國之後不明正申侯之罪而又戍之至其遭讒被廢作此詩時本無可議孟子辨之使後世臣子知天性之不能恝而以至誠感動爲主義至精教至遠也凱風之母未嘗嫁人特有欲嫁之志七子作詩其母遂守貞以終故孔子

取之若已適人則非小過矣毛傳孔疏皆如此說

磯本訓石激水朱子一時誤倒之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牼亦作鈃○宋牼宋人見莊子石丘宋地曰先生將何之趙氏曰學士年長者曰先生孟子素知宋牼倘可與言故請其所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說音稅○牼蓋亦以安民爲心者故欲說二國但不知其本耳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志在息民而但以利爲詞故孟子言其號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

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也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樂音洛下同○說於利而罷則必求所以利而仁義所在無利亦必不爲矣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息民爲仁守制爲義果能使之悅仁義則凡事皆循理而無行可以王矣

附解世人行事祇檢有便益處做去不顧義理之安否雖使保家强國祇是一團自利私意不知我便於己人亦效尤其弊至君臣父子之際皆擇利而爲不顧良心天理所在胡越起於門庭人道蔑矣若專尚仁義則愛敬惻怛之心無處不存忠恕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五倫莫不孚契宇宙太和之氣卽此而釀戰國時利害二字策士恃以爲秘詮莊子言宋牼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上說下教强聒不舍是其心存息民亦是好人故孟子實爲指出仁義俾入聖賢大學之道愛宋牼愛當時此念所以

為不朽之業也非技癢太甚道途不擇人而語又按劉向云宋鈃遊稷下蓋在齊孟子已識之而年又長故一見即稱之先生而問所之也至秦楚搆兵之事甚多後人臆揣紛紜俱不足據不必鑿之可也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任平聲相去聲下同○趙氏曰季任任君季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為之居守記二人幣交之事同一不報也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連得間矣間隙也報禮之異屋廬子知其必有義也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

豫誠堂鐫

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爲其之爲去聲下同與平聲○知其必不爲此而疑問之曰非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書周書洛誥儀禮意也物幣也役用也物重於志享如無享以其不用其志於享孟子引以明交道爲其不成享也不成徒名無實釋書言以明儲子之不至知其意非誠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欲來而不得來可來而不來誠否立見矣

附解聖人時中之詣至無定而有一定煞是活潑潑的儲子方幣聘時孟子未嘗遂料其不誠而同受之及後竟不來則一報一不報惟其宜而已世俗因人轉移不顧義之所安又或先事逆料以爲前

知皆未聞聖賢大學之道也或謂孟子既知儲子不誠何不勿受其幣曰孟子在齊爲客儲子齊相幣交固宜受之使以幣先而繼來見則得矣乃竟不來則受幣而不報亦孔子取瑟而歌之意也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名聲譽實事功爲人謂濟世自爲謂潔身先之後之皆有意而爲之孟子不然髡以俗見測之而責其無功去齊也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

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惡趨並去聲○言去就不同同歸於仁己之去未爲不仁也伯夷不忍見暴主之虐民柳下惠同人伊尹救世故曰一也五就湯五就桀湯以尹賢而薦之桀朝聘往來蓋凡五次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公儀子名休子柳泄柳也髡因孟子自信其仁遂直譏言其無益於齊而引古以諷之其言魯削蓋誣之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與平聲○引奚以明己之無益於齊乃齊之不用己也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爲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

有則髡必識之華去聲○王豹衞人淇水名綿駒齊人高唐齊西邑華周杞梁皆齊大夫戰死於莒其妻哭之哀事見春秋傳及列女傳髡直斥孟子無功不得爲賢也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膰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稅輸芮切

爲肉爲爲無之爲去聲○膰肉祭之熟肉禮友莉曰稅收也也冕非常冠不稅冕極言其去之速蓋去冕即行不追細檢行裝故言不稅冕行耳孔子固魯君怠政而藉膰肉以行使人咎己褊心故曰微罪苟去無故而去孟子去齊亦必有故孟子引孔子以曉髡髡或已明故不復辨而孟子之用意忠厚亦孔子也

附解孟子得孔子時中之學行道情殷守己義嚴其在齊也王以客禮相待自可暫留先名實功名之

士後名實枯槁之流皆非孟子所爲髡不知也渠祇見孟子無功於齊不知齊王並未見用功從何來其言名實未加而去不得爲賢曰仁者固如此乎婉詞也及孟子言仁者不必一轍則遂直言其無益於齊孟子又以百里奚自解彼遂直斥其無功無功即名實未加始終只是一意非如時解一步追進一步之說也蓋髡言孟子無功如何便去孟子言有不得不去者其故則不便明言引孔子之爭而髡亦了然故不復問也非髡含糊而退孟子强詞拒人伯夷柳下三聖此章更爲斷得分明

愚於前集大成章力辨時說之非正爲此耳伯夷不以賢事不肖非高自期待彼既不肖安能用我而此心惓惓又不忍斯民之虐於不肖故去之北海之濱實未嘗忘天下也外面做得十分決絕心中實是十分不忍故曰仁也柳下惠不惡汙君不辭小官彼方欲挽汙君而偕之大道即小官亦謂可以布其膏澤故其爲仁同伊尹受湯之聘卽以湯之心爲心湯進伊尹於桀桀想亦受之只是不能大用尹復歸於湯湯又時時遣赴桀處蓋諸侯使大夫於天子之常在湯則欲借尹以引君於道

尹亦以爲義而安之迨後桀無可挽回尹遂安於湯矣此尤見得湯與伊尹至公至仁之心湯固欲桀改行尹亦不憚煩勞皆致主救民之苦衷也後世不詳孟子各章立言之意反過貶三子豈非孟浪吳蓀右言公儀子泄柳子思大有功於魯湻于髡誣之艮是柳子厚五就桀贊似是而非不得當日情事張甄陶竟謂無其事則非矣齊王得罪孟子之故今已無考孟子以孔子自居雖湻于髡當面搶白並不言齊王之非忠厚之至也華周蓋卽華還杞梁妻哭其夫見檀弓華周妻未聞髡蓋連

而及之耳冕祭冠不可常戴以行故從程氏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溯世運凌替之故而斷之如此

五霸之說不一當闕疑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朝音潮辟與闢同治

去聲○慶賞也掊克聚斂讓責也移易置之討治其罪而正之伐諸侯奉天子命伐之摟牽也不用天子命而牽諸侯以伐之也三王之制而言五霸擅征伐爲無君也五霸桓公爲盛葵邱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歃所洽反糴音狄好去聲○束牲而不殺但載盟書于上樹子已立之世子也賓賓客旅行旅士世祿而不世官以不盡賢也無攝各以賢者任之必得必得賢者也曲防曲爲隄防以自固遏糴閉糴而不

恤鄰封而不告專封而不告天子迹葵邱之事以見五霸猶假王命以服人而當時學五霸者之謬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長上聲○當時諸侯不行仁義而其臣復導之是以欲霸不能反速其敗也君有過而順之曰長過未萌而先意道之曰逢

附解此章上下古今其見卓其憂深而其詞微講家多不能達蓋周家封建之治使諸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原有易於離散之勢所恃以維持歸馭上下一德者禮樂教化本仁本義足以固其忠孝之天良也第專尚禮教而法失於疎亦難保無尾大之事尤要者巡狩述職之典使天下政俗瞭然於

耳目之前而慶讓時行有以警動其靖共之志傳
世既久天子不復巡狩諸侯亦不述職而互相侵
陵如鄭莊齊僖之流其敗壞王略蓋在五霸之前
矣孟子獨罪五霸者以其有禁暴止亂之權而不
能率朝聘述職之典陽以尊王爲名實以摟伐爲
私致先王命討之大權不能復收鄭莊齊僖之徒
顯悖王綱其罪明五霸陰盜大柄其罪隱若使五
霸當時凡事請命天子而行修明王制虞思共和
亦何以過夫子之作春秋也憫王室之凌夷惡五
霸之專伐卽召陵之師書曰侵蔡遂伐楚未嘗深

吳炯豫誠堂鐫

子之也間有節取之者孟子所謂彼善於此非如邵堯夫功首罪魁之說孟子慨世運淩夷特推其故於五霸五霸者當時之所謂盛烈也倡言其罪自孟子始及其叙五霸之罪以摟伐為斷蓋天子之號令諸侯者恃巡狩述職之典耳五霸若果存心王室何不請於王朝修明此制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旦夕可舉耳惟其意主自強特借尊王為名遂其侵伐天下人見其翼戴之迹而不知其暗地敗壞王制揭其為三王之罪人而後世之藉口桓文遂其強暴者可以氣阻矣至於當時諸侯豔羨

五霸不過纂摟伐以自强孟子曰五霸之罪卽在摟伐而五霸猶得以自强於一時者以其尙能假名王制今之諸侯既多犯此五禁則並五霸所假以欺人者亦不能爲故曰五霸之罪人而其於三王可知矣言及此覺貶斥當時未免過甚乃歸咎於大夫之逢惡意以爲諧臣媚子置其君於不肖而時君方以爲良也三王之化不興生民之禍不息職此之由豈不哀哉厥後秦能以力併平六國再世而亡項氏力征天下及身而敗皆跡五霸之前塵者也徒知五霸之盛而不知五霸之猶盛者

乃在尊王果能以王道爲心三王且將把臂五霸
何足道哉不此之務並五霸亦不能作而徒取罪
於三王爲逢君長君所陷害孟子誠悲之矣五霸
之說有三孔疏以爲昆吾豕韋大彭齊桓晉文其
說或有所受因史記諸侯王表及地理志後儒皆
以五霸屬周然春秋傳成公二年齊國佐已云五
霸之霸也故顧炎武謂有三代之五霸有春秋之
五霸其說亦是顏師古以爲齊桓晉文宋襄秦穆
夫差宋吳皆無盛烈趙臺卿以楚莊代夫差世多
從之然宋襄闇懦秦穆超乘楚莊問鼎皆無功王

室句踐乎吳霸越歸其職貢於王孟子稱其畏天
可列名五霸晉襄能繼父業聖人特敘其敬之師
晉悼中興服楚亦可云霸然特後人擬議之詞齊
國佐已稱五霸孟子亦言五霸桓公爲盛則五霸
皆屬周可知孟子本不屑稱五霸因當時宗五霸
故言其假之三王罪人使勿效法非有取五霸與
三王並稱也謂齊桓爲盛亦以其申明五徵尚知
三王載書不插血亦頗有三王遺意非以五霸爲
是因仲尼之徒無道五霸者故後世不得其人闕
疑可也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蓋慎子自負其能而魯信之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殃禍也言魯民素無教化不當棄之於敵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南陽齊下邑承上言卽僥倖而勝亦不可也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釐慎子名此別一慎子非慎到亦非禽滑釐也慎子蓋決其必勝而無解於孟子之言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待諸侯所以禮遇寵賚之事典籍典禮所在之事言先王封國必不留其有餘以生侈心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朱子曰儉

止而不過意證之以齊魯分封見王制不可違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爲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言魯非不足於地何必殃民以逞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徒空也言徒取猶且不可況殃民乎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此乃正曉愼子事君之道當道則不貪利志仁則不殃民仁在心而著於事則道也

附解此章重責愼子道君以殃民之事違制意亦爲殃民作引蓋魯是時五百里非不足於地所少者志仁而已愼子自詡其能魯爲歆動欲使爲將以取南陽想亦如趙括之類孟子以殃民責之斥其

不可愼子不悟乃爲陳說先王之制言封國之意主於甯民非欲其富強自擅魯地已爲太廣況又殺人求益直是以殃民爲樂耳末乃正曉以事君之道不宜導以貪兵愼子想亦天良發見伐齊之事遂中止故無考焉明人曹石霞謂是時樂毅破齊魯欲乘釁以取南陽然果如此則孟子口中何無一語提及燕齊之事則不必鑿之矣玩開首特書魯欲使愼子爲將軍及我明告子君子之事君云云其爲愼子技癢無疑南陽閟百詩謂魯在泰山之陽南陽必齊地插入魯境者亦有見然公羊

傳齊桓公使子高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則爲齊邑無疑周公封止百里自當以孟子爲正明堂位云七百里蓋以山川附庸通計之魯方百里者五皆并吞所得以春秋考之滅鄟項邿鄫須句根牟又取邿防取莒向鄆取邾取訾婁繹漷東田及沂西田又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於濟分邾田漷水越與哀公泗東地又邾庶其以漆閭丘來黑肱以濫莒牟夷以牟婁防茲小邾射以句繹來皆足證也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爲君辟土地充府庫今

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爲去聲辟與闢同鄉向同下同○辟與充盖皆不以其道而取之人也富桀益其暴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強戰是輔桀也朱子曰約要結與國相與和好之國強戰必殘民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言必有危亡之禍不如志仁之可恃也

附解宇宙祇有理欲兩途仁民者以安人爲心不求自利而天下自從之虐民者以富強爲志不顧損人而天下必亡之一念之公私而禍福昭然孟子

此章大聲疾呼當時君臣若罔聞也嗣是數千年來有國有家知志仁而不計富强者幾人哉是以聖賢之言至淺而難行也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白圭周人見史記善於治生欲以其術施之治國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貉音貊○貉北狄 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朱子曰孟子設喻以詰圭而圭亦知其不可 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夫音扶○申言貉道之實黍亦五穀之一言惟此生耳幣有錢帛之分此則言幣帛饔飧諸侯聘禮所致之饔飧謂肉食生熟之物言有不得不儉取之勢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

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人倫君子中國之所以爲中國皆有經費陶以寡且不可以爲國況無君子乎無君子不但如器不足用也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什一堯舜之道斟酌時宜而取也多則桀寡則貉大小言其失中或有大小皆非也

附解白圭善治生非漫無道理之人但欲施之國家則不可何者一人一家之計劑其盈虛而操其贏餘不悖於義如陶朱之流猶可言也爲民上者至同商賈權利何以爲國什一之制先王斟酌中正期於足以備凶荒足國用非徒自給而已白圭以

賈豎之才欲亂王制苟其行之後世無圭之才欲充國用不但如桑宏羊之平準王安石之青苗法已也故孟子極斥之而至以貉道相比當時貉道去人倫無君子一切禮樂教化皆無故上之所需者少圭之見識與許行並耕陳仲矯廉俱似是而非易以惑人也非孟子其誰能辨之也然六合至廣民俗不齊世教益興風尚益變有非可以一概量者如晉代中原為劉淵等所據而稱僭檀者曰奇才異器不必華夏明智敏識不必讀書往往殊方異俗多有奇才中國人民忘其廉恥又何得謂

其皆去人倫無君子也孟子時之貉道則如此耳五穀不生惟黍生之二句成文言貉地瘠薄有不得不儉取之勢張甄陶未識其解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趙氏曰當時諸侯有小水圭爲築隄壅而注之他國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禹過言之過也禹治水順水道之自然是故禹以四海爲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壑聚水處壅此注彼戕鄰國矣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惡去聲○水下壅則逆行引堯時之洚水以見壅水之不仁過行之過也

附解齊桓公申王命曰無曲防而白圭損人利己自

以爲能眞妄人矣故以洚水斥其不仁據史記圭魏文侯時人去孟子年代頗遠故閻百詩以朱註引林氏之說爲非而張甄陶又謂有兩白圭大史公誤合爲一愚謂長年是古人常事歷考諸書無二白圭則此章所引卽貨殖傳所言其或先爲魏將繼爲居奇如范少伯之類不必執年代以相疑也況史傳所述人與年代往往多誤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惡平聲○亮公平正直之意執謂持以應事

附解朱子謂考之說文古無亮字故以爲與諒通然夫子言貞而不諒匹夫匹婦之爲諒是諒非美名

又言友諒則諒爲好字一字數義固所常有無足怪焉獨是本文已明是亮字而因說文無有並疑本文安知非說文之漏耶書曰亮天工寅亮天地弼亮四世漢諸葛亮字孔明未嘗專作信字解也此章亮字當以書意通之猶云貞明之意而誠信在其中矣若不如此是一糊塗苟且人倘何以爲應事之本

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喜於行道濟民非師弟之私也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知去聲○強任重知慮周知物理多聞博通典故識明辨之也三者

非不可取但止於一人之能耳故皆非樂正子所尙然則奚爲喜而不寐丑意三者之外無以爲政也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去聲○惟善人能好善好善足乎足優於政也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善者天下之公理好善則得天下之心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善與善相召而天下之才智皆集夫苟不好善則人皆曰訑訑予旣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訑訑自足而不嗜善之貌一不好善則人早已窺其心訑訑予旣已知之人述其拒善之詞也下乃孟子推其弊而決其非

附解孟子道不行於當時聞樂正子將爲政而喜喜

生民之得所也豈爲己衣鉢有託乎好善二字須見樂正子全副精神蓋其克己甚力胸中義理已是幾於純熟惟恐世之不治民之不安而不復知有人我畛域推之以至乎其極舜之若決江河周公之吐握皆是道也於此章見樂正子善信之實善則天理已復信則誠篤矣美大聖神不過就此而涵養純熟變化不窮耳後世聰明才智百倍前人而每不克媲德於樂正子者由自心之善未實故見人之善終成隔膜耳惟己胸中實有是善乃能好善之至般非此而倘可爲政乎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陳子蓋陳臻也因孟子雖仕而問古以質之就三去三君子惟以義爲權衡而已迎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本將行其道而忽違其言則志疎矣故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之禮貌衰則去之雖無信任之誠尚有尊賢之雅則可就也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饑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饑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道窮於遇受其周以免死君子之至不幸也而已矣者不苟取不多取也

附解君子修德於身非欲人世之知己也特以生民

塗炭不忍其危而思以道濟之世主不察以爲高自位置及其不屑俯就則置之而已在君子亦何所損而國危民困爲深可惜也此章歷叙去就之三極於饑餓不能出門戶自古安有賢人饑餓尚可爲國者乎乃或以苟祿爲榮謂士品不過如是抑又何也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閒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說音悅○叙諸人所由興以起下文傅巖今平陸縣東卽顛軨也膠鬲避紂隱於魚鹽文王舉之以薦於殷士獄官管仲自請囚於士官桓公舉之孫叔敖式微遷於海莊王舉之百里奚貧

困爲人飯牛而秦穆公舉之於市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曾與增同。朱子曰空窮也乏絕也拂戾也言所爲不遂也承上文而推言之大任名教之任心知覺之靈性義理之質動悚惕而操存忍堅定而純一能則才識之屬也　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衡與橫同。朱子曰恆常也猶言大率也衡不順也作奮起也徵驗也喻曉也又即中人以證之過謂事後困心衡慮已窮變而後轉徵色發聲人警告而後悟蓋氣質之困人而義理之難通也如此故欲降大任者必自窮困也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拂與弼同。法家守法度之世家拂士諫諍之賢士推之於國亦然也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樂音洛○結明上文之意欲人以戒愼承其德也性盡身修爲生否爲死

附解身自當修德自當立何論舉與不舉亨與不亨此爲俗流不安貧困易行敗德者効婆心苦口也人生幾何幸而爲人所得於天地父母者至大至貴全而受者全而歸聖賢忠孝所以不朽於天壤也世俗以豢養爲務榮利爲急舍其良貴逐於物欲生爲徒生死亦愧死孔子言朝聞道可以夕死者爲何生求有益於人死不負其所生此意難與俗人細說以降大任歆動之先敘聖賢之由困而亨言困阨不足爲憂心性頑冥可恥次以困心衡

慮勉其艱貞自矢證以國家之事結明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憂患安樂者境而生死者此心心生而身死雖死不死心死而身生雖生非生所謂生死者固以天理之存亡而言豈以形骸論哉自古聖人教人修德立命以事天全其爲人之理而無愧於生成其得志而安樂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爲君相以一己之樂爲天下之樂而生則爲不可少之人其不得志而憂患如孔孟顏曾之爲布衣以天下人之憂爲一己憂而亦爲人中不可朽之人處憂患而戚戚者其處安樂必驕處安樂而欣

欣者其處憂患必濫其貿貿於天地之間豈知天之所以與人人之所以承天哉孟子爲淺人說法使其能處困厄則必有戰兢惕厲反身修德之事一旦而亨亦免於驕奢淫佚之習所謂委曲誘之於善也而豈謂困者必亨亨者必困哉夫武周未嘗處困孔孟何嘗竟亨特處困者多求亨者尤多知天之困我者爲玉成亨我者有奢望則無論窮達皆能以盡職盡道爲安樂而生不虛生死不徒死孟子之言正有無窮屬望也勿但泥視本文入修天爵以要人爵之說心性言動言忍義至精微

心與性是一是二動忍有實際若以心爲性則性屬氣質動忍之義不明蓋心爲氣質之靈而性乃天命之理心隨物而遷則理因欲而晦遭困厄而悚動其心不敢縱欲堅忍其性不敢失移故義理日生才智日發增益其所不能卽心性中天理之所散見非謂無義理之才能也惟盡其心而知其性者乃能析之詳見盡心章傅巖孔疏云傅氏之巖傍有傅氏之民是巖以傅名非因巖名是也而路史謂傳說姓狸氏不可從膠鬲趙註謂殷賢臣孟子與箕子並舉則非周臣謂文王擧而薦之於

般者較是也孫叔敖據左傳即蒍艾獵蒍賈之子或疑本楚公族何至僻處海濱春秋宣公四年越椒殺蒍賈或因避難至海濱耳當以孟子爲正他書不必信也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朱子曰多術言非一端屑潔也不以其人爲不潔而拒絕之時必有被斥責而自棄者故孟子婉詞以誘之非徒自白也

附解聖賢之心欲人同歸於善而非實有受教之心亦無由强之使就道也奈世俗衰薄上智之姿以道爲庸淺下愚之人以道爲畏途其有稍知自好

向道而趨者又不愜其德至於師長之前亦以服勞受命爲恥卽有明師不能挽勢利紛華之子弟而使之就範然聖賢之心仍不忍也故此章孟子之言如此而周濂溪謂師道立則善人多良有以也

四書恆解孟子卷六終

四書恆解孟子卷七 晚年定本

盡心 上凡四十六章　　雙江劉沅輯註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心者理氣之靈受中之始有善無惡後天氣質拘而七情擾克己復禮盡乎先天本然之體則知心原是性性即天理故知天此就成德者言而指明心性與天之一貫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承上而指其用功之實存有覺之心養虛無之性則後天之神明皆先天之性體而天不外是矣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或殀或壽氣數不齊也不以殀壽爲命而存養修身以事天則理純而氣亦固殀壽之數不能拘此爲自立其命貳謂惑於數也

附解此章爲當時言心性者直揭其表裏語簡而義該全部大學中庸歷代聖人心法皆具於此直是

渾成雪亮而猶有謂孟子之文不簡密者何哉通章皆指點之詞人皆知心爲一身之主而不知心有先天後天之分未生以前秉天地理氣之正而後爲人物則偏駁矣故人心之量原是粹然在先天則渾然無名象如天地太極之渾含此時心卽是性迨既生以後則氣質之心足以梏其浩然之氣而心之本體非舊矣故孟子言人知心爲身主不知自來盡其心之量而無所不通者皆由知其性也性卽天理而人得之以爲心心蔽於欲則先天渾然之性不全人遂日與天違能知其性則天

之理體備無遺而洞然於人之所以為人即天之
所以為天則知天矣舍性言心而以為天命之本
然可乎惟性為心之質而後天之心常足以擾其
先天之性故聖人教人存其知覺之靈不使逐物
而紛養其本然之性不使為心所役久久則後天
有覺之心皆純乎義理而為先天渾然之性天之
所以與我者始全所以事天也舍存心養性而別
求事天可乎夫天者理氣之宰也人生受氣於天
秉理為性天原以可大可久者付之於我而不能
存養於是神為欲昏氣為欲耗見殀壽之不齊而

疑天之不可恃矣念吾身之不久而或懈其修存矣我之得於天而主宰乎吾身者何能立乎惟一心存養確然有見卓然有主知吾身有與天地並壽者而殀壽不齊不足戚之兢兢焉惟恐吾性有未純心有未安一息尚存不敢怠其修身之學以此俟天命而自樂其性分則心通乎造物之始而識超乎天下之先不似他人囿於氣化虛生徒死所以立命也自古聖人盡性之功可以參贊由此其選獨奈何舍心性而不務自外於天也哉語意如此心性命三字道得十分了然而人無實功徒

以臆測分首節爲知次節爲行至末節疑爲另是一意緣是謬妄明者當必知之或曰先儒皆言心爲身主性卽心之理虞廷亦但言心子何云先天之心爲性後天之心不足爲性也曰虞廷言心而分人心道心是明明有二心也性本純一不雜安得有二人心之發氣質之累爲之而非天之本然也五官百骸必待血氣而存而血氣之靈多於天命之性故非養浩然之氣至於不動心則先天純一之性不敵情識之擾所以存養之功必造其極始爲事天立命而爲仁不熟亦不如荑稗也況縱

其有覺之心有不喪其粹然之性者乎儒者知人心之危防閑之靜存之而不得養浩然之學則血氣之靈如樹心蝤蠐終無術以去之而文王之德之純孔子江漢秋陽之喻皆莫得其所以然故愚嘗反復而明辨之也究竟心性之實如何姑即易見者以譬之天與人以理氣之全此渾然粹然之在吾身者如金在沙中心固未嘗無性而亦甚僅矣上智之聖心無私欲則猶是先天之本來然此曠世一逢矣其次則心皆溷於氣質而非性之本體故聖人教人復性之功而夫子則曰克己復禮

爲仁孟子則曰存心養性所以事天若心卽性矣而又何復之有乎卽心卽性矣而又何存與養乎惟先天之心卽性而後天之心多欲故存其義理之心乃以養其本然之性而人心悉聽命於道心則純一矣道言存神養氣卽是存心養氣不曰心而曰神以心之靈妙言之也佛言元神識神元神卽道心性之本體故曰元識神卽人心知覺之靈故曰識而僧羽之徒言存神養氣者僅保其有覺之神呼吸之氣固宜儒者斥之然亦以有覺之心爲性猶是彼家說也至命之一字尤難辨識以此

生之修短爲命而不知天理之主宰爲命愚嘗有說論之而論語言命諸章亦詳兹不贅矣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二句緊承說下其義始全程張朱三子言心性天命惟張子較純然言由太虛有天之名亦非也天卽理也不虛而亦不實以形言之曰天以理言之曰道以主宰言之曰命至眞無二曰誠賦於人曰性其靈變曰心分而觀之合而一之非盡心知性立命事天者不能表裏洞然姑卽二字形義言之性字從生從立心盡人所得於天之正理以爲心者也心字從三點從斜鉤盡人旣生

以後囿於質蔽於欲而不能豎立之心也昔人有言三點如星布橫鉤似月斜披毛從此起作聖也由他蓋後天之心不同於先天如此故知覺運動之心人所不能無而必復性之後然後心無非性誠即此章實踐而詣乎其極則一切議論是非無難以一言決矣存養之功兼內外動靜須一一循序漸進乃知孟子未言以非可言盡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申上章立命之意言命無所不在惟修身順受乃爲承天立命之學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巖牆之下喩非理之途命者理之主宰知之則必念念循理不冒危險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盡道

謂修德俟命之事兼常變言正命全其天之正理而死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桎梏死謂非禮而陷於刑者

附解孟子因命字不易曉又復言此講家多未瞭如甚矣知命之難也其意言盡性立命乃爲事天而命非易言也常人委於氣數凡事謂有定命是聖學之功亦無如氣化何不知其大悖乎天矣夫天以理宰制萬物卽一膚髮之微皆有其自然當然之理以宰之莫非命也惟順理而行事事求無愧於天地則天命在焉斯順受其正命而不違天者也是故知命者知命卽天理無違理而可爲安命

之事如巖牆之下必不立焉蓋順理卽爲安命知命必先守身豈肯以僥倖嘗試之私悖戒慎恐懼之道然則人苟能順天之理盡人之道無論或窮或達或常或變必能修身俟命其死皆正命也若不能盡道而逆天悖理如桎梏而死者非大義所關綱常名節所繫不當死而死則非正命也欲立命者其知之章旨只是如此先儒命之一字不免流入時俗寡曰其所謂氣數之命者蓋不足言而所謂義理之命者亦未有以見其果符於孔孟也今就本文語氣直解之若時解謂上章專言理此

章兼言氣眞隔壁語耳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舍上聲○此亦申明上章之意求得舍失言循理則安從欲則危在我者深足據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道人之所以自範命天之所以範人言富貴利達非吾分之固有不可舍己而求也

附解上章言命字已盡奈世俗求名求利期其必得甯舍心性之良以希浮雲之美故孟子復言此意曰吾言順受之道如此而世人往往舍己而營非分不知順理安命蓋謂可以僥倖必得耳不知心性之理求則得之舍則失之特患不求如果求之

道盡而心亦安理得而命斯立不怍於人不愧於天是求有益於得也爲其求之在我不假外索故也若富貴利達求之必準於道其得之也必其有爲天所畀者而後得之不惟不必求卽外理求之而亦莫能必也是求無益於得也爲其求者在外於我無權故也然則人但求其在我卽爲順命之學而天之與我者亦必厚矣幾見有立命之君子必饑寒飢餓於天壤者哉語意是敎人立命承天天自佑之非但敎人不必妄求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無入而不自得所以爲居

易俟命也若謂立命事天反至凍餓是天不由理而行天亦不成其爲天矣天命又何以貴斯後世不知命者妄爲言安命者又委於數皆出誤解命字之故孟子故再三言之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天地止一太極而萬物生成人得之以爲性故皆備也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樂音洛○有生以後非復性之本然反諸身而盡性則皆備之理實有於己而樂無窮彊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彊上聲○承上言欲誠身必由彊恕彊恕勉彊力行恕道仁即皆備之理含於生初者

附解萬物皆天地所生而人獨靈以其得天地理氣之全理氣之全者何太極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

姚豫誠堂鐫

既生以後則氣拘物誘太極之本體不全此身虛有形骸誠者實有此理於身也反身而誠此中有許多功夫在孟子則就現成者言樂莫大焉卽聖人樂天之事日用動靜無非天命矣三節乃言其入手之功言誠身之事必勉强行恕事事求其當理念念求其無私以此求仁甚爲捷便盡該本末始終而言之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著明也察精悉也天地人止此一理如大路然故曰道行之而不明其理人習而不究其精故日在道中而不知其所以爲道也中庸鮮能知味亦此意

附解此行字習字勿深看道者天地萬物所從出而人得其精同在天地中卽同在道中無人不有天命之性卽無人不可與天地道有一行卽有一行之理有一人卽有一人之職其大者在五倫其小者在事物人人不能外人倫日用卽人人不能外天理而行之不明其理習焉不詳其義則終身在道中實終身在道外外道猶可爲人乎習祇是行之久耳不著者不明其理任心而行不察者略知大意而已如臣當忠子當孝人人知之然境遇不同常變異用各有所以盡忠盡孝之理須詳察始

免遺憾而不然也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一也字無限大息非君相持其綱師儒廣其教蓋蓋者安知所以著所以察哉莊子曰鳥日在風中而不知其爲風魚日在水中而不知其爲水人日在道中而不知其爲道譬喻親切可與孟子相發明孔子言鮮能知味亦此意也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恥不善而進於善乃可免恥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爲不善之心可以爲機變作聖乃人之良也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以機械變詐爲巧非禮之私智蓋指朝秦暮楚之流無所用恥

亡其恥之良矣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又言此以奪其所恃言無恥則更無所如人也

附解此二章有爲而言世人以聖賢爲難學猶知有聖賢也以聖賢爲不必學則將蔑仁義而非堯舜至於喪心滅理苟務目前戰國時紛紛角逐皆是如此孟子斷以無所用恥恥者天理良心不能昧也至於無所用恥則天良澌滅已不得爲人而反以機械變詐爲能不知其非人矣云不若人猶是婉詞上章勉以改過故言能恥無恥即爲有恥下章乃斥言無恥之流習爲可恥之事竟以恥爲無

用方謂己之才智過人不知己不若人矣凡世俗之恥不若人者不過衣食嗜好榮利而己之天理置之罔間覥然人羣孟子蓋憫之而又深疾之矣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

○言古以愧當時亦以明己難仕之意也古賢王莫不忘勢而古賢士亦然苟以古賢王自待則必以古賢士待人矣

附解此章對鍼當時立言側重賢士一邊言古賢王好善忘勢豈賢士不然故樂道忘勢非王公致敬

盡禮則見且不可今之諸侯不以古賢王自待無怪其不以賢士待人而奔走簧緣之徒見重於當時究亦同歸於敗亡耳張甄陶章連下章非是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句音鉤好語皆去聲○遊歷者士之常好遊則有干世之心故語以君子之正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囂囂閒適之貌自得而無求於世則囂囂者知不知一也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樂音洛○德性分之榮義取舍之正尊物無以加樂心無所憾兼內外而言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離力智反○承上而言窮達皆以德義變文言義道者義主裁制操持之意道主經濟含宏之意也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推言窮達之效得己

不失望成己成人各得其量數也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見音現。此卽古人以證其言澤加於民則不失望非要譽修身見世則得己非徒自保末二句申言古人窮達無成心一以善爲本也

附解周家世官世祿之典久而生弊公族世臣豪強侵并士每無田春秋已然至戰國而益甚四公子之徒招致天下奇士以數千而諸侯亦以士相高所至皆有祿養士亦藉以容身雖其中不無良楛錯出而世運所趨單寒幸有棲託亦事之不必苛論者也以孟子大賢傳食諸侯而不以爲泰世運

所翻猶知重士君子不幸而生季世在彼爲祿養之常在我有抱道之實則受其公養自可無妨故遊之一字孟子不以爲宋句踐輩罪第遊歷固士風之常而枉道徇人則必不可如孟子受齊滕宋薛許多斟酌既非同尚取而談仁講義必不稍變此時中之道也遊士則不然句踐好遊則恐其但求人知而無操守可達不可窮故告之以尊德樂義德義之本義德之用也以其存主處言曰德以其施用處言曰義本天故尊成己故樂申之曰窮不失義達不離道言必如此乃爲能尊能樂只此

德義窮時以操守爲重故言義達時以經濟爲先故言道實非有二也惟其窮不失義故雖困厄而士無不自得惟其達不離道故一見用而民無不悅服引古人以實之得志澤加於民所以民不失望也不得志修身見於世所以士不失己也不得志爲窮得志爲達所以不失己不失望者爲其善在吾身窮達特身外之遇窮則獨善舍之則藏善非有損達則兼善用之則行善非有加孟子道足於身故不覺言之津津露出用行舍藏無人不自得底裏果能如此可以遊亦可以不遊又何必以

知不知爲欣戚而失其囂囂哉句踐或亦尚可與言者故爲之諄諄若是第語意相承稍有未融即重複不清讀者玩之至遊字但指遊歷言非謂遊說孟子口中何嘗及說之事說之一字孟子所恥也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音扶○興奮發爲善也世教既衰人皆以聖人爲難能故孟子言此以激之智過百人者曰豪過千人者曰傑

附解人爲三才之主天地功用全賴人而成聖人者全乎人之量者耳奈世教日衰凡民習於俗尚遂

以聖人爲不可能甘心自棄悠悠而生貿貿而死天地父母之與我者蕩然無存是爲辜負天地不得爲人辜負父母又何得爲子孟子憫之特以凡民二字愧之以興字勗之不安凡民則必爲豪傑豪傑凡民止在興與不興若必待文王而後興終身何有成人之一日然興者必兼知仁勇三字而後能知之眞行之力至死不變庶成其爲豪傑矣學聖而外無所謂豪傑讀者宜知之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當時勢利成風言此以激修士之志朱子曰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欿然不自滿足之意

附解孔子論仁從富貴貧賤不處不去入手又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如勢利之見未忘更何自言希賢希聖附以韓魏之家自視欿然有二修身勵行有自足於己而無待外求者上也淡泊性成不慕榮利者次之此蓋指志趣高明不屑屑於勢利者故曰過人遠後世聖人之學罕有人行只爲少此一輩過人之人故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爲當時虐民者言以至仁之心行至公之道佚道生道民皆諒之矣程子曰以佚道謂本欲佚之以生道謂本欲生之

附解果能不使一民不殺一民仁者之大願也然豈能哉但使有仁民之心而又曲盡其養教之道則佚道生道自然皆全戰國時民勞甚矣而上又草菅視之孟子痛之特為婉言導之不謂其不可勞不可殺而但欲其以佚道生道行之猶孔子聞康子殺無道就有道之言而即婉告曰子為政焉用殺聖賢之仁民若是也佚道生道如何四句中該括全部周官聖王許多心事孟子未言以無人請益耳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皞胡

老反○驩虞與歡娛同喜一時之功利也皞皞歡樂而渾噩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承上而推原其故仁民心切當死者無所怨濟民功溥利之者不居功所以化民而民不知其所為也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夫音扶○此又推其化民之本過化德之所及無不化存神德之所涵不可測上下同流如覆載之生成萬物而無迹也

附解孟子不遇於時道不可展當時諸侯只知霸功而迂闊仁義故此章慨然想王功之盛胸中具無限懷抱與他處較量王霸者不同首節從王民氣象說入霸者之民止一句便了次節承出所以皞皞之故以其有如是之經濟實惠末節又推其所

以有如是經濟之故通章皆想像形容躊躇滿志語若非孟子心中實有全副經綸亦無從言之津津如此次節舊說卽皡皡之實雖亦可通但皡皡二字已是形容得盡此節仍就民說利之句橫亘難通且似好處全說在民身上去了而所以致皡皡之實未經括出下文又用虛寫立言不幾於蹈空乎故須節節相承說下語意方完驩虞者人無不喜功利霸者卽以此誘之不論義利是非上之所好能趨承則優賞之所惡者阿意亦嘉之故喜而從令如燕雀處堂母子相樂皡皡者聖王所以

養教者不過日用飲食之事子臣弟友之道民服習之久安爲固然忘帝力於何有故其象渾噩如此所過者化兼身之所接與教之所施而言化謂被其光者爲所變化而不覺如夫子在下則溫良恭儉讓隨處人皆飲和在上則立道綏動民自潛移默化所存者神則德極其神則令人不可測度上下與天地同流如天之無不覆地之無不載而生成萬有直付以無心也末節語最易說得恍惚令人無可捉摸轉使聖人分量不出談理家大概如此其實道理至平常也譬如有人在此素本桀

驁見聖人和氣謙德便生謙和覺平素惡習渾化
無有此即所過者化矣所存者神如一般政敎他
人爲之而不感感矣而不深聖人做出便十分恰
好人皆安樂之鼓舞之不覺歸於陶淑其中若別
有一番神妙之用正如天地生養萬物皆生皆養
物惟自樂其生而其所以生養者則不可測也聖
人而在上位至德薰蒸莫可言喻如此即尋常修
身齊家之人同此日用倫常父父子子兄兄弟弟
夫夫婦婦各得其宜旁觀視之莫知其所以能然
之故便覺所存者神耳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仁言仁厚之言人亦感之仁聲則實有是仁而衆稱道之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朱子曰善政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善教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善政足以齊民然不如善教化民於微感被者切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畏畏其法愛愛其仁法度修而生利自溥教化洽而民心尊親

附解此章爲有心爲治而不求其至者發仁言亦何可少但被諸空言不如見諸實事仁聲則有仁民之實而始播爲聲聞也善政仁民者所必需然必本身率下禮陶樂淑阜民化民始爲全善若單有善政而無其本則不過民畏得財而已善教者誠

正修齊以身作則而禮樂法度無不詳盡也自三王而後唐宋漢祖之賢者皆善政耳孟子胸中有無限經濟只閒閒別白令人自知而自勉之然踐之者罕矣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將言愛敬之眞而先揭知能之良以起下文良謂性之本然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長上聲下同○承上而實之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惟此乃爲天性之良而外是以言良知良能則謬矣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承上而言此乃仁義之本可以達諸天下

附解孟子因當時多外視仁義如告子之流以仁義爲後起不知仁義乃自然之天性非由矯揉而爲故言不學不慮而知能乃天性中自然之發見也如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此豈待學慮而知能者然愛親即仁敬長即義即此愛敬之良達之天下無施而不可則知此理本乎天良非難知難能者是爲不知性者指出愛敬知能以明仁義之出於天性非謂愛敬之外凡生而即知如飮食嗜慾等皆天性之良也明王陽明首倡良知之說其意以爲心之自然好善惡惡者便是良知特蔽於欲則昧

其本然之良故教人靜坐省克果然去得私欲淨盡心之本體明澈卽是良知天下事物亦遂可一心而理其義未爲大非也但以昭昭靈靈之識神爲先天之元性不知良知良能除卻仁義之事卽爲私欲故懸於不失赤子之心以人生而靜之性言不以後天人心道心雜居而言焉第性不外心而後天心不盡性知愛知敬卽所謂道心然祇在孩提稍長之時能保此心者上智也中人以下不免逐物而移聖人以復性敎人由養浩然之氣至於不動心則心之本體旣全卽凡天理無不本致

中以致和固非謂良知良能者無天理亦不謂良知良能者皆天理也自宋以來朱陸分門以陽明爲陸派其實朱陸皆以心爲性者也特象山教人先靜心而後學問朱子教人先窮理而後靜心門人各執師說遂分黨類繼而竟如讎敵大可慨也夫萬事本於一心而事必有理萬理統於一性性不盡而能該天下之理者無有也孔門以爲仁爲教所以復性以禮爲教所以精義內而顛沛不違仁外而無可無無不可爲其存諸中者既熟故發於外者皆宜孟子以仁義並言固撮孔子之要指而

言之也此章以愛敬言仁義而明其爲天性之良非謂甘食悅色凡良知良能者皆天性雖食色之中亦具有陰陽之義而其必以禮防之者卽義也而仁在其中矣朱子學沿程子程子近宗周子周子主靜之說亦祇謂存養本然之心而已故其言敬靜言擴充雖欲力反於禪家了性之爲然其所謂不動心者亦但養得此心虛明正定而已而孔子上律下襲江漢秋陽孟子有諸己以至化神皆不能深知其奧其優於禪家者禪家祇養其空空之心並不研究物理而程朱則必事事敬謹物物

天佰豫誠堂輯

研究所以切實而不至蹈虛然大學言明善復初因其所發而遂明之皆以知爲先而所詁明德之功僅孟子擴充之一義中庸言尊德性止以存心爲主而忘卻孟子存心養性兼全乃可以事天立命不知聖人云知我其天天生德天未喪斯文在在以天自信緣性卽天理性盡則天之爲天者卽我之所以爲我非謂心之靈變不測便可了天下事也性無爲心有覺寂然不動者性也亦心也感而遂通者心也亦未嘗不是性惟聖人心皆是性其餘性梏於心從愛敬之良擴而充之善則拳拳

服膺惡則細細剔除亦可謂美矣然止動察之功若清其源而使天理渾然文王之德之純如天之於穆不已則仁熟而義精愛敬皆自然而然豈待斤斤求合哉此非可望於常人孟子此章止是指點人知愛敬本性中所有欲其由此體察力行未與言深妙之理愚因良知與格物各相是非故詳言之大學之道知行並進學問思辨以致其知篤行以踐其實明明德時內外本末之功一齊俱到愚屢言之茲不贅矣陽明良知及紫陽格物雖各張一幟而以心爲性實同則以先天後天之義不

明也先天後天之義在人爲性命分合之原在天則爲太極兩儀生化不窮之故其理闡於羲文其原本於圖書後世言圖書者止謂爲祥瑞是故天地有自然之理聖人至精之訓皆不分明不知天地人一理也心也性也命也分之合之體諸身而自得之然後知孔孟之言皆人人所有之理卽凡聖人所以合一之理豈可以文字口舌爭哉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行去聲○聖人不絕物以爲高而好善之

誠隨處發見常人以異求聖人而不知其
聞見所及以善爲歸故孟子狀之如此
附解朱子解若決江河之故至明而張甄陶又闢常
解引徐光敏韓慕廬之文以爲定其說雖亦可取
然非孟子立言意也蓋常人高視聖人謂必有表
奇負異之處則往往求之居處形迹間至日用倫
常隨處皆天理所發見則忽不加察故孟子言此
以見聖人日用起居與人無殊獨其天理之渾涵
者至深隨機之感應者甚速故非尋常所得而及
世人於其不必異者而異之於其聞見之善而置
之此學聖人者求深反淺流於怪異而令天下人

莫由學聖人也孟子言君子之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堯舜與人同耳皆是此意而此則極力形容異與不異之狀其所以然者尤不可不深思耳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當時有知善惡之分而不能誠意者故孟子云然不爲不欲本心之良而已矣者誠善則可修身也

附解此章有爲而言非泛講心體心體至虛至靈然非素有明善之功則所爲虛靈者用之或不得其正而所不爲不欲者又何能皆當於理惟明善而誠身則善惡瞭如知所不爲不欲者皆吾心本然之天理然此非可望於常人也特人雖至愚必有

天良發見之一候如乍見孺子之不忍蹴爾與之

之不受苟能卽此天良擴而充之卽可以漸幾於

善當時有頗知義理而不知克己擴充者故曉之

如此若明知其非而又爲之欲之則輾轉陷溺並

此不爲不欲之良皆必消亡斯無及矣此孟子救

人婆心勿草草讀過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知去聲疢丑刃反○

德慧德性自然之明術知術

才技知智巧疢疾猶災患也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

危其慮患也深故達獨猶惟也孤孽疢疾之尤者故

曰獨也操心危內省而常不安

慮患深審愼而懼罪

謹達謂周於事理

附解此章勉臣子苦心盡道而言臣子之不盡道者無論矣幸有忠孝之人遭逢不幸君父一時未能挽回而不艱貞其操遂至中變故孟子言凡有德慧術知皆生於疢疾世之人安常處順往往無以磨厲其德獨孤臣孽子所遇非常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然則人不幸而爲孤孽正當澡雪精神審慎事理天下無不可挽回之君父卽我身無不可全之忠孝德慧術知由此而生豈容執德不固自生怨悔哉語意全是激發忠臣孝子與降大任章徵別常解拋卻獨字之意令上下文神氣

皆晦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容悅恭順以博君歡非臣道之正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不計身家惟以安社稷爲悅忠矣而所以安之之實或未可必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天民即大人之隱於下者全天之理故曰天民道可以濟天下而不遂行與石隱者異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大人有德而有位即天民之達於上者正己而物正德全乎己本身立教而民自化也

附解此章雖論臣品實因當時賢者甚希孟子抱道不仕當時以爲迂闊而特言之以曉門人也君子抱道在身不肯枉尺直尋而濟世安民之念未嘗

一息忘此非庸衆所能知也故爲一一指明言有一等事君人者以承順爲恭敬此外不知有他有安社稷之臣者雖才德或未必全而念念以安社稷爲悅亦可謂蹇蹇匪躬不負臣職者然皆非臣品之極也惟有天民者獨全乎天之正理天下常在懷抱而不稍屈己徇人世或以其難仕爲疑不知彼非無心天下但守道甚嚴觀變甚深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此人雖未嘗有位於朝而既爲天民即爲臣品之至高又有大人者即天民之達而在上者也其德全於己遭遇賢君上致

君於堯舜下致民於雍熙皆本正己者以正人而
禮樂法度純備物自變化鼓舞同歸於善正己而
物正者也如此之人安社稷臣尙不能及其萬一
而欲以容悅者相待可乎天民大人只是一人以
其未仕則曰民已仕則曰大人達可行於天下蓋
實有以安天下之具非徒隱逸高尙之流先儒以
伊尹大舜爲比而曰此等地位難以遽度遂致講
家模糊莫辨夫子言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千古聖
人只此二句舜之相堯非度其達可行於天下豈
肯苟就伊呂亦然伊尹以天下爲己任處劃正之

時不得不然舜恭己無爲祇是際會紹堯之後所遇有殊豈德分低昂誤由泥視集大成章不得孟子立言之意耳如孔孟便是天民苟其得志即是大人何乃歧視哉或曰如是孟子何不一串說下而分爲二等曰大人無枉道以求正人者如伊尹處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不以湯聘爲榮及三聘之後知湯果屬知己必能行吾之道乃慨然欲覺斯民卒能割正天下易世猶惠嗣王此而不謂之正己而物正乎惟天民之人儕於庸衆之中高尙其志人多輕之不知其天地民物在抱必達可行

於天下而後行之如孟子者是其人也故孟子特鄭重言之而下文又以既達之大人言之正己而物正對鍼社稷臣以見品之至高非謂天民之外另有一種大人也如另是一種試思大人未得志時又是如何難道不是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事理深思自明豈愚妄爲異說哉或曰朱子以舜之恭己無爲爲大人伊尹爲天民其說甚美子胡以不然曰舜居深山見善聞善若決江河其相堯而明目達聰猶是此志也伊尹非道非義一介不取其相湯而不以寵利居成功亦猶其初也聖人

無兩副學問獨善兼善一以貫之正己而物正此中有許多經濟施爲非特恭默思道物便能正也觀舜與文王周公禮樂爛然卽此是正物作用恭己純一是正己根本若謂天民非大人則隱居求志行義達道便說不去以顯廢之迹言故曰民曰大人耳豈可不知其造詣之實而徒以臆說求之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同○得性分之樂而勢分不足爲榮也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無故無憂患不協倫常者性分之原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天誠身而無愧於天人盛德之事也得天下英才而敎育之三樂也天下

英才超乎一世之英才以道成人無忝覆載生成之量故樂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三者誠能兼全其樂何如重言以歎美之

附解道不外於心性倫常而境遇不齊雖聖人不免遺憾孟子慨然想三者之樂欲人修德宏道以性分之樂爲樂勿外求嗜好也父母俱存兄弟無故周公孔子之聖尚不能得幸而得之其樂何如則所以盡其道而全其樂者不可不自勉也不愧不作全吾性分之眞而帝謂相通萬物同仁盛德大業卽在其中得天下英才不必盡九州之才而教育之但朋來自遠有數人焉皆任道之才則道有

傳人可以存聖法而扶世教不負天地父母生成之恩如孔門有顏曾子思得孟子天綱人紀往聖遺留賴以昭宣卽是末節重言之歎慕無已不特自以爲歉其望天下後世至深也王天下只言勢分之極不必說到垂拱無爲去果爾則三者之樂皆在其中矣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樂音洛下同○廣土衆民可以行道然不可必故欲之而未嘗必以爲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承上言果得行道於時則可樂矣然功業者外見之華所性自有在也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

定故也之朱子曰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無關窮達是也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睟音粹見音現盎烏浪反○中言所性之實性一也著而為仁義禮智朱子曰根本也生發見也睟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施於四體見於動作威儀之間愚按性者理氣之粹全乎性而中和之至故形神色澤由微至著充實光輝其狀如此蓋難以言語形容而姑以此言其概也不言而喻自樂而自知之

附解此章爲學道者揭言神化之詣當是對樂正子一輩人言也蓋常人祇知勢利紛華並安民濟世四字毫不關心則卑卑不足論矣其有學業粗就志在安民可謂不儕世俗然廣土衆民得行吾道

乃不可必之遭逢若欲之而必以得爲樂則失己矣故曰所樂不存其有幸而遇合如伊尹太公之流已展濟世之經綸不負平生之志然勳業爛如不過盡其分所當然而成功寵利不居淡泊甯靜自若所性之實初不因此而始貴故樂天下之安全而性分之樂只如窮居之常此爲所性不存性者天理天之所以爲天卽人之所以爲人君子全之則人也而天矣孟子層遞說來鄭重言之爲人全其所性性無名象著而爲仁義禮智信五性仍是一性只言仁義禮智者卽此以明性而性之全

體渾然粹然者可想而知故不必盡舉五性而信字亦本貫乎四者之中不必更言非罣漏也仁義禮智何以根於心心純乎天理則四者渾然在其中矣心之所存者不可見於其生色及面背四體見之人之精神全在於面涵養沖和光輝發越溫如靄如玉質金相故睟然也睟目之清明日尤精神之萃者盎背則其形神精氣充溢於中而清明剛大所以塞乎天地者蓋人身一小天地一元之理氣六合彌綸而其靜而專翕動而直闢陰陽升降天地和同有樞機焉日月皆行黃道而斗極運

於中央靜而無靜動而無動者太極渾然之體靜中有動動中有靜者太極自然之用人身全其所性理氣亦然盎充盛意施於四體無尺寸之膚非至理所貫注即無毫髮非元氣所彌綸孔子所以江漢秋陽上律下襲皆在其中後人罕得聖學之全故於此等書不能深晰而異端又亂之是以養氣不動心之實弗明而純與於穆一者惘然矣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

善養老則仁人以爲己歸矣辟養並去聲。○朱子曰己歸謂己之所歸餘見前篇戰國民困於虐政老者尤多失所孟子引文王之事以發之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則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衣去聲。○申言養老之政盡當時所不講也說見前篇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承上而言文王善養老惟在使之飽煖非有甚難而諸侯疲民鋒鏑俾棄其親爲可傷也朱子曰田百畝之田里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彘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

附解戰國攻戰爲事丁壯疲於奔命老者聽其凍餒不知殘其父母而使之效命疆場誰無天良其忍之也聖王以孝治天下安其室家而厚其生則老者可無凍餒民心固矣戰國諸侯不仁不義卽此一端其塗炭生民可想而知孟子惻然傷之特爲此切近指點之詞人心愛敬之良始於事親聖王仁民尤以養老爲重使之愛敬父母天良淳厚然後禮樂易行雖非欲其移孝作忠以便易使而民心愛敬之誠相爲固結尊君親上固其必然之效自古已然養老之政周人修而兼用之禮經所載

羅氏獻鳩以養國老司徒保息以養庶老司門以
其財養死政者之老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文
王世子大合樂必遂養老王制凡養老有虞氏以
燕禮云云王制釋奠於先師遂設三老五更羣老
之席位云云內則凡養老五帝憲三王有乞言云
云其制甚繁孔子言志老者安之爲先想孟子時
其制猶有存者故天下大老章及此章卽此以曉
諸侯而使之制田里敎樹畜使養民事親以敦仁
民孰無良其父母安樂皆由君上豈不感恩戴德
況又民無凍餒倘何憂乎離畔此救時之良藥納

約之妙方也觀秦火之後漢興猶重三老五更則周家養民善政之留遺至戰國未盡湮沒孟子固非強時君以難能也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易斂皆去聲○怨農功而厚其稅斂皆務攻戰之故而不知富民必先務本民貧則國憊也易治也井井畔曰疇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勝音升○人主務清心而謹食用因以爲制於民則始足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焉於虔反○推言仁民必本於養民而以水火之足喩其極富

附解此章道理至庸經濟至大　三代後能富民者蓋
無一二非其心計之臣不多　節儉之事不講由所
以相時宜而定經制者不合於至善之則故也夫
子言保庶不過富敎敎必先富富之一字煞是至
難自商鞅廢井田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任大
有爲之君不能使家給人足禮樂敎化更何自而
興夫古今事勢不同井田不可復興而因時立法
以維民生要必有至中至善之道惟聖人之學空
傳在位者大都無盡性之德即或有志斯民才智
出衆而大學之道未全則無以酌天地之宜立久

大之法即如孟子此章言開財源節財流義簡而盡矣然在戰國兵爭之時田疇不治稅斂不節故易之薄之而民即可富若後世有時地無不闢田無不治而民仍多瘠貧其故又何耶善乎程子之言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周禮之法先王之制有不可行於今日者矣而得聖人之義者因時立法富民仁民一本盡善盡美之規是豈空言可以從事董子有均田之議橫渠張子亦言經界不正王政必不可行蓋三代盛時無不田之夫而田皆有制不能多有又禮樂法度至詳且備

三刻 豫誠堂鐫

其取人以六德六行六藝人人皆爭貪於士君子
之途貴者乃富凡民不過足衣食而已不能逾制
以營衣食宮室雖多財無所用之後世因王莽限
民田而天下大亂遂謂均田之法不可行然莽乃
篡賊豈能行王政正如王安石變法而大亂遂以
爲祖宗之弊政亦不可改則所謂因時制宜合乎
至中者又何以通孟子與當時言未嘗舉官禮隻
字而實無所不該若使其果得行之所因所革蓋
可想見所謂不悖古而亦不泥古者固必有聖人
之德乃能本身出治協於時中也後世言制法者

或拘守禮經章於傳註信古者如王荊公蔑古者如秦始皇皆爲謬戾遂使生民輾轉於利欲之途富者長其驕淫貧者喪其廉恥而敎化亦無由施可慨也已故凡此等處當設身處地返之吾身而確有作爲如中庸本諸身一節方爲實學毋徒作矮人觀場優孟衣冠已也

孟子曰孔子句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言孔子之道至高希聖者幾無由入登東山而小魯二句喻在賢則高於賢在聖則高於聖海爲衆水之滙聖爲羣言之宗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承上言聖

道雖大然學之有方譬諸觀水者必於瀾觀日月者於容光之照蓋即流可以悟源由用可以識體欲人由下學而企也瀾大波也容光必照可知其明之溥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承上言下學之功必積累以至於成而後可也水非盈科不行道非成章豈達成立積學久而有文章可見若夫子斐然之謂也

附解此章爲學聖者言從入之方而欲其無廢半途也歷來講家牽於舊說舍本文語氣而從傳註遂使康莊化爲荆棘矣孟子曰聖人非不可幾而學聖人者罕成就則以識昧於趨向而功荒於半途也即如孔子其道之至高至大無處不異於人譬若登東山則小魯登太山則小天下隨其身之所

處而皆莫能與京人之視之如觀於海難以為水故遊於聖人之門者亦難以為言也然聖人雖不易及而亦何不可及聖人之道固高而其與人以幾及者正非無途也彼江河行地浩浩者莫測其源而觀之實有術焉觀於涌流之瀾則知其動宕不息之機即水之性所以滙源而注委也日月經天昭回者孰窮其妙而光明實可驗焉觀於其容光之必照則知纖悉不遺之用即明之端所以覆照而無外也聖人之盛德積中者不易窺而動作威儀言行勳業昭然在耳目間者皆有成法之可

循義理之可守學之者第於是求之而聖人固可識矣所慮者行之不恆積之不厚欲以一蹴而幾鹵莽而就則聖人終遠耳彼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則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豈達哉古之學者積小以高大多識以畜德必真積之久馴至乎篤實輝光日新富有是以能由賢希聖由聖希天也求道者何不勉之通章俱是比體說者因而茫然或泥視登山二句又解瀾爲湍急之水以第二節爲言有本之意遂使次第不明豈知孟子文章之妙取喻錯雜若不相屬而實相承乎成章末

遽說到德盛化神蓋由下學之功積累而盛孔子所謂斐然也才德可觀則涵養擴充可期上達非如後世詞章之說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不遑暇息意孳孳志篤且勤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也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舜蹠相去甚遠而判於利善之間審其幾而爲之乃可保其本心也

附解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其義備矣孟子此章特地指出利善之間明舜蹠所由分欲人謹於幾微力剖其界嚴持其隙首二節以雞鳴

而起孳孳爲七字喻其誠切爲善之勇者其嗜善也必眞爲利之勤者其喻利也亦至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積之熟且仁而舜之若決江河卽是道也世俗以善爲迂以利爲榮則雞鳴而起者甘爲蹠而不辭夫養生亦人人所重苟必貧賤始爲聖賢第以其道得不以其道必審愼之立志在人有主持風化之權者尤當正己而善化也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爲我之爲去聲○楊子名朱以全其一身爲貴取人亦然因極形其狀後世僧道之徒避世惜身近之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放上聲○墨子名翟以愛人爲德遂無所不愛

摩頂摩突其頂放至也後世僧流捨身濟度之說似之子莫執中執中爲近之於爲我兼愛之間而執其中似近是矣然中本無定而固執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與偏於一者同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中明執一之害道者中而已非權無以行中不知權則仍歸於偏而百爲皆謬

附解孟子因當時三等學術辨別之以歸於大中之道其詞約而其義精矣楊氏爲我彼惟見天下之事皆於我無與不宜役其身以應之是誤解聖人爲己之義而偏於自全者也不知出位之思非分之榮則當身外置之若夫人倫日用忠孝節義所在有時亦當忘身以徇墨子兼愛彼惟見天下之

人皆與我同氣不妨捐其生以濟之是誤解聖人中國一人之義而偏於徇人者也不知欲立欲達己溺己饑固宜忠恕行之然親親仁民仁民愛物必當審愼以適其宜子莫知二者之偏矣而因處於爲我兼愛之間執中者執此二者之中非中庸之中也惟其執此居中之一見凡事亦不十分爲我亦不十分兼愛故猶執一不知聖人權以適中之道有時獨善其身似爲我而非爲我舍之則藏也有時兼善天下似兼愛而非兼愛用之則行也若執二者之中以爲是有當類爲我之時而參一

兼愛之見必失己矣有當類兼愛之時而猶參為我之說必曠官矣故曰惡其賊道舉一廢百第知執二者之中而不知中無定體執一則百事皆非唐虞執中乃以一心權萬理之中仁熟而義精即夫子所謂一貫也子莫執中祇是執於楊墨二者之中如執物然二子各執一頭子莫一定執定中間均不問輕重長短適宜否也舊解多不分明為我兼愛後世僧道之徒各有之而佛老不然以其流而告其源不可也老子之告夫子曰君子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虆而行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

德容貌若愚此非用舍行藏之義乎而豈爲我者乎又言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雄雌喻陰陽也先天得乾性以爲心雄也後天陷於坎宮爲陰雌也知陰中之陽本先天之性而退藏於密定靜不遷爲知雄守雌白者金黑者水乾金入於坎宮故習坎而心始亨知乾爲天命之性而於坎宮求之知白守黑也程伊川不解先天後天之理而以老子爲姦詐孔子稱爲猶龍而程子稱爲姦詐豈非大謬至佛言虛無寂滅謂存養之時一私不雜耳慈悲方便仁恕之義耳道德經佛書人多誤

解而臆說異端又妄附益之儒者概以爲誣我
朝聖治光明並生並育二氏之賢者不乏之幸得周知
天下民風俗尙及彼此異同故屢辨其是非使人
知天無二道人無二性其是者不以爲非然後非
者不以爲是爲世道計豈直爲佛老辨寃哉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
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資飲食以生飢渴則易變其操故不特口腹失其正味而心亦因之失其正理矣人能無以飢
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雖飢渴而必全義理之心非有學者不能

附解此章爲貧賤者言着眼在飢渴二字世不乏知道之士因貧窘無聊飢渴難耐百鍊鋼遂化爲繞指柔故孟子曉之飢渴之甚甘苦有不暇擇是失口腹之正矣然豈惟口腹爲飢渴所害卽人心亦因飢渴而失其良苟能以義理之心貞於窮迫之際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何憂不及人哉語意甚明講家因朱子或問有兩說遂爾拘疑王宰皆所引殊迂窒矣抑人生衣食之計在後世尤難不田者衆祿養恆由科名糊名易書取士之制公矣而衡文者無巨眼則宿儒未必皆遇其他謀生之

術操奇贏工心巧更難保事事不昧天良士人欲以聖賢自勵非卓立後不能是以飢渴爲心害者比比也然天理福善禍淫萬古無二王制所在天心賞罰隨之果能執一藝以成名念念勿欺事事循理固未有圭璧其身餓莩而沒者是在有志之自立而已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剛正守理曰介柳下惠以和著特表其介以杜託於和者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辟譬同仞軔同○有爲立德立功不悖於天理之事呂氏希哲曰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

不如孔子皆半途而廢也可類推矣

附解此與孔子苗而不秀譬如爲山章孟子苟爲不熟章同意皆戒爲善者勿半途而廢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性卽天理性之自然由天理而行身之身履而全其性其爲聖一也假之則第假其似以欺世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惡平聲○歎五霸居之不疑而自失其性以戒重霸功者朱子曰歸還也有實有也

附解道者一性而已堯舜自然全性湯武復性五霸本無性而假之以爲名非無性也一言一行日用間未嘗不有天良發動處第大本大原所在多任

意施爲而凡美言善行多爲求知利己而然久久緣飾日多至誠益少遂以其矯飾欺人之具爲日用之常所謂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大抵世間此等甚多其弊由於誠正之功不講剽竊義理自便其私以爲可以獲功利欺世人而實戾心愈喪矣孟子傷之故卽五霸以言非專論王霸之分也假者誠之反不誠則假不假則誠假而自知猶有愧悔之望不自知其非則安於假而昧天性矣故末二句深慨歎之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於桐民大

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朱子曰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爲不順義理餘見前篇言伊尹所爲非常而民皆悅之如是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與平聲○疑賢臣皆可踵伊尹事而行之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伊尹以愛君爲心而使太甲居憂以永德其忠愛至誠足以感動太甲而尹又先王之重臣立身正大上下共知故能權而適中無尹之忠誠愛敬安得藉口哉

附解太甲居仲壬之喪値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之時伊尹以其不義營桐宮使密邇先王爲之賢士以誘導之故曰其訓非第使自思己過冀成湯有靈暗中啟佑之也太甲非大不肖不過年少放縱居憂於桐既無女子小人又有賢士大夫朝夕漸摩

故遂處仁遷義謂之放者以其不得在國主政而言其實尹未嘗廢之特諒闇之禮總己以聽之時營於桐宮密邇先王使念烈祖而生悔悟置賢師保以訓之其多方啟告潛移默化固非一端可盡也太甲習聞賢者之教感尹忠敬之忱故遂翻然改行書言簡要後人未深思其情事故生異說其曰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者三年喪畢尹奉冕服迎之非居桐之時褫其冕服而後乃歸之也先儒以居桐爲諒闇三年甚是而閻百詩謂太甲居桐六年非諒闇據他書之臆說誣聖人之志行

豈非大謬後世僭亂之徒藉口放廢必言伊尹公孫丑之問自不可少孟子以一志字該括伊尹一生當時未經秦火伊尹之事蓋昭昭在人耳目故不詳言後世典籍多湮僅存尙書數篇而好事者又以爲僞雖經孟子發明不免猶滋疑議可歎也尹受湯特達之恩又受顧命之重適値總己以聽之時而其平日德望之隆忠謹之志度可以見諒於太甲故能成格君之功諸葛孔明受三顧之勤託孤之重始終謹愼雖後主昏愚亦尊倚不替誠足與伊尹先後比美若霍光廢昌邑王是本無伊

尹知人之明亦無尹格心之功特其實以宗社爲重無私己計利之心是亦無愧於伊尹者惜因夫綱不正曲護其妻之惡遂膺大罪而其子等則非實有反謀漢書所載事蹟讀者未經詳考愚作史存已詳辨之宣帝忌刻誅戮無遺夫太甲之明又豈宣帝所及哉太甲不惠阿衡孟子釋之曰顛覆湯之典型非謂君必順乎臣也太甲天性甚優特少年心性一時未能承湯之法及尹格心諭教誠至義周遂翻然遷善如此之速則太甲自是美材尹非不明可知故放字衹是安置之意非後世流

徙之說每有古人字義輕重後人用之相反者如四凶之罪止於投竄而殛誅等字亦甚重放字在他處自重惟此處當輕看所謂不以文害詞也孟子祇就相傳口頭語道放之於桐三年而下文云處仁遷義三句則義固已周安得草率讀之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餐七丹反○君子以世道人心爲憂欲存天紀而葆民彝用之從之則功效卽著不用不從亦抱負自深戰國以養士相高而丑獨疑孟子素餐未知君子係人心風俗之重也

附解伐檀之詩因魏政衰殘賢者自食其力不爲苟祿故詩人美之孟子處縱橫之世蒿目時艱以仁義爲己任所至諸侯賓禮乃當時列國養士常規孟子自揣道在於己公養之仕受此不爲非禮且當異學爭鳴遊士縱橫之日但能力持大道砥柱中流所至爲人尊仰亦有裨於名敎不耕而食艮亦非過非果腹無資藉口於諸侯之祿養也此章語義似迂而實有至理讀者宜知當時之弊則知孟子之苦心勿疑其迂闊且類於矜夸也當時客館待士人皆習以爲常而公孫丑獨以素餐爲疑

其平日志行可想卽孟子之敎亦可知此等處足見聖賢家風勿草草視也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墊丁念反○王子因孟子傳食不仕輕而問其事也孟子曰尙志志者事之本尙重且大之意曰何謂尙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惡平聲○大人有德而有位者也以仁義爲志所以全大人之事而非凡人之事可同況謂爲無事耶殺無罪取非有蓋因王子所易有者以明之

附解天下安有無事之人抑有幾人能事其所事之人聖賢之事與人同而聖賢處事之心理不同故

無事非天理實無事外人情世俗以小人之心行君子之事事事若關切要而實無一事爲要也孟子以仁義爲士之志卽以仁義爲大人之事苟非實踐於其中有不河漢其言者哉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舍上聲食音嗣○廉美德也至廢人倫而務矯廉則似是而非故特辨之推其矯廉之意卽國亦可讓但不衷諸人倫之正而第以讓爲高則讓大亦爲小節不得以其小節而信其無傷大義也

附解讓本美德第辭受取與有中道焉非精義者不

能況人倫爲大義所在廢大倫而務矯廉以求名則亂德戰國時有志之士知廉讓自持者多而人倫大節不免遺憾故鄒仲子以曉當時勿矜小節而廢大倫非謂廉之不足重亦非故暴人短也匡章問章祇辨其廉之必窮與此章義別勿混看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皋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桃應孟子弟子時蓋有以勢撓法者故應設爲此問以考聖賢之用心非誠有是事也孟子曰執之而已矣執執法也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與平聲夫音扶惡平聲○以子愛父之心則宜禁以臣守法之心則舜不能禁蓋君相特奉天道以治民者也然則舜如之何情與法相妨不可兩全舜幾無

以爲子矣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蹝音徙訢與欣同樂音洛○表舜輕天下而愛父母之誠以爲天下後世法

附解此章立論至奇實乃至常之理也人視天下許多窒礙難行之事祇爲計較利害得失不顧天理安否是以人倫之正天命之常悉顛倒而不得其理矣桃應特設此問而孟子惟以爲臣爲子常理答之及應究及於事勢之窮乃揭出舜輕視天下至孝無他之心則可知聖人之道惟盡其至中至正以無忝於性分而一切趨避智術之爲皆無當

於天理矣或曰此章固屬設言凡一切議貴議親疑難諸說前賢固已詳論矣第如此兩難之事世未嘗無設果有此事舜果如此行而皋陶終執法究極於海濱之地不使舜得訴然將奈何曰聖賢之事惟其天理人倫之至當無愧此心而已常人惟視天子爲至尊則其父犯法必不可刑而凡貴勢者皆可無辜殺人矣況天子乎而天下尚得聊生也乎且常人惟視天下爲至重則雖父母危亡不捨富貴而甯捐父母不肯失此顯榮矣況非關父母者乎而天下有不爭趨勢利者乎不知天子

者天所設以治世代天之位承天之法兢兢焉以祗奉昊天爲務非以爲一己之榮也使天子而自恣是先獲罪於天天棄之人且叛之而安能尚理天下聖人之爲天子也其臨保帝謂顧畏民嵒斤斤焉惟恐一念不純一民失所有愧蒼蒼之父母則其視天下至重若勢位之尊自奉之際固漠然無所動於其中也是其視天下又至輕其爲人臣也亦以事天如事親者望其君而一毫不敢違乎道明乎此則皋陶之執舜所以不能禁陶之執皆秉天理以行可知矣若夫竊逃之後陶又窮之於

所往此在事爲無稽而於理亦可究言之也夫聖
人之事其親也必諭之於道故諫則順從過則幾
諫必致其親於聖賢而後即安故成親之美爲大
孝而底豫所以爲舜之感神也如其親或終不見
諒而一旦罹於凶禍孝子亦惟委曲保全萬無奈
何惟親存與存親亡與亡而已舜能棄天下以全
親曷難捐性命以從親哉雖然此就舜所當爲言
之也皋陶必執法亦祇在己當然至於天下如何
全舜如何全法果有其事至乎其境斟酌咸宜臨
時自有至當之理豈空言所可盡哉惟各盡其道

咸適於中不可互相責望亦不可預存適合非精義入神固未易言之也明善誠身之學積久而能精義此等事又何患難處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夫音扶與平聲○范齊邑居居處養奉養卽二者以該凡服習之事大哉居乎之居則兼居養而言謂父兄師友所習染也見王子而有感

孟子曰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稍間又言故記孟子曰宮室等事亦同而習染移其氣體況德充道腴者乎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

居相似也呼去聲○又引此事以明居之不可不慎呼條狠候人傳呼之謂

附解此章重一居字蓋孟子欲人慎所習也孔子言性相近習相遠居字卽習字意借王子引起以明人生日用飲食所習不同卽氣體頓異況居廣居者乎既言居移氣養移體又言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離卻宮室等項居又何屬蓋言目見耳聞習染漸摩之事王子居富貴之地所習不同故猶是起居飲食而氣體迥異況居廣居者心與天通道與天合其存諸內者江漢秋陽濯暴之其發於外者容貌詞氣赫喧之何止如豢養形骸者

徒有富厚之澤而已孟子祇閒閒感歎所以然之故並未說明而後人不踐居廣居之學則且以無德而富貴者爲居養之則矣噫魯君之呼如後世儀導傳呼守者以其君在國而忽有是聲故訝之孟子引以證國君貴胄其見聞所習相似則居廣居者其氣體亦相似特俗人眼光如豆卽日與居廣居者相處而不知故孟子此章祇是就王子咏歎弦外餘音感慨爲不少矣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食音嗣畜許六反○朱子曰交接畜養也獸犬馬之屬當時以養士相高而誠或不足故言愛弗如敬以起下

[illegible]仕豫誠堂鐫

文也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將奉也承上言必先有恭敬而後爲愛敬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拘留也又言恭敬不徒文貌必有其實君子必不虛拘尚何以致君子也

附解此章有激之談蓋爲當時士品不立徒以口腹身家之故爲人豢養而時君亦遂侈然自負不知眞正賢士以蒼生爲憂不以溫飽爲志以抱道爲樂不以爵祿爲榮如當時諸侯之所以待士君子必不爲所籠絡亦斷不能留君子蓋當時君與士交失之矣明良奚以相値斯世何以又安孟子胷中煞有無限感慨非徒詬詈當世也講家以君子

貼孟子則易流爲慢罵語氣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形色該一身容貌氣質而言天性寓於形色之中而宰乎形色之始聖人盡性則理實而氣充形色無非天則故踐形必先盡性也）

附解此章示人學聖之功切實下手處是從形色易見者指其爲天性所在形形質色卽形之發見者欲踐此形而無一理之不精必盡其性而無毫髮之不純如耳目形也非禮勿視聽極於至聽至明乃爲踐此耳目之形溫威恭色也必至於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乃爲踐此色然非盡其性而美

大聖神天命之在我者極乎純一安能使形色之外見者極其高明故曰惟聖人然後可也異端之學不知形色卽天性所在冥求天性而忽於形色詞華之學不知形色由天性而有慫其形色而忘乎天性蓋兩失之性者形之主形者性之充盡性踐形內外始終功效一齊俱到非有二理若不深造自得惡能知之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期之喪猶愈於已乎已止也當時喪禮哀廢王蓋苦其久而欲短之孟子曰是丑故私問以爲期或愈於不踐禮者也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

而已矣紾之忍反○禮本於天性動之以天良則知禮非所以苦人如其私意以爲通達則非矣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爲去聲○王子庶子也其母死王以尊厭之禁其不得終喪其傅爲請數月丑言若是亦短喪之類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夫音扶○王子母禮應終喪而王以尊禁之不得行故雖加數月猶愈於已若莫之禁而短之則非也

附解齊王欲短喪蓋子貢欲去餼羊之意當時三年之喪虛有其名人罕行之王以爲短之簡而易行故公孫丑私問之亦以爲猶愈於已也孟子言三年之喪本乎天性乃人心之良不如是不安而非

故爲若人未可因末俗之頹而廢中正之則據前
人之說援禮經庶子於所生之母服大功謂天子
諸侯爲宗廟社稷主故公子父在厭於所尊爲其
母練麻旣葬除之父沒而餘尊猶在惟服大功此
王子母死乃旣葬而猶欲終大功之喪以盡哀情
然其實非也聖人制禮本乎人情天理孔子曰父
母之喪無貴賤一也父在爲母齊衰期年以事父
之故不便常以衰服服勤也而服制雖殺所以盡
三年之哀者不殺王子之母蓋庶子母也然其母
死自當盡禮致哀當時喪禮衰廢王以爲己在子

不得顧其私親禁之使勿終喪故其傅爲請若如儀禮本當旣葬而除其傅乃爲請數月之喪豈非本外乎禮耶孟子何以云欲終之而不可得姑即服大功之說言之夫禮有嫡庶所以正名分而別尊卑杜孽寵亂國家之漸也然禮殺於夫與嫡而不殺於其子何者母之卑因夫與嫡而卑子無卑其母之禮尊嫡母正也尊其母亦正也事父及嫡母愛敬必周事生母亦必然非私也天理至情民彝之恆耳父與嫡母俱在己母死罔極之悲甯有已時其節哀而除服者恐哀痛傷父母之心不但

以其爲凶服也服雖殺而三年之禮必終乃爲人子之道豈有僅服大功又不得終其服者乎儀禮爲後人所作小戴亦多不合愚已爲怪解辨論之玆不贅今制庶子爲其母服三年當乎天理矣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君子成就人材之心無窮因有五者之教有如時雨化之者學已積而迎機導之如物逢春而時雨滋之有成德者有達財者財材同○德德性財才能因其德之所近而成就之隨其材之所能而宣達之各有所成也有答問者隨所疑而釋之非聲入心通不能有私淑艾者○艾音乂艾治也私學君子之善以自治與及門無殊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欲學者體其裁成之苦心

附解五者惟時雨化之是德已大成迎機而示若曾子之一貫是也其下四者皆不分高下成德達財性各有所近剛克柔克教之使成一器才力聰明各有所長達之使為有用至於隨問隨答各如其意以去雖顏曾亦然私淑艾則聞知者是也講家多謬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幾音機○丑蓋嘗志於道而苦其難故欲孟子貶道以相就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為去聲彀古候反率音律○彀者弓弩持滿也率法也繩墨彀率喻

修道之方承上幾及意而言拙者不能幾及道之與人以可循者則惟此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引引其端發發其微躍如理緒昭然可尋也中道而立中明引字之意不從而欲毀道則非也

附解率性之謂道性外無道道外無人道固人人所具也何云高矣美矣如登天然乎且道不過日用倫常何云引而不發中道而立能者始從之乎嘗歎此等處不說明令人有禪機之憾是亦講學者之過也蓋人自有生以後氣質心情之偏習染深錮一旦學於君子令其治心養氣踐禮敦仁如桎梏之忽加如奔馬之忽縶治心而心愈紛養氣而

氣愈浮至於禮法在身則每每不便於己之私不儕於俗之好是以仰彌高鑽彌堅在前在後無處捉摸公孫丑蓋嘗從事焉而見其難故有此問非望塵自阻也王宰皆乃謂其並不知道之高毋乃謬乎其意求一切要之方以爲日孳孳之地亦不可厚非特不知孟子平日之教已是中庸之道如繩墨彀率學工學射者必當由此入手第以躁心相嘗欲速求效則難有得耳故下文又言凡君子教人皆明引其端而不遽發其蘊非不欲發也引之之端循而造焉即發之之妙當其下學之初即

盡發其蘊彼亦不能知也是以君子中道而立未嘗阻人以難能有志之士第即君子引我之事勉力從事則恪守繩墨彀率久久神明變化自生不可以始基用力之難廢規矩而他求捷獲語誘丑自勉爲能者非謂不能貶道相從任汝爲之與否作棄絕語也講家解引與躍如類禪學機鋒使人無可從事既不發矣何以躍如蓋天命之理流行於事物而誠身之至即通於神明止此日用倫常誠意正心篤踐深造至平至常之中即有至神至奇之妙所以爲中庸引字發字躍如字時解蒙

上文射字說尤爲拘混次節譬教者必有成法末節申言正意以明繩墨彀率之中卽具有神明變化之用此外無入道之方若以射言引必當發發之中由於引之時引而不發豈非有意藏頭露尾哉此語誤解故近代談理學者多作禪和子棒喝習套孔孟之言無是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徇身天下無道以身徇道朱子曰徇以死隨物之名道卽身之理而分言之者世治身易顯而道或難世亂道難行而身何顯爲昧出處者言以起下文也未聞以道徇乎人者也以道徇人則所以爲道者亦非也枉己無以正人孟子蓋屢言之

附解此亦孟子自明不見諸侯之意以爲諷衜人者亦可末句言以道衜人吾不知所謂道者何也新安陳氏言妾婦以順從爲道故亦曰道大謬孟子此章口中三道字皆言大道妾婦之道道字猶事也不得以朱子信筆借用之詞附會解之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更平聲○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二焉長上聲○求道以虛心爲本有所挾則不能至誠受敎故不答趙氏曰二謂挾賢挾貴也

附解道自在天壤人人所有人人所能不知而問禮

也特有所挾則問亦不誠君子豈輕道而妄答世不少才智之人祇因一挾字自恃而不受益遂使天下之大古今之遙賢聖落落相望可慨也哉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其進銳者其退速此言觀人之法義所必爲而不爲情所必厚而弗厚志昏而行妄矣或矯之而銳進無恆亦歸於敗是以君子循理而盡倫健行而不息

附解理之所當爲分之所繫屬盡其道篤其誼終身無已時也見理不明則聞義不勇天良既少則倫紀盡乖有志爲善矣而又無恆必毀行自賊以是觀人人焉廋哉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爲兼愛者言而明君子施恩之有序也親者人倫之本天性之良篤於親而推恩以恤民物生成各有其道經制各有其宜非可一概而施也朱子曰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

附解天地生生之理賦於人爲性性之理本於天而成於父母愛吾親則必推吾親之心以愛民物民物者與吾同大父母而民又同此心理者也天良之發於親爲眞愛親之眞者則無在不著其慈祥故於民之同形同氣者則生養敎化之不容已也於物之異形同氣者則樽節愛養之不忍殘也詩

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子曰伐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仁民愛物者親之推而心理之自然而不容已者若其人薄於生我則天性之眞早已淪亡而方且泛愛民物是爲倒行逆施究其所以愛民物者亦必非眞爲其本之先撥也夫子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故良心之發必以愛親爲先而非明善誠身則所謂愛親者或反非愛而施之民物未有不顚倒失宜者也孟子爲兼愛者言特舉君子爲法明其輕重如此而復推其次第萬物皆天地

所生體天地生生之理意恐傷其生安得不愛而
肫肫鞠養則不必如是其誠且久也凡人之得天
理具五倫皆與我無二廣天地生成之恩安得不
仁而在在曲全則不能若此其用且至也惟親爲
生我之本昊天罔極卽孝養之極誠致其親於聖
人亦不足以盡其子職之萬一此民物與親厚薄
之大略也而孟子此章爲兼愛者言則意重親親
父母身命之本於此不用吾情惡乎用吾情親親
者至孝至誠之心惓惓懇懇一片綿纏悱惻所以
致其愛敬者無不盡仁也義也皆在其中矣而由

是見聞所及民則殷殷欲成全之物則惻惻然弗戕賊之故聖人盡性卽能盡人物之性性卽天理天理之誠無過於孝不親其親不得爲人又何問仁民愛物孟子此章煞是說得周密而晩近猶罕人知有明智者亦止知養心以靜治世以仁而其實所以親親者未必能如虞舜則其所以仁民愛物者亦不能如聖人而徒斤斤與佛家爭辨不知佛言慈悲仁也廣大讓也方便佈施仁民也戒殺放生愛物也而歸本於一切佛田不離方寸謂堂上兩尊大佛父母卽是曷嘗外人倫哉僧流出家乃

陌豫誠堂鐫

外裔舊俗中華寺宇以鰥寡孤獨不得不然然嘗考歷代高僧高道多父母皆故始出家養靜間有幼而出家者既壯無不設法養親蓋天無二道人無二理若大倫有虧決不能成眞得道其邪淫怪妄之徒乃佛之罪人亦猶名教中之匪僻或出於詩書中豈孔孟之咎乎張惕菴云佛言戒殺我偏要殺生佛言慈悲我偏不慈悲乃爲眞儒乎可謂快論此非書義正解而近世三教分門鶩名利者惡清淨恣嗜慾者斥慈悲聊附論之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仁者無不愛也

急親賢之爲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知者之知並去聲○言知仁本無不善而昧所先後則反窮於用當務時勢所最急者賢仁之歸也堯舜以平成爲先務故庶績熙以親賢爲急務故仁恩溥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飯扶晩反歠昌悅反○舉以明當務之意蓋禮有輕重事有緩急昧之則失宜而知仁所以必審所先也三年之喪服至重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較輕察詳求其禮放飯以手取飯於器流歠飲而泛流其失禮大齒決齧斷乾肉其失禮小

附解此章爲有志於知仁而不知務者言以徧物徧愛爲心亦志之美也第物必不能徧知人必不能徧愛爲審其時勢之所最急而先務之如夏之需

涼冬之需煖不至後時不留遺憾則得其要領而
事自次第理矣堯舜急治水教稼明倫諸大務而
求人治之是以地平天成物不期徧而自徧知賢
爲仁人之望而親之如耳目之需聰明手足之需
運動惟恐相失惟恐不盡其才則政通人和而仁
自及宇內矣堯舜急於得舜禹稷契諸人而俾爲
宣化是以德洋恩溥愛不期徧而自徧後人或慕
知仁之名而輕重倒置去知仁愈遠孟子特爲反
復言之開端揭明知者仁者是卽現成榜樣示之
若非學已臻於知仁又安知所急而圖之哉是以

君子務窮理而盡性理明性定則隨其事之所値而因應咸宜知與仁亦不得而強分矣此義若常而實至精次節就易見者明之而凡天下國家及一動一靜之微胥有所宜急矣緦古與絲通以如絲之麻布為衰裳而以澡治莩垢之麻為經帶小功以細小精密之布為衰裳以澡治之麻為帶經緦小功亦有當察者然乃由三年之恩誼而漸推必於三年喪能盡禮乃為根本曲禮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乾肉堅宜以手劈之乃不失容此亦禮所在第較放飯流歠則為失禮之小者凡事皆此

類以推得其至當辨析正未易易也

盡心下 凡三十八章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由親親而仁民而愛物以所愛及所不愛也卽惠王以警當時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梁王非忍於其子弟而以貪忿之故及此詳述以爲天下戒也

附解周顯王二十八年魏伐韓齊伐魏以救韓虜太子申二十九年秦伐魏執公子卬戰國時諸侯之

爲梁惠王者不少故即惠王以警之匪特當時也世人不明乎修身蓄德之義貪妄心萌其始斤斤爲子弟計不知行險之僥倖造物不能如其心而非道之機謀禍患無不隨於後迨至不保所愛而後歎初心之謬也其不爲梁惠王者或反以迂腐斥之奈之何哉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當時以善戰爲雄孟子舉春秋之法以正之無義孔子不義之也彼善於此較有可原其爲不義則同說在下文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申明上文之意無上下君臣之義春秋所以必誅之也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惟聖人之言百世不易其他載籍或有虛詞後人因而藉口則禍烈矣孟子欲辨武成之言而先言此以引之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取其發政施仁之事不失聖人之心者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當時蓋有藉口漂杵之言謂聖人亦尚武者故孟子辨之言卽倒戈流杵亦史臣誇尚之詞不足爲信也杵漢書作鹵楯也

附解首二句懸空而言書字自不必定指書經蓋其意雖爲下文作引然乃大概而言凡記載之文未必盡出聖人之手則其言卽不可盡信卽如武成一書記武王應天順人之事非不可信者也然善讀者觀其文義第信其不失聖人仁心之本者若

流杵之言書雖謂紂徒倒戈自相攻殺然以仁人無敵之理推之紂衆之歸向武王久矣使猶相攻擊則不服者尚多非以至仁服至不仁之常在史臣誇耀聖人欲見其取殘之易而不覺已有語疵此書固非聖人所親訂抑或傳受之譌文孟子以聖人之心理斷之而知其不足信乃近世人猶藉口是言以爲仁人尚爾豈非信書之過大失聖人之意哉程子明孟子之心極妙但謂設爲是言亦非當就書本意逃而辨之乃知孟子之言自有不誤無容迴護至吳偉業泰松齡張甄陶以書爲兵

書則太支離矣或曰如子之說書非經孔子刪定者乎倒戈攻殺皆非仁人之師毋乃太迂滯乎曰武王亦戒止齊勗夫子憂紂克予矣曰孔子之刪書也刪其太不近理如蒼兕誓師頭懸太白之類倒戈之事本爲實錄流杵之言雖略有語病亦可不妨而未料及後人之藉口也八百諸侯推戴武王爲主兵將甚多武王恐其暴掠故約束之而有牧誓篇中雖止戒西土之人然勅己所領之人而衆人自從命知戒聖人之謙讓威嚴兼至如此也前人誤解尙桓桓似武王惟恐不克紂者大謬愚

另有書經註茲不贅紂衆離心早願歸周孟子直斷以至仁無敵之理決其爲誣蓋信其以聖人之德而不信載籍浮詞爲戰國而言然其論古之識爲已精矣若謂爲設言顯與書文相戾反覺孟子不顧文義之安而竟昧本旨卽聽者亦不服也故宜就書本文而言其不足信乃兩得之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陳去聲爲時君言強兵之罪說在下文朱子曰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好去聲○仁人則天下愛而歸之戰陳無所用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後我述湯之無敵如此說見前篇武王之伐殷也

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兩去聲賁音奔○又言武王之事而極形其無善陳善戰一車兩輪故一乘曰一兩虎賁勇士後周公制禮因以爲侍衛親兵之名王曰無畏甯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述武王之言而約舉其事言百姓無畏我本欲安甯爾非與百姓爲敵於是商人悅服稽首如角之崩武王無敵天下之心而天下自無與敵

又如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申言天下無敵之故此慕其仁而思其正己果能正己何用陳戰

附解戰國言陳戰之善者何啻千百人諸侯喜其攻城略地取勝目前重之反以孟子仁義之言爲迂誕不知此輩殘民鋒刃以售其術民怨於下天怒於上譬如酖酒止渴漏脯止饑非不暫飽死亦及

之故孟子揭其大罪而證以湯武無敵之事結言各欲正己則好仁者其爲民心愛敬已匪朝夕若己有一毫不正而民安能欲其正己哉無異甯爾數言或本古泰誓文或孟子別有所聞而述之至今泰誓三篇必非古文閻百詩等謂書古文俱不足信未免太過而此三篇則斷非原本愚另有書註茲不贅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規矩該內外而言由規矩而修之臻於熟則巧矣時人求巧於規矩之外而不知深造自得故孟子云然蓋爲躐等無恆者言也梓匠輪輿備見周禮

附解人性本善因後天氣質之私汨没天良是以聖人設爲學問之功由修己以及人莫不有當然之法猶規矩也循循於規矩内外皆有實功非但如禪子寂守空空不踐倫常亦不但講禮談經而無實德知行並進本末交修必由師授授者爲哲匠亦必學者之遵行梓匠輪輿喻明師也規矩喻禮法也規矩以有定平無定而神明變化出焉巧即神明變化之喻也巧不離規矩而實不僅專情規矩學者由下學而上達其事不過日用倫常其功不過靜存動察然循序而進恆篤而行則非師友

可助孟子爲門人言使篤實深造非令人求巧於規矩之外亦非作教者技窮之語須善審之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爲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袗之忍反果說文作婐烏果反○形容聖人之心以爲世法欲人盡性而忘其境也飯食也糗乾糧茹亦食也袗畫衣果女侍若固有之不以爲念也

附解衣食人所以生養亦安可輕但人之所以異禽獸者惟此天理良心若無天良卽是禽獸卽富貴何榮全此天理卽爲完人貧賤何損奈人止知衣食爲重一切蔑理喪心之事無不爲而學道之士

亦不能安貧守道孟子故以舜之衣食奉養形容
聖人天理渾全視富貴貧賤如無有夫富貴貧賤
王者以此賞罰人天心亦即於此寓激勸豈得謂
無關義理但富貴而爲蒼生造福貧賤而爲名教
干城乃不愧富貴無妨貧賤故夫子言不處不去
原非惡富貴而喜貧賤後世往往失之於偏則非
中正之論矣人生以執業爲重士農工商四民皆
爲正業擇其不悖理者爲之念念存仁事事合義
天未必不加眷顧而仰事俯畜飢寒可免矣免於
飢寒外此何求在在以忠孝存心仁義自樂處困

如無亦處亨如故舜耕稼陶漁非無執業也元德升聞乃意外事其心何與焉然天止此理理至而天應之安有餓莩之聖賢世儒止言理而諱言功效令天下人以聖人爲不免窮餓視若畏途不知易以吉凶教人孔子亦言餘慶餘殃吉凶生於善惡有善無惡者天理罰惡賞善者天心必饑寒困苦而後爲聖賢人孰甘心窮餓故說理不可太高反阻人以疑畏孟子爲學道而以窮達繫念者言非謂人必凍餒而後爲高亦非謂士人希聖先期富貴孔子云寡尤寡悔祿在其中耕也餒學也祿

而又疏食飲水浮雲富貴職業修而天理全可以

無飢道亦何損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閒耳閒去聲○恕道不明人每縱欲凌人而不知出爾反爾之不爽此章爲下愚言之夫君子無所不敬以全其所生何待言及感應哉

附解此章自是有爲之言殺人二字不特不可有其事亦不可稍存是心奈仁義不明人往往爭便己之利其端起於一念而不加察識則馴至於日肆一日殺人之事爲之而不及覺孟子因當時適有

殺人自殺者特爲喝破夫亦甚不得已耳君子修身寡過息息求其無忝所生豈待一毫毀辱加於吾親也哉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防暴客之擾民而譏之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利民之利而誅求之

附解孟子此章爲當時重稅病民者發而深歎藉古法以爲姦者也周官大司徒有關市之賦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而孟子言文王關市無征此章云將以禦暴人遂疑周官爲僞不知周官非僞人自僞解耳天

下惟利之所在人易爲奸奸商居奇病民不有以禁之則利不能公而民生日用且有不給者矣況先王之世民多務農農民衆於商賈商賈擁貨囤貨農民必困故爲司關之政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謂關驗其貨給之節以達於市使速售且給民用也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言治其僞亂壟斷等弊而平其廛稅毋令病商也凡貨有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貨不出於關則恐其別爲淫巧蠹民之物且得私積居奇致礙流通故嚴爲之禁凡所得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不令

商賈稽滯也若國凶荒則並無關門之征是先王既恐商賈專利病民又慮農民勒措病商不得已而立法以劑之鄭康成誤解聯門市及征廛等語後儒襲之周官遂成僞書曰然則征廛與關門之征者何指曰征廛猶今地租蓋商之來者居之若並無征稅則本處之民皆可居之而奸商僞賈亦得久居有征而不過求民既不貪其地商亦樂得其便期於速售關門之征亦慮其逐末擁貲效尤將衆酌征之以調其平也文王治岐乃荒山招輯之時故關市無征孟子此章及關譏而不征之言

乃因當時諸侯征稅無厭言各有當非可執此而訴彼也要而言之聖人之法不得人隨時折衷安有久而不弊之法但有時中之道者不易須在上有以儲才耳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此爲違道而强人者言妻子至親邇而卑於我者非道無以相服况其下乎

附解道者天理良心人孰不有天良但己身不以道自責則微論遠者不敬信卽妻子亦不悅服故君子責臣子以忠孝而君父亦必先自修孟子蓋有爲而言其慨世深而望人亦綦切矣世人忽之此

三綱所以不正五倫所以不明爲人上者其思之

孟子曰周於利者凶年不能殺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周全備而無虧缺也德乃天理故有德者克享天心世雖邪而天自正不能亂己之德德有定而天之心亦庇之矣

附解世不乏修德之士而立志不堅隨境而移或遭遇坎坷反以爲修德無益不知德乃天之理而心之良果周於德自能隱顯隨時明哲保身卽舉世皆濁無累於己如孔孟値兵爭之世無人不得秦皇禁詩書罪偶語而鄒魯不廢弦歌正如周於利者不憂凶年孟子言此欲人自修其德毋爲物邪

所亂邪世亦非必大昏亂無道凡好名好利世俗紛靡之事不合聖賢之道者皆是不能亂者我得其爲我而已豈敢與世相違乎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苟誠也言非誠能讓國之人則小事已不能讓蓋欲觀人者不爲所欺修己者尤當立其誠也

附解世亦安有能讓千乘之國而不能讓簞食豆羹者祇爲有一種人沽名掠譽不問義理之是非第取豪俠之意氣當其慷慨激烈似千乘之國亦可讓者然而嗜欲本末淡然往往纖微之事不覺露

出慳吝神色故孟子言此以警之若聖賢之學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繫馬千駟弗視如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學者不察乎理欲毫芒之分則必有務博施而反遺親親好推解而反爲黨惡者孟子言此立萬世之防須細細返己而求精義而思乃不至誤毋忽視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仁賢仁而賢者也賢者必以仁爲心故能輔君德而庇民生空虛若無人也 無禮義則上下亂禮法度行禮而得其經權至當曰義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政事非第爲財用而綱維經紀財之所以生聚不足朱子曰生

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也

附解仁賢作一人說未有賢而不仁者也仁人以愛民爲心輔君成德爲務若不信之則所用皆殘刻寡恩之人國之元氣索矣故曰空虛禮天理之節文行之得宜爲義相需而相成不可歧視政事不外禮義第或虛言其理而無政事則不足以正己正人政事豈專爲足財用而民安物阜財用自足大學生財有道周官一部皆在其中孟子就反面勘破以警當時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

有也天生民而立之君長有國有天下皆當體天心以仁民但當時三晉田齊皆倖竊國者不便斥其不久第抑揚其詞以警其奢望使務仁民庶息民生之困苦耳

附解仁祇是天理不仁則無天理尚何事可為況得國乎然自春秋以降權力相高有僥倖得國者至孟子時已為強秦所苦其國岌岌乎矣而方且殘虐其民欲得天下服從故孟子以不仁喝破之言得國或尚可僥倖得天下必不能使汲汲行仁庶民生稍免干戈之苦乃仁民之苦心非謂國與天下一可仁一不必仁也不仁何以可得國權臣竊國之柄假君之爵賞以牢籠智士市恩於民若陳

氏厚施莽操之輩愚民不知其術竟以爲有恩於己僥倖得國然久之未有不覺其奸者故不旋踵而消亡孟子深惡之故言僥倖得國一時人爲所欺或有之矣恃此便欲得天下人卽不察天怒必及未有之也若不得此章立言之義將以爲不仁果可得國國與天下固殊廣狹不殊心理也孟子之言毋乃不檢故讀書須識得立言之意秦項踵不仁之行終於敗亡孟子之言豈虛謬哉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時君自尊而虐民故言民爲至貴卽社稷亦次之君則至輕矣社土神稷穀神是故得乎邱民而爲天子得乎

天子爲諸侯得乎諸侯爲大夫天之所愛者民也故民心所歸天心應之天子諸侯不過以爵祿與人豈能強民心哉諸侯危社稷則變置諸侯虐民則社稷危變置天子黜之也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成純好也社稷所以庇民民薦馨香而神不能禦患則變置或易其地或毀其壇壝言社稷亦有時而廢置耳

附解此爲當時虐民者言明其輕重語似迂而實至理也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則設君本以安民若不恤民安用君耶爲養民而立之社稷使無災患不能庇民安用社稷耶諸侯危社稷則失職天子廢之而另立賢君社稷不庇民則

無靈在位罰之而易其主與地要無非爲民而然也古社稷有專名若勾農后稷之類今不然以虛位奉之至爲合禮蓋幽之有神猶世之有官官以賢能任神以道德任功德不無崇卑則神不無小大而要自上帝命之其升降不一亦猶乎世之命官也社稷之神不能爲民禦災捍患則其氣已盡故別爲壇壝以示更新之意其實社稷無不靈覩乎人德之盛衰德至民歸而神享之否則去之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是本無失德之君上然而旱乾水溢則恐其神之靈已微故更新之非

示罰也孟子特藉以明社稷之次於民非謂不自修而徒責望於神靈也不可誤看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當時習尚卑靡而一二有志之士猶能以清節自持孟子感而歸功夷惠欲人皆師之以維世俗也朱子曰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而薰炙之餘見前篇

附解孟子願學孔子而不學夷惠又嘗議其隘與不恭此章極贊其聖人多疑之不知孟子學企大成

願學孔子乃其自喻之微意隘與不恭防人誤學之流弊其實夷惠之聖實不可訾故孔子孟子皆嘗稱之而此章尤極贊歎戰國之時禮教不明脅肩諂笑之徒病于夏畦安得一伯夷正之而仲連段干之輩矯矯獨立是聞伯夷之風而興者也刻薄殘忍相習成風而信陵之流大度容人是聞柳下之風而興者也人生氣節不立度量不宏更從何處入德使人知夷惠之美則卑汙狹隘之習可以轉移故孟子流連於夷惠使人則效以挽頹風而夷惠之爲聖人其非易及亦可知矣後世多誤

解拾餘唾而薄夷惠不知夷惠尚不能學況學孔子哉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人之所以為人即天之所以為天天理具於人身全此天理而措於萬事萬物則曰道合者踐形盡性無非天理道猶路也言天人萬物必由乎此也

附解道祇是一箇理之總名仁則指其天理發生之意而言求道者不本於仁則將謂仁之外別有道為仁者又苦其難則天理已亡尚何能事事合道故孟子特地指出言仁也者即人之所以為人者也人理即是天理果能內外交修本末交養使天

理渾全則根心生色誠中形外無念非仁卽無事非道合者形神精氣日用事爲悉如天之渾淪元氣著則爲時行物生孔子上律下襲如天地之覆載如四時日月卽此義也故盡道祇是全乎爲人之理數虛字殷勤指點煞是說得斬截講章隔壁猜聲愈說愈晦蓋由道之實多未盡其在己耳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釋孔子去國之不同以爲世法

附解戰國時風氣日下遊士依棲人國往往遭逢不遂苟且遲回雖時勢所趨亦貧士不得已之爲然

去就不審將並其所守而喪之故孟子言此以明君子去國自有時中之道不可苟而已也與前伯夷章不同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時有藉口於陳蔡之戹以爲修德無益者故孟子解之無上下之交上下皆無知道之人也戹陳蔡詳見論語

附解孔子戹於陳蔡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夫何爲於此顏淵曰夫子之道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大宜無所不合何以不容哉蓋世俗之是非多與道違而反厭棄修德砥行之士莊子所謂以不狂爲

狂也學者若無特見定守必因世俗之毀譽喪其平生所學故孟子借孔子爲俗人指點言君子所以不遇由上下皆無知道之人非其道猶有未至也觀人者不得以君子尼窮謂其不足師法修己者不可以俗之毀訕謂修道之無裨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貉音陌○貉姓稽名理分析意言自不解於衆口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憎惡也憎茲多口倒裝文法言士本易爲衆口所憎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引詩斷章取義以明聖人憂己德之不修不以羣小之憎爲傷雖不能殄人之慍未嘗因慍而遂隕其問蓋求其自信者而已朱子曰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綿之篇悄悄憂貌慍怒

也肆發語辭隕墜也問聲聞也

附解貉稽蓋亦能用力於修己者故孟子解之理字舊訓賴字不如作條理分析意爲直捷憎茲多口趙伯循作增字解朱子從之疑傳寫之誤愚謂趙氏亦一時鈍解耳非必文字之譌蓋言人而爲士則必不苟且隨俗原易取憎於悠悠之口乃倒裝語耳下文引詩以明孔子文王不但解慍之無傷正教稽以反己日新之學憂心悄悄非憂人之慍憂己之道或有未盡是因羣小之憎而益以自惕羣小無傷於我而有益於我矣肆不殄厥慍亦不

隕厥問蓋實德無虧羣小人憎之而一二君子好之猶爲賞心也况數小人憎之而衆君子好之問何隕焉憂也不隕也有惟日孜孜反己自修之實功而非第以見憎爲無傷亦非必自求聲聞也孟子立言精密令憎者與受憎者俱無從藉口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歎人不明其德而强人以相從亂是非之正也朱子曰昭昭明也昏昏闇也

附解天下極聰明人往往爲極不明白人非聰明之無用也內而天性未堅理欲雜而意見昏外而倫常未飭好惡乖而恩義舛此孟子所謂昏昏者也

然彼方肆其私意逞其囂淩或恃父兄之尊或恃威權之勢使人從己此龍逢比干所以死於讒伯奇申生所以困於孝也又況推之家國天下安往而不昏昏哉賢者恐己之毫髮未明違人心而背天理愚者惟其言而莫予違昭昭者爲所屈抑昏昏者爲所信任何施而弗躓耶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閒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閒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介音戛○朱子曰徑小路蹊人行處介然倏然用由也路大路也閒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學貴有恆一念之作輟而聖狂判焉用不用在介然爲閒至當審幾自奮

附解道卽天理體道者終吾身而不息以一刻畔道卽非人耳第人心易肆天理難純危微之介其間不能容髮非存養深造至於不動心必不能念念天理衆邪自息高子初用力於養心之學未久而懈故孟子卽山徑以喻之發其愧憤山徑僅有蹊間原非大徑因其介然之用卽可成路爲間不用遂致茅塞是以靜而涵養動而省察不可一息稍離堯舜禹以聖人而傳心猶必致戒於危微誠以有覺之心易牽引其虛明之性而不自以爲已聖也末俗安於茅塞方以聖人爲不可學自賊其心

又安望其知人禽之分哉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朱子曰尚加尚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追音堆蠡音禮○追猶搥意蠡齧木蟲樂器凡搥擊處皆殘剝如蠡而謂其優於文王也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與平聲○是搥蠡也言是不足以定優劣凡物久而必敝城門之軌車馬多而自深禹之樂年久而器偶先敝不得以此論樂

附解樂之美惡在乎聲容高子乃以器之缺裂謂禹聲尚文王此俗人隔壁障語孟子卽易見以曉之禹文皆聖人則樂皆美特樂器之堅脆製者或異人之考擊其多寡亦殊以追蠡偶然之形遂定優

劣眞是愚極孟子祇言追蠡不足定樂凡物久而必敝禹文之樂皆年久其追蠡偶然而有亦常事至樂如何未與言也追蠡趙氏以爲旋蟲而豐氏以旋蟲當周禮之旋蟲實未免於穿鑿歷來字書未有以追爲鐘紐者至蠡字有四義一音黎以蠡測海者是也一音騾海中大螺一音裸卽疥瘯左氏謂其不疾瘯蠡是一音禮木中之蟲此章義當從此言其搥擊處如蠡形也又洞天淸錄云畫家滴粉令隆起謂之追粉蓋古銅器欵及追起者漫滅也蠡剝蝕也今人亦以器物用久而剝落者爲

蠡此說亦近是追本有堆義第與下文兩馬之力意不相貫注不如從焦竑筆乘之說爲妙雖追字古無通槌之處然詩曰追琢其章未嘗非攻治意也張氏椿又謂槌擊處周禮謂之隧造鐘時擊處已深窪有擗弊之形何得云用多所致不知此但言其缺裂處如蟲齧然非謂欲絕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復扶又反○棠齊邑孟子嘗勸王發棠邑之粟賑饑及將去齊而齊又饑國人冀孟子再爲請發粟陳臻以爲不可孟子曰是爲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

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

之孟子前請發粟王盡不得已而從之今則道既不行度王不用己言使其果志於民前事何遽忘之搏虎之喻言昔日犯王之意幸而聽從今義不可再請也朱子曰手執曰搏爲善士故行爲善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嵎攖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張氏曰攘臂忿怒驕矜意

附解發粟賑民雖非先事綢繆亦救災之美政也豈有因王不行其道謂區區博民之歡避嫌不爲而坐視民之流離耶范文正公度其不可言一語已爲簡盡而述朱求深反淺王宰皆取之實不如范說爲妙蓋孟子初爲饑民請王王已是勉強聽從及後孟子之言王多不用此時將去齊矣知雖請王

必不從故不復請若王尙能聽己雖將去亦必為民復請蓋避小嫌而坐視民飢孟子必不忍也然則知幾守義舊說自不可易或以卒為善士則作一句張氏謂馮婦卽改行未必遂為善士於理是矣然則字屬下句乃見其見獵心喜之槪至棠有三魯也楚也齊也齊棠萊邑卽墨縣有棠鄉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命謂氣質所稟也人生而有氣質卽有此嗜欲似性生而實後天之氣所使君子之所謂性者不在是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

州陳誠堂鐫

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常人以氣質不齊謂足限人而不知吾性中自然之理人人可能君子不以為命也仁義禮智天道皆人生而靜之性

附解此章述當時言性命之說而力折之非孟子自言性命之理也言口之於味五者今人以為性生自然不可得而輕也不知氣質之欲由形骸既具乃有七情是後天血氣之靈附於心而為用雖亦生而已然似可為性其實非先天渾然之本體乃氣質之命君子不謂為性也若仁之於父子五者時人不能實心踐形以資稟不足自諉謂為命也

不知仁義五者乃人所得於天所以異於禽獸性也何得以爲命不如人乎知其爲氣質之命則當以理節情不可縱欲知其爲天命之性則以理承天不可自諉此孟子特地教人處若夫性命之實則未詳言也今略言之性祇是一箇天理若命之一字則有數端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維天之命於穆劉子言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此命字實際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命之元也天地既分則乾性坤命分峙陰陽既交則受氣成形互宅氣質之清濁也氣數之不齊也人物之命紛

然雜出皆由後天氣化而來在天地則渾然合者

性命純全變化妙者性命各正本無偏駁人則受

氣不齊必由克己復禮內外本末有許多費夫久

久然後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非有聖師指授深造

自得又安能知之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

也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不害

未從事於善人無惡之名信人誠身之意 善念篤而形於

善信故問曰可欲之謂善外者皆可親愛有諸己之

謂信實體於身凡善之事皆 充實之謂美充其所有之善至於

所謂美在動靜語默無不然易

其中者也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理氣充實而表裏

瑩然神明煥發德

業彪炳非形氣所能拘矣故曰大大而化之之謂聖化變化聖通明也形神並妙與道爲一而無復規矩之可尋謂性體也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不可知性與天通而莫測其運量之奇誠與物貫而莫名其顯晦之用入乎世俗之中超乎萬物之上故曰神也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善信之間蓋謂意而未正心者也

附解此章孟子發前聖所未發惜乎後儒莫得其解致學者無從下手夫人之所以生者理與氣而已理寓於氣之中而實超乎氣之上先天之理氣本諸父母者雜於欲本諸天地者極其純故人生而靜之性乃指其純乎天命者言之也若夫後天之氣淵於質而遠於天者須賴存養先克治擴充以

義理之心養浩然之氣而動靜交飭博約並行久
久乃能去人心而存天心蓋理宰乎氣氣以載理
不可強分先天乾元一氣流行於品物而人得之
以爲性者不貳不雜渾然太和人生之始得此而
異於物本人人皆然既生以後形質拘而物欲誘
則先天之理氣存乎身者寡矣聖人教人令其以
先天虛靜之神養其先天浩然之氣陰陽闔闢保
合太和先天一元之氣漸有其基所謂有諸己也
由是靜存動察涵養深造馴致乎五官百體莫非
乾元眞氣所周浹則充實之謂美也易曰君子黃

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卽是此義功夫至此言行動靜蓋已合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第其充實者猶未必粹然光華苟一息稍閒而性體卽黯故必刻刻兢業無貳無雜恆久而不已焉則至德日新其在於身則赫兮諠兮睟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其見於行則正大光明神采煥發儼然藹然而可親可敬故曰大也學至於大已是四十不惑之候體用大段已全第神明之中空明一片觸處洞然則猶或未也迨養之之久而至於化則向之規矩法度森然

凜然者今則從心而不踰形體志慮以淸以甯者今更泊然而無爲其存於心則物來畢照而無一毫之障礙其見於行則因物付物而無一毫之勉强學至於此人道已全更無纖毫渣滓故曰聖人人者天地之心理氣本與天一者也人道盡而天猶與我不相通則終有形骸之累其身心之淸明廣大未能與天似也由其化者而熟之其道不外乎致中和但不似前此之有意着力內而渾然粹然性體之無聲無臭者文王之純一天之於穆也外而肫肫然秩秩然功用之時中周徧者精義入神一

天之生成也同一理也而神人之理獨析於至精同一事而神人之事獨極於至遠以言乎彰往察來則千古而上千古而下無不悉知其始終也以言乎應酬萬端則智慮所窮見聞所阻無不處置之咸宜也日用起居無異常人而光明洞照之體無一息不與造化同遊粹然無我之懷無一時不以生民爲念易稱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弗違後天奉時者其斯人歟其斯人歟夫其形神精氣備極於虛靈洞察天心即已心也天氣即我氣也造化無窮已之性量亦與爲無窮

由聖人而為神人固亦非難而功用所極實未易臻程子因莊子之語謂非聖人之外復有一等神人不知神人與聖人其精微之界實自有分德造其極之謂聖聖極其妙之謂神夫神人之量非聖人亦孰能知哉觀孟子此章之言其學造於聖蓋不待辨而知後世道家有鍊精化氣鍊氣化神鍊神還虛鍊虛合道之語人多斥之不知其言學聖之功始終本末確有至理也精氣神之得於天者謂之三元其凡精凡氣凡神如沙石之於金玉金生於沙而沙本非金玉生於石而石豈是玉然金

非沙不生玉非石不養故養其元精元氣元神使復還受中之本然則後天悉爲先天所謂太極合三者也世人以後天之精氣神爲先天故儒者不知養氣何以不動心而僧羽異端益以離奇怪誕之說則道益不明如鍊字生出許多邪妄今略言之鍊者以火燒金之名神卽先天眞火氣爲先天大藥以先天眞神養先天眞氣如以火鍊藥也精乃二五之精卽乾元之氣寄於人身者有生以後其機在坎鍊二五之精以生乾元之氣卽有諸己之意也由是涵養擴充至於美也大也是從先天

眞氣中化出先天元神不言性而言神以其虛靈之妙用言之性體已全即所謂乾元面目已得由是以虛無渾穆之意安其空明朗照之神養之之久而心無所爲氣無所動依然乾之靜專坤之靜翕而動直動闢殊非有心此則還虛之説聖人之稱也德至於虛則心無一毫私我氣無一毫垢濁雖猶是日用而神明意量蓋包羅萬物而有餘矣然且不離飲食依然酬應恐形氣嗜好不免滯於迹而難與天合故又有鍊虛之名虛本無形尚從何鍊因不外乎神氣故仍以鍊名非眞有鍊也其

意極於至虛至靈其功惟在不息不貳純一之至而神明志慮若太空之無爲血氣之累有若亡焉時中之極而言動事爲有精微之妙用自然之應常亦妙焉詩曰帝謂文王夫子曰知我其天天地與我是二是一而著爲事業發爲文章至平至常至奇不離乎形骸而超乎形骸不遺乎日用而妙於日用道包天地而無終始神貫古今而無消息故曰鍊虛合道而此章所謂不可知之謂神也愚嘗曰聖人卽神仙而或不相信反惑於奇幻之法前知之數謂聖賢之外別有神仙是益使人務神

仙而不務聖賢也何去何從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或曰化氣化神等說人以爲異端乃援以立論不誕而駭聽乎曰天地人祇此一理理氣之散著者不一其原則一今聖學僅矣言心言性言命總不外理氣二字而理氣之具於人者原與天似則學爲聖人祇是全乎受天之本來聖人人倫之至其動而天則咸協者由其靜而天理純全耳從名物象數博其識必先志氣清明植其基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以其心卽天心氣卽天氣所以盡性而卽可參贊人生一神氣天亦一神氣但

形形色色之神氣外著者也上天之載是氣卽是理理氣渾於無象是爲太極太極未分一神氣之渾然也太極旣分稟受殊而人之性不全復性者滙三於一全乎太極之本體故曰復性神氣之凝結者曰精精氣神人所共知也以此言復性較易明白故養氣便可以不動心矣精氣神有先天後天之分元精元氣元神天之所以爲天卽人之所以爲性凡精凡氣凡神則雜於欲今羽流養後天之氣僧流養後天之神而養氣不動心之義不明愚故表而出之使後人有所問津焉豈援儒而入

墨哉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言楊墨相訾必有歸儒之曰當寬以誘之於道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放逸也苙闌也招罥也說文作䍡絹繫也放豚不過欲其入苙教人不過欲其從儒已甚則阻其維新之路

附解聖人之惡異端以其賊己而賊人也苟能悔悟方將獎慰之不暇而顧爲已甚乎奈褊隘之徒乏廣大之心阻自新之徑故孟子言此墨與楊相惡則必歸儒第言逃墨歸楊而不言逃楊歸墨省文耳非謂楊較墨爲優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織麻曰布

析絲曰縷帶穀曰粟脫穀曰米三者皆常征急之則病民不可以急公奉上爲無害也

附解惟正之供且不可急取於民況暴斂乎舊註布縷取之於夏米粟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亦本周禮諸書立說然有不可盡拘者或布縷粟米有歉或民力太疲則斟酌年之豐凶上下力之緩急調劑而折衷之或如常取或一歲之中不兼取或一歲並無所取故孟子止以用一約言之要使民安於業而樂於輸乃爲䘏民之政兩稅三輸之法

始於唐楊炎因租庸調法壞作兩稅法夫凶之有田者納米有地者納絹絹取於夏米取於秋不足者又寬之以冬故朱子云今兩稅三限法也然楊炎之法與宋不同尤與孟子所言不同不可混視而據以解經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時君荒國政而貴珍奇言此以警之

附解戰國之君照乘連城競相誇重珠履三千見於黃歇當世之好尚可知土地所以養民政事所以治民孟子三平說下蓋缺一不可也然後世人情

日奢士庶皆以珠玉相耀而不思仁義道德之爲樂又孟子所不及料也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盆成姓括名才以德而後大否則小而召殃矣

附解人何幸而有才然以才爲善則天下將蒙其休以才爲非則人物皆受其禍夫有才者固未嘗欲爲惡也而一念之動義利不分平日未嘗講求誠正之功始猶偶爾繼遂習以爲常恃才妄作是己

非人小則殺身大則爲害家國孟子之於盆成括蓋憫之也豈欲其言之驗哉門人記此以戒凡爲盆成括者豈表其師之哲哉趙氏謂括嘗學於孟子不知何所本晏子春秋言盆成括嘗爲孔子門人在景公時則顯是二人矣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館舍也上宮別館也業屨織之有端緒而未成者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從爲去聲與平聲夫如字○或問問孟子也廋匿也記此以見孟子大道爲公之本懷雖小人亦諒之

豫誠堂鐫

附解聖賢成就後學之心惓惓不能自已而學者罕體之是以聖人之門不必皆賢竊屨不足爲孟子之門人然亦無損於孟子要其正大光明之心小人猶諒之則天下後世宜師之矣北方宮室多壘土石爲之故牖上可置業屨或人之問原非旋卽悔而易詞亦可取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所不忍不爲心之良卽仁義之端也達自此而通彼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勝平聲○申上文達字之義穿窬見論語

害人人所不忍穿窬人所所不爲能充此心則無處非仁義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本仁而施之得宜曰義故不義者必不仁承上言擴充仁義當以誠爲之實誠切也如爾汝之稱人賤我也雖不報復心必不安即此不安之實心充之凡非禮之事羞惡而不爲即無在非義欲人實存羞惡之良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餂音忝○餂以舌取物此乃暗指當時去義之弊而言其不實也以語默鉤致人意求其巧合羞惡之心已亡即穿窬也司馬溫公曰立誠之道自不妄語始亦此意

附解當時遊說之士忘廉節而務苟合其始不以夤緣爲辱其既必以得志爲榮仁義之壞所由來也

故孟子言人皆有所不忍不爲之心能擴充而達

之則善如人卽至愚必不忍害人人卽至困必不爲穿窬此不忍害人不爲穿窬之心人所固有卽仁義之見端人能充之以滿其量則仁義不可勝用矣然而往往不能充者何哉以其不返諸自心之良實實克治擴充遂使此心旋起旋滅故當就天良發見時實心擴充如人或輕賤我以爾汝相稱雖貌爲承受中必不安此羞惡之本心乃天良之實人能卽此而充之凡事求其反心無愧則事皆天理無所往而不爲義也義盡而仁自存倘何至昧其本心哉此節指以用功之要下文以時士

用言餂人見其不以不義爲恥昧其本心卽爲不仁故擴充仁義必以實心是第三層反面盡言者心之聲也訒言卽所以爲仁易言猶不可況揣合人情巧爲鉤致佝有羞惡之良乎當時士風競尙遊說如蘇秦揣摩成曰可以說當時之君矣士之如斯者不少故孟子爲學者言之以正人心而挽頹風士字勿忽略看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施去聲○言以覺人道以修己而或徒務於遠且博近且約者必疏矣故孟子曉之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

言以明道道在耳目之前隨事舉理切近而易行古人視不下於帶喻切身而至近也惟即己身而修之所守至約然修身則平天下而有餘也此正申明上文之意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舍音捨○不修其慝而攻人之惡苛於責人而恕於待己常人所以無善言善道也此孟子所以特言此章之意

附解當時談天雕龍之士縱橫捭闔之徒競爲異論以惑世之聽聞而修身之義置焉弗講故孟子言此以曉之意謂今之立說者務爲新奇聽言者喜其誇誕而按之既無實理行之又無實功聽者不察也不知道本平常知道者隨事開導言雖至近而紬繹其指義味深遠是乃善言也返己自求不

願乎外所守至約而施諸天下甚博是乃善道也
不觀諸君子乎君子之言也由衷而發即目而存
不下帶而道存焉無事繁稱博引而觸人之明愜
人之意可以尋味於無窮君子之守本身爲功操
存勿懈修其身而天下可平未嘗張皇驅遂而懷
德者感畏威者神自能推暨於無旣人能如君子
之言與守而法之則何事求諸遠且博哉無如理
雖淺近務外則昏人雖易感苛刻則難天下之不
能有善言善道者無他以其昧於自治而工於治
人如舍己之田而芸人之田在我者聽其荒蕪在

人者勤其耨刈務外而不自修尙安能析理而有善言而且求人者重自任者輕欲人盡如吾願而不知虛己從人則人必不從其欲己益自損其德尙安能有善道此亦爲當時學者競慕遊談以舌辯爲貴而並無善言以迎合世主爲務一有不合則忿而他去搆怨興兵故爲是指點之詞欲其修身善道自然必有善言庶士風正而世亂稍弭并泛言也守約雖足該善言在內但本文係兩平說起下分承之當時異說惑亂人主人主誤聽其言不知治天下不外修身修身之事至約則立言之

荒遠者亦何足信哉道理一片相承語氣兩兩指
點末節指出舍己芸人責人恕己之弊以見人素
無修慝崇德之功則理不能明身不能修不必區
區分貼上文兩項而上文自該其中要之道理本
無二端立言各有本意若作爲學者言亦可但本
文首揭言字又承言君子之言則爲立言者發爲
切不下帶不特至近蓋卽言必由中之意舍己芸
人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正相反非謂不管他人
閒事之意義所不在爲顏子之閉戶可也義之所
在非被髮纓冠不可此乃以芸田譬攻惡耳求人

者重如父責子以孝子責父以慈自任者輕不自盡其道也求人重責己輕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相反如此身何由而修按義疏帶有二處朝服之屬其帶高於心深衣之屬其帶下於脇朝祭服之舉目即見故不下帶也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明堯舜湯武用功之不同以見聖無不可學言惟堯舜爲性生湯武即是由勉而企安者矣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爲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中爲並去聲○此明聖人之德以爲人法即禮可以徵德而悉合於自然則非猶夫人之德也哀死經德信言有爲而然皆常人之情聖人不然故即此以爲

衆曉也經常同由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法天理當然之則命謂天命承上言聖人之德無不至而人不能則以不由聖人之法而多得失計較之心也豈知聖人盡其當然理與天合而天應之自無入不得亦何至凍餒故君子惟行法以俟天命

附解人皆可以學聖而不能者以聖人爲生是使獨而凡己之日用倫常甘自外於法度又其趨避得失之念太多希名求效之心尤甚於是謂聖爲難甘爲下愚而不恤孟子言人性皆善無不可以希聖而人多謂聖爲天成不知自古生安之聖無幾由學而入者至多即如堯舜湯武皆爲聖人惟堯舜生質純美乃天性渾然得於生初者也若湯武

李𢭆豫誠堂輯

之德不亞堯舜已是由勉强而歸自然反之之聖也天下無生而卽爲聖人之人惟恃有復性之功故聖道不絕於天壤今當言厖事雜之日而語以學聖人幾不知聖之所以爲聖矣然聖人豈有他異哉止此日用尋常之事而聖人則學之至而自然耳卽如動容周旋人亦知有禮在也而不能中者心之私僞未除卽强爲合焉而不善暫爲持焉而不久聖人則動容周旋自然中禮所以然者由其盛德積中誠著於外自協乎天理之當然也又如哭死而哀人亦有之然或爲生者而始然聖人

則深察乎幽明始終之原而洞源乎一氣相關之故誠發於中非爲生者也其平居脩德於身以爲人倫之常性命之正在我者當如此雖處變故亦不回曲天心眷屬福祿申焉而聖人則非有干祿之想也若夫言語之際無不由衷非曰言行相依必如是而乃正其行亦以中之所存既熟自無一毫妄語聖人之德如是不過自己身心日用倫常之事學聖者亦第取聖人之法行之而已天下萬事萬物莫不有當然之理聖人本成己以成人而制爲禮法循其法而修焉習之既久天命自通蓋

天祇此理德至而天自與人合矣君子知聖人之法度本天理而垂爲矩矱行其所當爲不預求功效自盡其道以俟命而已矣然能行法則道備而德已成天自眷之窮達無不快然是亦反之之聖人矣湯武之企於堯舜不過如是安得諉爲不能哉語語純是指點之詞向來以下二節分承上二項謂反之之聖不如性之似反之之聖動容周旋尙不盡中乎禮哀死是爲生經德是干祿理旣不通且悖夫子及其成功則一之義以至相沿謂湯武不如堯舜揖讓優於征誅並孔子言湯武革命

古滇豫誠堂鐫

順乎天而應乎人亦不足信矣堯曰一章敘帝王
與堯舜同科盡善一章夫子特表聖人之心亂臣
一章亦非謂文王優於武王誤解者其弊皆由錯
解此章而生愚於各章已附論之茲不贅夫湯武
革命乃第一大嫌大難之事湯武非北面爲夏商
臣者而平日倣蹝天下之心亦與堯舜同故夫子
稱之無異詞其告子游也曰禮時爲大堯授舜湯
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後人不知其如何應天如何
順人愚故屢詳言之聖人之心如天使有一毫私
意便不得爲聖人未得聖人之學則不知聖人之

心又安能明聖人之事使堯舜當湯武之時亦必征誅使湯武當堯舜之時何難揖讓此事誤解使後世亂臣皆藉口湯武而魏晉且藉口堯舜矣其裂名教之大防豈細故哉行法俟命卽孔子所謂不怨不尤下學而上達熟之卽聖人立命事天純一不已之致勿淺視也而已矣者此外無希聖之法常解誤認似聖人必生而知之方可以爲其禍有志之士不少故愚以孔孟所言印證詳辨之庶人皆可以爲堯舜其義乃明也第學聖必有法以忠恕之心行仁義之事由淺而深動靜交養文行

交修悟久不已如孔子十五志學七十而後從心

不踰矩則得之矣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說音稅藐音眇○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藐輕也爲說大人者言欲其志勢而毋失己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榱楚危反般音盤樂音洛乘去聲○申言大人之不足畏以其違古制而務奢淫也朱子曰榱桷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我之爲言代遊士設身之詞非孟子自謂也古制仁義也

附解楊龜山謂孟子以己之長方人之短以此章之

言爲不及孔子閻百詩辨之是矣而又謂孟子原從曾子子思來於顏子少别是謂孟子不及顏子何其謬哉當時遊士旅食入國因選舉道廢士每單寒亦屬時勢之所値不得不然苟能立身守道不至貶己徇人君子亦無責焉奈士多震驚勢位見其巍巍輒喪所守雖有稍知自好之流不免爲習俗所移孟子此章特爲亦知古制者破其俗見故言大人之巍巍者皆鄙事耳自我守古之制無愧於己巍巍者視若浮雲何畏彼哉我字係代遊士之詞非孟子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當時士風日

卑諸侯挾氣淩人而以遊說之士操人短長生端構釁猶稍稍畏憚說士使上皆知古制如孟子斥功利而談仁義於世教豈無所補聖賢無時不以世道人心爲念苟有一綫可導之機則必導之觀於語宋牼語句踐諄諄以守己正人爲規憂世憂民之心亦可見矣不然孟子不見諸侯何乃又爲遊士說法孔子亦言斗筲鄙諸夏言義理而以時事證之亦立說之恆況欲人人守古制矯時風此亦何爲語病或又疑論語畏大人而孟子藐大人則朱子已詳言之蓋非藐他是藐他堂高數仞許

多驕侈孟子雖不肯枉尺而直尋然齊人之敬王者實無如孟子也第君子所畏之大人謂有德而有位者非但有位位曰天位非不足重也但無德而徒位則無可畏畏字深有警惕意故不可云畏有位之人孔子見冕者必敬而又鄙斗筲曰富貴如浮雲孟子曰貴貴尊賢其義一也聖賢守理而未嘗輕人豈故藐視大人哉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爲欲養心者示其功而戒寡欲以純理也耳目口體之欲人不能無然有義理以宰之養心者靜而存養動而省察寡欲

者以理節情也欲寡則精神爽而道心日增

附解人心先天陽也後天質具而陰氣伏焉耳目口體之欲是人之所以生日用飲食非必御之而實未嘗累之此惟性定者能之初學欲復性則必先寡欲此欲字祇是飲食男女養生適性分內不可少之事非外天理之嗜欲也故曰寡而不曰無孟子生平得力在養浩然之氣氣純乎先天故能不動心而此章言欲之與心相關最切養之與寡不可稍離語似淺而理至精微學者試靜念此心一日之內安置在何處如何是存如何是養欲之來

老憿豫誠堂鐫

也猶是此心如何卻不是心之本體又如何不可無存其義理之心節制嗜欲之心如何而後天理可存不爲物累其中功夫次第豈可無師而知淺嘗而得夫心者身之主也而從欲易從理難使有覺之心皆聽命於天命之性孔子由志學而不踰矩孟子由有諸己而至化神其功安可不實踐而其效豈可外人知乎以衆見者言精神志慮魂魄皆心也口鼻耳目四支皆欲也盡其性而後心皆天理不然其異於禽獸者幾希聖人不踰矩心卽性性卽心也化神者心之理純乎天而心之妙亦

如天之不測焉耳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曾子誠於思親卽羊棗而見其不忍羊棗俗名補棗一名㮕棗實小而微長色黃熟則黑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朱子曰肉聶而切之爲膾炙炙肉丑疑曾晳不止嗜羊棗曾子何獨不忍於是曉之以所獨則親之所專注尤爲孝子所不忘而無處不思親可知矣

附解前人謂公孫丑較量於口腹爲陋又以孟子爲權詞皆非也孝子無處不思親羊棗非常設之物見羊棗而痛親哀尤甚焉孟子說出同獨二字至

性至情乃得分明第同與獨自旁觀見之然曾子何嘗較量及此特念念憶親觸焉而不覺其深痛王褎廢蓼莪庶幾近之沒猶知此其存可知非深知依戀父母者不知也古人無姓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傳之後世則統繫益繁姓遂爲所同矣古人名子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山川預爲諱之之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孝子見似目瞿聞名心瞿則諱名與不食羊棗止是一副天性之自然曾子之於親也嚙指知痛況明明有羊棗在目哉

萬章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盍何不也狂簡質美而成章章疑狂非美名未足任道故獨問之進取材可有爲不忘其初能守其前此所學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獧音狷○章不知孔子之意故孟子復述其言以明思狂獧者不得已而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章本疑者狂也故復問其狀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琴張名牢曾晳名點牧皮未詳蓋三人皆志意疏遠孔子嘗以狂稱之何以謂之狂也進問狂之實狀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嘐火交反行去聲○趙氏曰嘐嘐志

大言大夷平也重言古之人朱子曰動輒稱之知其志述其言必以古人自期不與俗人爲儕雖行不掩其言不自諱也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

狂者規模廣大易於裁成聖人恐其又不可得故思獧者不屑不潔不爲非禮之事其守定矣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

原與愿同。又述孔子之斥鄉原以見非狂獧無可與也

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以實其狀

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行去聲踽其禹反閹音奄。踽踽獨行貌涼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閹如奄人陰柔媚諂也描鄉原之言狂獧皆所不取惟在脂韋隨俗孟子言柔懦媚世

暗昧不明是其狀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章疑一鄉公好宜不足爲德之賊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非顯斥之刺隱諷之掩覆之工欲非刺而無從逢迎之巧與流汙爲附和貌爲忠信廉潔以欺人遂爲所欺自是而不求心理之正實自外於堯舜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惡去聲莠音有○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佞人才辯能飾不義以爲義利口則虛僞而已鄉原諂世媚俗似君子之無所不容而實喪

已誣世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承上鄉原之亂德而言經常也五倫五性天之常經人之常理德者得此而已鄉原亂此常理是非之正人心之直皆無故爲邪慝必君子而後能正之興感發其天理之良邪見於行慝存於心

附解此章剖析三等人至爲詳盡學者誠能詳味之則欲爲聖人必自狂獧始矣人生不過飲食衣服宮室男女嗜好狂者不以此等卑瑣之事入其襟懷惟以聖人爲可學夫亦安有卑汙苟且之行哉故進取其於聖人之言論風裁蓋已心乎愛慕特實踐尚疏然其平日之所得固非旋得旋失者比故曰不忘其初孔子口中原是贊詞萬章不得其

解故問之孟子引孔子之言已明明道破中道狂獧身分矣章本意獨疑狂者必求其人以實之不知孔門之中顏曾以外半皆狂者第體夫子造就後來俱化其偏不可復以狂者目之耳琴張曾皙牧皮功修未至其遺言遺行在孟子時猶有傳者不離乎狂之故習章所素知故即以相示而曰如某某者孔子之所謂狂矣然三人者其言行志趣大都不儕世俗章蓋嘗心折焉而孔子乃以爲狂故又問之不知狂非肆誕之謂乃其志太高大行卻未及嫌於自命太過耳如此等人嗜欲不足以

累其心晩近不足以圉其志天下之不爲衣食嗜好所困者有幾人哉故孔子恐其又不可得而思狷者狷者之爲人非必有希聖希天之志超世絶俗之爲第知名義可貴人品難汙不屑爲不潔之事是其謹守規矩可以寡過卽可以修身而下學上達不難矣故亦可以任道若夫鄉原之士專於同流合汙求媚於世凡勢利所在巧爲迎合是非曲直隨人俯仰人人喜其趨承皆以爲好人孔子曰人之生也直又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有此等人是非倶被顚倒大則君臣父子小則

至懋豫誠堂鐫

一言一行全不講理不特忠孝節義誣枉天理民彝皆壞其爲世道人心之禍烈矣故孔子深惡之此等人僞爲君子最是難辨古今在朝在野多多有之舉世受其欺而不覺學者切宜辨之故必如狂者志在聖人正直不欺獧者謹守禮法言行不苟方可入道也後世廉謹之士每易流爲鄉原其狂者又不得聖人之所謂狂徒以誕肆爲高是以仔肩乎大道者鮮矣不忘其初在孔子口中無貶詞萬章特不解狂字耳舊解牽强不順講章於各節問答承接之意更不明今悉正之至張甄陶謂

孟子獨舉琴張三人因孔子在陳思之殊爲鑿空孟子不過舉三人以實狂士孔子何嘗明言三人乎無舉無刺有彌縫之巧術在反經兼在上在下言經正有許多功用周公孔子是其證也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知知堯舜之實也下放此舉禹臯陶以該衆聖湯承堯舜之統者也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趙氏曰萊朱卽仲虺伊尹萊朱親見湯文王則後湯而能知湯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散素亶反太公望

氏呂名尚姓姜散氏宜生名亦略舉二人以該其餘孔子亦後文而知文之實由孔子而來

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由孔子至孟子地近而時未遠然無人知孔子之實者故孟子歎之蓋望及門由己平日所言以學孔子非自任也

附解此章孟子立言之意數千年壓封致學者以聖人爲難能甘於自棄其誤天下後世不少今正明之道者天理亦即人之所以爲人人而至於聖人亦只全得人道非奇異事也因世敎不明罕能知之一二有志之士頗知道理又高己自是謂道非

呂炌豫誠堂鐫

俗人所知於是人人視道爲奇異以聖人爲難學凡日用倫常俱任心而行小之不過害其一身大之遂至害及天下孟子時去堯舜諸聖遠矣孔子大聖實接衆聖之學而隱於下位人罕宗之不過門人等私相祖述孟子學於子思得孔子的傳平常教授及門無非孔子之道奈人習於時俗囿於見聞鮮有知聖人之實者故孟子特爲指明言聖人雖遠苟能即其遺言遺行身體力行久久深造便知聖人之實不過日用倫常俱從天理做出無事不與天相似耳即如堯舜之實禹皐等見而知

之五百餘年後湯亦聞而知之由湯至文由文至
孔子皆然安有聖人既往便不能學聖人之理今
自孔子至今纔百餘年耳世不遠而居亦近其言
行具在則效法不難然而竟無有人知孔子之實
者是可歎也語意全是爲門人策勵見之聞之之
字指聖人而言非謂道也道止是天理人人有之
卽人人皆可爲聖人因甘於自棄而聖人獨全此
理遂覺奇異孔孟皆以聖人望人故曰雖愚必明
人皆可爲堯舜但聖人言行常人往往不知緣聖
人天理爛熟世俗多任心違理故如冰炭之不相

入誠一心學聖由淺而深久久貫通則知聖人毫無奇異矣見知者知聖易聞知者較難孟子固學孔子者使門人能專心致志信從其言力踐其行何患不知孔子而不能然此孟子所以慨然也因當時孔子之道猶未顯於世學者不知其承堯舜諸聖之緒獨孟子一人力爲表章鄒魯之間居近聖人多有聞聖人緒論者而孔子之所以爲孔子仍未能知孟子特指出見知聞知兩途趨重末節言湯文孔子數百年後尚知前聖今人居近世近聞與見相似奈何不知聖人之實甘隨世俗自卑

乎非自謂能承孔子之道後人誤解謂孟子自命
知孔子者豈非大謬乎門人記此章於七篇之末
或有尊孟子意而孟子意中無是也後世儒者以
道統自任及門從而標榜之史傳又別立理學之
名夫理即道道即人之所以爲人人人有理即人
人有道道猶路也天地人神止此一理俱當從此
路行故曰道學道祇是學爲聖人聖人祇是全此
人道如何僅有數人能之不許他人爲之而曰統
曰宗曰別有理學試思無天理尙得爲人否欲不
愧爲人可不存天理否天理備於聖人故必學聖

吳悠豫誠堂鐫

古今止此天理人爲萬物之靈祇因獨得天理之正事事恐傷天理念念合乎天理則聖人矣此章本文並無道字只說聖人聖人卽道也孟子欲人學聖人歎其無有正是望其有不似後人偶有所得便說得恍惚離奇也見知聞知祇大槪言知聖人者有此二種非謂堯舜與湯文當時見知止此數人如稷契周召並未言及九官十二牧五臣十亂師師濟濟者尤無盡卽孔門顏曾冉閔何遽不爲見知子思豈亦不足取乎孟子祇略舉一二言聖人之實見知者如某人耳何可呆看常解以見

四書恆解孟子卷七終